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大唐双龙传

(五)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第一章 高朋满座

红拂女速度之高，身法之美，无不在寇仲意料之外。

最头痛是她手上的红拂与曼妙的身法配合得天衣无缝，使寇仲根本无从闪躲，而后退只是让对方得以展开有若长江大河般奔腾而至的凌厉攻势。

一时拂影大盛，旋风般把寇仲卷进狂涛骇浪似的强大攻势中。

而无心恋战的寇仲此时连井中月都来不及掣出，只能靠双手应付这红衣美女排空而至的凌厉硬攻。

更糟是她的红拂可刚可柔，拂随意转，长达三尺的拂丝被她控制得像长有眼睛，更赛如灵蛇般专钻敌手的空档。连尘拂把手都能刺穴戳脉，无所不用其极，非常凌厉。

甫开始便是一场以快攻快的近身拚搏，使对手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寇仲则完全陷进捱打的劣局中，只能见招破招，苦待反击的时机。

“霍”！

拂丝在寇仲的左臂扫了一记，登时衣袖粉碎，现出十多道血痕。这还是寇仲知机，在对手这狠辣的一拂戳上胸口之前，凭旋身横移才堪堪避过要害。

为了抵挡对方不时配以像奇兵突击般的凌厉脚法，终于被红拂女水银泻地式的拂招觑得可乘之机。

十多丝火辣辣的劲气侵体而入。

寇仲知道若任由这形势持续发展下去，自己最终只有伏尸小巷的结局。

忙猛提一口真气，不但化去对方入侵的气劲，还聚运全身功力，一掌劈出。在这生死关头，寇仲把来自 长生诀 与和氏璧的功力发挥致尽。

红拂女虽稳占上风，可是寇仲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招，却使她有无从挡卸的感觉。

寇仲这一掌实际上是由一连串动作组合而成，通过无数惑敌的变化后，才抵达最终的方位，教她完全无法掌握这突发的掌势。

而所有动作均妙若天成，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以全身配合，令人感到他把全身的功力和整体心神都投进这一掌之内。

最要命是她本想回拂乘胜扫打他的脸门，可是因寇仲这一切在空档间的一掌，却把她进攻的路线完全封死。

她无可奈何下只能变招迎敌，改而沉腕下戳，以虚实幻变手法相迎。

虚的是摆出挺拂扫往小腹气穴的姿态；实则是拂丝上扬，扫打对方右手腕脉。寇仲哈哈一笑，掌势不变，却倏地斜移前标，指尖变成刺往这美女线条优美的粉颈，劲气嗤嗤。

红拂女那想得到寇仲有此反守为攻的应变奇招，虽不服气，但却已被对方看破了自己的拂法，娇叱一声，收回尘拂，底下闪电的踢出五脚。

寇仲直到此刻才找到反击的机会，一声长笑，一个倒翻到了红拂女头顶上，双掌下按，不着半点痕迹便避过了此妹能使他自愧不如的脚法，避强攻弱。

螺旋劲带出的狂 ，像一股龙卷风暴般把红拂女笼罩其下。

红拂女冷哼一声，尘拂扬起，同时抽打寇仲正迎头下压的双掌掌心处。

“蓬”！

劲气交击。

红拂女娇躯剧震时，寇仲已在人笑声中，腾空而去，叫道：“嫂子果然厉害，小弟自愧不如，惟有逃命去也。”

横空而去，消没不见。

红拂女气得猛一跺脚，偏又知道追之不及。

可是给他叫了声嫂子，便想到他一直没有拔刀，心中对他的恶感不由消减了几分。

这才明白夫君李靖为何如此重视与他们两人的兄弟情义。

拓跋玉拍马趋前，来到徐子陵马侧，苦笑道：“徐兄和寇兄是在下抵达中原后最看重的人物，豪爽而有情义，本意一心结交，岂知最后却闹至如此地步，教人惋惜。”

徐子陵暗里松了一口气，他本以为对方会动手，但听他口气显无此意。

点头道：“人生总难事事称心遂意。不过纵使彼此立场不同，但我徐子陵仍当拓跋兄是朋友，答应过的事更不会反悔。”

拓跋玉当然知他指的是借长生诀一事，欣然道：“我从没想过徐兄会悔约，因为你根本不是那种人。”

接着压低声音道：“我说出来你或许不会相信，突利可汗其实对你们非常欣赏，只不过碍于有跋锋寒这小子夹在其中，以致难以论交。现在跋锋寒已去，人家该可以坐下来谈谈了。”

徐子陵先是愕然，旋即想到突厥的意欲是中原愈乱愈好。而寇仲明显是一个乱源和破坏均势的高手，登时明白突利示好的另有用心。

岔开话题道：“拓跋兄的消息真灵通，我们刚送走锋寒兄，你们便衔尾追上来了。”

拓跋玉冷哼道：“若连这点能耐都没有，怎样回去向师尊交待。”

接着叹道：“真教人难以相信，每次再见到这小子，他的功力都精进一层，现在连曲傲都败在他手上。我只想问一句，他是否也在与曲傲一战中受了严重内伤呢？唉！我实在不该作此询问。”

徐子陵对这阴阳怪气的突厥年轻高手更生好感，苦笑道：“教我怎样答你呢？”

拓跋玉精神大振道：“你已告诉我答案了。坦白说，若他没有受伤，我们纵使追上他亦难以拿他怎样，现在则似可尽心尽力。”

徐子陵尚未有机会回话，那边的淳于薇不耐烦地挥着马鞭娇呼道：“师兄啊！轮到人家说话了吗？”

寇仲从屋顶跃下横巷，转往天街，左臂中尘拂处虽止了血，但整条左臂仍是阵阵麻痛，伤口则是一片火辣。

对红拂女那使得神入化的尘拂，实是犹有余悸。

救他小命的是悟自傅君瑜的“奕剑术”。

在红拂女那使他眼花撩乱的拂法下，他根本连挡格亦非常吃力，更遑论预估其出手的后着与路线。

可是当他中拂的刹那，她的拂法反出现一丝令他重振旗鼓的空隙，抢回少许主动之势。

那是一闪即逝的时机，却给他准确地把握，并尽其全力运掌一击，这不但扭转了形势，更因掌回主动，故能施出奕剑术的手法。

那确等如下棋，使出一着令对方不能不应的妙着，从而拿捏到对手的“应子”。

对奕剑法的认识，他又深进一层。

此时他随着人流走过天津桥，来到董家酒楼的院门前，正要入去，后面有人叫道：“寇兄请留步！”

淳于薇俏脸微红的道：“自昨晚开始，我就有点喜欢你了。”

在马背上凝神细听的徐子陵吓了一跳道：“什么？”

幸好拓跋玉已回到远在五丈外的突厥骑士阵中，否则给他听到才叫尴尬。

此女煞有介事的要和自己说话，那想得到说的是这种话。

淳于薇对他的反应显然不大满意，嘟长小嘴道：“有什么稀奇的，人家最欢喜精灵透顶的男人，不用像呆头鸟般被人左哄右骗。只因你不似寇仲般摆出个狡狴猾之相，所以人家才没曾注意你而已。”

接着“嘻”的露出雪白整齐的可爱贝齿，眼中射出迷醉神色，柔声道：“那知道原来你的狡狴是藏在肚里面的，使得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瞧着你们从容溜掉。”

徐子陵既啼笑皆非，又大感头痛，苦笑道：“我只是为求生存而想办法脱身吧了！”

怎可以用狡狴来形容我，你不欢喜寇仲了吗？”

淳于薇横他一眼道：“两个我都欢喜，唉！人家要走了，你不向人说两句亲热话儿吗？你会否到突厥来找人家呢？”

徐子陵狼狈答道：“照我看你是找错对象。若我真够狡狴，现在就懂得该怎样哄你。”

可惜我却是招架不来。你有没有什么话儿要我转告寇仲的。迫人急如救火，姑娘似不应为我这呆头鸟延误时机。”

淳于薇不但不大发娇嗔，反喜孜孜的雀跃道：“这番话说得真好。有本事的男人都爱不把女人放在眼内。迟些人家将会回来找你们。唉！事实上跋小子也不错，他若没有杀大师兄，那该有多好呢！”

徐子陵大生好感，这天真多情的小姑娘最可爱的地方是率直坦白，热中追求人生美好的一面。

淳于薇甜甜一笑，又特别压低声音道：“告诉寇仲要小心突利，他是个既奸又狡的阴谋家。师尊一向都不欢喜他。于薇要走了！嘻！很少样貌好看的男人能像你和寇仲般还那么有英雄气概的。”

徐子陵正担心会迟到，闻言如获皇恩大赦般，道声珍重，拍马去了。

寇仲回头瞧去，赫然是突利和一众突厥高手，正甩蹬下马。

突利让手下牵马，像老朋友般来到寇仲身旁，微笑道：“寇兄若只是自己一个，不如一起吃顿便饭，我约好世民兄在此见面的。”

寇仲与他并肩朝酒楼的台阶走去，故作欣然道：“可汗的好意心领了。先不说我确是有约在身；由于昨晚我才和世民兄闹翻，现在同台吃饭说不定会影响他的胃口，哈！

以后总有机曾的。”

心中暗自奇怪，怎么算突利跟他也是敌非友，为何竟会如此和颜悦色。以突利这种心高气傲、自持身份的突厥王族，肯如此低声下气，想来必有所图。

突利停下步来，低声问道：“跋锋寒是否走了？”

寇仲随他立定，讶道：“可汗到洛阳没多少天？耳目却这般灵通。”

一众突厥高手环立四周，摆出阻挡旁人走到两人置身处的阵势，累得要入酒楼的客人都须多绕几步路，显得颇为霸道。

突利笑道：“实不相瞒，像洛阳这种天下重镇，怎可没有我们的耳目。何况寇兄三人故作表扬，公然策马出关。假若我们仍茫然不知，还用来中原混吗？”

寇仲微笑道：“可汗既能看穿我们故意张扬其事，当知跋兄是另有妙法，不怕被人跟踪了！”

突利双目杀机一现即逝，从容道：“跋锋寒可以避过任何人，却绝避不开芭黛儿。

一来因她熟知跋锋寒的所有技俩，其次是她恩师赵德言国师曾传她天下无双的追踪术，故跋锋寒的如意算盘是肯定打不响。”

寇仲笑道：“即使能追上又怎样呢？”

突利洒然笑道：“我们这么说下去，定要再次针锋相对。坦白说，我对寇兄的行事作风非常欣赏，希望大家能化敌为友。至乎看看彼此有否合作的可能性，那对双方均有利无害。”

寇仲淡然应道：“可汗这么看得起小弟，实令我受宠若惊。日后有机会尽可把酒详谈，想想有什么能令双方皆可获利的大计。”

突利欣然道：“寇兄果是识时务与形势的人，将来必大有可为。时机成熟时，我自会专诚拜访。”

寇仲乘机告辞登楼。但心中仍在盘算和揣测突利可圈可点的“时机成熟”这句话。

徐子陵随在一群约有七、八骑大汉之后进入董家酒楼宽敞的外院，入门后才看清楚其中一人赫然是李世民，却不见李靖或红拂女。此时避无可避，惟有希望李世民看不到他。

岂知李世民一行人似乎人人同时生出警觉，都朝他瞧来。

徐子陵硬着头皮道：“竟然这么巧，世民兄亦是到这里来。”

李世民露出一个略带惊喜的笑容，趋上来道：“正要找子陵兄详谈，想

不到在这里遇上。”

他的手下人人脸含笑意，没有半丝剑拔弩张的味儿。但徐子陵却感到他们的目光在找寻自己的破绽和弱点，无有遗漏。

李世民欣然道：“让小弟为子陵兄引见，这位是尉迟敬德兄，不但精通兵法，且擅使长矛钢鞭，名震江淮。”

年约二十五、六的尉迟敬德踏前一步，拱手为礼。

乍看下此人的体格既不高大也不魁梧，故而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可是却能予徐子陵入目即深刻难忘的感觉，原因是他稳立如山的气度，自带一股杀气腾腾的迫人气势，显示出非凡的功力和气质。而且信心十足，乃是能于千军万马中视敌人如无物的猛将。

他的脸容有种朴拙厚重的味道，但双目精灵闪烁，使人知他绝非可以轻易相欺的人物。

徐子陵打量他时，他亦还以注目礼，微笑道：“相信很快便可以向徐兄讨教来自《长生诀》的超凡绝技了！”

徐子陵当然明白他说话背后的含意，微笑不语。

另一人踏前一步自我介绍道：“在下庞玉，见过徐兄。”

徐子陵顿时眼前一亮。

此人长得高大漂亮，更难得是体型匀称，没有任何可被挑剔之处。且风采明朗，给人举止文雅，擅于词令但又不会多作废言的印象。

这两人都是李世民天策府的中坚人物，更是他和寇仲的劲敌。

立庞玉后侧是个表面看来文质彬彬的儒服书生，白哲清秀的脸上常挂着一丝似是胸有成竹的笑意，说起话来则慢条斯理的，一副好整以暇的神态。

当李世民介绍这人就是长孙无忌时，徐子陵记起此人和尉迟敬德都是寇仲特别提过的人，不由心中暗懔。

尉迟敬德不怒自威的霸气、庞玉的英挺潇洒和长孙无忌的深不可测，均使他生出警惕之心。

接着其余三人分别是罗士信、史万宝和刘德威，均是达至精气内蕴的高手。只是这六名手下，已可略窥李世民惊人的实力。

介绍过后，李世民亲热地挽着徐子陵的臂弯趋往一旁，低声道：“昨晚小弟与李靖先生竟夜详谈……”

听到李靖之名，徐子陵立时按捺下住，截断他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世民兄莫要看寇仲平时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事实上却极有主见，立定的决心绝不会因别人而动摇的。”

李世民放开他的手弯，洒然笑道：“如此小弟可省回很多说话。将来如有得罪之处，子陵兄勿要见怪，小弟亦是逼不得已。”

深深望了徐子陵充满感情的一眼后，断然挥手，含笑领着一众天策府的高手自行入楼去了。

徐子陵暗叹了一口气，知道他已错过了最后一个与李世民修好的机会。

自这刻开始，李世民将会成为他们最可怕的大敌。

第二章 董家酒楼

长着一把美髯的“银龙”宋鲁风采如昔，而与他形影不离的柳菁也出落得更迷人，像颗随时可滴出醉人汁液的蜜桃。

宋鲁订的厢房位于董家酒楼顶层的南端，与南翼其它厢房以一个小厅分隔开来，益显出宋阔在洛阳的声望和地位。

信道由五、六个宋阔的年轻高手把守，他们见到寇仲，神态恭敬不在话下，骨子里亦透出心悦诚服的崇慕意味。

事实上寇仲和徐子陵从无名小卒闯出名堂，成了天下有数的英雄人物，早是武林年轻一辈的欣羨目标，比之那些含着银匙出世的门阀子弟，更使人觉得难能可贵。

寇仲不摆半点架子，有礼而亲切地和把门的宋家高手打过招呼，在他们引领下进入厢房。

原可摆设十桌酒席的南厢只在临窗摆着一席，窗外就是横过洛阳南北，舟船往来不绝的洛河，若坐在靠窗的椅子，探头下望便是有洛阳第一桥之称的天津桥。

寇仲跨过门槛时，一名五十来岁，胖嘟嘟，满身珠光宝气，似个大商贾模样的男子，正立在宋鲁身旁喁喁细语。

柳菁则小鸟依人般在另一边半挨在宋鲁身上，侧耳细听两人说话，间中发出银铃般的娇笑声。

宋玉致背门而坐，秀发以乎经过悉心梳理，宫髻云鬟，自有一种高贵秀丽的动人韵味。

柳菁瞥见寇仲，美目亮了起来，娇笑道：“小仲来哩！竟长得这么高大。”

宋鲁目光落在寇仲身上，站起来呵呵笑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想不到我宋鲁一向自负目光过人，亦对两位看走眼。”

那一身俗气的大胖子眉开眼笑的施礼道：“寇爷肯赏面光临，乃我董家酒楼荣幸。”

这么一说，寇仲才知此人是董家酒楼的老板。

宋玉致纹风不动，也没有回头瞧他或与他打招呼。

宋鲁离座迎上寇仲，伸手握起他两手，双目电芒烁闪，同时透出深刻的情怀，叹道：“自当年一别，随即得闻君婫的噩耗，人生无常，令人难以排遣。幸好你两人终不负君婫的期望，想她在天之灵，定感安慰。”

被他勾起心事，寇仲就像变回当日在船上那不懂事的孩子，一对虎目红起来，只懂抓住宋鲁温热柔软的手，却不懂说话。

坐着的柳菁微嗔道：“今天只准说高兴的话，小仲快罚你鲁叔一杯。”

那董老板拉开在宋鲁座位旁的椅子，笑道：“仲爷坐下先喝口热茶再说，徐爷不是和你一道来吗？”

宋鲁想起未为两人引见，搂着寇仲肩头朝座位走去，道：“董方是董家酒楼的大老板，在洛阳无人不识，也是我宋鲁三十多年的老朋友，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

寇仲连忙施礼，道：“小陵他随后便来。”

坐好后，柳菁笑道：“董老不是想练站功吧？为何不肯坐下。”

双方显是非常亲热，董老板笑道：“为了赚两顿饭糊口，我是天生的辛苦命。今天不知刮的什么风，三个厢厅都给不能不打个招呼的贵客订了。唉！

夫人该知道我坐下来便再不愿起身的。”

众人听他语带自嘲，说得有趣，都笑起来。连紧绷着俏脸的宋玉致亦绽出一丝笑容，但仍不肯迎上寇仲向她灼灼而视的目光。

寇仲笑道：“董老板真风趣，只不知李世民那小子订的是那一个厢厅呢？”

宋鲁显是知悉他和李世民关系转劣，沉声道：“你刚才没撞见他吗？”

寇仲淡然道：“我撞到的是突利，李小子约了他在这里共进午膳。”

董方有点尴尬的道：“秦王本想订这个厅子的，因可俯瞰天津桥一带的美景，但我早预留给鲁兄，当然不能答应他。”

柳菁摆出一个娇媚可人的猜估神态道：“那他该是移师西厅，那处也可看到部份天津桥和朝西苑方向流去的洛河景致。”

董方叹道：“西厅也给人抢先一步订了，所以秦王只能屈就东厅，尚幸那里虽看不到天津桥，仍有洛河东段的景色可供观赏。”

宋鲁呵呵笑道：“谁人如此有面子？照我所知，董老板是为了怕来自各地的贵人临时订不到最高层的厢厅，宁可空着也不愿随便给人预订了呢。”

今趟连宋玉致都露出注意的神色。

寇仲别头瞧往窗外，洛河两岸的壮丽景观尽收眼底。耳内传来董方的说话声道：“鲁兄确是小弟肚内的蛔虫，我一向抱着广交天下英雄豪杰的心意，故那一方都不想开罪。”

柳菁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道：“那么谁做皇帝，我们的董老板都可大做生意了。”

董方和宋鲁呵呵大笑时，宋玉致微嗔道：“董叔尚未交待究竟谁要了西厅哩！”

董方答道：“订的人是我们洛阳首富荣凤祥大老板，他要招呼的客人是‘知世郎’王薄和来自吐谷浑的王子伏骞，你说我敢否要他们换厅子呢？”

寇仲闻言，一震回过头来道：“今趟有好戏看了。”

徐子陵在一名知客的殷勤带领下，拾级登楼。

那知客介绍道：“宋爷订的南厅在顶楼的四厅十二房中首屈一指，名闻全市。”

徐子陵正要敷衍两句，后面有人俏唤他的名字，愕然转头，赫然是久违了的美人儿师傅云玉真。

徐子陵忙支走知客，待巧笑倩兮的云玉真来到身旁，欣然笑道：“又会这么巧的？”

云玉真探出玉手挽着他臂弯，亲切地道：“你是愈长愈俊，寇仲却是愈大愈坏。你两人若可作点交换就好了！寇仲有没有告诉你曾见到为师呢？”

此时已踏足顶层，云玉真领着他来到西厅外一个厢房门前旁，停步凑在他耳边低声道：“师傅有个重要的消息告诉你：王薄已与宇文化及秘密结盟，现在更全力拉拢伏骞，希望能借助吐谷浑这新兴的力量来打天下。”

徐子陵本因云玉真太过份的热情而剑眉紧锁，尤其是给她如兰的呵气直钻进耳鼓内，既富挑逗性又痒得怪难受的。不过听得最后两句时，登时浑忘一切，虎目神光闪闪道：“果有此事？”

云玉真香唇若有意无意，又似情不自禁的在他耳珠揩了一记，柔情似水的道：“师傅就算要骗任何人，都舍不得骗子陵你。不过伏骞此人城府极深，今趟到中原来主要是了解形势，绝不曾轻率地靠往任何一方的。”

徐子陵忍不住把头挪开少许。在不足三寸的近距离瞧着云玉真的俏脸道：“师傅你不是刚抵洛阳吗？究竟是从何处得知这么多秘密讯息？”

云玉真正要答话，一把柔和悦耳的男声从厢房内透门传出来道：“玉真！你与谁在说话？还不快来。”

徐子陵立即认出是“多情公子”侯希白的声音，云玉真的俏脸飞红，尴尬应道：“来了！”

接着迅快地在徐子陵猝不及防下香了他脸颊一口，说道：“迟些再来找你们。”

一言罢推门进房。

徐子陵呆了半晌，才朝南厅走去。

待董方去了招呼其它贵宾，南厅只剩下四人时，寇仲道：“对荣凤祥这个人，鲁叔有多少认识呢？”

宋玉致终于正眼瞧往寇仲，冷然自若的道：“荣凤祥本身来历神秘，虽从没有人见过他出手，但亦没有人不认为他武功高强。兼之他为人圆滑，故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

你似乎很在意他呢？”

柳菁横了寇仲一眼娇声责道：“小仲你究竟在什么方面开罪了致致，累得我们都要捱受她的冷言冷语。”

宋玉致嗔道：“菁姨！”

宋鲁呵呵笑道：“女儿家爱使性子闹玩儿，如此才见情趣。是了！荣凤祥跟今天是否有好看，两者为何会扯上关系？”

寇仲先向嘟长嘴儿、鼓着香腮的宋玉致笑嘻嘻的作揖赔罪，见她仍故意不瞧自己，才朝宋鲁和对他大力匡助的柳菁道：“荣凤祥这家伙该和李小子有点关系，今次在此宴请伏骞和王薄亦非像表面般简单。只看李小子订的厅厢的时间紧接在荣凤祥之后，便不难看出李世民和突利两个小子都是冲着伏骞、王薄而来。”

柳菁“噗哧”娇笑道：“小仲仍是童心未泯，什么小家伙大小子的，想笑死人家吗！”

宋鲁点头道：“这么说，李世民和突利的目标该是伏骞，此人在中原尚未有根基，所以倘能折辱他一番，他便只有黯然而退的结局。”

此时徐子陵进来了，宋鲁欣然把他迎进席位，坐在宋玉致和柳菁之间，与寇仲对席而坐。

柳菁有点爱不释眼的打量徐子陵，媚态横生的道：“小陵的样子变得比小仲更厉害，清秀中透出挺拔不群的英雄气概，谁家女子能不为你倾心呢？”

徐子陵对她骚媚入骨的神态涌起熟悉和亲切的温馨感觉，更勾起对傅君婳逝者如梦的伤情回忆！想起沧海桑田，人事更替，当年聚首长江巨舟上的一幕，便像是刚发生不久的事，不由应道：“菁姨亦是美艳更胜从前呢。”

柳菁被哄得眉花眼笑时，宋鲁欣然道：“这种动听逗人的话，竟是从小

陵之口说出来，真教人难以相信。可知乃是有感而发。”

宋玉致盯了寇仲一眼，似在表示若说话的人是寇仲，就全不可信了。

寇仲以苦笑回报宋玉致像曾说话的眼睛，问徐子陵道：“你滚到那里去了？竟敢迟到。”

徐子陵若无其事的耸肩道：“有什么地方好去，只不过是到净念禅院打了个转，跟师妃暄说了几句话儿，哈！为什么要那样瞪着我？”

事实上其它三人的瞳孔都随着他的说话不住扩大，一脸难以置信的神色。

寇仲失声道：“你是否把事情全招了出来呢？”

徐子陵潇洒地摊手道：“丑妇终须见翁姑，把事情拖着于你我有什么好处？”寇仲大惑不解，仔细打量他道：“你现在是否表面看来虽似好人一个，其实却是受了严重内伤，随时会倒地暴毙？”

宋鲁和柳菁起哄大笑，宋玉致亦玉容解冻，垂首偷笑，那种不佻被逗笑了的娇憨神态，出现在这倔强骄傲的豪阔贵女脸上，尤为动人。

柳菁笑骂道：“去你的，这么不吉利的话也可说出来。”

徐子陵忍俊下住，气道：“所以常说你是以小人之心去度人家君子之腹，方外人岂会动辄讲打喊杀。那纯是王薄从中弄鬼，刚才我碰到云帮主，证实王薄真的靠拢了我们的大仇人宇文化及，故……”

寇仲对王薄的事不露丝毫兴趣，截断他道：“师妃暄有什么话说？有没有恐吓你？”

徐子陵失笑道：“你这小人之心的习惯何时才能改掉？人家修的是禅法，专讲因果机缘，岂同我们这两个俗人般有仇必报。唉！真恨不得可立即去把宇文化及的臭头割下来送酒。”

宋鲁道：“恩怨分明有什么不好？佛门也有除妖降魔的说法。宇文化及这种人若当上皇帝，为害处会不下于杨广。是了！了空怎会那么轻易让你见到师妃暄的？”

徐子陵道：“我本也以为见不到师妃暄，已准备离开，谁知师妃暄却亲身来会。”

柳菁讶道：“难道她看上你了？”

寇仲拍台道：“这正是我要说的话。”

徐子陵苦笑道：“这想法只能是自作多情，师妃暄是个带发修行的方外人，关心的惟有是万民的福祉。”

宋玉致不解道：“但她仍没理由肯放过你的？是否你把和氏璧还了给她呢？”寇仲乘机瞧着她道：“和氏璧已给我们当饭般吃了，何来宝璧还给她？”

宋玉致终和他四目交投，没好气地道：“没有一句是正经的，不跟你说。”

寇仲呼冤道：“我寇仲若有一字虚言，罚我这一世也得不到三小姐的青睐，不信可问你认为老实可靠的陵小子。”

宋玉致立时霞烧玉颊，气得差点赏寇仲一记大耳光。

宋鲁打圆场道：“小陵不妨来说说这是什么一回事。”

徐子陵扼要地解释一遍，此时正酒菜罗列，众人停止说话。

待伙计去后，宋鲁叹道：“异宝果然是异宝，竟会有此情况出现，教人意想难及。”

柳菁羡慕的道：“你两个幸运的小子。”

寇仲殷勤地为各人添酒，到宋玉致时，这美女按着酒杯，冷然道：“今天我不喝酒。”

寇仲碰了一鼻子灰，正想改替她斟茶时，宋玉致另一手提起茶壶，有点苦忍着笑的道：“我自己来，不用劳烦你的贵手。”

寇仲知她只是“虚有其表”，大乐含笑坐回椅子上，还故作轻松的挨到椅背伸了个如释重负的懒腰。

宋玉致只能“回复原状”，不再理他。

宋鲁分析道：“名传千古的和氏璧既已报销，而你们又是阴癸派的大敌，那师妃暄放开此事，乃明智之举。”

寇仲问道：“现时南方形势如何呢？”

柳菁蹙起黛眉道：“你还敢问我们？把南方搞得天翻地覆后，你两个便一走了之，留下个烂摊子要人家去收拾。”

宋鲁插入道：“幸好这烂摊子对我们有利无害。不过美中不足处是沈法兴和杜伏威都因林士宏被削弱实力之后而坐大，直接威胁到我们岭南宋家和巴陵帮的联盟。”

寇仲兴趣盎然的道：“老萧近况又是如何呢？”

宋鲁苦笑道：“这是另一件头痛的事。自铁骑会烟消云散后，他便全力经略南方，土地幅员大增，兵力增至四十万，现时对我们虽仍是客客气气，但谁都不知他明天会否变卦。”

寇仲冷哼道：“争霸天下，始终要看能否控制关外这片土地。我竹花帮的兄弟又如何？”

宋鲁想了想才道：“此事致致会比较清楚一点。”

宋玉致白他一眼道：“你真是关心你的兄弟，还是怕竹花帮从你的手心又飞走呢？”

寇仲笑嘻嘻道：“若我仍是在扬州和小陵玩石子泥沙的年代，关心的当然只会是朋友。不过现在人长大了，自然要为自己的事业和将来着想，而朋友则是事业一个构成的主要部份，这么说够坦白了吗？”

宋玉致深深看了他两眼，有点无奈地道：“你的儿时玩伴桂锡良已成了竹花帮新帮主邵令周的快婿，手掌实权，满意了吧！”

寇仲和徐子陵对视一眼，同觉愕然。

柳菁笑道：“还不多谢致致，她在此事上为你用了很多力气哩！”

寇仲尚未有机会说话，顶层不知何处传来“轰隆”的一声巨响，接着是伏骞的长笑声道：“如此功夫，竟敢在本人面前班门弄斧，确是可笑之极。”

寇仲大喜道：“好戏终于上演了。我们究竟该留在这里吃东西，还是去凑热闹呢？”

话尚未完，柳菁首先离座而起，嗔道：“还用多想吗？”

第三章 名楼风云

董家酒楼有楼梯分于东南角和西北角贯通底下三层，而通往顶层的楼

梯却设在正中的位置，须经过第三层的走道始可由此登上四楼。

梯井围以雕花木栏干，四周是个广阔达三丈的空间，连接起通往各厅房的廊道，感觉上既有气势亦见通爽。

当寇仲等从南廊拥到梯井时，四条廊道外均挤满人，李世民、突利和一众手下打横排开在北廊之外，人人虎视眈眈正卓立于栏干旁负手俯视梯井下层尽处的伏骞。

邢漠飞、王薄和一众吐谷浑高手则散布在伏骞身后丈许处，都是脸露冷笑，颇有剑拔弩张的味儿，针对的应是李世民和突利的一方。

东廊处看热闹的人群中，寇仲等认得的有“多情公子”侯希白和云玉真，其它的该只是适逢其会的客人。

寇仲等循伏骞目光下望，可见一人正伏身在两层中间的阶台上，动也不动，生死未卜，观其服饰，该是随突利而来的突厥高手。

寇仲凑到宋玉致小耳旁低声道：“好致致，那个是否荣凤祥呢？”

宋玉致秀眉轻蹙，似是有点受不住他带点刻意的亲热，但却没有挪开，皆因另一边已紧靠柳菁，微一点头，算是回答。

寇仲指的是立在王薄身旁一个保养得很好的中年男子，脸瘦身高长得颇像王薄，但神情严肃，一副难得露出笑容的样子，却能予人冷静自若的感觉。

他的目光锐利，鼻子高挺而直，嘴巴在比例上大了少许，额角高隆，确有大老板的格局。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伏骞身上，此君却无丝毫不自在的神态，嘴角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蔑视神色，冷然道：“突利你若要动手，何须遣手下先来送死？”李世民踏前一步，淡淡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请问伏兄慕铁雄生死如何？其它一切可迟一步再说。”

伏骞讶然朝李世民瞧去，眼中掠过惊异警惕的神色，皱眉道：“阁下何人？为何要代突利发言？”

突利冷哼道：“伏骞你连威震天下的秦王李世民都有眼不识泰山，却仍到中原来淌这混水，小弟也要为你抹一把冷汗。”

众人虽仍未清楚伏骞为何会在此与“悍狮”慕铁雄打斗，但看突利现在的语态，均猜到是突利遗慕铁雄故意挑拨生事，而惨遭“教训”。

至于突利为何如此不智，则除当事者外其它人都大惑不解。

伏骞发出一阵长笑，道：“久闻秦王之名，今日在此得见，果是人中之龙，伏骞有礼了。”

他无论谈笑举止，均有种睥睨天下的豪雄气概，慑人之极。

最难得是他满脸虬髯，相格粗豪，仍能令人感到他思虑精到细密，没有犷汉粗心疏忽的缺点。

李世民含笑回礼，泱泱大度地谦虚答道：“伏兄过奖，世民愧不敢当，假若伏兄不反对，世民要派人去看视慕将军的情况。”

伏骞晒然笑道：“不必多此一举。慕兄躺一会便可自行起身。世民兄勿要怪小弟对这些下人狠施辣手，非是如此，亦难以把各位引出来。”

接着环目一扫，当眼光来到寇仲等人处时，竟微笑颌首为礼，神态从容不迫，极有风度。

王薄于此时插入道：“请容王某说句公道话，慕将军拦路之举，已属无礼，还公然辱及王子及族人，王子出手，亦合乎情理。”

突利点头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谓合乎情理，大抵如是。但王老当知中原现时形势，实没有什么情理可言，伏王子既敢率众东来，自然知道此非是游山玩水的好时机。”

董方此时不知从那处钻出来，道：“各位有话好说，能否给老朽一点薄面！”他话尚未已，荣凤祥介入道：“董老板可知此事非只一般江湖争斗，贵楼有任何损失，一概由荣某人负责。”

此人说起话来霸气十足，不留半点予人辩说的余地。

董方乃圆滑之极的人，那还敢多言干涉，求助的瞥了宋鲁一眼，口上却道：“有荣老板的一句话便够。就算把敝楼拆了，我董方也可重建另一座。”

他的语气卑中显亢，显是不满荣凤祥大石压死蟹的气势。

宋鲁排众而出，寇仲、徐子陵、宋玉致和柳菁自然紧随其后，登时惹起一阵混乱。

待宋鲁来到南廊人堆的最外围处，这位宋阀的元老高手发出一阵含蕴内劲的震耳长笑，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他身上。

宋鲁这才抱拳道：“在下岭南宋鲁，有些许愚见，望为各位接纳。”

先不说他刚才凭笑声显露的深厚功力，又或他“银龙”宋鲁的威望，只是有寇仲和徐子陵这两颗像彗星般崛起于武林的新贵陪侍在侧，已使他的话掷地有声，教人不敢忽视。

伏骞的目光扫过他们，落在宋玉致身上时候地亮起清晰无比的赞赏神色，最后才回到宋鲁处，欣然道：“宋老誉满天下，乃真正侠义中人，伏某当然要听命。”当他的目光凝定在宋玉致如花玉容上时，在她旁的寇仲感到她外表虽然没有什，但心跳脉膊都生出加速的反应，心中不由泛起苦涩的味儿。知道宋玉致对这来自吐谷浑的皇族高手，非是能毫不在意。

宋鲁双目电芒烁闪，扫过李世民、突利等人后，转到荣凤祥处，微笑道：“荣老板请勿见怪，我们这些惯走江湖的人，自爱畅意恩仇，只求痛快。但董老板曾为这楼子下过一番心血，若在这里动手始终有煮鹤焚琴，大杀风景之感，我们何不移师楼下广场，再作计较？”

只听他这番说话，便知他并不卖荣凤祥的面子，但又教对方难以反驳。

荣凤祥出奇地没有动气，只淡淡道：“宋兄教训得好。小弟怎会有意见呢？”寇仲和徐子陵却是心中暗懔，此人能屈能伸，说话大方得体，确是个人物。

伏骞欣然笑道：“在那处动手也没有问题，就算在这里，伏某也可保证能不损片木块瓦，但对手的情况如何，就非我可控制。”

众人一阵起哄，这等若伏骞自我限制了出手的方式。

一声长笑，来自李世民的阵营中，只见英伟挺拔的庞玉大步走出，微笑道：“伏王子此言，惹得庞玉心痒难熬，忍不住要领教高明。不若我们订下规则，谁若失手损毁任何对象，便算输了如何？”

若庞玉是来自突利的一方，众人绝不会有丝毫奇怪。皆因突厥近年声势日盛，实行对四邻侵略的扩张国策，故一向与吐谷浑结有深仇。

但出言着竟是李世民天策府的一级高手，便使人知道事情非是一般争执那么简单，而是牵涉到争霸天下的大业。

吐谷浑一方高手立时跃跃欲试，欲替伏骞出战，却给伏骞打手势阻止，铜铃般的巨目透出笑意，朝李世民道：“若庞兄一时失手，败给在下，秦王是否亲自下场？”

旁观者立时止哄，变得鸦雀无声，看李世民如何应付伏骞的挑战。

李世民双目寒芒闪闪，锐利如刀刃的眼神与伏骞毫不相让的对视了令人心弦紧扯的片晌后，哑然失笑道：“王子果是豪气迫人，既是如此，不若小弟和王子先玩一场，免得给旁人说我李世民使的是车轮战术。”

连寇仲也对李世民的胆包风度深为倾倒。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要知从没有人见过伏骞出手，不过只看他敢挑战曲傲，“悍狮”慕铁雄则仍躺在梯阶之间，便知此人非是好惹。李世民敢亲身犯险，与这高深莫测的伏骞交手，岂是懦夫敢为的事。

旁观者采声四起，显都为李世民心折。

善玩言语手段的突利竟没有插嘴，一派坐山观虎斗的暧昧神态。

李世民一方的尉迟敬德等人，却没有露出丝毫不安之色，似是对李世民信心十足。

伏骞颌首赞许，负手从容道：“秦王不必有此顾虑，本人自创的‘伏养气功’，专讲潜藏生息之法，一人十人都不会有多大分别，若与庞兄一战侥幸胜出，反有热身作用，占便宜的实是小弟而非世民兄。”

这番说话出口，立时惹来一阵哗然。

表面听是谦虚非常，骨子里却是傲气凌人，隐有不可一世的豪气。

庞玉哈哈一笑，踏前三步，离伏骞只有丈许距离，施礼道：“王子既有此豪语，请恕庞玉大胆冒犯，请王子赐教。”

这天策府的高手长得如玉树临风，锋芒四射，予人好感。

李世民笑道：“既是如此，世民自乐得在旁欣赏！”

大局已定，伏骞与庞玉一战势在必行。

突利此时长笑道：“如确有机缘，下一场秦王可否让给我这对王子心仪已久的仰慕者？”

此着登时为手下被辱的突利挽回所有颜面。

谁都想不到董家酒楼顶层的梯井处，突然间会成各方领袖争霸决胜的场所。

假若伏骞或突利任何一方败北，势将声势大挫，动辄还有难以全身而退的惨淡收场。

就在李世民和伏骞尚未作出反应的一刻，寇仲大笑道：“真有意思，既是为此，王子可否把与秦王的一场比赛让予小弟呢？”

徐子陵心中剧震，知道寇仲下了决心，绝不让李世民生离此地。

而李世民亦很难拒绝寇仲的挑战。

李世民方面的高手人人脸色微变，目光齐集中到寇仲身上，显是对他甚为忌惮。

宋玉致亦芳心颤震，正是寇仲这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令她对他既爱且恨，六神无主。

由刺杀“青蛟”任少名开始，直至在老虎头上动土的盗取和氏璧，他表现的便是这种无畏的精神。

“噢”！

一把女子的声音从下面传上来，接着有人道：“慕将军给何人以先天气劲封闭六脉，躺在这里呢？”

事实上在下层亦围满了观着，只是没有人敢接近梯阶，此女于这要紧

时刻走到慕铁雄旁，又出言截住李世民对寇仲的响应，无不深合兵法之道；不但使李世民对寇仲的挑战有缓冲之机，也削弱了寇仲的气势。

众人不由拥前数步，往下瞧去，刚好见到一位气质独特的美女，伸脚轻踢了伏身阶台的慕铁雄一记。

慕铁雄应脚剧颤呻吟，茫然坐起。

伏骞双目奇光连闪，脸上掠过难以掩饰的讶异神情，问道：“姑娘能看破在下手法，确是非凡，可否赐示芳名。”

美女仰起俏脸，右掌则迅快无匹地在慕铁雄背上连拍十多掌，后者两眼倏地回复神采，并闭目运功。

众人均心生惊异，才知刚才此女一脚并没有全解慕铁雄被封的经穴，只能令他坐起半身，但已尽收先声夺人的效应。

兼之她现在目注上方，右手却如有目助般准确命中慕铁雄后背要穴，只是这一手更教人折服。

美女一点不让地与高高在上的伏骞对视，冷然自若道：“妾身的过去已死，变成无名无姓的人，王子称呼妾身作红拂女又或李夫人，均悉从尊意。”

未待伏骞答话，紧接娇叱道：“寇仲你我刚才一战尚未竟全功，你凭什么向秦王挑战？”

寇仲望向李世民苦笑道：“小弟服了，就收回刚才的说话，嫂子也请放小子一马吧。”

他说话的内容语调均似示弱之极，但却没有人认为他是怕了红拂女。连不知情者也猜到他是由于某些原因而不想与这美女动手。

徐子陵心中暗叹，亦只有他最明白寇仲的心情，尽管他们有恨李靖的理由，但兄弟情义始终难以一把抹去，怎能对他的娇妻痛下杀手。而对着红拂女这种高手，想手下留情可跟自尽没有多大分别。

伏骞摇头叹道：“女中豪杰，令人敬佩，李夫人请上！”

红拂女面容静如止水的拾级而上，到她回归李世民一伙时，伏骞脱掉外袍，露出慑人的雄伟躯干，长笑道：“不知庞兄用的是什么兵器。”

庞玉淡然道：“兵器乃不祥之物，不宜在此地施用，何不让我们玩两手拳脚，王子意下如何？”

此子不愧名震关中的人物，话里暗藏锋刃，抢制先机，操握主动。

伏骞微笑道：“祥与不祥，只在一念之间，庞兄既有此雅兴，那伏某人另有一个提议。”

众人只觉奇峰突出，均静心聆听。

寇仲凑到宋玉致小耳旁道：“上战伐心，下战伐力，好致致有否为此人动心呢？”

“哎！”

宋玉致一肘重重撞在寇仲肋下，没有睬他。

伏骞的目光应声射到两人处，露出莞尔神色，寇仲则报以苦笑。

庞玉的眼神却没有片刻离开伏骞，沉声道：“王子请赐示。”

众人忙侧耳恭听。

第四章 一拳扬威

伏骞在万众期待下，好整以暇的道：“我们何不以栏干作战场，谁被逼下栏干来，便作负论。”

众人一阵哗然，旋又屏息静气，看庞玉如何回答。

庞玉却是心内暗笑。

他本身虽擅于使剑，但在拳脚上却下过一番苦功，创出“太虚错手”，将剑招融进其内，与使剑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才有刚才的提议。

这作“凹”字形的木栏干是用上等楠木制成，总长度约有五丈，宽达半尺，栏身虽缕雕花饰，但却非常坚实，纵使不谙武功的人，只要手足灵活，在栏上亦可走动自如，对他们这种精于平衡的高手，与站在平地没有多大分别。唯一是限制了他们活动的范围，让彼此能更准确把握对方的挪移。

庞玉的“太虚错手”远近俱宜，假若能预测对方变量，威力之大，将更是惊人，所以他对伏骞的提议欢迎还来不及，那会拒绝。

此人极富智计，深悉兵不厌诈之道，表面却故意微露犹豫神色，才皱眉道：“此法确可保不致因一时失手损毁东西，在下只好舍命陪君子。”

伏骞露出一丝漫不经心的笑意，道：“庞兄请！”

话刚尽时两人同时腾起，稳然落在栏干上。

旁观着多人发出采声，因两人身法均快如电闪，最难得是不见半点提气作势的形迹。

更使人惊异处是他们并非先跃往栏干子的上空，再降下去，而是斜冲掠上，然后像钉子般钉在栏干上，不见丝毫晃动。

只是这收发由心，要停便停的身法，便非是一般江湖好手所能企及。

寇仲早预估伏骞身负绝学，故毫不奇怪，但庞玉厉害至此，却非他所能料及，不由忆起李靖的警告。

此际庞玉单足柱立栏上，左腿翘起贴在右腿后，摆出金鸡独立的姿式，却比别人双足立地更稳固安全。尤其是他的立点是一边栏端至尽处，于稳中又见其险，形成一种非常特别的气势。

伏骞则定若泰山般兀然卓立于栏干的中段，两脚微分数寸，由于栏干离地约有五尺的高度，在靠外的四面梯井都是深下去的空间衬托下，他便仿如立在崇山之颠，雄伟的体型，更使人有高山仰止的奇异感。

他面向庞玉，从容笑道：“小弟到中原后，尚是首次正式与人交手，不过我例不作主攻，所以庞兄不须因小弟是客而多礼，庞兄请！”

他言谈举止虽是谦彬彬有礼，但自有一股凌人气度，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更益显高深莫测，便人心生畏惧。

庞玉心中暗笑，要知高手过招有若下棋，先手极为重要，如若功力相若，谁抢得先手主动，往往成为决定胜败的因素。

若在平地上，纵使失先手，也可藉退避闪躲来部署反攻，但若活动被局限在这长不过五丈阔不过半尺的曲形栏干上，而又不准触地，那么先手一失，几乎肯定有败无胜。

旁观者中登时发出一阵嗡嗡议论声，暗评伏骞不智。

寇仲又凑到宋玉致的晶莹如玉的小耳旁，低声道：“若争天下也是轮流在栏干动手，小陵必可坐上皇帝小儿的宝座。”

宋玉致心底同意，若论在窄小的范围内作近身搏击，真没多少人是徐

子陵的手脚。

她却挪开少许，才狠盯寇仲道：“你是否故意吹气进人家的耳朵里？”

寇仲老脸微红，幸好此时庞玉一声“冒犯”，登时气劲作响，宋玉致再不理他，让这小子逃过此窘。

庞玉像在脚底装上轮轴般，以一泻千里之势，滑过丈许的栏干，来到伏骞的左侧，两手撮指成剑，左劈右刺，攻向伏骞，登时劲气狂涌，声势骇人。

场内立时生出一种惨冽的气氛，庞玉用的虽是赤手，竟能使人生出剑刺的感觉。

徐子陵偷空观察邢漠飞等一众吐谷浑的高手，见到他们全神观战，但却没有人露出紧张或不安的神色，似对主子信心十足。禁不住心中微凛。

以庞玉目下表现的功力，即使换了自己在伏骞的位置，亦要应付得非常吃力。就在此时，场上再生变化。

庞玉竟纵身跃起，像鹰隼般凌空下扑，两手撮指为剑的招式原封不动，只变得改攻向伏骞的脸门。

现在连盲子都知道庞玉是要速战速决，务要迫使伏骞在数招内离开栏干。

伏骞哈哈一笑，到敌招临头，才往后仰身，其仰幅之大，就像他忽然变成了一把弯弓，而右拳则以劲箭般往正面斜上方的庞玉射去。

全场人立时生出灼热烦躁的可怕感觉，更骇人是感觉不到丝毫拳风劲气，便似人人忽然聋了，且皮肤亦失去知觉，又或如在噩梦里，骤见电闪，却总听不到雷声。

伏骞这无声无息的一拳，比之什么拳劲掌风更使人心生寒意。

无人不看得目瞪口呆，出乎料外。

李世民、突利等人同时现出惊异神色。

身在局中的庞玉更是苦不堪言，若在地平之上，他尚可在接招后退往远处，但此刻只能退往栏干上其中一点。

所谓行家一出手，立知有没有。

伏骞这种能收敛风声的拳劲，庞玉连想都未曾想过。

拳风并非真的没有，而是集束成柱，只集中到自己身上。

他似在一个别人感不到摸不着的风暴中，逆风而下，难受至极点。

至此才知中计。

伏骞此种高度集中的功法，显属先天真气的一种，实有无可抗御之势。

掌锋先后刺中伏骞的右拳。

在旁人眼中，还以为是庞玉故意变招封刺对手这惊天动地的一拳，只有庞玉和像徐子陵、李世民、红拂女那般级数的高手才看出伏骞这简单的一拳，竟能封死庞玉掌剑攻势的所有变化。

庞玉便像给万斤大石轰中两手，全身如遭雷殛，差点便要给冲得直弹上天，若撞破瓦顶，这笔“砸破东西”的糊涂账恐怕谁都不知道该入庞玉的账，还是归伏骞的数。

庞玉临危不乱，猛提一口真气，逆改下射为腾冲之势，此时伏骞的拳头倏地扩大，直迫脸门。

原来他的雄躯像弹簧般从弯变直，故拳势加速，从封挡变成反击。

庞玉心叫不妙，忙两手交叠成剪，险险架着对方铁拳。

“蓬”！

气劲交击之音，像闷雷般响澈整个空间，震得人人耳鼓生鸣，连正调气养息的慕铁雄也忍不住睁眼从下方梯间翘首仰望。

庞玉整个人像被狂风拂叶般吹起，直至中梁处伸脚一点，才再疾射向仍在栏上稳立如山的伏骞。

虽说伏骞所提的条件只是不准触地，而没说不可碰及梁柱或瓦顶，但人人都感到庞玉该以输论。

不过却没有人敢小觑庞玉。

伏骞一拳之威，便震慑全场，显示出足可向宁道奇那般级数高手挑战的惊人实力。

庞玉能硬挡他此一拳而毫无损伤，亦是难能可卖。

李世民大喝道：“住手！”

伏骞哈哈一笑道：“领教了！”

竟拳化为掌，作出相迎之状。

灼热翳闷的压迫感刹间去得无影无踪，人人都有回复轻松的感觉。

庞玉亦是提得起放得下的英雄人物，立即化去攻势，改为与伏骞来个握手为礼，并借其力一起飘落楼板。

李世民叹道：“佩服佩服，此仗是我方败了，王子有没有兴趣和在下玩一场呢？”

众人虽知他这个秦王神勇盖世，纵横战阵所向无敌，却从未见过他以武林人士的身份方式跟人动手过招。

此刻他在见过伏骞显示出来深不可测的奇功后，仍敢搦战，登时都要对他作出新估计。

徐子陵和寇仲则脸脸相觑，同时心想换了自己是李世民，怕亦会犹豫该否动手。

伏骞放开庞玉的手，让他返回本阵，正要说话，突利已大步踏出，双目神光迸射，注在伏骞身上，肃容道：“难怪王子近年能声名鹊起，尤胜乃父，果非幸至。世民兄这一场不如让给兄弟好吗？”

全场静至落针可闻，静待伏骞的抉择。

这来自吐谷浑豪迈过人的高手仰天长笑道：“痛快！痛快！我伏骞这些年来正为对手难求而引憾，忽然间竟遇到这么多好对像，确是难得。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处实非宜于放手格斗的战场，两位可另有提议？”

这番话直有不可一世之概，但自他口中道出，却没有人感到他是恃势凌人，又或气焰高张；反有理所当然，坦白率真的味儿。

王薄干咳一声，待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后，微笑道：“来日方长，不若我们先行各自回去喝酒，迟些时再作计较如何？”

若论在江湖上的辈份身份，连杜伏威、李子通等都曾是他手下的王薄，在此实是无人能及，他这么提议，谁都要卖点面子给他，否则就可能先要应付他被誉为天下无双的鞭法。

荣凤祥和道：“明晚就是老夫寿宴之时，届时再作较量如何？”

李世民欣然道：“两位前辈的话，谁敢不从。”

他的仪范风度，总是那么恰到好处，教人心折。

当众人以为事情至此会告一段落时，有人柔声道：“晚辈用的也是鞭，难得有此机会，希望王老能指点一二如何。”

诸人循声瞧去，原来是李世民天策府的高手尉迟敬德。

他说得虽然客气，但谁都知与正式搦战没有分别。

在天策府的高手里，论声名尉迟敬德更在庞玉之上，与长孙无忌齐名。

若尉迟敬德更胜庞玉，那谁都不敢怀疑他挑战鞭王的资格。

王薄眼中杀机一闪即逝，换上微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王某和尉迟小弟终有再见机会的。”

哈哈一笑，拂袖回厅房去也。

伏骞亦忙施礼告退，他的手下自追随其后。

李世民的目光从伏骞的厚背移到寇仲和徐子陵处，颌首浅笑后，再向宋鲁等告退，才偕突利返厅房。

寇仲和李世民目光交战时，宋玉致却感到有对能令她心生异样的目光正对自己灼灼而视，转眼瞧去，不由芳心微颤，心想世间竟有如此俊秀潇洒的男子，比之徐子陵的飘逸出尘亦毫不逊色。然后才发觉到他身旁的云玉真，忙向她微笑招呼。

侯希白还以为宋玉致对他的刘桢平视作出正面响应，立以微笑回报。

宋鲁此时转身举步，宋玉致知对方误会，可是这种事怎可纠正解释，只好啼笑皆非又芳心忐忑的随乃叔去了。

寇仲和徐子陵一卧一坐，在洛堤的青草岸树荫下享受午后懒洋洋的平和气氛。此处不但成了他们约好碰头的地点，更是思索、聊天的好地方。

后方虽有路人经过，但因远隔垂柳，宛若两个不同的世界。

前方洛水舟船频繁，右方遥处跨河的天津桥则车马行人不绝，亦有河水不犯井水的安宁感觉。

漫天阳光下，对岸房舍的人字瓦顶熠熠生辉，造成人工与天然合力营造的灿烂肌理。

当盘膝安坐的徐子陵以为寇仲睡了过去时，这小子突然叹道：“老跋走得太早哩！”

若给他见到虬髯小子那一拳，保证他会抢在李突两小子前挑战，世间竟有这样的武功，娼妖女和师仙姑怕都不那么容易赢得他。”

徐子陵莞尔道：“什么师仙姑，说得她像七老八十的样子。”

寇仲“哈”的笑道：“这么快便抢着为她说话，可见你这小子情根深种，难以自拔，乌呼哀哉，哈！”

徐子陵没好气地不答他。

寇仲见师老无功，不能惹起徐子陵的反应，只好改变话题道：“你何不躺下来合合眼儿，我们这几晚加起来都睡不够两个时辰，做人真是辛苦。”

徐子陵却掏出鲁妙子赠他的天星学兴趣盎然地翻阅着，咕哝道：“这小子在宋三小姐处碰足钉子，于是满腔怨气睡不着，却来扰我的清静。若再胡言乱语便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自修行。”

寇仲连忙投降。但不到片刻又忍不住道：“你看的是什么东西？说来听听行不行？”

徐子陵气道：“我在看测定一年长短的方法，你会想听吗？”

寇仲愕然道：“这也可以测量的吗？是否在唬我？”

徐子陵叹道：“这就叫前人智能留下的瑰宝，若要我此时去想，恐怕想一万年都想不到。但现在我只需看三页纸，便清楚明白。”

寇仲忙坐起来，精神大振道：“教训得好，以后我都要勤力点儿。究竟是怎样测定的。”

徐子陵以心悦诚服的语气道：“就是靠一根插在地上的直立杆子，名之为土圭，当正午太阳投到这杆子时，我们的祖先便作出量度。”

寇仲一呆道：“这有什么稀奇？”

徐子陵有感而发道：“大道至简至易，愈平凡的事物，其中自有愈不平凡之处，只是我们因习惯而忽略了。原来太阳正午的位置没有一日是相同的，当太阳走到最北而位置最高时，杆影最短，便是夏至；当太阳移至南方最低点时，杆影最长，冬至是也。前人就是从杆影长短的变化周期中，测到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明白了没有。”

寇仲抓头道：“哗！古人真厉害，白老夫子都要靠边站。”

又躺回堤坡上，掏出鲁妙子的手抄本，用神观看。

徐子陵放下书本，凝视一艘驶过的风帆，脑海中幻出宋师道陪着沉睡的美女傅君瑜扬帆北返高丽的情景，叹道：“你是否定要作宋阔的女婿呢？”

寇仲用书本子覆盖脸上，苦笑道：“致致使得我既感罪过，又意趣阑珊，不用你说我也放弃了。何况现在就算没有宋阔的支持，我也有信心闯出天下来，先决条件是必须起出宝藏。”

徐子陵点头道：“你以后最好不要再惹玉致，我实在不忍心见到她为你而伤心的日子。”

寇仲道：“你说的话我怎敢不听。不过我对她并非如你想象的全无感觉和诚意，有时真想把她搂进怀里悉心呵护，只不过她不肯合作吧了！”

徐子陵失笑道：“不要笑死我了！那个美女你不想搂到怀里亲热一番的。”

寇仲又坐起来道：“不要再提这些令人苦恼的事好吗，告诉我，伏骞来中原究竟为的是什么？”

徐子陵皱眉道：“你自己不会猜吗？”

寇仲央求道：“这种事还是你在行些，你每能想到我想不到的窍要。”

徐子陵露出思索的神情，沉声道：“他到中原是要观察形势，看看有什么人可供他利用，再看该选那种手段，来达致他的目的。”

寇仲拍腿叹道：“这叫英雄所见，定必相同。这小子野心极大，只要觉得我汉人有机可乘，势将大举入侵，以扩张领土。假若无机可趁，便与未来的真命天子修好，攀上交情，以对付突厥和铁勒人，这实是个非同小可的超卓人物。”

两人默默坐了半晌，寇仲道：“我约了宋金刚，你要否一道去见个面。”

今回轮到徐子陵躺回堤坡去，闭目道：“我要睡觉了！回来时唤醒我吧！”

寇仲拿他没法，只好自行去了。

第五章 诡幻多变

寇仲解开缚在树旁的马儿后，策骑赶赴宋金刚的约曾。

街上景况依然，但他已有点意兴阑珊的感觉。

王世充终是成不了大器的人，只可做个地方性的霸主，而不像李密、李世民之辈，乃争天下的人物。比之杜伏威，他亦远未能及。自己虽算无遗策，但始终因他的窝囊难以畅展抱负。

李密现在有千百个理由须来攻打洛阳，但以他的忍功，只要知道王世充仍能控制大局，他就不肯犯险。

否则纵使战胜，李世民大军由关西掩来时，便是为李密敲响丧钟的一刻。故李密宁愿让王世充多风光一会，好为他挡着李世民，而手下大军将尽量争取休养生息的时间，并补充军员，好恢复元气。

难道对付李密的大计就这么功亏一篑？那种得而复失的感觉，就等若明知手中的牌可稳赢时，对手却忽然掷牌不赌般令人遗憾。

洛阳现时的形势每刻都在变化中，谁都不知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幻变。

铁勒人的撤退，独孤霸的被杀，会令独孤阀产生什么新部署呢？

忽然间寇仲脑际灵光一闪，豁然而悟。

以沈落雁对李密的忠心耿耿，绝不会因私怨而杀死独孤霸。

只看独孤霸亲自到铁勒人的巢穴，便知独孤霸纵非在独孤阀内的亲铁勒派，至少也该是负责穿针引线的接头人。

沈落雁杀他，正是要破坏独孤阀和铁勒人的关系。

跋锋寒迫走曲傲，实是帮了李密一个大忙。

假设能让独孤阀的人知道杀独孤霸的真凶是谁，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思索至此。旋又大感颓然，心知独孤阀绝不会信他的话。

马儿此时来到天津桥的最高处，往下踱去。

街上虽满是行人车马，但寇仲却感到无比的孤独，就像彼此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他的思潮转到李世民身上去。

他的实力确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强大，天策府的高手无不是智勇双全之辈，随便点几个出来都要叫人吃不完兜着走。

现在跋锋寒走了，他两人实力大减，虽解决了师妃暄的问题，但却补出个令他同样头痛的李世民，使他觉得随时会有杀身之祸。

在这种情况下，应否立即撤走，趁李世民未返关中之前，起出‘杨公宝库’。抵洛阳后，他还是初次心萌退意。

想到这里，猛一咬牙，掉转马头，下决心先往皇城设法找虚行之，连宋金刚的约会都置诸脑后。

“徐子陵！”

徐子陵把秘本合起，纳入怀里，头也不回的冷冷道：“今趟又要怎样害我们呢？”

沈落雁来到他旁，盈盈坐下，叹气道：“苍天为何如此作弄人，将你我安排在敌对的立场上？”

她一身素白，消瘦了的玉容于清丽中带着某种难以形容的楚楚动人的风韵。

徐子陵忽地怒气全消。

她说得对，际此天下大乱之际，不同立场的人拚智斗力，无所不用其极，等若在赌桌上的人每个都竭尽全力想把所有钱都赢到自己袋里去。这有什么可怪别人的。

沈落雁淡淡道：“走吧！王世充气数已尽，迟点你们连走都走不了。”

徐子陵仍回想着刚才从鲁妙子的钜着中得到的天文知识，心中一片宁静，思虑清明。

从容道：“告诉我，我怎样才可分辨你的提议是恶意还是善意？”

沈落雁幽幽道：“让我告诉你一件事，独孤霸的尸身已被发现，从他身上的伤痕，几可肯定是你和跋锋寒下手的。”

徐子陵微一愕然，旋即醒悟过来，苦笑道：“好一条嫁祸的妙计！”

沈落雁对他没有勃然震怒大感奇怪，好半晌才垂首低声道：“每趟要害你时，我心中的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你明白吗？你还是走吧！”

徐子陵大感不妥，偏又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沈落雁若非有把握在这场东都之争中有必胜的把握，是不会以这种语调神态和自己说话的。

他直觉感到她是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才来劝自己离开，还透露了绝不该让他知道的阴谋。

独孤阙若不顾一切为独孤霸报仇，又在他们全无准备下，他和寇仲的小命确是危如累卵。

沈落雁抬头美目深注的瞧着他道：“要说的话已说了！连不该说的都说出来，大丈夫能屈能伸。子陵保重！”

最后一句声细如蚊蚋，说罢沈落雁便似要逃命的走了。

徐子陵霍地站起，深吸一口气。

他现在唯一该做的事，就是找到寇仲，看看应如何应付盛怒下的独孤阙。

寇仲正思量着如何可以不惹人注意的找到虚行之，宋蒙秋在后面叫着他道：“寇兄弟，尚书大人正找你。”

寇仲在尚书府入门的台阶上停下，转身施礼道：“宋将军这两天定是很忙，否则我怎会有像很久没见过宋将军的感觉？”

宋蒙秋来到他旁，挽着他的手朝内走去，入门后才停下来道：“这些日子我们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连尚书大人都要找些东西来松弛一下。”

寇仲从开始便对这人没有好印像，总觉得他圆滑虚伪，口不对心。不过为了找虚行之，心想从他入手怎都好过直接问王世充，不得不先敷衍道：“我真想不到有什么事情可令我们这些没一觉好睡的人能忘忧无虑。”

宋蒙秋故作神秘的凑在他耳边道：“当然是女人，还得是最标致的美人儿，声色艺俱全，美得能令人连老爹姓什么都忘掉。”

寇仲差点忘掉虚行之，大奇道：“谁家美人儿有这种魅力和威力。”

宋蒙秋欣然道：“当然是有天下第一名妓之称的尚秀芳，除了她谁还配

称声、色、艺俱全呢？”

寇仲忖道原来是她。

伏骞第一次约战曲傲于曼清院时，王薄本请了她来当众献艺的，却给他和徐子陵、跋锋寒三人破坏了。而他们亦因要带走上官龙，致和她缘慳一面，对她是否有过表演都弄不清楚，想想都觉得好笑。

宋蒙秋得意道：“王大人知她明晚唱完荣凤祥那台戏后便要入关中，所以千方百计把她请来，还摆了两桌酒席，所以嘱我们找你去趁热闹。”

寇仲摸着肚子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刚刚饮饱食醉，想塞多半包子都无能为力。”

宋蒙秋那知他是想趁王世充不暇分身之际去找虚行之，哑然失笑道：“寇兄弟是否在说笑，醉翁之意，岂在酒菜？尚美人出名爱睡午觉，所以若要约她，只能在未时之后，来吧！”

寇仲陪他走了两步，停下来道：“我要先去方便一下。免得入席后看得精采之时却欲离难离就不妙之极了。哈！”

宋蒙秋只好点头道：“那待会见吧！”

寇仲暗叫天助我也，脱身而去。

徐子陵来到马儿旁，一边怜爱地抚弄马儿的颈子，一边思索该如何着手去找寇仲。

要找寇仲，首先要弄清楚宋金刚现下在洛阳的落脚地点，此事惟有联络青蛇帮的任恩，在洛阳他总比自己有办法。

正要飞身上马，有人迅快接近。

徐子陵别头望去，只见一个作仆役打扮的年青瘦小子，从远处迎面走过来，眉清目秀的，颇为眼熟，却一时省不起曾在那里见过。

那青年露出一个友善的笑容，待来到他身旁才道：“徐爷不认得彤彤了吗？那天徐爷和刘帅见面时，人家还给你斟茶哩！”

徐子陵这才记起是与刘黑闼重逢后在他落脚处见到的清秀女子彤彤，她现在改穿男装，所以一时想不起来，否则以他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怎会忘记。

论艳色，她当然及不上沈落雁、宋玉致那种有倾国之色的美女，但胜在单纯秀丽，爽朗可人，令人感到易于亲近。另有一股独特气质。

微笑道：“你的装扮术是否诸葛德威兄亲传？一点没有女扮男装的破绽。我还记得刘大哥赞你的飞刀了得呢。”

彤彤一对明秀的美目亮了起来，欣然道：“想不到徐爷这么没有架子，初见你时，人家还有点怕你哩！”

徐子陵一呆道：“我有什么可怕的。”

彤彤兴奋地道：“不是真的怕，只是觉得徐爷是那种不爱说话，永远都要和别人保持一段距离那副样子的人。你知啦！徐爷的名气又那么大。”

徐子陵见她神态天真，给勾起童心，笑道：“那只是我装出来唬小女孩的。”接着皱眉道：“你没有随刘大哥北返吗？这样留你下来太危险了。”

彤彤此时才仿佛记起什么似的，环目一扫，道：“此处太露形迹，徐爷可否随彤彤到别处说话？”

徐子陵一来有点不忍心拒绝这清秀的美女，二来心想说不定可从她处探得宋金刚的住处，点头道：“没有问题，不过我有要事须处理，所以不能花太多时间。”彤彤雀跃道：“只一会使成。马儿可留在这里，我们自有人为你看管。”

听她这么说，徐子陵立知她并非一个人留在洛阳，欣然随她去了。

寇仲来到尚书府设宴的正厅入门处，心中暗叹，才跨门内进。

门卫肃然致敬。

刚才他东闯西撞，差点问遍所遇见的人，最后才从一位俏婢口中得知虚行之亦是有份参加这迟来午宴的座上客。

换了从前，他必会因虚行之益受王世充重视而欣悦，现在因心中已打响退堂鼓，这情况只能平添烦恼。

就算有方法通知虚行之他作好的决定，两人同时或先后借故离席均是不很妥当的。

厅内果是筵开两席，此时差点坐满人，并列于厅堂南端。

在这华丽大厅东侧处，十多位乐师模样的男女肃坐恭候，显是为尚秀芳伴奏的班子。

加上侍候的婢仆，全厅虽接近五十人，但大多数人都是严守安静，纵席间有人谈笑，也小心翼翼，有种官式应酬的味儿。

寇仲的来临，立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居于主席的王世充哈哈笑道：“寇先生请到这里来！”

寇仲似乎尚是首次给人称作先生，立时浑身竖起鸡皮。在诈作和各人打招呼时，目光迅速与位于另一席的虚行之传递了个不知他能否明白的讯息，才朝王世充的一席走去。

坐在主席的八成是熟人，只有两名男子是不认识的，却不见尚秀芳，也没有董淑妮。

王世充吩咐下人拉开与他隔着一张空椅子的座位，打趣道：“还以为你会错过这个盛会，见你这么有缘，就赐你坐这凤座旁的龙位，近水楼台，打后就要看你的造化！”

除了玲珑娇外，席上所有男人都发出暧昧的笑声，连欧阳希夷都不例外。

王世充此举可说给足寇仲面子。不过因他屡建奇功，又是客卿身份，兼之近来在洛阳声威大振，谁都不会认为王世充这安排不妥当。

寇仲甫坐下便故意埋怨道：“看来王公仍非那么够朋友，若王公肯在今早告诉我约得尚小姐，那即使独孤峰合家老少拦在皇城入口，我也要打进来哩！”

他的说话登时惹起一阵哄笑，打破先前严肃的气氛。

王世充不知如何心情极佳，故意叹气道：“小仲你有所不知了，秀芳姑娘是直至个许时辰前才通知我肯来赴宴，你说我今早能通知你什么呢？”

众人附和的笑声下，坐在寇仲对面的王玄应欣然道：“爹现在的面子比天还大，本来秀芳小姐今趟到东都来是只肯唱两台的，其它一概拒绝。今次破例，肯定会招来很多人的羡慕哩！”

寇仲这才知道尚秀芳的架子这么大，不由也生出要一睹芳容的好奇心。

王世充听了儿子的奉承老怀大慰，道：“顾着说话，差点忘了给寇先生引见。”

在他介绍下，原来那两人分别为显洲总管田瓚和管州总管杨庆，乃王世充驻守洛阳外围城市的得力手下。

这两人当然不会专为听曲而来，可见王世充正不断招回手下，作出部署。

席上其它人还有王玄恕、王弘烈、王行本、玲珑娇、杨公卿和郎奉。加上未到的尚秀芳，刚好是十二人。

却不见可风道长和张镇周。

前者大概不愿出席这种声色场合，而后者则可能离开东都，往某处负责某一军事行动。

另一席是较次级的官员和像虚行之那类幕僚，寇仲对其中数人曾点头打过招呼。

坐在寇仲旁的欧阳希夷见王世充与旁座的杨公卿密语，凑近少许道：“仲小兄该怎样谢我？”

寇仲一呆道：“前辈为小子做了什么好事呢？”

欧阳希夷笑道：“你的座位是老夫特别让出来给你的，你说该否谢我？”

寇仲心中一阵感激，这前辈高手对自己实在呵护备至，连忙道谢。

乐队忽地弦管并奏，悠扬的乐韵，绕梁回荡。

尚秀芳终于来了。

徐子陵和彤彤穿过外铺，重回当日与刘黑闼聚晤的房子。

坐下后，彤彤奉上香茗，坐在他旁边：“独孤霸是否徐爷下手的呢？”

徐子陵苦笑道：“我本想般他，但下手的却是另有其人，但现在怎都脱不了关系。”

彤彤若无其事道：“独孤霸臭名远播，他的死讯只会大快人心。但此事最奇怪处，就是不觉独孤峰似有什么显著行动，令我反更为徐爷担心。”

徐子陵心中不妥当的感觉更强烈了。

究竟是什么理由，可使火爆暴躁如尤楚红着控捺得住？若看不透敌人的部署，他和寇仲可能要一败涂地。

沉声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独孤霸尸身的？”

彤彤答道：“该是昨天三更时份，他的尸体被巡更的人发现，吊在天津桥。”徐子陵心中一震，沈落雁这嫁祸之法确是非常毒辣，任谁都会想到是他们故意悬尸于此，好报复较早前在桥上被围攻的仇怨。

彤彤续道：“有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徐爷和寇爷最好先发制人，否则必会吃亏。”

徐子陵苦笑道：“我正要找寇仲商量此事，你知否宋金刚落脚的地点？”

彤彤点头，并爽快说出地点。

徐子陵讶道：“你的消息倒灵通。”

彤彤喜孜孜的道：“这正是我们留在此处的任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须知会徐爷，照我们猜测，王世充的阵营中该有一个与独孤峰暗中勾结的内奸。”

徐子陵愕然道：“何有此言？”

彤彤肃容道：“这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坦白说，宫城内也有我们的眼线，例如杨侗的大臣元文都一向贪生怕死，可是即管王世充枕重兵于皇城，他仍是照样风花雪月，谈话间不但显得毫无忌惮，还曾说过晓得王世充的整盘计划。”顿了顿续道：“只看独孤阀要不择手段地对付寇爷，便知独孤峰清楚是寇爷为王世充运筹帷幄了！”

徐子陵终于色变。

若事实如此，那不但他和寇仲陷身险境，连翟娇等人也随时有杀身大祸，甚至可牵连到宋鲁和宋玉致等人。

徐子陵倏地立起，断然道：“我要立即去找寇仲。”

第六章 绝世名妓

当尚秀芳像从梦境中的深邃幽谷来到凡间的仙子般出现于众人眼前时，整个大厅之内，不论男女，目光都不能从这颠倒众生的名妓稍稍离开。

她令寇仲同时想到师妃暄和娼娼。

尚秀芳既能令人想起前者清雅如仙的天生丽质；同时亦拥有后者那种迷迷蒙蒙的神秘美，合而形成另一种毫不逊色于她两人的特异风姿。

最使人倾倒的除了她那修长匀称的身段，仪态万千的举止神情外，更动人的是她那对能勾魂摄魄的翦水双瞳，其含情脉脉配合着唇角略带羞涩的盈盈浅笑，确是没有男人能抵挡得住的。

寇仲瞧得差点连此行的目的都忘了。

此时乐音忽变，一身素黄罗衣，浅绿披肩的尚秀芳，就那么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载歌载舞起来。

寇仲此时才看清楚她玉脸没施半点脂粉，可是眉目如昼，比之任何浓妆艳抹都要好看上千百倍。更不知她是否刚从浴池走出来，没有任何簪饰就那么随意挽在头上的秀发，仍隐见水光，纯净美洁得令人心醉。

只听她唱道：“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妹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仔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

她唱腔透出一种放任、慵懒而暗透凄幽的味儿，别有一番无人能及的清绮情味，声腔技巧均没半点可供挑剔的瑕疵，配合动人的表情，谁能不为之动容。

“洞房深，空悄悄，虚抱身心生寂寥。待来时，须祈求，休恋狂花年少。

淡匀妆，周旋少，只为五陵正渺渺。胸上雪，从君咬，恐犯千金买笑。”

歌声把在场诸人引进了一个音乐的奇异境域里，她那婉转诱人的嗓音，透过不同的唱功腔调，呈现出某种丰富多姿，又令人难以捉摸的深越味道，低回处伤情感怀，仿如澎湃的海潮般把所有人心灵的大地全淹至没顶。

但最使寇仲不能自己的，仍是她那种“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不

经意地流露出来放任自然的美态。

一曲既终。

乐声倏止。

隔了好半晌后，全场才发出如雷掌声，不自觉地纷致颂赞欢辞。

王世充赞叹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不知小姐此曲是出自何人手笔。”

尚秀芳轻垂螭首，显露出如天鹅般优美的修长粉项，柔声答道：“尚书大人请勿见笑，此曲乃妾身所创。”

王世充欣然道：“我早便猜到，只是要由小姐亲口证实吧！果是名不虚传，尚小姐请入席。”

除玲珑娇和欧阳希夷外，众男士纷纷离席少许，待这天生丽质，才艺双全的绝色佳丽坐好后，始敢重新入席坐下，以示尊敬。

给她坐在伸手可及的旁席，寇仲也不由心跳加速。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她身上，可是却没有人敢露出色迷迷的样子，一来是被她高贵的气质所慑，更怕是被她看不起；那就永远失去讨她欢心的机会。

王世充首先介绍她与各人认识，轮到寇仲时，尚秀芳美目滴溜溜的在他脸上打了个转，娇笑道：“尚书大人不用介绍哩！那晚秀芳还为寇公子担心了好一阵子。幸好他终大展神威，把奸邪活擒而去。”

她不但口齿伶俐，嘴角生风，且深懂讨人欢喜之道，捧赞得亲切而不着痕迹，不愧走遍大江南北的名妓。

寇仲在近处观之，更觉她像朵盛放的鲜花，幽香袭人。而最动人她的风姿，无论是甜美的声线，抑扬顿挫的语调，至乎眉梢眼角的细致表情，都有种醉人的风情，使人意乱神迷。

旁边的欧阳希夷忽然发出一声低沉得只有寇仲才听到的叹息。

寇仲登时清醒过来，连带记起此行的目的，随口应道：“若早知小姐的歌声比天籁更好听，那晚定要先听饱小姐的仙曲才动手。哈！”

尚秀芳见寇仲眼中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心中大讶。

她今年虽只芳华二十一，可是自十三岁便满师出来卖艺，什么男人未见过？尤其像寇仲那年纪的男子，鲜有见到她而不神魂颠倒的。

这时王玄应为了表现识见，竟跟尚秀芳讨论起当时流行的燕乐来。寇仲乘机凑往欧阳希夷细声问道：“前辈因何事叹息呢？”

欧阳希夷眼中射出伤感神色，低回道：“太相以了！太相以了！”

徐子陵以脚代马快奔抵目的地时，宋金刚那座房舍有位威武的大汉刚推门而出，两人打个照脸，同时大喜。

此君赫然是云玉真的副手卜天志。

徐子陵忙道：“原来是卜副帮主，寇仲是否在里面？”

卜天志皱眉道：“寇爷并没有依约前来，我正想找他。”

徐子陵的心直沉下去，暗忖难道他出了事？

卜天志低声道：“徐爷，我们可否找个地方说两句话。”

徐子陵见他神情严肃，虽心切寇仲的安危，只好点头道：“卜兄唤我作

子陵便可以，万勿再称作什么徐爷的。”

卜天志欣然道：“子陵虽已名满天下，可是情性态度仍和以前全无分别，只是这点便没有多少人及得上。”

徐子陵把寇仲的事暂抛一旁，心想他自有能力应付危险。与卜天志并肩朝里坊出口的方向走去，淡淡道：“名是虚名，有什么可凭恃的。卜兄不是和云帮主一道的吗？”

卜天志默然片晌，才摇头道：“帮主要陪心上人，怎有暇分身，只命我在宋金刚处等候寇爷，看看结果如何。”

徐子陵讶然瞥他一眼，道：“听卜兄的语气，似乎对云帮主心存不满。”

卜天志沉声道：“子陵和寇爷都是我卜天志心中佩服和信任的人，所以也不想瞒你们。我对云玉真的不满，已非今日始，帮中有这意念的更非只是我一个人。”徐子陵为之愕然无语。

卜天志指着对街一间小酒铺道：“不若我们到里面稍坐再说。”

尚秀芳随口答王应玄道：“所谓潮流，就是以新为美，以奇为佳。胡乐本身未必胜过我们中土源远流长的音乐，但却可供我们借镜。如天竺、龟兹、疏勒、安国、高丽、高昌和康国的音乐都各有特色异采，尤以龟兹乐境界最高。在南北朝齐、周时传入，便出现不少把胡乐变化改编成带有浓厚外族色彩的佳作。”

她以内行人的身份说出在行的话，登时惹起一阵由衷赞美之声。

玲珑娇乃龟兹人，见尚秀芳对自己的音乐评价甚高，大生好感。

可是尚秀芳的心神却暗系在寇仲身上，他和欧阳希夷却是席上两个没有用神在她身上的人。

欧阳希夷已是饱历沧桑，年龄近百的老人，对她无动于中毫不为奇；而看来像风流种子的寇仲对她视若无睹，她却既不服气也生出对他的好奇心。

寇仲此时正感受着欧阳希夷那浓得化不开的伤怀情绪，思忖着这令人尊敬的前辈高手，正因尚秀芳某一酷肖旧情人的特质和神态，致勾起满腔伤心往事。同时也记起石青璇传自乃娘碧秀心的动人箫曲，比之尚秀芳的曲艺亦毫不逊色。

就在此时，尚秀芳甜美的声音传来道：“寇公子对胡乐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换了要徐子陵来答，必是坦白地自认无知。可是寇仲惯了胡诌，顺口答道：“当然是很好哩！”

王玄应见尚秀芳主动逗寇仲说话，妒念大作，追问道：“好在那里呢？”

寇仲登时语塞。眼角瞥见尚秀芳正期待地瞧着自己，心中叫糟，只好继续胡说道：“音乐和舞蹈，都是心中感受的抒发。只要想想边疆外广阔的草原、沙漠和雪山，遍地的牛羊鹿马，塞外民族驰马追逐的豪迈气氛，便知从这种不同环境发展出来的乐舞，必是非常精采。”

接着还怕王玄应继续迫害他，忙扯到正杏目异彩涟涟瞧着她的玲珑娇处，笑嘻嘻道：“娇小姐究竟是那里人，照我看娇小姐便像是个乐舞的第一流高手。”

先前说那番话时，他是想着“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尚武游侠的

跋锋寒和他对塞外的描述来说的，不由也勾起几分别绪离情。

尚秀芳却听得芳心微颤，点头道：“寇公子这番话极有见地，秀芳尚是初次听到有人会从这么广阔的角度去评说胡乐。”

王玄应却差点给气死了，心中不由对寇仲生出既恨且妒的意念。

王世充笑道：“寇先生总能令人惊异，请问各位，谁想得到他对胡乐认识如此之深呢？”

寇仲暗叫惭愧时，玲珑娇轻轻道：“奴家是龟兹人，对乐舞只是九流低手，以后不要再乱说了！”

她的说话表面虽带有责怪之意。但实际上对寇仲的态度已有颇大的转变，至少肯告诉他自己是那一国的人。

尚秀芳娇笑道：“原来娇小姐是龟兹人，真想不到哩！幸好秀芳没有班门弄斧，否则定要惹姐姐发噱。”

欧阳希夷从深刻痛苦的回忆挣扎出来，接口向玲珑娇道：“听说贵国有种吹管乐器叫箎，以木或竹制成，上有九个按指孔，管口处插有芦哨，音色嘹亮凄怨，在草原上吹奏更如泣如诉，顿挫抑扬，圆转不断。不知娇小姐懂否吹奏？”

寇仲暗忖这才叫懂得胡乐。

玲珑娇不知想起什么心事，以要回答，旋又摇头道：“晚辈不懂。”

杨公卿乃老江湖，只看玲珑娇的神情，便知别有内情，非是真不懂得。

岔开话题问尚秀芳道：“近百年来，自外域传入的乐器，不知凡几，除夷老刚才所说的外，广为流传者尚有琵琶、五弦、笙、笛、胡茄、角、羯鼓等，秀芳大家认为比之我们的琴、瑟、笙、钟、方响、拍板分别在什么地方呢？”

寇仲心想幸好问的是尚秀芳，若要自己去答，便立即当场出丑。

尚秀芳谦虚道：“秀芳怎当得大家之称，杨大将军太客气了。大抵一种乐器的产生，均在某一程度反映该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特性。西域各民族大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因而影响到乐器的形制。首先要携带方便，故形体较小；其次是由于多在荒野旷地吹奏，故响亮清越，音可远传。比之我国形体大而不便、变化较少的乐具，便显得特别新鲜活泼和狂野。”

包括寇仲在内，众人瞿然动容。

此女识见高超，实非一般名妓可以比拟。

寇仲此时正绞尽脑汁，想找出与虚行之一道离开又不启王世充疑窦的妙计，尚秀芳觑得众人对乐器各抒己见，议论纷弦的空档子，凑近寇仲低声道：“寇公子是否心有所属，正惦念着别位女子呢？”

这种有点近似打情骂俏的话，对尚秀芳这惯于与各式男人打交道应酬的名妓，实是平常不过的事。但落在寇仲耳内，却有高度的挑逗意味。

坦白说，尚秀芳的风情万种，确是寇仲平生首遇，对他有庞大的诱惑力。不过由于他现在心神全集中在如何速离洛阳的事上，又给她勾起对李秀宁的思忆，想到两女名字中间都嵌有一个“秀”字，给逗得灼热起来的心又冷却下去，答道：“是正想着小姐你哩！”

尚秀芳兴趣盎然的道：“妾身有什么好想的？”

芳心暗笑原来你和其它好色的男人并没有分别。

寇仲笑嘻嘻道：“人不是挺奇怪吗？小姐来此之前，我们还是陌不相识，现在却成了可以交谈的朋友，还可逐渐认识对方，哈！以下我可不知该

怎么说了。”

尚秀芳默然不语，显是因他的话惹起感触。

寇仲忽然在众目睽睽下凑到她耳旁道：“我要走了！但小姐的曲艺声色，我寇仲此生都不会忘记。”

接着寇仲长身而起，施礼告退。

王世充讶道：“寇先生有什么天大重要的急事呢？”

尚秀芳则垂下头去，隐隐捕捉到寇仲离去之意，非只是离开宴会场所那么简单，心中竟浮起对她来说罕有为男人而生出的惆怅情绪。

寇仲向王世充打个暧昧的眼色，道：“王公忘了吗？我约了人哩！”

王世充只好充作明白。

寇仲再敷衍各人几句，转往另一席打个招呼，乘机到虚行之背后，熟络地搭上他的肩头，暗曲尾指写了个“走”字，虚行之登时会意，立起道：“让在下代主人送寇先生一程吧！”

卜天志浅尝一口后，把酒放下，压低声音道：“近年来，我们帮中兄弟大部份人都对云帮主很多作为非常不满，其中一项就是做了巴陵帮的走狗。”

徐子陵不解道：“贵帮不是一向靠出卖情报赚取金钱吗？但巴陵帮本身便拥有天地间最完善庞大的情报网，何处用得着你们呢？”

卜天志道：“他是看上我们日益壮大的船队，且在长江沿岸所有城镇均有立足据点，自海沙帮式微，大江会和水龙帮又声势下挫，我们的势力正默默拓展，萧铄怎敢轻视。”

徐子陵仍是不解，问道：“现在天下大小帮会，无不依附各方势力，萧铄的梁国目下隐为南方第一大势力，声势尚在宋阀之上，为何卜兄对依附他们这么反感？”

卜天志冷笑道：“我才不信萧铄是可成大器的人。若说玩弄阴谋手段，确没有多少人比得上他这个伪君子。什么都不说，只看他因惧怕杜伏威而不作北图，便知他大业难成。”

接着叹道：“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徐子陵连忙追问，他关心的当然是素素。

卜天志颓然道：“谁愿意和人口贩子同流合污呢？”

徐子陵色变道：“他们仍有干贩卖妇女的勾当吗？”

卜天志冷哼道：“现在当然不会明着来做，可是由于这会带来他们数之不尽的好处，以萧铄那么实际势利的人，怎肯轻易放弃。”

顿了顿续道：“起始时，云玉真向我们保证与巴陵帮的合作只是权宜之计，岂知她和香玉山有一手后，便……”

徐子陵失声道：“什么？”

卜天志忙道：“那是香玉山娶素素姑娘前的事了！后来他们有否往来，我便不太清楚。”

徐子陵的脸色有那么难看就变得那么难看。恨不得能肋生双翼，飞返南方看看素素的情况。

卜天志脸上阴霾密布，叹道：“帮主不知为何自认识了独孤策这小子后，便变得非常厉害，若不是我们看在她有大功于本帮，早把她废了。现在

她整天周旋在各式男人之间，武功退步不在话下，连帮务都懒于料理，这样下去怎么行。”

这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自己何尝不是因素素的事心烦意乱，六神无主，偏又无法有所作为。徐子陵苦笑道：“你们有什么打算？”

卜天志道：“在这乱世之中，谁不希望闯出一番功业来。众兄弟曾多次商议，均认为寇爷和子陵你们最令我们心悦诚服，所以想请你两人领导我们。”

徐子陵吓了一跳，道：“那云帮主岂非要恨我们入骨，卜兄有否和寇仲说过？”

卜天志正容道：“这是全体兄弟的意思，那到她来左右。我已约了寇爷待会见，但怕他贵人事忙忘记了，所以特在宋金刚处等他。这宋金刚智勇双全，名震北疆。但连他都对寇爷和子陵推崇备至，更坚定我们的信心，两位切勿推却。”

徐子陵苦笑道：“此事最好先由卜兄和寇仲从长计议，我们和贵帮主始终曾有过一段情谊。而我则对名利争斗看得很淡，寇仲才是你们要求的人选。”

卜天志笑道：“我们那会不知子陵你的性情，但无论如何，你都会站在寇爷这一方的，对吗？”

徐子陵苦笑不语。

卜天志沉声道：“你实不必为云玉真操心，倘若不是她和萧环两人怂恿香玉山，香玉山亦未必会追求令姐。”

徐子陵蓦地暴喝道：“什么？”

那坐在一角的打瞌睡的唯一伙计给吓得扎醒过来，幸好此时铺内没有其它客人，否则会更令人侧目。

卜天志叹道：“当时我们都很看不过眼。就算要笼络两位爷门，也不须用这种害了人家姑娘终生幸福的手段吧！”

徐子陵双目射出前所未有的森寒杀机，一字一字地缓缓道：“若香玉山有半点薄待素姐，我会教他死无葬身之地。”

第七章 长桥说禅

两人尚未走出府门，寇仲已扼要地把必须立即离开洛阳的理由说出来。

虚行之扯着他来到无人的偏厅处，从容道：“寇爷万不可于此时离开，否则将无望争天下。”

寇仲苦笑道：“我岂是临阵退缩的人，只不过明知不可为而为，只会白白把我们三条小命一起送掉。”

虚行之思索片刻，沉声道：“现在形势相当奇怪，表面上我们似是占尽上风。但看敌人的动静，却是好整以暇，成竹在胸，独孤峰和杨侗，凭什么能面对我们优势的军力仍是有恃无恐？”

寇仲一震道：“你说得对，若只凭刺杀，成败尚是未知之数，难道李密

的大军已以奇兵姿态秘密潜至，正准备里应外合，杀进城来。”

虚行之笑道：“若是如此，杨侗和独孤峰就是大笨蛋，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了。”

寇仲苦思道：“那他们究竟在玩什么把戏呢？”

虚行之双目闪耀着智能的光芒，低声道：“所谓推己及人，我们之所以心生惧意，皆因对敌人异乎寻常的情况摸不清看不透。反过来说，敌人之所以能若有所恃，该是对我们的虚实智珠在握，了如指掌，以致不怕我们。”

寇仲色变道：“你是否指我们中藏有内奸，你提醒过王世充没有呢？”

虚行之摇头道：“这只是凭空猜测，兼之我又是初来甫到，妒忌者众，怎敢在没有证据前鲁莽说出来。”

寇仲有点六神无主的道：“现在该怎办才好？”

虚行之不答反问道：“晃公错来此已多天，为何尚毫无动静呢？”

寇仲皱眉道：“当然是等待时机。”

虚行之摇头道：“不能掌握主动，岂是智者如沈落雁之所为？这更证实了我的猜测，就是敌人已知悉我们明晚的诱敌之计，故准备将计就计，趁机击杀王世充，那时我们就真的完蛋了。”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我明白！假设明晚我们仍找不到那内奸，就要王世充取消赴宴一事，然后全力攻打皇宫，回复以前与李密对峙的局面；而我们这才施施然离开，以后就看王世充自己的造化了。”

接着一震道：“糟了！翟娇的事岂非已被内奸知晓？”

虚行之从容道：“寇爷放心，沈落雁绝不会于行刺王世充未成事前，先打草惊蛇，所以只要寇爷明晚之前有所布置，将可保他们无事。”

寇仲断然道：“我要立即找青蛇帮的人帮手，通知翟娇。你则快回去，否则会令人怀疑。”

虚行之低声道：“寇爷小心。”

语后匆匆回厅寇仲则离府策骑出城。

徐子陵转入天街，颇有人海茫茫，何处寻觅寇仲的颓丧感觉。

素素和香玉山的事已铸成大错，现在连儿子也生了，无论他和寇仲是如何厉害，亦已回天乏力。

他对云玉真一向没有好印象，现在更是深恶痛绝，心生卑视。

水性杨花的女人始终是水性杨花，不会改变。

他和寇仲从未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可是她却屡以最卑劣的阴谋来算计他们，还累及无辜的素素。

归根究底，仍该从李靖的负情算起。

不知不觉间，来到天津桥顶。

徐子陵凭栏俯视洛河，对身后熙来攘往的车马人流，浑然不理。

他是否该立即折返巴陵，看看素素的状况，可是深心处却又害怕回去，矛盾得想仰天大叫，以渲泄抑郁悲痛。

为何世上总有那么多恩将仇报的人，无论对香玉山或云玉真，他们都是施恩而无结怨的。

这叫我不犯人，人却犯我。所以寇仲要主动出击去争霸天下，亦非全

无道理。现在摆明是强权便是一切，根本没有道德理性可存身之地。

就在此时，身旁忽然多了个人出来，与他一起朝洛河看望，柔声道：“徐兄为何愁思难解，一脸悲愤神情呢？”

只从她仙体散发出的芳香气息，便知是雅淡如仙的师妃暄。这绝世美女仍作男装打扮，说不尽的俊秀儒雅。

徐子陵没有别过来瞧她，苦笑道：“我现在明白为何有人要出家了，因为众生皆苦，一旦给卷进这人世内，便纠缠不清，只能至死方休。惟有斩断世情，才可四大皆空。不过小弟现在已是泥足深陷，欲罢不能。”

师妃暄玉容不见半丝波动，淡淡道：“徐兄肯听妃暄说个故事吗？”

徐子陵默然无语。

师妃暄油然道：“寒山惟白云，寂寂绝埃尘。草座山家有，孤灯明月轮。石床临碧沼，鹿虎每为邻。自羨幽居乐，长为世外人。”

她柔美如天籁的声音，以一种带有音乐般的动人语调，于这闹市之中娓娓道来，实具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

诗文不住惹起徐子陵的联想，似乎寒山白云，孤灯明月，都因出自她的香唇而有了新的意义，展现出俗世里而超乎俗世的意象境界、那感觉美得令人屏息。

两人的目光虽没有接触，但因同是凝注着下方流动不休的河水，又藉之微妙地联结起来。

此时太阳渐下，余晖染红了城市西方的空际。

徐子陵沉吟道：“这不像一个故事！”

师妃暄嘴角逸出一丝笑意，淡淡道：“这只是故事的前奏，亦只是想培养徐兄听故事的情绪气氛。否则对牛弹琴，枉自浪费言词。”

徐子陵忽然岔往别处道：“是否真有来生果报这回事？”

师妃暄答道：“徐兄既非计较功利的人，何须像世俗人般要看紧这种事？”

徐子陵一震朝她瞧去，奇道：“你好象对我很清楚呢！”

师妃暄没有答他，也没有以美目迎接他的眼神，只秀眸深注地凝视着下方的流水。

她侧脸的轮廓美得令人呼吸顿止，彷彿天地灵秀，尽萃于她脸庞完美的线条上。

徐子陵尽管愁肠百结，但心神仍不由被她深深吸引，像在战火漫天的悲惨世界中寻找到避开乱世的桃花源。

师妃暄似是一点不介意被他在不足两尺的近距离欣赏，玉容静如止水，轻轻道：“有人问和尚道：‘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和尚答道：‘用功。’又问：‘如何用功？’和尚答：‘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于是问者大奇道：‘一切总如是，同是用功否？’和尚答道：‘当然不同，他们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思索，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接着澄明深邃的眼神迎上他的目光，柔声道：“这故事有趣吗？”

徐子陵深深瞧着她，感受着她一尘不染的平静心境，点头道：“小姐的故事深含至理，不过首要条件却需把自身从众人的凄苦中完全抽离，始能达到这类无欲无求的情况，进而探讨人生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极端解放和自由的境界，类似庄周老子的自然无为，本来无事的追求。可是除非能像小姐般割断世情，否则怎能无情呢？”

师妃暄秀目闪过讶异神色，旋又回复平静，轻柔地道：“徐兄果然是具有大智慧的人，难怪可掌握《长生诀》的窍要，又破解开和氏璧深埋千古的秘密。徐兄刚才的问题，只在不明白本身的真识真性，本来具足的至道。徐兄想听另一个故事吗？”

徐子陵苦笑道：“我现在根本没有听故事的心情，不过小姐的故事实在太动听了，使我也变得难以自拔，只好身不由主的洗耳恭听。”

师妃暄移开目光，重投在下方的流水中。瞧着一艘小舟，载着男女老幼一家大小，在夕照的彩霞下逐渐远去。

徐子陵亦循她目光观望，波动的心情缓缓平复。

身后原是频繁的交通人流渐趋稀疏，喧哗稍减。

天津桥乃游人到洛阳必访之地，故两人并肩凭栏，乃常见不过的事情，不会惹人注目。

徐子陵此时才想到师妃暄今日方见过自己，现在又忽现仙踪，其中必有自己不明白的深意。

师妃暄的声音传入耳内道：“有位道家的仙长，开炉炼丹，万事俱备，独欠一个守炉的道童。”

徐子陵讶道：“我还以为小姐说的会是另一个佛门的故事。”

师妃暄微笑道：“佛门道家有什么分别？正如你和我，都只是人吧了！”

徐子陵不解道：“人是每个都不同的，否则为何你叫师妃暄，而我则唤徐子陵？”

师妃暄从容不迫的答道：“即心即佛，也非心非佛。既不是心，不是佛，也非是物。

人就是人，自我只是障翳和阻碍，所以才会吃饭不知吃饭哩！”

徐子陵直至今今天才是初次接触禅道高人，无论了空又或师妃暄的说话，表面虽浅白易明，但内中总深藏令人难解的玄机，只好谦虚地道：“我要仔细想想才行，小姐请继续那故事，我不会再打岔的了！”

寇仲把马儿寄在董家酒楼的马厩后，始展开脚程，朝青蛇帮设在码头的总坛走去。

他因怕被人跟踪，致发现他和任恩的关系，故甫离大街，便展开脚法，忽然奔掠于横巷，忽而串房过屋，又以种种反追踪法肯定没有人吊在身后时，才全速朝目的地驰去。

在斜阳的眷顾下，连绵的房舍与绿树繁花互为衬托，而随处可见的庙顶塔刹，则争写天上之奇姿。可惜寇仲视而不见，只在盘算如何教翟娇等避开杀身大祸。

寇仲舍正门而从屋顶翻下去，尚未着地已脸色剧变。

师妃暄不徐不疾地娓娓说道：“终于有人来应征作守炉的道童，那道长说：‘你若能由现在开始不作一言，便可作我的道童。肯尝试吗？’那人坚定地地点头，接着天旋地转，堕进无数世轮回之中，但不论富贵贫贱，王侯将

相，贩夫走卒，他都能坚持不语，每趟由生至死，都是不作一语的哑巴。”

徐子陵听得眉头大皱，这故事有着仙道玄奇怪诞的色彩，却不知与刚才的话题，有什么关连。

师妃暄续道：“最后他在某世变成一妇，嫁夫生子，岂知儿子出世后尚未弥月，贼人来了。”

徐子陵给引起好奇心，愕然道：“那怎办才好？”

师妃暄道：“贼人在她眼前杀她丈夫，又把她污辱，她仍能坚持不作声，到最后贼人要把婴孩也般掉，她终于忘记了轮迴的目的，狂叫阻止。”

徐子陵虎躯剧震，明白过来。

师妃暄淡淡道：“于是他从轮迴中醒转过来，发觉自己仍立在丹房之中，一切都没有改变，只多了一脸热泪。仙长叹道：‘罢了！你仍是舍割不下母子之情。’”

接着轻轻道：“寇仲来了！妃暄别矣了。”

寇仲和徐子陵坐在洛堤土坡处，位置与今早大致相同，但心情却有天渊之别。寇仲出奇地沉着冷静，低声道：“行凶者肯定只有一人，但青蛇帮总坛内二十五人却无一幸免，可见其行事的快、狠、准，至少接近馆馆那个级数。但肯定不是阴癸派的人干的。”

徐子陵心中狂涌起为青蛇帮帮主任恩和其手下复仇的炽热情绪，语气却是非常平静，淡淡道：“凭什么你能那么肯定？”

寇仲狠狠道：“因为从各人的死相和伤势，都不像是天魔功所为。任恩等表面毫无伤痕，但五脏俱碎，显是一种刚中含柔、霸道至极的劈空拳掌之劲。”

徐子陵倒吸一口凉气道：“任恩等人的武功虽不算高明，可是若要我在没有人逃出屋外前尽杀坛内之人，恐怕亦办不到。所以此人武功当在我们之上。这样的高手在江湖上当屈指可数，究竟会是谁呢？”

这时夜幕刚垂，华灯初上，那繁盛升平的气氛，与他们灰黯无光的心情相比，似带着浓重冷嘲的味儿。

寇仲颓然道：“坦白说，我当时真想大哭一场，以渲泄心中的悲苦和痛楚。但却知万万不可如此，还要更坚定地去应付反击。我现在满脑子是他们尸横坛内的凄惨景象，你可否给我分析一下。”

徐子陵的心情当然不会比他好，可能还更沉重，深吸一口气，道：“首先是对方如何知道我们和青蛇帮的关系？毁掉青蛇帮对他又有何好处？且此人为何要单独出手？只要想通其中一点，便可推测出是那一方的人干的。”

寇仲叹道：“最大嫌疑的仍是阴癸派，但我总觉得非是他们干的。”

徐子陵点头道：“该不会是阴癸派，行凶者若和洛阳其中一个地方帮会有联系，应很容易查出青蛇帮这两日来为我们奔走出力。而阴癸派失去洛阳帮后，等若断去所有眼线。所以最有可能的便是独孤阀，但细想却又有点不对。”

接着把沈落雁将独孤霸之死嫁祸给他们一事说出来。

寇仲虽恨得牙废痒的，仍断然摇头道：“独孤阀成竹在胸，绝不会小下忍而乱大谋，因为过了明晚，他们便可为所欲为，难道这么一天半晚都等不了吗？”

顺便把疑有内奸的事告诉徐子陵。

徐子陵亦把彤彤供给的情报和盘托出，却暂时隐瞒了云玉真出卖素素的事，以免再困扰寇仲，也没提起师妃暄曾找他说话。

两人苦思半晌，仍是茫无头绪之际，寇仲苦恼道：“怎办才好呢？我本想找任恩遣人送个信给翟娇，教她小心李密，现在谁能助我？”

徐子陵剧震道：“我猜到是谁下的毒手了。”

寇仲一呆道：“这跟送信给翟娇有什么关联？”

徐子陵双目闪过浓烈的杀机，沉声道：“告诉我，除了你外，谁还知道翟娇到了那里去？”

寇仲道：“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会轻易告诉任何人？”

徐子陵点头道：“好了！告诉我，假若你全不知道内奸的事，现在见到任恩和二十多名手下惨被屠杀，会有怎样的反应？”

寇仲开始有点明白，恨得咬牙切齿道：“此计果是毒辣，我当然会提醒所有明里暗里曾助过我的人要提高警惕。因为此人若连任恩与我们的秘密关系都了如指掌，翟娇恐也不能幸免。”

徐子陵拍腿叹道：“这正是关键之处，而顺理成章地，你很有可能请王世充为你派人联络翟娇，那势将泄出她藏身的地点。告诉我，谁人会如此处心积虑去杀翟娇呢？”

寇仲呆了半晌，才大骂道：“沈落雁那婆娘实是猪狗不如，否则怎会那么巧她到这里来向你警告，而那边却已死了人。出手的定是晃公错那般千刀的死老鬼。去了翟娇这心腹之患，她的老板以后便可高枕无忧了。”

旋又皱眉道：“你这推测该十有九准。不过我若根本下去知会翟娇，沈落雁岂非只会打草惊蛇？”

徐子陵苦笑道：“不要自己骗自己了！我们定因过份关心翟娇的安危，怎都会设法示警。沈落雁太明白我们哩。”

接着冷然道：“若我们能将计就计，定可把元凶引出来。”

寇仲摇头道：“王世充才是沈落雁的头号目标。但我却可故布疑阵，使她完全摸错翟娇藏身的处所。”

徐子陵点头道：“你可应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明的由王世充去办，暗的则请卜天志弄妥当。”

寇仲失声道：“我全忘了卜天志的约会。咦！你怎会忽然提起他而非云玉真。这女人我始终不大信任她。”

徐子陵扯着他站起来道：“边走边说吧！你现在去找王世充，并请他代办任帮主等人的后事。而我则联络卜天志，现在不用你说服我，我也会竭尽全力对付李密。”

寇仲低声道：“若找不出内奸，此仗就算你肯助我，亦必败无疑。”

徐子陵默然片晌，道：“那你和我一道去见卜天志，然后再见王世充吧！”

第八章 将计就计

两人与卜天志商议妥当后，卜天志先离开，而两人则留在酒肆内。

铺内只有三台客人，但由于都在猜拳或行酒令，输了的还擘大喉咙大叫大嚷，甚至高歌一曲，吵得屋梁都颤震起来。

这种喧哗的环境，反给他们商议秘密提供了掩护。

寇仲沉吟道：“卜天志和一众巨鯤帮兄弟这么看得起小弟，想随我寇仲打天下，本是求之不得的美事，只是心中总觉得对不起美人儿师傅。”

徐子陵冷哼道：“你怕我会反对才这么说而已！放心好了，此事我绝不会阻止你的。”

寇仲一震道：“究竟是什么回事？这并不像你陵少的风格。”

徐子陵叹道：“早前卜天志告诉我很多事，包括素姐的婚姻，实是香玉山、萧环和云玉真深谋远虑下的布置，目的是为了我们的‘杨公宝库’。”

寇仲失声道：“什么？”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实在太天真了，很容易便相信别人的话。现在大错已成，累得素姐把终生幸福断送在奸邪之手。”

寇仲霍地立起，掠往门去。

徐子陵大吃一惊，放下酒资，全速追出。

寇仲背着他呆立路旁，街上虽人来人往，他雄伟的身型却显得无比的孤独。

徐子陵移到他旁，赫然发觉寇仲满脸泪珠，从虎目滚滚流下，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也是心中恻然，想起师妃暄说的仙长炼丹的故事，硬咽道：“不要哭了！”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自傅君婥香消玉殒后，素素便成了他们唯一的亲人。在某一程度上代替了傅君婥。

无论他们如何成为叱 天下的风云人物，在素素跟前都会变回那对没有机心的大男孩。

其中深切真挚的感情，外人是难以明白的。

寇仲以衣袖拭泪，沉声道：“我要把云玉真杀掉，谁都不能阻止我。”

徐子陵胸口剧烈地起伏，摇头道：“此岂是智者所为，现在我们等若有人质落在香玉山手上，必须投鼠忌器，谋定后动。否则素姐的遭遇将更不堪。”

寇仲双目忽晴忽暗，好一会后软弱地道：“小陵！你教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不但恨他们，也恨自己。若不是我们要和香玉山那小奸贼合力对付宇文化及，素姐就不会这么的被人害了。”

徐子陵道：“现在我们先要应付眼前的危机，然后去把‘杨公宝库’起出来，诸事妥当后，我将返巴陵，把素姐母子带走。而你则专志于你争天下的大业。”

寇仲一呆道：“我怎放得心下，萧铎是老狐狸，香玉山则是小狐狸，兼之那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我……”

徐子陵苦笑道：“就算你领着千军万马去找他们，又有什么作用。此事我自计算，有信心可办得妥贴稳当。”

寇仲颓然道：“此刻我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真想放弃一切，然后……”

徐子陵截断他道：“不要胡思乱想了！首先是任恩帮主之仇，我们不能不报。其次是翟矫正等待你的好消息。而你双龙帮的一众兄弟，亦在关中等候你去起出‘杨公宝库’。

此外还有其它人呢？这种事开始了便欲罢不能。现时唯一该做的事，

就是振奋起来，为己为人勇敢迎敌，再无他途。”

寇仲急速地喘了几口气，好半晌才平复了点，道：“那现在我们是否该去见王世充？”

徐子陵抓着他的臂弯沿街缓行，低声道：“若你把内奸的事通知王世充，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寇仲清醒过来，动容道：“想来确是什么好处都没有，首先他将不肯以身犯险，然后怀疑身旁每一个人，等若平白向敌人露出形迹。”

徐子陵道：“谁人晓得翟娇的事？”

寇仲道：“能参与王世充机密的人，除了他的儿子和两个皇亲国戚外，亲信手下则有张镇周、杨公卿、郎奉和宋蒙秋四人。另外还有几位贴身保护他的名家高手。照我看，宋蒙秋最靠不住。”

徐子陵道：“你不欢喜他是一件事，他会否背叛王世充则是另一回事。撇开将来的发展不说，现时的形势显是王世充较强，宋蒙秋若勾结外人来砸自己的饭碗，对他有何好处？独孤峰和杨侗难道真会重用一名叛将吗？”

寇仲登时语塞，尴尬道：“我此刻心如鹿撞，六神无主，还是你比较清醒点。”

徐子陵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骂道：“亏你在这种情况下，仍要逗我开心，‘心如鹿撞’一般是描述女子对心仪男仕心动的情景。那能用得到在你身上。告诉我，那些名家高手是何方神圣。”

寇仲道：“吃饭的当然有一大批，但可与闻秘密的就只欧阳希夷，可风道人，还有一个叫‘铁钩’陈长林的小子和来自以乐舞名闻天下的龟兹美人儿玲珑娇。此女一向对我不太友善，故反不似是内奸；欧阳希夷更无问题，而可风道人则对我爱护有加，咦！”

两人同时四目交投。

因为若照寇仲的推理，对他特别友善的人反更有可能是内奸。

寇仲旋又摇头道：“我们怕是疑心生暗鬼吧？这人看来仙风道骨，且是方外之人，视名利钱财如粪土，怎会是叛徒？反是那陈长林血气方刚，沈落雁或独孤凤只要略施色诱，他在爬秀榻前恐怕连祖宗出卖了亦毫不在乎哩！”

徐子陵晒道：“若论仙风道骨，可风是否及得上辟尘？”

寇仲一震道：“当然尚差一截。不知辟尘练的是什么邪功，邪得来竟像仙人下凡的出尘模样。”

徐子陵道：“郎奉或宋蒙秋若投靠敌人，王世充恐怕连城门口都进不了，所以可肯定他们都没有问题。反是张镇周和杨公卿长期镇守外地，说不定因见李密势大，投向他也很合道理。”

寇仲忽然反手拉着徐子陵，转入一道横巷去，低声道：“可风真有可能是奸细。昨晚我们被人在天津桥围攻时，他正是力主支持的人。而绝非奸细的欧阳希夷则大力反对。”

徐子陵苦笑道：“问题是我们不能据此作实。他究竟是个什么家伙？为何王世充那么信任他。”

寇仲道：“他好象是来自洛阳附近某一道派的人。欧阳希夷还说这个道派的人罕有插手江湖的事，今趟王世充是有天大的面子。所以我看他该不会是奸细。不若集中注意力在陈长林那小子身上，看他是否会忍不住去和沈落雁幽会。”

徐子陵忽地剧震道：“他是否来自邙山翠云峰之巅的老君观？”

寇仲目瞪口呆道：“你怎么会知道？”

徐子陵断然道：“我们立即去见王世充。可以肯定内奸就是可风妖道。时间无多，我们边行边说。”

密室内，王世充听罢色变道：“竟有此事？老君庙的主持避尘仙长乃我多年的朋友，可风怎会害我？”

今回轮到寇仲和徐子陵同时色变，失声叫道：“辟尘？”

王世充愕然道：“有什么不妥？”

寇仲道：“避尘的真名是辟尘；乃阴癸派外另一邪派的教主，至于怎样邪法我便不清楚。但了空既亲口告诉小陵老君庙为奸人所把持，而我们又知辟尘的底细。可风是奸细一事，将再无任何疑问。别忘了昨晚他是一力主战的人呢。”

王世充显是心绪大乱，问道：“了空怎会平白无端的向子陵透露这消息的？”徐子陵逐把今早往见师妃暄的经过道出。当然瞒起和氏璧曾被他们取到手这一秘密。

王世充终被说服，道：“现在该怎么办？”

寇仲兴奋起来，道：“此事现在只可你知、我知和小陵知。然后我们才可巧施计中之计，保证今趟沈落雁要阴沟里翻船，吃个大亏。”

两人踏出尚书府门时，心情已大是不同，至少眼前目标明确，让他们有了奋斗的方向。

侍卫牵来马儿。

两人正要上马，可风的声音在背后响起道：“两位小兄请留步。”

寇仲转身施礼道：“道长是否有什么急事？此刻我正赶着送敝友出城。”

可风来至两人身前，微笑道：“这位定是寇小兄的好拍档子陵小兄了。贫道只是过来打个招呼吧！”

接着漫不经意的道：“徐小兄要往那里去？”

徐子陵装作无心下冲口而出道：“是要到淮阳去。”

寇仲脸色立时变得很不自然，煞有介事的压低声音道：“此事连王公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道长请帮个忙，千万不可泄露出去。”

可风肃容道：“究竟是什么事这般严重，徐小兄需立即出城，有没有什么需贫道帮手之处？”

徐子陵摆出说漏了口的尴尬神情，囁嚅道：“因这事牵涉到一些朋友的安危，道长只要严守秘密，我们便感激不尽。”

可风皱眉道：“那徐小兄明天岂非不能参与我们的行动？”

寇仲苦笑道：“这件事来得非常突然，小陵却是不得不立即赶往那地方。”

可风点头道：“如此贫道再不敢浪费徐小兄的时间，至紧要事事小心，贵友必能逢凶化吉的。”

两人策骑离开皇城，朝东门急驰而去，到城门时递上由王世充亲发的令牌，加上守城的兵头又认得寇仲，立即放行。

出城后两人装模作样的在山野间赶了近十里路，才在一处山头歇下来休息，让马儿可松一口气。

两人在丘顶远眺半晌后，寇仲道：“该没有人敢衔尾跟来吧？”

徐子陵迎着清凉的夜风深吸一口气，没好气道：“敌人自会以飞鸽传书一类方法，通知淮阳的同党，张开罗网待我前去。当我和翟娇见面时，他们将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把我们解决，以绝后患。何须这么辛苦来跟踪我们呢？”

寇仲抓头道：“我的脑筋仍是不太清醒，唉！想起素姐我便想痛哭一场了。”徐子陵冷然道：“你哭过了，以后都不要再哭。现在我们唯一该做的事，就是坚强地面对所有已发生的不幸事，并竭尽全力去应付眼前的危机。可风该已被我们骗倒。接着就轮到沈落雁，然后是李密。时间差不多哩！你最好赶快回城，免令人怀疑。”

寇仲道：“你可小心点！”

徐子陵点头道：“你也是！”

门开，把门的宋阔好手愕然道：“原来是寇爷，请问是要找七叔还是三小姐？”

寇仲跨过院门，道：“三小姐若然未睡，我是想请她出来说两句话。”

那人领他朝主宅走去，另有其它人过来替他牵马，当然还有人飞报内院的宋玉致，无不是神态恭敬得以能为他服务为荣。

到大厅坐下时，那领路叫宋杰的年轻人亲自奉上香茗，歉然道：“婢子都躲到后院休息，谁猜得到寇爷会忽然大驾光临呢？”

寇仲暗忖宋阔不愧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家族，随便一个看门的小头领，不但武功不错，且说话应对得体。微笑道：“那里那里？宋兄无须客气才是。”

接过香茗，叩了一口后，道：“宋兄何不坐下聊聊？”

宋杰微笑道：“这不合规矩，寇爷请随便下问。幸好寇爷要见的是三小姐，因为七叔仍赴宴未返。”

寇仲再叩一口热茶，动容道：“什么茶这么香的？”

宋玉致的声音传来答道：“这是西湖的龙井茶，若能以当地的虎跑泉水冲泡，更是香清味冽，生津止渴，号为双绝。”

寇仲朝她瞧去，登时眼前一亮。

她穿的是以真丝织成纯白色的素衣裳，领、胸、袖、裤脚等部位都恰到好处地配以梅花彩绣。花形清丽，色泽悦目，虚实对比，层次分明。加上衣质柔软飘逸，轻盈软滑，穿在这美女身上，真是有那么动人就那么动人。

宋杰连忙告退。

宋玉致没有半丝表情地在他对面靠窗的椅子坐下，彼此隔了整个厅子近两丈半的远距离。

寇仲叹道：“实不相瞒，刚才我见到三小姐，差点立即要开小差逃亡。因为我给三小姐像天上明月的艳光照射下，忽然生出自惭形秽的强烈感觉。”

宋玉致没好气地道：“你就最懂哄人，最擅讲些口不对心的话。现在是

什么时候哩？”

寇仲笑嘻嘻道：“这正是我想问的话，现在是什么时候呢？三小姐为何尚未就寝。”

宋玉致显然拿他没法，气道：“不跟你胡扯，再不说出你深夜来此所为何事，我便不理你了。”

寇仲一本正经的道：“我来此是希望能借宿一宵。”

宋玉致杏目圆睁的失声道：“什么？”

寇仲翘起二郎腿，摆出流氓无赖的样儿，好整以暇的道：“今晚剩下小弟孤家寡人一个，又没有小陵和我睡在街头时轮流守夜。我想睡个好觉，唯有来求三小姐收留。唉！”

温柔乡是英雄冢，天涯何处是吾家？”

听到他最后两句不伦不类的胡言乱语，虽明知这小子顺便调侃自己，宋玉致仍忍俊不住，只好苦忍着笑道：“快给我滚。找王世充收留你这流浪汉吧！”

寇仲长身而起，伸个懒腰道：“三小姐的闺房在那里？若没地方过夜，只好将就点借三小姐的香闺一用，哈！三小姐的香闺该是特别香喷喷的。”

就那么朝内进走去。

宋玉致吓了一大跳，又气又嗔的追上去，伸指便点往他背脊要穴。

这一指含“恨”出手，果是不同凡招。

岂知寇仲应指便倒。

宋玉致那想得到他不闪不避，连忙抢前扶着。

寇仲瘫痪了似的倒进她香怀内，还发出浓浊的鼻鼾声。

宋玉致才知道中了奸人之计。

页

第九章 霸刀岳山

天阴。

城门才启，徐子陵戴上面具，换过蓝色长袍，立即摇身变成盗取和氏璧时那副模样，凭正式的通行证，缓步入城。

他并没有故意佝偻起高拔的身躯，带点蓬散的苍苍白发，配上清矍而威严的脸容，他这老人予人的形像颇为引人注目。

他腰上还挂有长刀，一副仆仆风尘的老江湖形相。

因离开与寇仲约好见面的时间仍有两个时辰之久。逐随意在城内蹀躞，不知不觉间，又走上熟悉的天津桥。

桥上人车渐多，徐子陵想起昨夜在此听师妃暄说故事的情景，心中涌起既动人而又略带惆怅的难言滋味。

她为何会忽然离开静修的禅院前来找他呢？又或者她是在办其它事时忽然碰上自己。

总言之她的行事每每出人意表，暗含玄机，教人难以测度。

步下天津桥，心神转到跋锋寒处。

这位曾与他同生共死的超卓突厥剑手，并非像他外表摆出来般无情，至少他便对芭黛儿心存疚意，须千方百计避而不见。

就在此时，他看到两个熟人。

而天上乌云疾走，暴雨将至。

雨点洒在屋檐窗际，由稀转密，瞬间房子外整个天地都充满淅沥的雨声，仿如大自然的妙手奏起最曼妙的乐章。

拥着香洁的被铺正作元龙高卧的寇仲，先想起露宿荒野的徐子陵，接着是尚秀芳令人百听不厌的动人歌声，然后是倚在宋玉致怀内那温柔得可使人溶化的醉心感受，鼻孔里似仍充盈着她如兰的体香。

这对自己又爱又恨的美人儿出乎意料之外地没有把他摔往地上，竟还把他抱起“擲”到长椅处，才命手下将他抬进这客房来，真教他受宠若惊。

若说自己对她没有好感和爱意，便是自己骗自己的，至少有她在旁时，他从不感到寂寞，时间溜走的速度也快了很多。

自竟陵战败后，他从未试过睡得这么香甜的滋味。

外面的雨声，尤使他感到房内的安全和写意。

李秀宁的印象忽地模糊起来，代之是宋玉致喜嗔交集的动人风姿。

足音响起。

“砰”的一声，房门洞开。

接着是关上窗子的声音。

寇仲不用看也嗅出来者是宋玉致，心中讶然。这种该由婢仆做侍奉漱洗的事，何用劳烦她三小姐的一对娇贵玉手。

这个意念仍在脑海中盘旋，宋玉致来到帐外，娇喝道：“睡够了吗？还不滚起来！”

寇仲伸个懒腰，把手探出帐外，道：“三小姐拉我起来好吗？”

“啪”！

宋玉致狠狠朝他摊开的手掌重重赏了一记，气道：“你若再胡闹，我便把你擲到门外去。”

寇仲雪雪呼痛的坐了起来，抱怨道：“轻点打不行吗？”

宋玉致气得背转娇躯，怒道：“无赖！”

寇仲把双脚探出帐外，离床而起，刚好站在她粉背后，笑嘻嘻道：“三小姐昨夜仗义收留的大恩大德，我寇仲差点便永志不忘。”

宋玉致一呆道：“什么差点？”

寇仲凑到她香肩上的小耳旁，柔声道：“若三小姐肯以自己的香闺招待我，那就真的永志不忘。”

宋玉致移前一步，转身挥掌。

“啪”！

寇仲脸上立时呈现五道血痕，瞬又散去。

宋玉致愕然道：“你为何不避？”

寇仲捧脸涎笑道：“我令三小姐这么气恼，理该受罚的。”

宋玉致眼中射出复杂的神色，叹道：“寇仲你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寇仲颓然坐倒床沿处，素素的事涌上心头，眼中射出沉痛的神色，低

声道：“三小姐除非是心甘情愿嫁我，否则我绝不会逼你。”

宋玉致玉容平静下来，缓缓移往靠园的窗旁，轻轻道：“既是如此，你以后就不要再在玉致眼前出现好了。”

寇仲一呆道：“三小姐若有此意，我寇仲定必遵从。唉！想不到竟是我自作多情，真个好笑！”

宋玉致旋风般转过身来，狠狠盯着他道：“你心里根本没有我，还说什么自作多情，再说我便杀了你。”

寇仲愕然道：“我心里怎会没有你？昨晚我还梦见在三小姐的香闺内和三小姐，嘿！”

那真是令小弟毕生难忘的美梦。”

宋玉致俏脸飞红，差点便要拔出佩剑，失去了平静的跺足大嚷道：“狗口长不出象牙的大无赖，占人家的便宜还占得不够吗？”

寇仲一本正经的点头道：“昨晚确是占了三小姐颇大的便宜，那是人世间最香甜的美事。”

宋玉致拿他没法，生气的坐倒在窗旁的椅子上，一时说不出话来。

寇仲赤脚来到她椅旁，单膝跪地，两手抓着椅柄，仰头打量这正鼓起香腮的美女，柔声道：“我敢向着苍天打报告，寇仲心里绝对有宋玉致。”

宋玉致迎上他的目光，晒道：“当然有啦！因为我是你去争天下的其中一块踏脚石嘛。”

寇仲摇头道：“起始时我确是带点功利之心。但到昨晚，我才发觉自己难以自拔的想着玉致你。”

昨晚他回城后，因任恩等被惨杀和听到素素的不幸而致苦痛难堪，不知如何竟忽地很想见宋玉致，故才登门找她。

宋玉致玉容出奇地静若无波止水，徐徐道：“寇仲你须谨记大丈夫言出如山，你刚才答应了以后再不会来烦玉致，现在怎能反悔？我不理你是真心还是假意，总之我的心无法把你容纳，言尽于此，你走吧！”

寇仲的心像给万斤大铁锤重击一下，疼痛得差些翻倒地上。

忽然间，他清楚知道由于自己起始时摆出的不当姿态，已深深触怒了宋玉致，令她无法再接受自己。

她肯定对他寇仲有深切爱意，但恨意亦是同样深切。

现在已是错恨难返。

他除了脸色转白外，表面的神态并没有显露出内心的感受。

他长身而起，深深瞧了她一眼后，颓然道：“玉致珍重！”

就那么赤足的回到风雨漫天的户外去。

徐子陵打着刚买的伞子，蹑在郑淑明和白清儿两女的身后。

郑淑明乃长江联的女当家，由于丈夫死在跋锋寒手上，于竟陵外率联盟旗下的清江派、苍梧派、江南会、明阳帮、田东派等组成的联军，围攻跋锋寒，却给自己和寇仲凑巧碰上，破坏其事。后来郑淑明含恨之下和钱独关、恶僧、艳尼等联手，在城内伏击他们。待两人脱身突围之后，便撇下了郑淑明。想不到她此时会到洛阳来。

这新寡文君美艳如昔，与白清儿共撑一伞，言笑晏晏的，在天街的胭

脂水粉铺流连出入，似乎浑忘了丧夫之痛。

徐子陵横竖闲来无事，更希望能由白清儿身上得到点阴癸派的线索，逐随她们走了一个街口。

在滂沱大雨掩护下，跟踪起来也易于隐蔽形迹。

就在此时，有人来至他身旁，低声道：“这位老丈，可否借一步说话。”

徐子陵可以肯定从未听过这人的声音，没有朝来人瞧去，沙哑着嗓子冷笑道：“老夫没有兴趣和任何人说话，给我滚开。”

那人怒哼道：“这叫敬酒不喝喝罚酒，让郑某人看你有多大道行。”

指风袭至。

徐子陵移形换位，只一闪身便到了另一位置，跟施袭者隔了两堆共七、八个其他躲在屋檐下避雨的人。

那人咦了一声，显因徐子陵的高明而大感意外。

徐子陵猜到对方应是“河南狂士”郑石如，心知肚明自己跟踪两女的事已被发觉，逐打着伞子快步转入一条横巷去。

地上的低洼处此时积满雨水，雨点仍不住洒下，屋檐地上水花激溅，各具奇姿异态，织出这伟大城市的雨景。

郑石如在后方追上来，狂喝道：“止步！”

徐子陵手按刀柄立定，冷冷道：“老夫已有数十年没动刀子杀人，你最好不要迫老夫破戒。”

郑石如沉声道：“老丈高姓大名？”

徐子陵不屑地晒道：“你明知老夫不会说出姓名，仍要出口相问，岂非多余之极。”

戴上这个连发的假面具，徐子陵便感到代入了另一个身份中，变成个非常霸道冷酷的老者。

郑石如哈哈笑道：“不用你说出来，我郑石如也猜出你的身份，四十年前名震陕北的‘霸刀’岳山，何时变得如此藏头露尾了？”

徐子陵心中好笑，有机曾定要查查这“霸刀”岳山是什么人，闷哼一声，朝前续行。

郑石如竟不敢追来，只叫道：“岳老师今趟出山，当是要一雪前耻，但现在时势已变，个人之力实难展抱负，岳老师请三思，石如稍后再拜会。”

徐子陵头也不回的走了一段路，肯定没有人跟踪后，才闪到一角，换上“刀疤大侠”的面具。

心想这“霸刀”岳山必曾是威震一方的高手，后因某种挫折，故归隐不出达数十年之久。只看以郑石如这级数的一流高手，仍对他心存畏敬，又大力招揽，便知其武功非同小可。

但这时已无暇多想，匆匆往会寇仲。

寇仲湿淋淋的跨过福成绸缎庄的防水闸，踏进这洛阳最著名店子广阔的前进大堂时，老板李福成正向郑淑明和白清儿推介手上的货式道：“这是正宗的鲁锦，特别在织造前须预先染色，故色泽多而鲜艳，图案变化万端。由打棉、捻布芯、纺线、染色、上浆、络线、经纱、穿综、上机织布、整理，到最后的严格检验，所有工序一丝不苟。我现在手上这幅唤作万人迷，若：

咦！”

到此刻，他才发觉白清儿和郑淑明的两对美目望到了别处去。

事实上店内的五名伙计和其它三组客人的目光正全集中在寇仲，和从他身上泻滴而下沾湿了大片地板的水渍上。

寇仲似丝毫不知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而非他体型标悍，兼背负长刀，早便给人轰出门外。

他一边从怀里掏出以防水绢包好的秘本、钱袋等物，边嚷道：“我不要女人穿的万人迷，只要一套现成的男装，另加一对马靴，这里若没有就给我到别处弄回来，我当照付双倍价钱。唉！真难受！”

郑淑明美目射出森寒的杀机，声如冰雪的从玉齿缝处吐出来轻叱道：“寇仲是你！”

“寇仲”两字甫出，李福成和众伙计立时露出敬畏之色。

李福成随手抛下给他赞得天上有地下无的鲁锦，躬身道：“原来是寇爷，失敬失敬，尚书大人是福成的老朋友，请到里面坐下先喝口热茶，一切自会为寇爷办得妥妥贴贴。”

寇仲暗忖洛阳不但是天下交通总汇，还是消息传递得最快的大都会，欣然道：“待我先和老朋友交待两句，老板要不要为我量度尺寸，小弟比较欢喜较松身的衣里，哈！”

李福成像忘记了两女似的，连忙接过伙计递来的软尺，又不顾寇仲湿透的身子，便在他身前忙碌起来。

寇仲向正对他怒目而视的郑淑明眨眨眼睛，笑道：“小弟并非跋锋寒，那样瞪着我干吗？淑女和君子同级，所以君子动口时，淑女也不可动手。迟些我订桌酒席向女当家赔罪好吗？”

白清儿“噗哧”娇笑，挽着郑淑明的臂弯道：“姐姐不要睬他，我们到别处玩儿，眼不见为净。”

寇仲怎肯放过她，微笑道：“彼此彼此，别忘了通知娼妖女，早晚我会旧恨新仇一并跟她算账。”

白清儿嘟起红彤彤的美丽小嘴，若无其事的道：“我根本不知你在说什么，我们走。”

郑淑明却疑惑的道：“什么娼妖女？”

话尚未完，已被白清儿拉得朝街外走去。

寇仲高呼道：“除了阴癸派的妖女外，那里还有妖女呢？哈！唉！”

想起宋玉致，他笑的心情立时消失。

徐子陵的疤脸大侠撑着伞子在街上徐徐漫步。

脱掉外袍后变成一身劲装疾服，再没有先前“霸刀”岳山的影子。

即管没有郑石如的事发生，他也准备好改装换脸，好令进城的老人家彻底消失，不留任何可供人追寻的痕迹。

行人道与车马道间的渠道变成两条小溪河，加上从两旁瓦顶屋檐像帘幕般倾泻而下的雨水，似生力军般不断注往街上，颇有冲奔之势。幸好洛阳的去水系统发挥功能，否则势成泽国。

地上雨花处处，远近视野模糊，街上人车稀疏，徐子陵不由生出天地

间独我一人的奇异感觉。

假若师妃暄正陪他在此豪雨中漫步，听她娓娓动人的故事，嗅着她身体传来的芳香，会是怎样的一番感受。

他记起了这淡雅如仙的美女从桥栏处凝视洛水的侧面，表情是如此地专注，似完全感觉不到他瞥视的目光，只沉醉在某一神奇的思维空间里，与他像活在两个不同的天地间。

师妃暄出人意外的相会，不但令他难忘，且是令他寻味无穷。

他从来没有体验过像师妃暄予他的震撼和感受，犹如一股无名的力量把他带进一个从未踏足，但又是直至此刻也难以相信其确实发生了梦幻般的境界去。

这令人倾倒的美女，她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情况。

假若他徐子陵以强而有力的双臂把她拥入怀内，她那对纯美得不食人间烟火的深邃美眸，会生出怎样的变化呢？

徐子陵嘴角飘出一丝苦笑。

自修炼 长生诀 后，他对男女之情日渐淡泊。过去亦从来没有这种渴望，但不知是否这场突来的豪雨，却使他生出这使人黯然神伤的驰想。

说到底她终是方外之人，且修为甚深，追求的是崇高的理想而非是男女情欲，任何对她的痴心妄想到头来只是镜花水月，空留残怨。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万念化作一念，一念转作无念。

所有恼人的思想立时一去成空，心平气和的朝目的地走去。

第十章 会师中原

宋金刚把寇仲迎入厅内，笑道：“寇兄肯来已是信人，其它的事何须解释？”寇仲坐下接过宋金刚手下奉上的香茗，望往窗外，若有所思的道：“雨停哩！”

宋金刚挨在椅背处，与他一起把目光投往窗外，点头道：“洛阳以前只有夏季才见这种雨势，今趟是来早了！”

寇仲把茶杯放在两人间的几子上，像警醒过来般注视宋金刚道：“宋兄究竟想与小弟在那方面合作呢？”

宋金刚却是漫不经意地道：“我想你去救李子通。”

话毕才别过头来瞧对方反应。

寇仲愕然道：“你不是真要我去行刺杜伏威吧？”

心忖若答案乃“是”的话，只有断然拒绝。他若真要杀杜伏威，必须是在千军万马对垒中明刀明枪去干，而非采暗算的手段。对杜伏威，他绝无半丝恶感，反真有一点类似儿子对父亲的孺慕和敬意。

宋金刚从容笑道：“这只是下下之策，且难以办到。我只想请寇兄去为李子通守稳江都，另二方面则攻打竟陵，逼杜伏威退兵，那沈法兴便难有作为。而同一时间，萧铣亦会渡过长江作出姿态，使杜伏威不敢妄动。”

寇仲这才明白为何云玉真会替宋金刚穿针引线。

宋金刚确是雄才大略的人，在密谋攻打李阀的同时，丝毫不忽略天下

的军事形势。

假若李密与王世充两败俱伤，杜伏威北进失败，而宋金刚又能攻下太原，那刘武周的势力便可轻易伸至黄河南北这关键的区域，成为最强大的霸主。

寇仲皱眉道：“但这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宋金刚道：“只有保住李子通，杜伏威才会因受牵制而不敢进攻飞马牧场和受其保护的两大城，那时只要寇兄攻下竟陵和襄阳，我们便可在洛阳会师，到时是敌是友，又或平分天下，成其两朝之局，可再从长计议。”

寇仲哑然失笑道：“从长来计议是敌是友，小弟尚是初次得闻。且宋兄以乎太过推崇小弟了！李子通亦未必肯听我的话。”

宋金刚淡然道：“寇兄既能说服王世充这老狐狸，区区一个李子通算什么。更何况敝主与李子通关系一向不错，你又有只凭残军坚守竟陵十天的辉煌纪录，而李子通现正身处绝境，那轮得他去从容考虑。”

寇仲苦笑：“宋兄可能是继苏秦张仪后最好的说客。不过这等烦事我定要和我兄弟商量一下才成，你可否多等几天？”

宋金刚道：“我现在要立即离开，但会留下联络之人，只要寇兄点头，便曾为你们安排一切。”

寇仲与他研究了联络的方法，又谈过有关江都的情况后，才告辞离开。

城西宣风坊一座靠通津渠而建的小巧楼院内，徐子陵独坐厅内，等候寇仲。

这是王世充提供予他们的秘巢，用以避人耳目。

此时寇仲来了，颓然在他左方椅子坐下，一反常态的没有像平时般口若悬河地说个不休。

徐子陵淡淡道：“发生什么事？”

寇仲意气消沉的道：“我和玉致正式分手了，再没有挽回的希望。”

徐子陵奇道：“怎会弄成这样子？凭你仲少三寸不烂之舌，白可成黑，鹿可为马，有什么是不能挽回的。”

寇仲叹道：“还说是兄弟，我现在这么惨，仍要耍我。唉！我的问题是这时才真的对她生出爱意，所以不烂之舌也无用武之地。”

徐子陵愕然道：“你不是在说笑吧。”

寇仲失声道：“说笑？”

旋又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直勾勾地瞧着刚买来穿上的新靴子道：“我答应了不再在她面前出现后，苦恼得就那么赤足走在风雨中。那时整个人虚乏无力，呼吸不畅，眼前模糊，心就像铁匠的大锤子砸在铁砧上一样砰砰地响，越来越重，雷鸣般轰得脑子发胀，差点走火入魔。”

徐子陵难以置信地呆瞪着他好一会才道：“你忘了李秀宁吗？”

寇仲凄然道：“今早起床时，我真的忘了她，心中只有宋玉致。唉！今趟比那次失恋更惨，整个人好象浸溺在海水深处，压得心口闷翳痛楚。”

徐子陵道：“让我去和三小姐说说吧？”

寇仲断然道：“万万不可，是我兄弟的就让它过去。我寇仲要争天下，何须靠姻亲的关系？哼！但愿玉致她没有我仍可以得到幸福。”

徐子陵苦笑道：“不要以为她没有你就不能有幸福。这样也好，否则我们怎对得起宋师道。”

寇仲怒道：“你仍不信我对三小姐是真心的吗？”

徐子陵伸手过来抓着他肩头，摇晃两下，叹道：“你可以忘记李秀宁，自亦可以忘记宋玉致，留点精神干别的事吧！”

寇仲默然片刻，感受着徐子陵对他的安慰和关怀，点头道：“我正有要事须和你商量。”

徐子陵听罢沉声道：“萧铣终于要北上了！”

寇仲亦一震道：“有道理！而且这是一石三鸟之计，萧铣和香玉山都不愧是阴谋家。”

徐子陵叹道：“亏他们想得出来。可见刘武周要会师的非是你这没有资格的小子，而是萧铣。当他们会师关外，便可先陷洛阳，再攻打关中。两个老小子一个偏南，另一个偏北，只有如此合作，才有机会平分天下。”

寇仲早便想过这问题。

要知寇仲现在无将无兵，飞马牧场更非他的下属。刘武周这种雄霸一方，又有突厥作后援的霸主怎会看得起他，充其量寇仲在他眼里只是一只非常有用的棋子。由于萧铣等人对他有较深认识，所以这奸计必是萧铣等精心构思出来的。

假若他中计，并运用影响力令飞马牧场和竟陵城旧部全力攻打竟陵，那时萧铣便可乘虚而入，攻下飞马牧场和附近的两座大城。最厉害是商秀筠等纵使明知巴陵军渡江北来，仍误以为只是联合军事行动的一部份。到成为无援孤军时，除了投降外便再无其它选择。

那时萧铣将取得长江以北大片土地，而杜伏威则在江都泥足深陷，坐看萧铣蚕食他西面的领土。

此时萧铣可挥军北上洛阳，完成与刘武周会师的美梦。

寇仲道：“小陵你教教我该怎么办？”

徐子陵狠狠道：“由于有素姐在萧铣手上，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且无论任何军事行动，必有其确定目标。但我们却是既不能公然和萧铣反目，又要保存飞马牧场，且更不可让老爹得逞，有这么多矛盾牵制和难以并全的情况纠缠在一起，你说我该怎样教你？”

寇仲的眼睛亮了起来，道：“上兵伐谋，只要我们能保住江都，又不使老爹太伤元气，而商美人则是装模作样佯攻竟陵，暗则对付萧铣，当可解决眼前的危机。”

旋又苦恼道：“但有什么法子可既保全江都，又不太伤老爹的实力，这根本是不可能办到的。”

徐子陵道：“总有办法的，但须到江都掌握形势后，才能随机应变，现在不若先想想今晚的事情好了。”

寇仲默然片晌，望向徐子陵的疤痕，笑道：“马车早恭候多时，请问疤痕将军我们该起程了吗？”

当寇仲和徐子陵随着王世充等人抵达荣府门外时，也为其热闹的情景吓了一跳。

荣凤祥这洛阳首富的府第，建于城东北一座小丘之上，占地极广，规模宏大。一眼瞧去，林木间房舍星罗棋布，气象万千。

就在入门处的广场正中，搭架起庞大的鳌山，高结彩棚，遍悬奇巧花灯，不下万盏之多，辉煌炫目，照得内外明如白昼。

到贺的宾客车马不绝，四处挤满锦衣绣裳的仕女，在鞭炮震耳，硝烟弥漫中，喧笑玩闹，尤胜过年的气氛。

府内处处张灯结彩，婢仆全体出动，招呼来客。

王世充的车队亦是阵容鼎盛，近百名精选出来的卫士，护着八辆马车，徐徐进入荣府。

徐子陵、寇仲和欧阳希夷共乘一车，后者看到两人好奇地挤向车窗外望，微笑道：“老夫少年时也像你们般爱凑热闹，现在对热闹场所则是避之为吉。”

徐子陵改戴另一面具，变成个相貌平凡的汉子，毫不起眼。此时心中一动，问道：“前辈有听过‘霸刀’岳山此人吗？”

寇仲奇道：“这人只听名字便霸道非常，你在那里遇上他呢？”

欧阳希夷是王世充外唯一知悉徐子陵身份的人，为了可尽力为他掩饰身份。闻言露出紧张的神色，道：“徐小弟是否真的遇上他？”

徐子陵道：“晚辈只是听人提起他的名字，所以生出好奇心吧！”

欧阳希夷明显地松了一口气，道：“原来如此。岳山乃我们那一辈横行一时的邪派高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当时声威尤在祝玉妍之上。后来被‘天刀’宋缺所败，才失去踪影。宋缺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就是此役奠定了他天下第一刀法大家的声威。”

此时马车停下，欧阳希夷似乎不大想谈论这人，催他们下车。

寇仲才钻出车厢，香气立即袭鼻而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翠儿迎上来道：“欢迎欢迎，寇公子大驾光临，实为荣府的光荣。”

寇仲愕然道：“曼清院今天不用营业吗？为何翠儿你竟到了这里来作迎宾。”翠儿挨过来亲热地挽着他手臂，媚笑道：“荣大老板有命，休息一天也不行吗？何况所有贵客都到了这里来，我们曼清院的姑娘只好也改到这里来了！那么简单的事，聪明的寇公子还故意要问奴家。”

寇仲一边享受着酥胸的挤碰，一边留意四方的动静。

停车处显然是早经安排的地点，故没有其它的马车。王世充等纷纷下车，由荣凤祥亲自招呼。

欧阳希夷和徐子陵下车后便移到王世充附近，与包括内奸可风在内的其它高手和将士负起保护之责。

郎奉、宋蒙秋和杨公卿三人均没有出席这盛会，前两人是负责城防和监视杨侗方面的动静，而杨公卿则统率驻在皇城的军队。

至于董淑妮，由于与荣姣姣的关系，午前时份已到了荣府凑热闹。

此时荣凤祥和王世充正互相酬酢，翠儿凑到寇仲耳边嗔怨道：“公子累得奴家很惨！

该怎样赔偿呢？”

有些宾客无意间往这边走来，都给王世充的近卫客气和有礼的劝阻回

转头。

寇仲正瞧着可风往徐子陵移去，显是想摸摸这突然出现的陌生人的底子，随口应道：“我做过什么害苦翠儿的事情呢？”

翠儿几乎是咬着他耳朵道：“昨晚明明说好让清菊、清莲和清萍来陪你们的嘛，你又私自溜走，人家差点要给怨死了。”

翠儿的软语纠缠，四周的鞭炮声和喧闹声，辉煌炫目的灯火，王世充与荣凤祥的寒暄，可风对徐子陵的探问，如临大敌的近卫更提醒他即将会来临的刺杀，所有这种种正在进行着的事像小溪汇聚成河般涌进寇仲的意识里，令他生出极端奇异的感觉。

那便像在一个永远不会醒过来的梦境中，吵闹的顶点反令人只看到动作而听不到声音。且不知是否由于多天的期待，眼前一切有种似曾经历过诡异得令人毛发悚然的感觉。

一切都放缓放慢，当他瞧着可风靠近徐子陵，以他一贯慈和长者的姿态开口之际，他竟可清楚把握到两人对答时两唇的嗡动至乎身体肌肉所有最细微的变化动作。

接着是欧阳希夷为徐子陵解围，然后王世充和荣凤祥在婢仆和近卫簇拥下，并肩朝大门走去，宾客纷纷让路。

翠儿的声音似从万水千山的遥远处传来，萦绕回旋耳内。

“你说哩！该怎样赔偿人家！”

步过身旁的龟兹美女玲珑娇狠狠盯他一眼，对他投以隐含嗔怪的目光。

寇仲倏地回复过来，敷衍道：“过两天小弟空闲些时，便到曼清院来赔偿你们好了。”

心中却是无比的震荡。

经过多日来的连番恶斗锻练，他终于在武技上作出突破，踏足更上一层楼的境界。

接着便从翠儿热情如火的纠缠下轻柔地脱身出来，追在王玄应和王玄恕两人身后，进入鼓乐喧天的大堂去。

荣凤祥不负洛阳首富之名，只是由三进组成的主宅便尽显奢华富贵的能事。

前堂不仅面积大，空间高，装饰华丽，其气势更比得上宫内的殿宇。中央六根沥粉蟠龙金柱直上屋顶，天花布满纹雕，中央的藻井是二龙争珠立体浮雕。其它家具、挂饰均非常讲究。

此时堂内摆设了近二十桌酒席，又聚了百多名宾客，仍没有予人挤迫的感觉。随王世充进来的近卫只有八个人，其它都留在门外。纵是如此，加上寇仲等人，这一行仍是声势浩大实力雄厚。

一个是洛阳掌权的政客，一个是首富兼寿星公，所过处自是颂祝之声阵阵响起。

在王世充和荣凤祥的领头下，他们没有停留的穿堂越廊，直抵只接待最重要贵宾的后堂。

与前堂同样宽敞的空间，只设十席，其中四席居中，六席平均靠边分布两旁，突显出堂中四席的尊贵位置。

能被安排到内堂的宾客若非是洛阳最有头脸的人物，就是像李世民、突利那类身份尊贵的外来客人，不够斤两的只能在其它两堂参宴。

寇仲环目一扫，首先入目的是装扮得像彩雀般眩人眼目的董淑妮，正与另一姿色与她难分轩轻却别具一格的美丽少女，在一群七、八个贵介公子簇拥下言笑甚欢。

此女当然是与董淑妮并称“洛阳双艳”的荣姣姣，确是天生丽质，美貌诱人。顾盼间双目艳光流转，夺魄勾魂，以是脉脉含情，又若含羞答答。举止更是娇巧伶俐，仪态万千。比董淑妮要高出少许，亭亭玉立，冰肌雪肤，谁能不神为之夺。

董淑妮只瞥了他们一眼，便撇撇小嘴，摆出不屑神态，不再看他们。像由于寇仲的缘故，连王世充都恼在一块儿。

反是荣姣姣的妙目在寇仲身上打了几个转，才抿嘴浅笑，垂下螭首，使寇仲的心跳亦为她动人的神态加速了少许。

入门处的左方有一队十八人的女妓，均头梳低螺髻，窄袖上衣，束衣裙，披巾，分三排站立演奏。

从箜篌、琵琶、横笛、腰鼓、贝等传送出回响全场的欢乐悠扬音韵。

在席间的空地聚着十多组人，认识的有突利、李世民、王薄、伏骞等和他们的手下亲信。

宋鲁也来了，正与王薄和七、八个人在谈笑。却不见宋玉致，不知是否为了避开寇仲，故不来参宴。

步入后堂，众卫首先散往一旁，只由欧阳希夷、可风、陈长林和徐子陵陪在王世充之侧，在荣凤祥引领下与众宾客逐一招呼。

不知有意还是无心，寇仲在瞧着王玄应两兄弟挤到董淑妮、荣姣姣那组人趁热闹时，身边只剩下玲珑娇一人。

玲珑娇目注徐子陵潇洒的背影，沉声道：“此人是个一等高手，夷公从何处把他请出来的。为何事前完全没听提起？”

寇仲为了迁就她娇巧玲珑的身段，俯头凑在她耳边道：“他是我的兄弟徐子陵乔扮的，这是一着厉害的棋子，迟些姑娘自会明白。”

或者是因寇仲的坦白和毫不隐瞒，使玲珑娇出奇地没有挪开，反迎住他的目光道：“这么重要的事，为何要瞒着我们？”

寇仲一边在近距离饱餐秀色，一边道：“因为我们怀疑尚书大人身边中有人是内鬼，姑娘明白吗？”

玲珑娇露出震动的神色，然后垂下头轻轻道：“你敢肯定我不是内奸吗？”

寇仲柔声道：“当然肯定，姑娘秀外慧中，旷达豪迈，是那种绝不会干卑鄙勾当的人。”

玲珑娇俏脸微红，以蚊蚋般的低声道：“我开始有点喜欢你哩！假若你能少去点曼清院，我曾对你更有好感。”

言罢横他一眼，才朝王世充走去。

第十一章 荣府寿宴

徐子陵跟陈长林隔远站开，只留意王世充四周的变化。他虽然没可能改变高度，但头上却刻意地扎上红色的武士巾，身上的武士服亦使他看来臃肿些。除非是有心人，否则该看不出破绽，尤其是各方均以为他早离城去了。

不过要待到李世民和突利过来和王世充应对时，他才能放下心来，因为连随在李世民身旁的李靖亦只看了他一眼便没再留意他。

他没有注意他们在说什么，更不担心沈落雁会于此时发动攻击。郎奉负责在所有通往荣府道路上设置关卡哨站，若敌人大举来攻，只会遭到迎头痛击。

由于可风的情报，沈落雁定会将计就计，于王世充返回皇城的途中才进行刺杀，所以在宴会场地时反是最安全的。

聊不上几句后，这群掌握万民生死的政治军事家和巨富，便三句不离本行地谈起货币的问题，可见此实有关天下民生经济的首要之务。

只听有人道：“现在人人私铸，以代替旧朝五铢钱，但新币质劣，遂形成米、布等日用品价格大涨，令人束手无策。”

王世充道：“若是出自官炉的钱币，品质上绝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民间的私炉钱上，这些劣钱连钱上的字样都模糊不清，简直只得一个轮廓。”

李世民旁的长孙无忌叹道：“官炉钱却产生另外的问题，自汉以来，金银铜铁铅汞等矿产，已渐归官营。但旧朝为了保证有足够的铢钱流通市面，同时更要保持质素，故必须大量开矿。杨广便曾在武陵等十二个县内开辟二十多个金场，役民达六十万，死伤无数，却只采得五十多两黄金，废地百里。采矿之官，变成戕民之贼，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徐子陵听得眉头大皱，他可以肯定寇仲从未想过这方面的事，只有像王世充、李世民这类长期管政治民的人才会思索到这方面的问题。这长孙无忌不负智士之名，说出来的话发人深省。

他同时留意到突利亦非常用心聆听，脑际灵光一闪，顿时体会到突厥人为何只通过由他控制下的中土人来进行侵略，因为要治理这么广阔的一片土地，实非以游牧起家的民族所能胜任。所以突厥人一方面掠夺中原的财物子女，另一方面则支持有作为的义军。

李世民插入道：“现在的所谓新币，不外是把旧朝的五铢钱熔掉改铸；而民间的劣币，则是于在熔掉的五铢钱内加上其它铁质杂物，于是一文钱可化为几文钱，在有利可图下，更禁之不绝。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天下重归一统，通过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杜绝此风。像现今的情况，谁都一筹莫展。”

徐子陵听得心中佩服，若非寇仲是自己兄弟，在任他拣选一人的情况下，怕亦只有选择李世民作为未来治理万民的君主。

这想法使他感到很不舒服。

李寇两人无论谁胜谁负，另一方都只有被杀命运，此事该如何了局？

寇仲还想调侃这一向对他冷若冰霜的龟兹美女几句，岂知她已翩然去了。伏骞、邢漠飞和两名吐谷浑美女则朝他迎来，却不知玲珑娇的离开是否为了避开他们。在伏骞引见下，才知两女较高的芳名莉安，另一叫花娜。都是充满异国风情，更带点中土美女罕有的野性和大胆，瞧寇仲时比他看她们的眼光更要肆无忌惮。

尤其是花娜，波浪形的栗色秀发就那么自然写意的披在肩上，粉红色的香唇，棕色的美眸，眼角朝上斜倾，配着高隆的颧骨，如丝细眉，温软而富弹性的肌肤，加上眉宇间诱人的风情，愈看便愈有味道，实不逊色于沈落雁、宋玉致那级数的美女。

寇仲不知两女和伏骞究竟是什么关系，避开了两女充满挑逗性的目光，向伏骞笑道：“今晚以乎不宜动手呢！”

伏骞目扫全场，最后凝定在李世民、突利、王世充、荣凤祥那组人处，随口应道：“要动手什么地方都可以动手，荣老板该亦不会介意。不过我尚是初次参加你们汉人的盛宴，不想破坏现在那和平热闹的气氛。”

寇仲感到他这漫不经心的几句话，似乎另有暗示，语含玄机，笑道：“所以若在擂台之上，又或战火连绵之地，王子就可大展所长了。对吗？”

伏骞微微一笑，岔开道：“李世民旁那个正瞧着你的人是何方神圣？”

寇仲一看苦笑道：“这人叫李靖，乃红拂女的夫婿。”

伏骞点头道：“此人确是非凡，难怪可入红拂女的慧眼，红拂女为何没有来呢？”

花娜娇笑道：“王子何‘勃’直‘则’问他呢？奴家猜他要过来了！”

她的语音不纯，“不”和“接”两字说成“勃”和“则”，但却别有种逗人的味儿。

李靖果然缓缓朝他们走来，步履稳定有力，自有一股逼人而来之势。

伏骞赞叹道：“此人可作将相之才。”

寇仲愕然道：“王子只凭看看便知道吗？那李世民又如何？”

伏骞淡淡道：“我最擅观人于微之术。他见我们在谈论他，不但没有丝毫不安之状，反主动来会，兼且步伐间信心十足，可知乃是果敢有为之士，非是平凡之辈。”

邢漠飞插入道：“李世民肯重用的人，该不会差到那里去。”

此时李靖来到五人前，施礼道：“李靖见过伏骞王子。”

接着望向寇仲道：“可否借一步说几句话？”

伏骞哈哈笑道：“李兄可否先答本人一个问题呢？”

李靖目不斜视的迎上伏骞锐如利箭的眼神，从容道：“王子请赐问。”

伏骞仰天长笑，登时吸引了大堂内所有人的注意，才朗声道：“贵主若幸得天下，会否似杨广的好大喜功，向西域炫耀示威，扩展国土？”

厅内立时肃静，连侍候众客的婢仆都停止走动，只余乐音悠悠，可见这几句话的镇慑力。

寇仲暗叫厉害，即使突利、王世充也要侧耳恭聆，看看李靖如何回答。

这问题本该由李世民亲自回答最妥当。但问题是李世民并非太子，若抢着回答，就摆明他要与乃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继承权。

而且这更牵涉到李世民的抱负，李靖答与不答，都同样不妥当，若言词闪缩的话，只会令伏骞瞧不起他。

伏骞终出招试探。

李靖从容一笑道：“不论谁得天下，也该明白汉胡之别，是在于地域习惯风土之殊，其情实一也。人主者只患德泽不加，而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成一家，猜忌多，骨肉也不免为仇讎。伏王子以为然否？”

这番话连消带打，众人都听得由衷赞许。

伏骞再发出一阵笑声，连叫了三声“好”，才压下声音向李寇两人欣然

道：“两位请自便！”

寇仲与李靖绕过酒席，从侧门离厅，来到靠厅而筑的游廊石栏处。

今早的大雨虽停了，但天气仍未好转，星月无光。栏外是个堆有假石山的鱼池，池旁遍植牡丹花，却因大雨而残落，花瓣浮在池面，随水飘荡。

李靖沉声道：“小陵昨夜出城到了那里去？”

寇仲很想讽刺他是否派了人十二个时辰的监视着城门出入口，但念起终曾做过兄弟，按下性子道：“他因急事去了找朋友。”

李靖叹了一口气道：“唉！为何竟会弄至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

寇仲凝望池内游鱼，淡淡道：“说得好！昨天我便差点给嫂子的红拂扫得连小命都送掉。”

李靖一震朗他瞧来道：“什么？”

寇仲耸肩道：“没有什么？我也不会怪她，这叫爱夫情切吗？”

李靖无语良久，好一会才有点难以启齿的道：“你们何时会返回南方？”

寇仲露出一个苦涩辛酸的表情，只要想起不幸的素姐，他便感觉到所有的成就，均是虚浮不实，没有任何可足炫耀之处，满腹无奈无处诉的道：“你不要再理素姐的事好吗？现在我们连怪责你的力气都消失了。”

李靖色变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你今晚总有点萎靡不振的颓唐神态。”

寇仲思前想后，差点要大哭一场，一咬牙挥手便去。

李靖探手抓着他的臂膀，喝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寇仲呜咽道：“素姐一生人最大的错事，就是认识了我們三个人，够了吗？”甩脱他的掌握，踉跄入厅。

寇仲刚冲进厅内，迎面撞上一人，对方一把扯着他道：“正要找你！”

寇仲此刻那有心情陪人说话，没好气的道：“侯兄有何贵干？”

赫然是“多情公子”侯希白。

追到身后的李靖见他和人说话，叹了一口气，怅然走开。

其它宾客开始入席，只余下李世民、王世充等几组人仍在谈笑闲聊。

荣凤祥则和伏骞寒暄，一片欢腾热闹的气氛。

云玉真也来了，与宋鲁和柳菁喁喁细语，不知在说什么。新增的宾客尚有白清儿、郑淑明和郑石如。

乐队暂停演奏，鞭炮声、劝酒和说笑的戏谑声，少年男女嬉玩的喧叫，不断从前两堂和后园里传来，比起来内堂的气氛便严肃多了。

侯希白把寇仲扯到一角，低声问道：“子陵兄呢？他为何不来凑热闹？我昨天见过妃暄，她说已解决了和氏璧的事。”

寇仲道：“小陵他有事不能来，你究竟有什么事？”

侯希白的俊目朝已入席并排而坐的董淑妮、荣姣姣瞥了一眼。那一席是设在中央四主席之一，差不多坐满人，包括王玄应、王玄恕两兄弟在内，

全是年轻一辈，人人抢着向两女大献殷勤。但两女的目光却不时朝寇仲和侯希白飘来，显示对他们很有兴趣。

侯希白道：“锋寒兄和子陵兄有向你提过我曾跟踪阴癸派妖女的事吗？”

寇仲这才省起徐子陵曾向他说过，勉强振起精神，道：“怎么样？究竟是谁？”

侯希白凑近些许道：“就是那穿云南蜡染的绝世美人儿。全场只得她一人穿这种衣服，显是非常爱出风头。”

寇仲从来不大留意女孩子穿什么衣服，只凭直觉感到她是否好看。皱眉道：“你是对女孩子的专家，我却是一窍不通，不说那么深奥行吗？”

侯希白哑然失笑道：“我不方便指点她出来，因为全场的年轻女子都在对我们虎视眈眈。蜡染的特色就是在浸染的过程中因腊角裂，被染料沿裂隙渗入，逐成千差万化的冰炸纹，变化自然，毫无定式，色调素雅而变化万千。”

寇仲这才发觉董淑妮的彩衣正是那个样儿，一震道：“你不是说那衣作蓝红间色的刁蛮女吧？”

侯希白喜道：“寇兄果是一点便明，正是此女，绝对错不了，她是谁？”

寇仲倒吸一口凉气道：“竟非荣姣姣而是她，真令人意想不到，不过她的轻身功夫确非常好，只是不知她亦深谙武技而已。”

侯希白催道：“她是谁？”

寇仲苦笑道：“她就是王世充的外甥女，但应不会是阴癸派的妖女。”

心忖我还和她有过一段香火缘。此女的高明处是自认轻功了得，而武功平常，而他们则从未怀疑过她的话，因为她实在没有说谎的理由。

侯希白愕然道：“你敢肯定吗？”

寇仲道：“若她真是阴癸派的妖女，我和小陵早完蛋哩！还怎能和你在此说话。”

荣凤祥的笑声打断了各人的谈话，接着他情意殷勤的招呼众宾客入席。

第十二章 鞭道争雄

碍于他目下扮演的角式，徐子陵只能坐往靠边的东三席之一去，幸好不是与李靖同台，否则便很易露出马脚。

他和陈长林分坐于玲珑娇左右两旁，对面是邢漠飞和那两位眼睛像会说话的吐谷浑美女，其它经自我介绍后都是坐于主席者的子女或亲信等。

能与荣凤祥同席者当然都是有份量的人，包括李世民、突利、王薄、宋鲁、柳菁、伏骞、欧阳希夷，可风道人和另三位洛阳有头有脸的人物，却不见荣凤祥的夫人。

寇仲被安排与云玉真、侯希白同席，幸好他和云玉真间隔着郑石如，不便说话，否则他说不定曾藏不住心中怒火，与她席前反目。

白清儿和郑淑明坐在他对面，本是仇人见面，份外眼红。但出奇地郑淑明像当他不存在般，只和白清儿浅谈轻笑。

当各人坐好后，寇仲才发觉右旁的席位空了出来，问侍候的小婢，小

婢只说是依管家的吩咐，其它一概不知，令他摸不着头脑。

郑石如和他敷衍两句后，便向侯希白和云玉真搭讪，没再理他，而他亦乐得耳根清净，游目四顾。

此时荣凤祥长身而起，欣然举杯道：“今天是荣某人五十贱降的日子，难得各位贵宾大驾光临，其中更不乏远自千里而来的好友，令荣某人备受荣宠，谨借一杯水酒，聊表敬谢各位的心意。”

众人纷纷起立回敬，气氛登时热烈起来，恭维与斗酒之声不绝于耳。

好一会后众人才坐回原位。

荣凤祥神秘一笑道：“在菜肴上桌前，荣某人先送给各位贵宾一点惊喜，有请尚秀芳小姐。”

众人一齐哗然叫好声中，乐队起劲地吹奏起来，厅内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气氛。侯希白更是目射奇光，聚精会神的等待这名妓出场献艺。

尚秀芳甫一登场，登时令董淑妮、荣姣姣、云玉真这等美女也失去点颜色。

若论容光艳态，众女是各有特色，颇难判别高下，可是尚秀芳那种别具一格的风韵仪态，却把诸女比了下去。

她显然比较擅长哀怨缠绵的小调，所以今次演唱欢乐的贺寿歌曲，虽仍是非常出色动听，寇仲总觉得稍逊于昨天在尚书府中的表演。

不过自她开腔后，大厅中几乎人人听得如痴如醉，徐子陵和寇仲却是例外的两个。

他们两人现在的心情，都对欢悦的调子感到抗拒。

徐子陵乘机从容观察四桌主席中一众人等的反应，神情最投入的是侯希白，差点便要闻歌起舞的样儿。李世民和伏骞虽全神聆听，却仍是神态从容冷静。其它人则形神不一，但都为尚秀芳简直如天籁仙音的曲艺与优美妙曼的舞姿而动容，突利更是目射奇光，似恨不得骨嘟一声把这活色生香的红伶一口吞掉。

尚秀芳那对勾魂摄魄的剪水双瞳，配合着身段表情滴溜溜的转动，不住朝席上扫去，弄得把持力稍弱的年青一辈更是神魂颠倒。一曲既罢，立时掌声如雷，采声震耳。

余音仍是萦耳不去之际，荣凤祥亲自离座迎迓，把尚秀芳送至寇仲身旁的空位去，在一众男士起立欢迎下，荣凤祥向寇仲打了个暧昧的眼色，笑道：“寇兄弟给老夫好好招呼芳小姐。”

这么一说，席上各人均知尚秀芳坐于寇仲之侧，非是随意的安排。

介绍过后，尚秀芳坐下，荣凤祥这才离开。郑石如尚未坐稳便视寇仲如无物般向尚秀芳不停口地赞美她的色艺。

侯希白虽含笑瞧着尚秀芳，却丝毫没有急色之态，风度极佳。

此席不知是否蓄意的安排，占了大半均为女宾，只有寇仲、郑石如、侯希白和另两个洛阳权贵世家的公子哥儿得叨陪末席。

菜肴此时不断端上，而由前、中两堂进来敬酒的人群则川流不息，把宴会的气氛推上高峰。

荣凤祥酒量极佳，来者不拒，只间中要席上诸人代喝，代喝得最多的一个当然是他身旁的王世充。

徐子陵把所有情景都看在眼里，暗忖荣凤祥不知有意还是无心，竟有点像要灌醉王世充的样子。不过王世充功力深厚，又是老江湖，自该有他的

分寸。

正思索时，玲珑娇凑近他道：“你刚才为何对尚秀芳的演唱漫不经心呢？是嫌她唱得不好，还是不爱好乐曲？”

徐子陵呆了一呆，始知她一直在留心自己，有点尴尬的道：“我只是比较爱听情调幽怨的调子。”

心中不由忆起石青璇感人至深的箫声。

玲珑娇悠然神往的道：“昆仑山南月欲斜，牧人向月吹胡茄。胡茄羌笛，声最悲切，有机会公子定要一听。”

那边的尚秀芳也终找到和寇仲说话的机会，低声道：“妾身住在曼清院，假若明天有空，可否找点时间来见见妾身呢？后天秀芳便要到关中去！”

寇仲想不到她如此大瞻，微一点头，算是答应。

然后发觉郑淑明、白清儿和云玉真都紧盯着他们。只好希望因人多喧闹，使三女听不到尚秀芳对他的邀约，那种唯恐人知的心理连他自己都不大明白。

就在此时，门官高唱道：“禁卫统领右武侯大将军独孤峰到！”

众皆愕然。

一身官服的独孤峰在四名内侍臣的簇拥下，昂然进入大厅，高声道：“独孤峰奉皇泰主钦命，特来为荣老板贺寿，并代皇泰主赐赠玉树。”

对王世充他却视如不见，眼中似是只得荣凤祥一人。

在此颁赐时刻，李世民等外人均依例纷纷避往一旁，而所有被杨侗管治的臣下，包括荣凤祥在内，无不下跪迎接由杨侗恩赐的礼物。只余王世充和一众从人，不知如何是好。

要知名义上，王世充仍是奉杨侗为主，甚至兵逼皇宫，也只是号称要擒拿元文都和卢达两个“奸臣”，而非公然谋反。

际此与李密对抗的紧急存亡之秋，假若他公开表明真正的立场，势将名不正言不顺，说不定会失去部份洛阳军民的支持，有害无利。

若要废杨侗，必须先有部署，待时机成熟始可付诸实行，而现在无论如何盘算，都要受此一辱。

想到这里，王世充长身而起，跪伏荣凤祥之旁。

王玄应和王玄恕等只好照办。

寇仲等是客卿身份，故只须避席，也不会令人侧目。

独孤峰大为得意，高呼道：“诸位平身！”

王世充一肚气的站起来。

寇仲和徐子陵则心叫厉害，沈落雁是看准了他们“示敌以弱”之计，才以这种手段，挫折他们的士气和锐气。

独孤峰从内侍手中接过锦盒，送到再跪倒接礼的荣凤祥手上，仪式这才告毕。荣凤祥手捧锦盒，笑道：“独孤大人务要留下喝杯水酒。”

独孤峰顾盼自豪的哈哈笑道：“小弟有皇命在身，不宜久留，各位请了！”

不待王世充有任何还击机会，就那么傲岸走了。荣凤祥慌忙相送。

众人再度入座后，王薄忽然发出一阵笑声，向李世民道：“贵属尉迟仁兄不是想和老夫玩两手吗？何不趁此机会让老夫领教一下。”

大厅内喧声立止。

谁都想不到王薄会主动挑战，显是以尉迟敬德对他的“不敬”非常介怀。

李世民尚未答话，坐于旁席的尉迟敬德霍地立起，抱拳道：“王公请不吝指点后学！”

说罢大步走至主席与大堂间的空广处，神态威猛至极。

众人对他的豪勇均肃然起敬，要知王薄声名之盛，尤在李密、杜伏威等人之上，手中“定世鞭”，更被誉为天下第一鞭，故只是尉迟敬德不畏强敌的胆量，已是非同等闲。

王薄微微一笑，从容离座，朝尉迟敬德走去，欣然道：“今天乃荣兄人喜的日子，所以我们的比试只是助兴性质，点到即止，尉迟仁兄以为如何？”

这番话从他口中悠然道出，益发衬托出他的大家风范和尊崇的身份。

尉迟敬德施礼道：“请前辈手下留情。”

他的答话更是得体。谁都知他只是礼貌上的客气话，并非真的怕被对方所伤。但却能对王薄生出很大的心理压力，明示你胜原是应当，输了势将声名扫地。

寇仲特别留意李世民的神情，只见他仍保持一贯的冷静，没有丝毫紧张的情状，不由心中暗懔。

尉迟敬德之所以敢先挑起战端，当然要李世民点头才成，而他为何如此针对王薄，其中必有深意。

尉迟敬德虎目如炬，迫视着在十步许外立定的王薄，喝道：“得罪了！”

往左腰一抹，长鞭在手。

王薄的目光落在他鞭上，淡淡道：“此鞭何名？”

尉迟敬德执着绕了数圈的鞭子的右手往上扬起，鞭子像变魔术似的倏地蹬得笔直，斜上直达王薄头顶上，朗声道：“此鞭名归藏，长两丈三尺，前辈请不吝赐教。”

他并没有抖回鞭子，轻轻松松地像持着一根两丈多长的黝黑铁棍，教人无法相信那本是一条长鞭，只是这份持恒的内力，已令在座不乏宗师级高手的旁观者刮目相看。

在灯火照射下，映得鞭身密布吸盘似的突出小圆点，诡异莫名。

王薄哈哈笑道：“好鞭！”

接着突然迅移，宛如流水行云般迫近对手，右手中指疾点，攻向尉迟敬德大露的空门，竟没掣出仗之成名的定世鞭。

变化蓦生。

本是斜挺半空的归藏鞭忽地变成在尉迟敬德顶上盘旋数匝的鞭圈，然后移往胸前，一圈接一圈的往王薄攻来的中指迎去，神乎其技至极点。

众人早猜到他鞭法高明，否则怎敢应王薄之挑战，但仍想不到他那手鞭法如此出神入化，简直到了随心所欲的大家境界。

寇仲忍不住和正朝他瞧来的徐子陵交换个眼色，都看出对方心内的惊异。难怪李靖要劝他们走了。

王薄脸上现出凝重之色，原来他发出的指风，刺进尉迟敬德第一个迎来的鞭圈时，竟给鞭圈生出的劲气削减近半，到透入第四个圈子时，指风已

消失得无影无踪。以他的老练深沉，也不由骇然而惊，试探到对方功底之深，已到了能与自己抗衡的地步。纵稍有不和，亦所差非远。

这是完全出乎他料外的事。

王薄大喝一声，脚踏奇步，倏忽间闪到对手右侧，右手猛缩，同时袖内飞出一截白色的影子，以波浪似的怪异路线，点向尉迟敬德的右颈侧，迅若灵蛇，且像可随时改变方向，含蕴着诡毒奇幻，莫可抗御的霸道威势。

一时劲气侵迫，寒意大作。

这扬名数十年的鞭王，终于亮出他仗之成名的定世鞭。

厅内爆起一阵如雷采声。

此着确是出人意表，以尉迟敬德之能，亦因这前辈高手的步法、手法和惊人的先天劲气结合而成的凌厉反攻，一时间找不到硬架之法。连忙侧身一闪，归藏鞭尖梢像长了眼睛般，先往下潜，触地时再斜标而上，点往王薄小腹处，竟是以攻对攻的狠辣招数。

两人交手不过两招，但众人都有看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王薄冷笑一声，定世鞭灵蛇般缩回袖内，左手撮指成刀，又狠又准和疾快绝伦的下劈在对方攻来的鞭梢处。

气劲交击，发出如雷的一下闷响。

尉迟敬德浑身一震，往后退小半步，双目威棱四射，长鞭化作万千鞭影，像骤雨狂风般向王薄罩去，务要强占攻势，威猛无俦，一点没有因功力稍逊而被挫。

寇仲等无不看得点头称许，只有着着进攻，才可克制王薄那种神出鬼没，教人防不胜防的鞭法。

王薄哈哈一笑，在对手纵横飞舞的鞭势中有如珠走玉盘，以行云流水的身法，细腻玄奥的指招，右手中指连续戳了六、七下，每一指均准确无误的点中敌鞭，而一指强胜一指，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士，非是浪得虚名之辈。

但尉迟敬德能迫得他全力施展浑身解数，已足可名动天下。

尉迟敬德又再一声暴喝，鞭势再变，右手同时执着鞭把和梢端，功贯鞭身，加上左手把持，登时像挥舞着一根长达丈许的软铁棍般，向对手施出一套可刚可柔的奇异棍法招式。

王薄心中震骇莫名。

他乃鞭法的大行家，无论对方的鞭招如何诡变莫测，他也可在眨眼的功夫内看透对方的后着变化。故交手至此，心中已有胜算，岂知对方竟然会以鞭作棍，其变化已非是鞭法的范畴，登时使他重新摸索，好梦成空。

此时他更清楚这年轻的对手才智非凡，绝非可欺之人。

他也被迫作出应变，双手同出，忽劈忽拍，劲风急疾震耳，以强绝一时的掌劲，应付对手排山倒海的攻击。

荣凤祥于此时回抵内堂，负手立在入门处观战，没有露出半点惊讶模样，反似是早知必会如此的神色。

“噗”！

王薄一掌重劈在鞭棍上，真劲透棍而入，整根鞭棍竟弯曲起来，尉迟敬德则往后跌退。

各人正为他担心时，王薄的定世鞭竟从左袖飞出，觑准对方咽喉，疾点过去。惊呼声起。

尉迟敬德的鞭梢弹离右手，点在刺来的鞭梢处。交手迄今，两鞭尚是

首次交锋。

第一章 语惊四座

鞭梢交击，发出一下清脆激响。

王薄长笑声中，左袖射出长达丈许的一截长鞭，似乎被对手的反震力撞得变成一条九弯十曲的长蛇，但波动的幅度大得不合常理；因为以他刚才表现出的功力，该可稳胜尉迟敬德一筹的。

反是这年青高手的归藏鞭，像是气势如虹，回转绕至，恶龙般往敌手噬去。

变化倏生。

王薄迅往左移，细如人指的定世鞭以肉眼难以看清楚的高速，作螺旋形的前进，电光石火般一下子便把归藏鞭缠个结实，接着往后疾退，不但避过鞭梢的进击，还把对方的鞭子拉个笔直。

同一时间，另一条定性鞭从袖内钻出，先溜到地上，再窜往对手，到离敌双脚五尺许处时，有如毒蛇昂首吐舌般，电疾的朝尉迟敬德小腹戳去。那种把细软长鞭控制得像活了过来、随心所欲的境界，确教人叹为观止。

今趟连李世民都要脸色微变。王薄功力之高，实力之强，确是名不虚传。

尉迟敬德却是夷然不惧，闪电横移后仰，借着两鞭缠拉的力度，就以王薄为中心，陀螺般转了半个大圈，接着竟往王薄疾冲过去。

纠缠约两鞭立时生起不断扩大的波浪纹样。

王薄冷哼了一声。

他已借鞭子向对方攻出十多重内劲，震得敌人血气翻腾，但尉迟敬德f力之强，亦出他意料之外，使他心中萌生杀机。

假以时日，总有一天尉迟敬德会超越于他，成为新一代的鞭王。

右定性鞭缩回袖内。

王薄坐马沉腰，定世鞭再次抖直，气贯鞭梢，立时把尉迟敬德硬“推”回去。正要催劲施展杀手时，尉迟敬德的归藏鞭随着急退的步势，倏地与他的鞭子分离，变回十多个鞭圈的握在手上，人刚好退到荣凤祥之旁。拱手施礼道：“王公的鞭法确是独步江湖，天下无出其右。敬德今晚获益匪浅，他日有成，实拜王公之赐。”王薄暗叫可惜，表面只有装出豁达大度的模样，鞭收袖内，呵呵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王某老啦！”

采声雷动中，荣凤祥摆出主人家的身份，殷勤侍候两人归席。侯希白却于此时到了外面的园子去。

此时荣蛟蛟、董淑妮等一众年轻小辈拥到荣凤祥那席处，向寿星公敬酒，欢腾热烈的气氛，代替了早先的鞭风掌影。

轮番敬酒后，荣凤祥在一众小辈的簇拥下，往前两堂应酬去了。

郑石如仍隔着寇仲向尚秀芳表现他的才情，不过他确是博学多才，从讲唱文学如变文、经文、词文、诗、书、赋等到乐舞、百戏、酒令伎艺，以至乎曲词的创作，传奇的兴起，叙事诗的发展，随手拈来，均说得生动入微而有见地。

寇仲虽对他心存敌意，如他与阴癸派有密切的关系，亦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识见可稳作白老夫子的师公，即是他寇仲太师公的级数。

更令他惊异的是尚秀芳在对答上一点不逊色于对方，显示出她在各方面的识见均不下于这“河南狂士”郑石如，又有意无意把问题带出，让席上各仕女参加讨论，令座上气氛更为炽烈。

寇仲却半句话都插不上口。

他特别留意白清儿的反应，发觉她对郑石如向尚秀芳的殷勤讨好不但没有妒忌，还不时助上一臂之力，使寇仲对他两人间的关系更感扑朔迷离。

郑淑明和云玉真都较少发言，只是不时拿俏目来瞧寇仲，看得他颇为不自在。此时尚秀芳身旁一位叫凌伟的年轻公子，正畅论当时开始流行的“绮罗人物画”。此子是北方米行社邑长凌谋的公子，他的老爹与荣凤祥同席，由此可见其地位身份。

行业性的结社，是商业发展的产品，同行业者多结成社邑、义邑、义社等自发性的民间组织，藉以壮大声势和影响力。同时厘定统一价钱，避免恶性竞争。

像米、绢、帛、盐这类大社邑，组织更为严密，入社有一定的资格审定和手续，而一经入社，往往不许轻易退社，甚至有父死子继的规定。

能当上社长邑长者，除了出色当行外，还要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人缘够广。没有这些社邑的支持，任何政权都难以站稳，像荣凤祥便是北方赌业的社长，连洛阳帮都要找他出来代上官龙作老大，可见他德望之高。

只听凌伟道：“前代仕女图，多为烈女或孝女，寓有教诫之意。现今仕女的绘画却不拘一格，游春、捣练、揽照、凭栏、下棋，甚至出浴都可入画。小弟曾慕西蜀‘川样美人’之名，亲往搜罗，喜得三画，无不画功精细，所采‘琴丝描’法，细劲有力，温软动人，使画中美女呼之欲出。秀芳小姐若明天有空，能到在下寒舍鉴赏，在下必倒履相迎。”

寇仲心中暗笑，看来郑石如遇上另一个公开追求者了。

这米行大豪之子生得仪容俊伟，风度翩翩，谈吐不俗。虽不及侯希白那级数，却是同一类型能轻易讨得女性欢心的男子。

不知是否因约了寇仲，尚秀芳对他的邀请毫不动心，黛眉轻蹙地“暖哟”一声道：“凌公子真个客气和赏脸，不过要待我下趟到洛阳才行哩！”

郑石如不待凌伟有机会再下水磨功夫，笑道：“寇兄对‘绮罗人物’画又有甚么高见呢？”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寇仲身上，皆因自开始谈文论艺后，他便像变了个哑巴般，没作半声。

寇仲心内连郑石如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齐，心中此时只能想起侯希白笔下的扇面美女，却摆出从容不迫的神态，微笑道：“我对书画是门外汉，那会有什么卓论高见。只知好的画下笔必须像用刀般力求准确，不多一分，不少半毫，笔到像成，刻划入微，此番管见，谅要贻笑方家呢！”

尚秀芳动容道：“寇公子说这番话时，既透露出一种深刻的感情，又是见解独特，岂是外行人的说话。”

寇仲尚未来得及沾沾自喜，白清儿抿嘴一笑，娇声嗲气的道：“原来寇公子是鉴画的大家，不知寇公子对用色方面又有什么高见？”

寇仲心知肚明她是要助郑石如一臂之力，好让自己在尚秀芳面前出丑，而他连色彩用什么材料制成或在绘画能起什么作用，都一无所知。最糟是他唯一认识的只出自侯希白妙手绘成的美人画，却全是水墨作品，半点色彩都欠奉，简直评无可评，说无可说。

幸好若论急才，他却是一等一的高手，硬架不行，便来一招卸诀，故意肃容道：“只听清儿夫人这番话，便知夫人乃丹青高手，不知小弟有否猜错？”

白清儿微一愕然，那想得到寇仲不但曾到过她的画室，还曾偷偷躲进她放画纸的大柜去，好一会才大惑不解道：“妾身确曾习画，却非是什么高手，寇公子是凭那一方面作出如此猜测？”

寇仲见连郑淑明都瞪大乌溜溜的眼睛瞧自己，心中好笑。先向尚秀芳和云玉真各赠一个灿烂的笑容，才好整以暇的道：“这道理是简单非常，就像爱好剑术的人，才会对如何用剑的窍诀生出兴趣。坦白说，我对什么娘！噢！不是什么娘，而是对绘画只止于欣赏而已。愚见以为，无须用色而生出色彩缤纷效果的画才是画道最高的意境，不信的话可请侯兄把他的折扇打开来看看。哈！一说曹操，曹操就来了。”

众人循他目光瞧去，果见侯希白潇洒的身形映入眼帘。

玲珑娇返回座位，凑近徐子陵低声道：“王公有话，待会荣老板敬酒回来时，我们立即离开。”

徐子陵点头表示知道，又把此事转告另一边的陈长林。

对面的邢漠飞正对他用神打量，此时微笑道：“为何小弟总觉秦兄有点儿眼熟？是否在那里曾碰过面？”

徐子陵现在用的化名是秦节原，虽是随手拈来的名字，却以师妃暄的秦川为姓，事后想起也有些异样的感觉。

那两位吐谷浑美女娜安和花莉两对大眼睛亦不住朝他瞧来，看来是他那百中无一的英伟身型，即使欠上一张俊脸，也可令这对异族美女生出兴趣。

徐子陵如前运功改变嗓子，以微笑回报道：“说不定曾在某处街头与邢兄碰过头吧，那时尚未相识，所以现在才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邢漠飞哈哈笑道：“秦兄之言隐含深理，可见绝非平凡之辈。偏是小弟从未听过秦兄大名，此事确是奇怪。”

玲珑娇冷冷道：“中原地大人多，邢兄尚是初抵中原，未听过秦兄弟之名何奇怪之有？”

邢漠飞并没有因她的针锋相对露出不悦神色，从容道：“小弟来此之前，曾下过一番苦功，自问对中土各派名家高人所知颇详，所以才对秦兄生出好奇之心吧。只不知秦兄是属阿派的高人？”

徐子陵淡淡道：“请恕小弟要卖个关子。此乃尚书大人的吩咐，请邢兄见谅。”

邢漠飞点头一笑，不再追问。

“什”！

侯希白的折扇张开少许，露出一位跃然于扇上的美女图像，气清兰麝馥，肤润玉肌丰，虽只是水墨之作，但果如寇仲所言，不着半点颜色而自具五彩之艳。最难得是把美女那“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的惊人美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恰到好处。

尚秀芳“啊”的一声愕然道：“侯公子何时将妾身写到扇上去？秀芳蒲柳之姿，怕会污了公子的宝扇。”

谁都从尚秀芳的神情看出她被侯希白的画艺深深打动，而事实上席上男女亦无不为了侯希白妙绝天下的画笔动容。

云玉真秀眸射出妒嫉的神色，但又无可奈何，打开她便开始清楚侯希白这种到处“留情”的性情。

包括郑淑明和白清儿在内，各女都艳羡难禁。

独是寇仲则有解脱出来的感觉。

远是李秀宁，近则宋玉致，先后两次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感情打击，加上更曾与他有肉体关系的云玉真和董淑妮，都在暗中算他害他，使得他对于所谓爱情心淡之极。故国色天香的尚秀芳虽似是对他青睐有加，他却提不起任何兴趣，反觉得是不必要的烦恼。

倘尚秀芳把目标转到侯希白身上，他只会高兴而不会妒忌失落。

郑石如却因横里杀出这么强劲的对手，一时慌了手脚，招架乏力。

侯希白收起折扇，轻吟道：“粉胸绣臆谁家女，香拨星星共春语。芳姑娘有倾国倾城之色，颠倒众生之艺，希白拜服。”

此人文采风流，措词优雅，谁个女子不为之心动。

寇仲哈哈笑道：“小弟对绮罗画的认识，就是从侯兄扇上活色生香的美人儿而来。

现在有侯兄在，各位就不用再听小弟的胡诌哩！”

尚秀芳白他一眼，心中奇怪，暗忖难道此人心胸广阔至全不会妒忌的境界。

她走遍大江南北，见惯众生之相。像寇仲这类有资格向她追求的男子，在她面前总是力求表现，设法压倒其它对手，像孔雀开屏般以博得她的垂注。

只有寇仲这特别的人是反其道而行，大力表扬其它人。

想到这里，侯希白予她的震撼，不由减弱几分。

此时宋鲁驾临，和众人打个招呼后，同寇仲道：“来！我想和你说两句话。”寇仲赔罪后，随地步出侧门外的半廊处。

阵阵喧闹声，从前两堂的方向传来。宋鲁凭栏而立，凝望鱼池，沉声道：“你是否开罪了致致？”

寇仲苦笑道：“她可是走了哩？”

宋鲁点头道：“她连我的话都不听，就那么走了。”

寇仲深深叹气，说不出话来。

完了！

他和宋玉致是彻底的完了，再没有挽回的希望。却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

宋鲁忽然道：“你有什么打算？”

寇仲颓然道：“鲁叔指的是那方面呢？”

宋鲁叹道：“我也有点弄不清楚，其实那方面都行。我只想知道你心中究竟有什么计划。刚才在席上，表面上各人都客客气气，其实敌意甚浓，话里有话。”

接着目光移到他脸上，沉声道：“你要小心王薄，适才他向王世充多次暗示你是个很有野心的人，手段卑劣。”

寇仲苦笑无言。

一旦卷入这争霸天下的洪流去，千种万样的烦恼危险亦随之而来，教人防不胜防。

宋鲁低声道：“你对起出‘杨公宝库’，究竟有多少成把握。照我看李世民对此正虎视眈眈，绝不容许你成功，免得破坏了目前对他有利的形势。”

寇仲只好道：“这仍是未知之数。唉！玉致走时，有说过些什么呢？”

宋鲁道：“你该清楚她的性格，什么事都只会藏在心内。她的事不必放在心上，说不定迟些她下了气，便会回心转意。”

跟着拍拍他肩头道：“放手去干吧！我会为你说好话的。幸好你是南方人，大家比较亲近一点。”

寇仲愕然道：“鲁叔的意思是……”

宋鲁目光落在鱼池旁的一丛牡丹花上，冷哼道：“北方‘虜姓’诸族，一直力图摧折我们南方血统和文化纯正的士族。杨坚之辈，虽争习南风，意图恢复我汉族王朝的正统，骨子里还不是胡人吗？假若你能以南人统治北方，我们宋家定会大力支持，你明白吗？”

寇仲精神大振道：“明白了！”

堂内人声喧沸。

荣凤祥终应酬回来了。

第二章 始料难及

车队开出大门。

寇仲等一众高手，都以马代车，与百多名近卫队形整齐的护着王世充的马车，离开仍是热闹喧腾的荣府。

转入另一条大街时，为王世充作御者的徐子陵忽然勒马停车，众人奇怪时，车窗帘幕掀起，王世充探头出来道：“希夷兄，道长，寇小弟，请到车内说话。”

除了寇仲、徐子陵和欧阳希夷三个知情者外，其它人都大惑不解。

玲珑娇，陈长林和其它十多个高手，忙跃上两旁屋顶，以防止敌人趁此时机潜至。

车厢内真假王世充并排而坐。

寇仲三人在前后座位安顿好后，王世充低声道：“我要改变路线。”

可风道长愕然道：“那岂不是很多布置都用不上来？”

王世充道：“我忽然记起当年张良于博浪沙遣力士以巨石投掷始皇的马车，假若敌人重施故技，而掷巨石者乃晃公错、尤楚红、独孤峰、王伯当之

流，而我则躲在暗格里，实在非常危险。”

寇仲装模作样的失声道：“那么我们示敌以弱之计，岂非尽付东流？”

可风也道：“敌人若要以铁锤重石一类施袭，必须要预知我们返回皇城的路线才成。”

欧阳希夷却道：“内奸难防，世充兄的话不无道理，如若世充兄真的出了事，那就不是示敌以弱，而是为敌所乘。”

王世充微笑道：“我们目标明显，敌人若要行刺，总会有办法的。我们改由天街经御道回皇城，由于路旁有树木阻隔，敌人只能采取近身行刺一法。就是如此决定吧！”

接着朝御座上的徐子陵唤道：“节原你到车里来，我有几句话要吩咐你。”

寇仲三人鱼贯下车，欧阳希夷故意把可风拉往一旁说话，阻挡他的视线，令他看不到脱下外袍露出与徐子陵同样装束，又戴上面具摇身变成“秦节原”的王世充登上御者的座位。

大队开出。

本是寂静的长街，充满马蹄和车轮磨擦的声音，那种风暴来前的压力，使众人都有呼吸沉重的感觉。

天上乌云重重，正酝酿另一场风雨。

徐子陵此时已应用从诸葛德威处学来的易容术，在假王世充的帮助下扮得有王世充五、六成模样，不过若非有发须掩饰，又是在暗夜黑暗之时。恐怕谁都可一眼看出破绽。

原先那个假王世充抖颤着低声道：“我不想死，大爷……”

徐子陵拍拍他肩头道：“放心吧！我怎都会护着你的。”

心中叹了一口气，躲进暗格内去。

领头一组二十人组成的骑队，终转上天街，徐徐开入御道。

玲珑娇策骑来到寇仲之旁，与他并骑前进，低声道：“这条路线妥当吗？敌人可轻易藏身树上进行刺杀。”

寇仲心中奇怪，此女这两天似对他态度大改，像这般主动找自己说话，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欣然笑道：“最怕是他们不来。”

顿了顿随口问道：“龟兹究竟在那里？”

玲珑娇轻轻道：“为什么想知道？”

寇仲低声道：“人杰地灵，龟兹能孕育出天下无双的乐舞和像姑娘那么美丽的女子，定然是一片非常美丽的土地，所以我寇仲才会动心打听。”

他巧妙地同时抬捧了龟兹国和玲珑娇，又把乐舞和人连起来说，故虽语带调侃的味儿，却没有露骨或突兀的感觉，使这冷若冰霜的美女也要照单全收后难以斥责。

玲珑娇俏脸微红，在前后灯笼火光的映照下益发美艳不可方物，默然半晌后低声道：“你是真心那么想的吗？”

寇仲心中生出轻微悔意，暗忖胡女确有别于中原女子，坦白直接，若误会自己是爱上她，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不过这时已骑上虎背，难道告诉她自己只是顺口开河说来玩儿吗？

只好把心一横答道：“这当然是由衷之言。”

玲珑娇横了他娇媚的一眼，道：“你知道东突厥在那里吗？”

寇仲点头道：“是否在长城之北？”

玲珑娇像变了个小女孩般雀跃道：“算你啦！东突厥之西便是西突厥、伊吾、高昌和龟兹。从洛阳去要经武威、张掖、敦煌、鄯善。到了且末后，还要往西北走上两个月，穿过一个大沙漠，就是我族人聚居的草原了。”

寇仲咋舌道：“原来这么远的。”

蓦地前方马嘶声起，整队人立时停下。

只见在前方二十丈许远处的暗黑里，隐然有一高大人影拦路而立。

众人一时都呆了，刺杀那有这般明目张胆的。

要知王世充辖下的高手几乎全数集中在这里，更不要说还有过百名精锐近卫，除非对方有比这更强的兵力，否则恐怕连王世充的马车都未摸着便要折兵损将而回。

那人不待这边的人喝问，发出一阵震耳长笑道：“王世充，你今天死定了！”赫然是独孤阀主独孤峰的声音。

众人仍未来得及响应。独孤峰又暴喝一声，连续几个快速得教肉眼看不清的旋身，接着掷出一片旋转着似乌云般的东西，刹那间越过二十多丈的距离，朝前头的卫队飞割而来。

金属破风的急啸声音响彻御道，在灯笼火把光的映照下，从独孤峰手上掷出的原来是一块直径达五尺的圆形大铁钹，锋沿处密布利齿，经他以特别手法掷出，画出一道美妙的弧线，以惊人的高速陀螺般急转而至。

独孤峰乃一阀之主，垂名江湖达四十年之久，如此蓄势而发下全力施为，加上圆钹本身旋转的特性和锋利的齿沿，实有无坚不摧和莫可抗御之势，即使宁道奇亲来，怕也不敢硬撻其锋。

独孤峰掷出圆钹后，立即往后飞退，皆因已气虚力竭，真元损耗极钜。

前方灯笼纷纷堕地。

众近卫慌忙滚下马背闪躲，恐慌的意念像涟漪般迅速蔓延，人人自危下马嘶人喊，四散避开。

光明忽被黑暗吞噬，更增兵凶战危的可怕感觉。

寇仲、欧阳希夷等那想到敌人有此先声夺人的一着，一时间只有呆瞪着圆钹由远而近急转飞来，朝马车飞割而至。

当圆钹离马尚有三丈距离，整队人有堕往地上的，有策马散避的，正溃不成军之际，一道黑影从天而降，以惊人的高速和骇人的准绳降落在疾飞的圆钹上，足尖点正圆钹核心处，像仙人腾云驾雾般乘着旋钹飞来，令人叹为观止。

可风大喝道：“有刺客！”

欧阳希夷早腾身而起，希望能早一步将对方截下。

寇仲担心的却是徐子陵，这刺客武功之高，可肯定在他和徐子陵之上，因为他便自知办不到对方现在所做的事，更知在来人抵达马车之前，没有人来得及拦截，人急智生下伏低身躯朝车底喝道：“下面走！”

化作御者的王世充变成首当其冲，眼瞪瞪瞧着对方驾钹而至，就要在

马儿的上空掠过，自己的手下正以各种姿态闪躲的当儿，急旋的圆钹已带着敌人以弧形的进攻曲线，朝他脸门割至。

若对方是以直线前进，凭他的功力，怎都可在半空截人而不用理会圆钹，可是弧形的进攻路线却是最难捉摸的，而此人几可肯定是有资格作宁道奇对手之一的晃公错，使他终于放弃了这念头，弹离座位，滚往地面，狼狈之极。

“蓬”！

圆钹在各人眼睁睁下摧枯拉朽的破入车厢顶下半尺许处，把车厢顶轻松地随钹铲掉，变成个恶形恶状的露天车厢。

四匹拉车的骏马先是受惊人立而起，接着颈折堕地，立毙当场。

刺客弹高少许，一个空翻，变成头下脚上，炮弹般投进车厢内。半眼都不看正伏在厢尾地板抖颤的假王世充，双掌齐出，重击在暗格所在之处。

代王世充躲在暗格内的徐子陵，骤闻惊呼马嘶，已知不妥，刚要推板钻出去，寇仲的警告已震耳响起。

换了是其它人，怎都会犹豫一下，但他和寇仲自少便混在一起，同生共死，默契之佳，敢夸天下无双。寇仲的吼叫仍是余音萦耳，他早运功震碎车底，堕跌倒道的石板地上，往横滚开。

“轰”！

整个车底寸寸碎裂，假王世充和座位全往下堕，厢壁却夷然无损。

徐子陵心叫侥幸，假若自己避迟刹那，不全身骨碎肉裂而亡才是怪事。

尚未来得及腾身弹起，那可怕的刺客显然知道他从车底溜走。硬是撞破向着徐子陵那边的厢壁，狂击而至。

此时割去车顶的圆钹仍去势不止，在两匹受惊人立而起的战马颈项间掠过，登时血光迸现，两头可怜的无辜骏马，颓然倾倒，马上的近卫亦掀跌堕地。

马车后王世充方面的人除了四散躲避外，再无他法，更不要说对付敌人。

徐子陵滚往的方向，有陈长林和六、七个高手护驾，他们并不知道王世充已被徐子陵李代桃僵，还以为王世充知机从车底溜出，见刺客破壁追击，同时跃下马来，往敌迎去。

岂知那人冲过来时，故意带起漫空木碎，像骤雨般朝他们激溅过来，无不含有强大气劲，与施放暗器毫无分别。

由于灯笼熄灭，加上夜深星暗，众人到现在只知对方是一身黑衣劲装，至于卖相如何。却没有人能看得清楚，倍添其神秘不可测的骇人感觉。

寇仲、欧阳希夷、玲珑娇、王玄应、王玄恕等一众高手这时已腾空而至，但在时间上却落后少许。只能瞧着陈长林等受漫天花雨般的碎木暗器所阻，刺客已飞临仍在地上滚动的徐子陵上方，双掌下按。

狂如暴风的劲气像一堵墙般压下，声势骇人至极。

身当其锋的徐子陵在刹那间已从敌人应变的速度，攻击力的持恒等各方面判断出自己至少还差对方一筹。

现在唯一反攻之法，就是在险中行险，以奇制敌。

冷喝一声，弹起一半的身体凭快速的真气转换，反升为堕，双掌闪电拍出，与敌人结结实实四掌硬拚一记。

他终于看到对方的容貌身形。

这个黑袍刺客身材魁梧而略见发胖，肚子胀鼓鼓的，头秃而下颌厚实，指掌粗壮逾常。本该是杀气腾腾的凌厉目光却给洁白如雪的一把美须与长而下垂至眼角的花白眉毛淡化了。若非那对眯成一缝像刀刃般冷冰冰的眼神，此人确有仙翁下凡的气度。

“蓬”！

气劲交击。

徐子陵舍螺旋劲不用，来自《长生诀》与和氏璧的先天气劲明似全力出手，实则却暗留一半，便与这个名震海南的宗师级前辈高手对了一招。

“哗”！

徐子陵喷出鲜血，被震得后脑猛朝背底下的青石地撞去。

晃公错亦给他反震之力，抛掷往后，脸上首次露出惊异之色。

不过他的手仍不闲着，左手连连隔空遥劈，把正欲扑过来施援的陈长林等再次迫退开去，更有两人应掌堕地，爬不起来。确有威霸不可一世之态。

此时寇仲、欧阳希夷、可风、玲珑娇、王玄应、王玄恕与一众高手，已来至破烂马车的上空，欲要下扑时，上方呼啸之声狂作，以百计的树叶利刃般漫空激射而下，令人有无从躲闪之叹。

隐约中四、五道黑影随着叶雨从天而降。

功力较次者无奈下只好舞起刀网剑罩，尽力封架。

只有寇仲、欧阳希夷、可风、玲珑娇四人凭着护体真气，增速朝晃公错掠去，好赶在他续施杀手之前加以拦截。

“砰”！青石碎裂。

徐子陵背脊着地，再喷出一蓬鲜血。

他的伤势有大半是装出来的。

晃公错的掌劲虽然凌厉，可是他亦非弱者，当气劲侵脉而入时，便以本身真气带得对方的气劲从双肘透出，撞在背脊下的青石地上，不但化去对方能断脉摧魂的掌力，还反托起身体，免去了硬撞在石地之殃。其巧妙玄奥之处，保证连晃公错都难以明白。只有他和寇仲两个懂得《长生诀》者，才有此奇技。

晃公错倏地又往他飘至。

众人所有交手过招，全在暗黑中进行，此时眼睛已不大发挥作用，靠的全是高手异乎常人的超凡感觉，凶险处更不待言。

早先堕往地上扮成“秦节原”的王世充此时才贴地窜起，悄悄蹑往晃公错后背，意图抽冷子给他来一记重的。

“当”！

操纵了整个局面的圆钹终于掉在地上。

“叮”！

寇仲的井中月架着从上激刺而来的一剑，立即心叫不妙，原来敌人运劲巧妙至极点，竟暗藏绞扯牵引的力道，带得他往横移开，便像自己硬要改变方向般，痛失阻截晃公错的良机。

如此剑法，实是耸人听闻。

接着剑风大作，敌人竟能凌空换势，衔尾追来。

独孤凤的娇声传入耳内道：“还我二叔命来！”

寇仲大喝道：“杀独孤霸者，沈落雁是也。看刀！”

井中月头也不回反手后击，正中独孤凤刺剑背，“当”的一声震得独孤

凤往后飘去，而他也加速去势，射往御道。

徐子陵既已代王世充达到“被伤”的目的，现在唯一该做的事，就是保着他的的心命，以免弄假成真。

敌人行刺计划之周详，晃公错的厉害，无不在意想之外，使他们以如此强劲的实力，仍完全陷在被动捱打之局，实始料所不及。

目下只要他寇仲能挡晃公错一下子，让己方人马能重整阵脚，便可大功告成了。

想到这里，寇仲甩手掷出井中月，像一道闪电般朝晃公错投去。

在独孤凤截上寇仲的当儿，王伯当的双尖软矛，尤楚红的碧玉杖，分别凌空截着玲珑娇和欧阳希夷。

谁都明白能否杀死徐子陵假扮的王世充，争的就是这煞那的光景。

长白双凶符真、符彦两兄弟则投往陈长林那边去，使晃公错可全力搏杀他们以为是王世充的徐子陵。

一时兵刃交击和喊杀之声，震彻御道。

众卫惊魂甫定，个个奋不顾身的朝晃公错和徐子陵的方向杀去。

“笃”的一声闷鸣，欧阳希夷始终功力稍逊尤楚红一筹，被她扫得反跌往后，而这独孤阔的第一高手，身形像鬼魅般闪了一下，便像天降煞星般落往马车头处，碧玉杖扫得冲来的近卫血肉横飞，不住有人抛飞倒地。

玲珑娇亦架不住王伯当使得出神入化的双尖软矛，仗着过人的轻功，回旋飞往远处，使王伯当能脱身从容迎向从车尾方向涌来的亲兵。

只有可风在全无阻滞的情况下，安然落在从地上弹起的徐子陵之侧。

在这种暗黑中，加上形势混乱，连他都看不出徐子陵是冒牌货式。

晃公错已迫至十步之内，白须扬起，双手化作漫天掌影，狂风暴雨般往徐子陵攻至。

“叮”！

晃公错身子一晃，又不知使了记什么手法，使闪电般射来的井中月不但改变了方向，还朝从后欺至的真王世充当胸射去，连消带打，不愧天下有数的武学大师。徐子陵则是心中叫苦。

现在虽以己方为众，敌人为寡，但他却只能孤军作战，没有人可施援手。

他一边是破顶马车，另一边是分隔马道和御道的大树，前后两方却均被敌人封锁，令己方的人一时难以来援。

晃公错的狂劲掌风，冰寒似雪，将他完全笼罩其中，根本无从躲闪，剩下只有凭真功夫硬拚一途。

若敌方只有晃公错一人，他怎也可支撑一段不短的时间，最糟是有居心不良的可风在旁，而他又势不能对他先下手为强，以致功亏一篑。

任他智比天高，此时也有一筹莫展之叹。

可风忽地闪到他后方去，还大喝道：“世充兄退后！”

徐子陵不惊反喜，往后疾退。

第三章 棋差一着

王世充正要从后偷袭，那知晃公错闪了一闪，寇仲的井中月竟增速朝他疾射而至，避已不及，冷哼一声，运剑挡格。

“当”！

王世充整个人给井中月的沉雄内劲撞得运退三步，暗袭之梦成空，还虎口剧痛。始知晃公错不但没有化去寇仲原本的劲力，还加注进自己的真气，变成两人联手来对付他王世充般，使他一时再无力攻敌。

“啪”！

可风一掌拍在徐子陵背上，还阴恻恻的道：“世充兄你中计哩！”

徐子陵立即像断线风筝般朝晃公错踉跄跌去。

对于体内真气的应用，徐子陵已成了专家，明知可风会趁此千载一时之机暗算自己，怎会为他所来。唯一担心的只是对方是否使用利器。

当可风能摧心裂肺的掌劲送入背心时，他的真气早凝聚背心，螺旋不休。敌气侵体的刹那，他在半点不泄出反震内劲的情况下，以己身真气包容敌劲，送往涌泉，再泄往地面去。

道上青石砖在无声无息中随着他的踏足不断龟裂破碎，而于黑暗的掩护下，两个巨敌的注意力也全集中在他这假王世充的身上，竟连晃公错都觉察不到他在暗里玩的手段。

徐子陵猛地跃起。

晃公错那想得到对手在连连受创下仍有此余力，收回左手，化右掌为拳，沉腰坐马，冲拳隔空打去。

“蓬”！

徐子陵应拳上抛，今趟真的喷出一口鲜血，五脏翻腾，经脉欲裂。

寇仲像从黑暗中钻出来般，横空而至，把徐子陵抱个结实，再续掠往御道旁，伸脚点中大树，在晃公错腾空而至前，往反方向投去。

晃公错大喝道：“得手了！”

包括可风在内，众刺客立即撤走。

整个刺杀过程，只是眨几下眼的功夫，快如惊雷疾电，劲风吹叶。

灯笼光亮起，地上人马死伤处处，一片劫后的灾场情况。

寇仲抱着徐子陵落往破车之旁，王世充、欧阳希夷、玲珑娇、王玄应、王玄恕、陈长林等围拢过来。

徐子陵仍在寇仲怀抱中装伤不起。

寇仲喝道：“立即召援，救人要紧！”

紧急烟花讯号箭冲天而起，在上空爆起一朵血红的光花。

风吹叶摇，大雨将临，灯晃影动。

欧阳希夷蹲低向徐子陵关心地问道：“伤势如何？”

陈长林等此时才察觉这个王世充是假货，心中大定。

另一个假王世充则被两名亲兵从碎木烂椅堆内扶起，双脚仍不住发颤。

徐子陵犹有余悸道：“晃公错确是厉害，差点便要了我的小命。”

真王世充喜道：“今趟成功了！我们立即回皇城去。”

寇仲做戏做到底，把徐子陵抱起来，道：“王公受伤极重，我们立即回皇城去，死者暂留原地，其它……噢……”

众人同时生出警觉，但已来不及应变。

原先伏在地上的一名伤者，竟从地上弹起，以鬼魅般的快速身法，闪到仍戴着面具的真王世充背后，运拳狂击。

此人的身手绝不会在晃公错之下。

徐子陵和寇仲同时失声叫道：“李密！”

王世充连闪躲的时间也没有，勉力功聚后背。

“蓬”！

王世充狂喷鲜血，身子前仆时，李密已发出一阵震耳狂笑，腾空斜起，并以他浑厚柔和声音道：“世充兄好生保重。”

由于事起突然，剧变横生，谦之这弄假成真，从喜转悲的变化太令人难以接受，众人瞧着长发飘飘、魁壮如天神的李密没进灯火不到的暗黑高空去，仿如置身在一个永不会苏醒过来的噩梦中。

徐子陵首先从寇仲怀中弹起，一把抱着王世充仆下来的身体，顾不得王世充狂喷而出的鲜血遍洒头脸，长生诀的疗伤圣气先护住他的心脉，再源源不绝输进脸上已无半点血色的王世充经脉内去。

寇仲亦探手按在王世充背心处，剧震道：“任恩他们是李密杀的。”

只有徐子陵才明白寇仲的意思，因他从王世充现在受的拳伤，认出与任恩等人致命的创伤出自同一人之手。

王玄应、王玄恕父子同心，扑过来呼天抢地的哭道：“爹！”

欧阳希夷把两人拦着，叫道：“世充兄！”

王世充在两人真气输入下，微睁眼帘，辛苦地道：“我还死不了！”

寇仲沉声道：“我们须立即避入皇城，然后全力攻打皇宫，教独孤峰动弹不得。”

“哗啦啦”！

停了半天的大雨，又再开始降临人间。

王玄应颤声道：“爹已受了重伤，不若我们立即离城，到偃师避上一段时间，待爹……”

王世充剧烈咳嗽起来，不住吐出鲜血，好一会才道：“回皇城去，一切听寇仲的吩咐。”

言罢闭上眼睛，再说不出话来。

众人如堕冰窖，心儿齐往下沉，茫不知雨打身上。

蹄声骤响，众人惊弓之鸟，吓了一跳时，才发觉来者是杨公卿。

寇仲一把抱起王世充，向假王世充喝道：“还不上马，今次你真是尚书大人了！”

言罢抱着王世充飞身跃上附近的一匹马上，带头朝皇城驰去。

谁都想不到这将计就计之策，竟会功亏一篑，落至弄假成真的凄惨下场。

皇城皇宫杀声震天，擂石、箭矢之声连绵整夜，王世充的部队冒雨强攻，到天明时才停歇下来，双方均死伤惨重，但由于王世充兵力占优，对攻城策略又准备充足，仍以王世充一方居于优势。

寇仲、徐子陵、杨公卿三人身疲力累地回到守卫森严的尚书府，欧阳

希夷、王玄应、王玄恕、玲珑娇、王弘烈、王行本、陈长林等正聚在大堂里，人人神情沮丧，愁眉不展。

欧阳希夷是最冷静的一个，长身而起道：“情况如何？”

杨公卿冷哼道：“我有把握在十天内攻破皇城，把杨侗等人杀个鸡犬不留。”接着低声问道：“大人情况如何？”

王玄恕低声应道：“爹仍是昏迷不醒，但该没有生命之虞。”

王玄应紧张地问道：“为何停止攻城呢？”

杨公卿瞧了寇仲一眼道：“这是寇兄弟的意思，此时必须示敌以弱，否则李密便不会中计起兵来攻打洛阳。”

王玄应、王玄恕、王弘烈、王行本同时色变。

王玄应失声骇然道：“现在还要来什么示敌以弱之计吗？”

接着戟指戳向寇仲道：“爹弄至现在这情况，全是你一手做成。现在我们必须从速攻入皇宫，控制全城，否则人人均要死无葬身之地。”

欧阳希夷皱眉道：“应贤侄冷静一点，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世充兄命在，我们便不算一败涂地。”

王玄恕也向乃兄道：“爹吩咐过我们须听寇大哥的话呢！”

杨公卿移到王玄应之旁，搭着他的肩头劝道：“寇兄弟的方法深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兵法要旨。现在我们唯一反败为胜之法，就一边以那个假冒货稳定军心，另一边则依照原定的计划，诱李密来攻，否则再无反败为胜之策。”

王玄应不住急速喘气，却没有再说话。

寇仲正容道：“洛阳城交由郎奉和宋蒙秋两位将军主外，玄应兄等则留守皇城，王公的安危便要辛苦希夷公和长林兄你们了。”

王弘烈愕然道：“你们两位要到那里去？”

杨公卿肃容道：“今晚我们秘密带着假冒者离城到偃师去，与李密一决雌雄，如若我们战败，你们就带着尚书大人有那么远走那么远吧！”

寇仲和徐子陵避进无人的偏厅，同时颓然坐下。

寇仲露出心力交瘁的表情，苦笑道：“我们终是棋差一着，败在李密这奸鬼手上。”

其实此事早有前车可鉴，当年李密暗算翟让，便曾扮了一趟死尸，今次只是重施故技吧！”

徐子陵叹道：“我们的思虑真不够精密，这么重要的事，李密怎会不亲自出手。而事实上李密亲自参与亦并非无迹可寻，当日沈落雁刺杀独孤霸，必定另有高手在旁协助，而此人能高明至令我和老跋当时都觉察不到，说不定就是李密本人。”寇仲狠狠一拳打在椅几上，自责道：“李密出手屠杀青蛇帮的人，实已露出了破绽，我们仍蠢得以为下手的是晃公错，试问沈落雁怎使得动晃公错去干这种杀鸡焉用牛刀的事。只因李密恨我们入骨，才会痛施杀手。”

徐子陵冷然道：“任恩帮主和他众位兄弟这笔血账，我定会向李密讨回来。”寇仲坐直虎躯，点头道：“除宇文文化及外，李密已成了我们两兄弟最要除去的奸人，哼！李密虽是算无遗策，怎都低估了我们 长生诀 与 和氏

璧合起来的疗伤圣气竟可保住王世充的命。只要他死不了，而李密却以为他死了，我们仍有一线反败为胜的机会。”

徐子陵苦笑道：“现在恐怕已是谣言满天飞，若军心动摇，这场仗不用打也要输个一塌糊涂。”

寇仲道：“目下的情况和当日竟陵之战有点儿相似，分别在王世充仍然活着。幸好我手上有翟娇这张皇牌，使王世充和他的一众大将知道必须倚赖我来求胜。”足音响起，两人停止对话。

虚行之推门而入，在寇仲旁边坐下低声道：“王玄应刚才和杨公卿、郎奉、欧阳希夷三人吵了一场，说寇爷的示敌以弱之计已令他爹受了重伤，所以再不能让你胡为，支持他的有郎奉、王弘烈和王行本。反是王玄怒力言王世充曾亲口指示要听寇爷的话。”

寇仲现出一个早知如此的表情，道：“蠢人就是蠢人，永远都改变不了。此事不难解决，只要把王世充弄醒过来，这老狐狸在权衡利害下，定会作出对他最有利的选择。”

虚行之道：“但眼前却有一严重危机，不易解决。”

两人吓了一跳，齐问道：“什么危机？”

虚行之双目射出深思的神色，道：“若我是独孤峰，便将王世充遇袭身亡的消息广为传播，同时暗命与他们有联系的洛阳工商领袖借问候来探视王世充的情况，那时推既不是，不推辞更不是，该如何应付才好呢？”

两人倒没想到此点，都眉头大皱。

现时他们最佳的优势，自是希望李密以为王世充死了，只是拿个冒牌货出来充撑场面，于是领军西来，好一举攻下洛阳城。

假若洛阳各界领袖闻讯而至，那劣质冒牌货不用说上三句话便可给对方看出破绽，那时定以为王世充真的死了。消息传出，王世充手下大军将不战自溃，而投机者更会改而支持杨侗和独孤阀的一方。东都一旦不保，失去后援，还陷入两面受敌的劣境，不全军覆没才是天下奇闻。

如若托病不见，则后果相同。独孤峰大可以明指现能四处活勾勾走动的“王世充”是冒充的，在有心人的眼光下，当然亦很容易看出真假。

此事确是煞费思量。

怎样才可两全其美，既能稳定军心。又可示敌以弱。

两人早疲不能兴的脑袋更额外多了个痛症。

虚行之沉声道：“只要能办到一件事，行之便有个一举三得的方法。”

两人精神大振，一举两得，已是合乎理想，何况是三得。

徐子陵道：“要办到什么事呢！”

虚行之道：“只要能令王世充坐起来撑上半刻钟，我的计策便可施展。”

寇仲和徐子陵颓然以对，前者苦笑道：“除非我以真气源源不绝送进他体内，那保证他可以像个没事人似的，皆因奇经八脉畅通无阻。不过我总不能按着他背心去接见人，那只会弄巧成拙。”

虚行之大喜道：“这样就成了，此事包在我身上。见人的事分三个部份，首先是接见所有幕僚级以上的手下，令他们知道这只是诱敌之计，虽伤而不重。第二部份是见洛阳来问好的有头脸人物，令他们只敢继续持观望态度。这两个部份时间上不可长过一刻钟，那就不易露出马脚了。”

“至于第三部分，就是见其它闲人，由冒牌货装伤会客只须摇手点头，说句甚么‘多谢关心啦’就成。”

两人仍是一头雾水，但因知虚行之智计过人，又生出希望。

徐子陵道：“这最多只是两得，可同时稳定军心和民心，第三得又是什么呢？”

虚行之胸有成竹道：“所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世充不躲在静室疗伤，反强撑着出来见客，必是自知返魂乏术，故强撑见客以发挥稳定人心的作用。况且这般长时间见客，只会伤上加伤，李密不立即率兵西来，才足怪事。”

两人拍案叫绝。

当虚行之把行事的所有细节清楚道出时，寇仲奋然起立，道：“今趟有救了！即使武侯复生，怕亦只能想出此计。”

第四章 害生于恩

王世充的脸上添上了少许血色，接着缓缓睁眼，扫视了肃立榻旁的徐子陵、王玄应、王玄恕、欧阳希夷、郎奉、宋蒙秋、杨公卿、玲珑娇等诸人一眼，叹道：“我还死不了。”

接着坐在床中的身体略往后仰，向正以掌心贴着他后背的寇仲道：“现在形势如何？”

寇仲低声答道：“形势大好！”

王玄应失声道：“爹伤成这样子，还说形势大好？”

今赵连欧阳希夷都觉得寇仲的话过份得变成讽刺。

岂知王世充干咳两声后，点头道：“幸好有你的长生之气，使我反凶为吉，只要有一个或半个月的功夫，我必可完全复元。哈！能以我的伤换取李密的王国，这事划算得很。”

听到王世充这番语，连王玄应难看的脸色都缓和下来。

王世充忽道：“计将安出？”

寇仲淡淡道：“凿穿墙后，王公便可见客了！”

除了他的好兄弟外，众人均愕然以对。

陈长林来到徐子陵旁，低声道：“成了！”

后堂已成禁地，不但门窗紧闭，所有出入口都由王世充的亲信近卫把守。

徐子陵早调好精神，面壁盘膝坐在高凳上，右手穿出仅容一手通过在壁上凿出来的小洞，再透过椅背另一个小洞，按在靠墙而坐的王世充背上，真气缓缓送出，像桥梁般把这在洛阳最有权势的人物所有受伤闭塞的经脉连接起来，好让他支撑着去应付即将来临的场面。

陈长林和玲珑娇则在把徐子陵遮闭妥当的屏风外为他护法。

这正是虚行之精心构思瞒天过海的妙计。

前厅的王世充发出一声重浊的呼吸声，接着背脊挺起，呼吸从细弱转为悠长均匀。

不片刻后步声响起，至少有三十多人进入前厅，都是驻在东都王世充手下大军中的高级将领。

施体和问安之声陆续不断。

郎奉的声音响起道：“诸位请起！”

嗡嗡声中，众将纷纷起立。

王世充干咳一声道：“今天本丞召唤各位前来，实有天大好消息相告，胜利已然在望，个中情况，请杨大将军为各位解说。”

杨公卿立刻奋然道：“诱敌之计大功告成，现在李密以为尚书大人遇袭重伤，性命垂危，其实受伤者是另有其人。今晚尚书大人将亲赴偃师督军应战，教李密来得而去不得。”

王世充哈哈笑道：“这里以郎奉将军为主，宋蒙秋将军与玄应、玄恕三人为副，尔等须严守军令，不得松懈。异日本丞凯旋归来，荡平叛贼后，乃论功行赏。”众将轰然应诺，意态昂扬。

此时徐子陵已难以支持下去，幸好宋蒙秋吩咐了众将须紧守王世充伤势的秘密后，众将随即离开。

徐子陵忙收回右手，改由陪在王世充旁的寇仲输气以保住王世充的精神。

欧阳希夷的声音传来道：“世充兄感觉如何？只要再见一批人后，世充兄就可返回后堂休息了！”

此时步声再起，徐子陵深吸一口气后，再把手穿墙过椅，按在王世充背上。

徐子陵盘膝厢房榻上，吐纳冥坐，寇仲推门而入，满脸倦容、放弃一切似的躺到地上去，摊开四肢呻吟道：“知否这世上最难应付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人这家伙，无时无刻不在勾心斗角，损人利己。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坏事发生。”

徐子陵没有半点反应，不片刻寇仲已沉沉睡去。

大雨早在半个时辰前停下，但天上仍是乌云疾走，令人感到倾盘大雨可在任何时刻再施威肆虐。

到虚行之和欧阳希夷来找他们时，寇仲才惊醒过来，茫然坐起。

欧阳希夷讶道：“为何要睡在地上？”

寇仲伸个懒腰道：“这叫吸取地气。”

再弹起来道：“外面形势如何？”

欧阳希夷坐下道：“杨侗先后发动了两次反攻，试探我方的军心士气，落得损兵折将而回。照我看他们除非有外援，否则应是坐以待毙的死局。”

寇仲和虚行之分别在他左右两旁坐下，前者笑道：“这叫作茧自缚，就算去了王公，换来的只会是李密，我真不明白独孤峰打的是什么主意？”

徐子陵睁眼先和欧阳希夷打个招呼，才道：“这该叫始料不及才对。原本他们想借助李密之力，趁王公往偃师之际，取得洛阳的控制权，岂料事机不密，才被王公及时赶回来，于是阵脚大乱，被李密乘虚而入。”

虚行之截入道：“沈落雁、晃公错等人今早离开洛阳，照看瓦岗军已如离弦之箭，势在必发。”

寇仲大喜道：“李密啊！任你其奸似鬼，也要喝我寇仲的洗脚水。”接着犹有余悸道：“不过昨夜确是险至极点，差些便永不能翻身。”

欧阳希夷狠狠道：“知人口面不知心，想不到可风竟是这种卑劣小人。”

虚行之沉吟道：“老君观究竟是和李密还是与独孤峰勾结？此点相当重要。”寇仲分析道：“该是与李密有关系才对。老君观的主持既是老妖道辟尘，说不定会学祝玉妍般买重李密的注，假若有朝一日李密当上皇帝，辟尘的邪支道派便可成为国教，压下慈航静斋和净念禅院的佛门正宗。哼！辟尘打的确是如意算盘，不过我要教他偷鸡不看反蚀一把米。”

欧阳希夷喟然叹道：“想不到李耳的传人，竟出了这种害世的奸邪，真恨不得可立即杀上翠云峰，替天行道。”

此时有下人来报，宋鲁要见寇仲。

寇仲正有事想求宋鲁帮手，闻言欣然去了。

宋鲁和寇仲在偏厅坐下，婢子退出后，前者低声道：“王世充是否危在旦夕？”

寇仲凑过去道：“没有那么严重，不过想复原嘛！怕至少要十来天光景。”

宋鲁皱眉道：“怎会这么疏忽的？”

寇仲不敢瞒他，扼要地把整个过程道出，然后道：“李密的劲力能摧心裂脉，非常霸道。幸好当时小陵及时接住他，配合王世充本身的护体真气，把入侵的拳动化去七、八成，否则恐怕王世充早一命呜呼。”

宋鲁道：“李密的‘地煞拳’在江湖上相当有名，故而他对自己的武功也是信心十足。在这种心态下，他将绝对想不到你们练自‘长生诀’的真气竟有回天之力。难怪沈落雁等人连逗留多一会以观变的兴趣都没有，趁今早人心惶惶大批城民涌往城外避难之际，也坐船走了。”

寇仲笑道：“若非我肯放他们走，他们也不是那么可以说走便走。今晚我将赶赴偃师，鲁叔行止如何？”

宋鲁道：“现在北方应是大战连场之局，我们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作用，待会我便从陆路南下，你有什么说话要我交待的。”

他说得虽是轻描淡写，但显然是他要表明对宋阔的立场。

寇仲想起宋玉致，心中一阵失落，好一会才道：“我寇仲是否能有资格争夺天下，全要看是否可起出宝藏，否则纵然起事亦只能作个小贼头。现在仿似是空口说白话，言之过早。”

宋鲁燃须微笑道：“若人人像你般须找到宝藏才起义，杨广便仍可安然坐于他的皇座上了！”

寇仲苦笑道：“这叫今时不同昔日，那时普天同怨，只要有人走出振臂疾呼，便可聚众起事；又或本身是隋室当权大将，亦可要兵有兵，要财有财。刻下割据之局已成，若要人为你卖命，必需有独特之处以吸引人。江湖不是谣传若能取得‘杨公宝库’便可得天下吗？这正是我这穷鬼最需要的东西。”

宋鲁点头道：“只听你这番话，便知小仲你明白人心，此乃争天下的首要条件。放心吧！只要你能干出一番成绩，我们宋家定会全力支持。哼！若教胡人得天下，我们汉人还有容身之所吗？”

寇仲知他指的是声势日大的李阀。

李家这关陇贵族，一向积极与鲜卑等于南北朝时入侵的贵族联姻，以扩大政治、军事实力；而南方像宋家那类土族，则婚娅自保，不尚冠冕，以保持血统及文化的纯正。

故南北互相猜忌，实是在所难免。

在北方胡汉通婚，乃是常事。像“虜姓”诸族，如元、长孙、宇文等都在政治、军事上至为活跃。王世充要声讨的杨侗近臣元文都，与位列李世明天策府上将之一的长孙无忌均非汉人。自然令宋阀猜疑排斥。

若非有这种微妙的情势，宋缺也不会许下若李密能攻陷洛阳，就把宋玉致许给李天凡的联盟协议。皆因王世充也是胡人。

但显然寇仲这新崛起的南人，比李密更合宋阀的心意。

寇仲点头道：“小子有一事相托，恐怕只有鲁叔才可办得妥当。”

宋鲁欣然道：“不要高捧我了！我瞧着你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子，变成天下武林推崇的后起高手，便像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般，有什么须帮手的话，随便说出来。”

寇仲心中一阵感动，好半晌才道：“小子想鲁叔去与飞马牧场场主商秀珣传递一个重要信息。”

接着详尽地解释刘武周和萧铣的奸谋，沉声道：“鲁叔务要把情况向商场主说个一清二楚，若去的是别人，她如生出怀疑就误事了。”

宋鲁点头道：“我明白了！这事可包在我身上。”

寇仲道：“若能幸胜李密，我和小陵会到江都看看如何应付杜伏威和沈法兴的联军。”

鲁叔可告诉商场主，我会另派一个叫虚行之的人去向她报告形势，这人她也认识的。”

宋鲁沉吟片刻，冷哼道：“萧铣这家伙真可恶，借我们牵制林士宏，自己则经略大江以北的重镇，不过朱粲岂会任他向北扩展？”

寇仲记起自号“迦楼罗王”的朱粲，自己还曾在巴陵城码头处误中副车的与他武功高强的女儿“毒蛛”朱媚交过手。顺口问道：“朱粲近况如何？”

宋鲁道：“此人手段凶残，极不得人心。不过手下儿郎达十万之众，却是不可轻视。”

最近与三大寇连场火拚，虽稳占上风，但也无法扩展势力。若你能把他手下兵将降服过来，再以仁道管治他的土地，配合飞马牧场的精锐战士和竟陵的余众，乃可大有作为。”

寇仲听得两眼放光，点头道：“鲁叔此言极是，果然姜是老的辣。”

宋鲁哑然失笑道：“此事是知易行难，但若除掉朱粲这大害，本身已是天大好事，可令你声威远传，民心归服。那时顺势荡平为祸至烈的三大寇，再配合我们宋家的岭南军，天下至少有四分一落进你的袋子里去。”

寇仲奋然道：“只要起出‘杨公宝库’，这一切便不难实现，到时鲁叔须领兵来助我。”

此时有近卫来报，有客求见。

寇仲正在兴头上，那有兴趣见任何人，不耐烦的喝道：“我现在没空，唉！来的是什么人？”

近卫答道：“他自称为秦川，说寇爷定肯见他的。”

寇仲失声道：“是她！”

寇仲步入小厅，扮作儒生的师妃暄默默坐在一角，容色恬静，澄明清澈的目光瞧着寇仲的来临，似连他最微细的举动都不肯放过。

她的仙驾像有种能把所处之地转化作仙境圣地的异力，平凡的小厅亦因她的存在而沾上超尘脱俗的气氛。

寇仲来到她右旁坐下，双方只隔了个小几，微笑道：“师仙子是否把我寇仲和徐子陵掉乱了，心中想找小陵，却一时错口报了小弟的贱名。”

师妃暄芳心涌起异样的感受。

自离开师门踏足尘世后，尚是初次有人敢向她调侃说笑。

在她的绝世仙姿之前，谁不为她超凡的气度所慑，惶恐不及地怕有失态之举，致召她的轻视。

师妃暄淡淡道：“寇兄定是天生爱说笑玩世不恭之人，妃暄此来是专诚拜访，想请教几个问题。而妃暄更非是什么仙子。”

寇仲轻松地靠到椅背去，舒出一口气油然道：“若要有问有答，师仙子最好找李家小子世民，小弟或会令妃暄失望。”

师妃暄黛眉轻蹙地奇道：“寇兄尚未知妃暄欲问何事，为何已严阵以待，满怀敌意？”

寇仲苦笑道：“因为我怕仙子你想给小弟一个表面看似公平其实却绝不公平的机会，看看我寇仲是否像李小子般乃统治天下的人才。一旦证实你心中的定见后，以后就算全力助李小子来对付我也可无愧于心了。”

师妃暄微笑道：“寇兄才思之迅捷，实妃暄生平仅见，难怪能在此乱世中叱风云。”

不过请恕妃暄愚鲁，寇兄凭什么说我心中早有成见，认为寇兄及不上李世民呢？”

寇仲哈哈笑道：“这根本不是成见，而是事实。现在小弟才是刚起步，对如何治好国家仍一窍不通，只会给你问得哑口无言，落得尴尬收场。所以情愿不答，尚可留点神秘感给仙子你想象一下，闲来也会……嘻嘻……想想小弟为何如此狂妄。”

师妃暄没好气的道：“你倒有自知之明。不过只是这点，已没有多少人可及得上你。”

但既是如此，寇兄何不选出心中明主，助他一统天下，以解万民之困？”

寇仲冷哼道：“我寇仲岂是肯作人随从跟班之辈。乱世争雄是一套，一统后治天下则是另外一套。你若问，不若问我如何可得天下吧！其它说来仍是言之过早。”

师妃暄兴趣盎然的道：“寇兄信也好不信也好，妃暄此来并不是要与寇兄谈论治国之道。现在寇兄既主动提出，妃暄不由生出好奇之心，想请教凭你现下的情况，如何能在群雄割据局面已成的形势中，脱颖而出？”

寇仲潇洒地耸肩道：“我是见步行步，若事不可为，便返扬州开间小菜馆。嘿！我和小陵的厨艺都是出色当行，若仙子路过敝馆，我们便弄两道小斋菜你尝尝。哈！我根本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仙子以后再不须为小弟费神，你若欢喜便去助李小子好了！”

师妃暄“噗哧”娇笑，其娇姿美态瞧得寇仲目瞪口呆时，始油然道：“姜太公得黄帝阴符之谋，演六韬之略，辅武王灭商立国。苏秦得鬼谷

子之法，以合纵之术游说诸侯而挂六国相印。大汉张良精研《素书》、《三略》，为刘邦平定天下。现在寇兄所得的《长生诀》虽是道家瑰宝，可使寇兄晋身天下顶尖武学宗师的行列，却与争天下治天下没有任何关系。既是如此，何不早点引退，啸傲江湖，使盛名永垂，岂非胜过卷入政治权力永无休止的争斗中。”

寇仲苦笑道：“难怪你会欣赏徐子陵那家伙，因为你后来的几句话，正是给他最好的写照。否则若他肯全力助我，肯定我不会以开菜馆收场。”

以师妃暄恬淡无为的修养，也不由黛眉轻蹙地苦恼道：“你若再顾左右而言他，妃暄只好告辞而去，更不再视你为一个可交谈的朋友。”

寇仲忙道：“仙子息怒，事实上我对你是非常爱慕。只不过心知肚明总有一天你会与我拔剑相向，才苦苦压下心内真正的感受。现在小弟知错哩，仙子请随便下问，小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师妃暄自出道以来，还是首次有年轻男子向她明宣爱意，偏又知这宣爱者只是信口开河，不尽不实。本应心中不悦，不知为何却发觉很难真的恼怪他。而这亦正是寇仲无人能及之处，即使敌人也很难恨他。

自寇仲踏入此厅后，两人便一直针锋相对。而寇仲最高明的地方，是根本不给对手掌握到他的弱点破绽。以师妃暄的智能，对他亦要生出无从入手的感觉。

其实寇仲亦是有苦自己知。

若论见识见词锋，他可肯定自己及不上这清丽如仙女下凡的绝世娇娆。而她摆明是要来劝自己在一是辅助明主，一是退出争斗二者中选择其一。

假设自己是在理屈词穷的形势下严词峻拒她的“好意”，加上和氏璧的前科，只会结下这个谁都不愿招惹的美丽劲敌。所以只能以旁门左道的市井之法，配上坦率直接的态度，教她只能大发娇嗔，但又不会真的与他反目成仇。

其中微妙处，确是难以言喻。

师妃暄美目凝注地瞧了他好半晌后，唇角逸出一丝仅可觉察的微笑，淡淡道：“好吧！道、德、仁、义、礼五者究为何事，寇兄可否逐一道来？”

寇仲闻之愕然，心叫厉害。

他本意是想把她气走，岂知她不但毫不动怒，还开出空泛抽象的题目来考较他，目的自是要他自暴其丑。

这等若迫他出招，再在其中寻找破绽，动摇他争天下的信心。

假如自己仍采先前言词飘忽的方法，只会令她心生鄙视。

再次苦笑道：“这像是科举场中的题目，仙子你可否问些较和现实有关的问题？例如如何做个好皇帝？如何荡平天下群雄？如何令万民生活幸福诸如此类。小弟出身市井，自问比之高门大阀出身的公子哥儿，更懂回答最后那条问题。但若要去应科举试，保证连榜尾都不会入。”

师妃暄瞿然动容，她精擅观人于微，听出这番话确是寇仲的肺腑之言。更知他巧妙地拿自己和李世民作出比较，令她感到如若以这种方式选取李世民，根本是不公平的一件事。等若能高中科举的，并不代表可以做一个万民爱戴的官儿。当然她自问非是只从别人的答话便作出定论那么草率，而是通过长期的观察来判断。

就在这超凡脱俗的美女以为寇仲不会答她的问题时，寇仲却正容道：“仙子所提出这道、德、仁、义、礼，实五者为一体也。嘻！小弟有说错吗？”

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乃天地万物所应遵循的法则；道立后而德成，能坚持正道者便是德；所以道德常拉在一起说。仁义则是发自内心的行为，来自怜悯惠他之心。至于礼嘛？则是以前四者为根基发展出来所有凡人都便须遵从的规范，以维护人与人间的伦理道德仁义的关系。”

这番话本是鲁妙子兵法书第一章 开宗明义的序言，指出治兵之要，必须先明白天人之道，其词曰：“天人之道未尝不相为用，古之圣贤皆尽心焉。尧钦若昊天，舜齐七政，禹叙九畴，文王以八卦陈天道，周公定四时尽阴阳。孔子欲无有，老聃建之以常无有。兵道至此则鬼神变化，皆不逃吾术，况于征战争雄之法乎？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仁、义、礼、智、信五德，见之者昌，弃之者败。”寇仲聪明绝世，从之而发挥，成为自己的理论。

师妃暄再次动容道：“寇兄这番话微言大义，令妃暄不得不刮目相看。只想再请问寇兄一句，寇兄是为一己之私，还是抱着为万民请命之心，道出这番话来？”寇仲洒然笑道：“若否认不是为一己之私，我便是有违道德；但只为己而不为人，就是欠仁义。

所以都说道德仁义，本为一体哩！”

师妃暄首次感到自己拿这真小人没办法，因他的答案如说是为万民的幸福而去争天下，她便可由此入手，说动他以万民的利益为依归，去干最该做的事。

寇仲又道：“至于何者为先，谁该为后，恐怕李小子都分不清楚？否则他便可放弃一己之私，来助我寇仲一统天下了，对吗？”

师妃暄皱眉道：“寇兄这番话不无少许道理，但却是远离实际，更难令妃暄心服。

而这亦是问题所在，就是以寇兄现时的实力功绩，如何可以服众？徒使天下更增纷乱而已，于寇兄和万民均有害无利。”

连寇仲自己也要承认，师妃暄实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说客。不过说到底她并不认为他寇仲能干出什么事来。只是怕他起出传说中的‘杨公宝库’，使天下徒增不可知的变量吧了！

师妃暄出乎意料外的盈盈而起，美目深注的道：“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本；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妃暄言至此已尽，有缘再与寇兄相见吧！”

说罢飘然去了。

第五章 军情第一

王世充坐在床上，精神明显较今早好了些，但眼神仍是没精打采，环视立在床旁众人一遍后，道：“今趟出征，实关乎到我们的成败大局。老夫不能亲身参与，乃生平最大憾事。”

杨公卿忙道：“大人请放心，臣下得玄恕公子和寇兄弟左右为辅，必不

负大人所托，当教李密一败涂地，永不能翻身。待大人康复后，便可再次率领臣下南征北讨，一统天下。”

王世充沉吟道：“我们和李渊虽一在关西，一在关东，但却形势相似。我们受李密牵制，无法西进；他则要时时应付陇右的薛举父子。所以现在双方都是要与时争竞，看看谁能先一步巩固实力，平定近患，才有机会成不世之功业。”

寇仲尚是首次听王世充论及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王世充现在无法不倚重他，故才让他得闻此等机密事。

此时榻旁除他外惟有王玄应、王玄恕、杨公卿、郎奉、宋蒙秋五人，可见这非是一般的会议可比。

王世充叹道：“薛举此人出身富贵之家，一向爱结交朋友，挥金如土。这种〔衣夸〕子弟，除非一直顺风顺水，否则若逢挫折，便难以坚持下去。一旦投降，李渊会立即实力大增，所以我们须抢在这情况发生之前，攻打关中。因而与李密此战，必须速战速决，否则胜了也等于败了。”

寇仲不由对王世充刮目相看，只从这番分析，便显示出他确是精通兵法，高瞻远瞩的人。

王玄应道：“但薛举之子薛仁果骁勇善战，似不该是肯认输投降的人。”

王世充急速地喘两口气，寇仲又再输给他一注真气后，才回复精神，沉声道：“可惜他的对手却是智勇双全的李世民，除非李世民死了，否则他父子终难逃兵败投降的厄运。”

杨公卿点头道：“薛举的起兵，只是适逢其会，水到渠成。不像大人或李渊般本为大将，起义前已转战天下；又或如李密、杜伏威、窦建德般其地盘是打回来的。当年他因家财丰厚，在金城买得个校尉的小官来当，大业十三年时，陇右盗起，金城令郝瑗募兵数千，交他统率剿匪，岂知他就凭这支军队起家，开仓赈济贫民，自立为王。兼之地处西疆，附近再无对手，若他起兵之地是关东而非关西，怕早给人兼并了，所以大人所言甚是。”

王世充道：“今晚你们东赴偃师，千万不要张扬，公卿你负责执掌帅印虎符，统领全军，以玄恕为副师，小仲为军师，三人务要衷诚合作，利用李密对我们轻视之心，予他迎头痛击；若能胜之，定要乘胜追击，如能再下洛口、虎牢两镇，李密大势去矣，剩下只有战死或投降两途，天下就是我王世充囊中之物。”

他愈说愈兴奋，又咳嗽起来。

郎奉劝道：“大人的指示，我们定会切实执行。大人不如休息一会再说吧！”王世充辛苦地道：“淑妮嫁入关西之事，你们照原定计划进行，小仲对此可有异议。”

寇仲见各人瞧着自己，大感尴尬，忙道：“一切依王公吩咐。”

寇仲回到大堂，徐子陵正和陈长林闲聊，见寇仲到来，徐子陵欣然道：“原来长林兄来自南海郡，家族累世经营海上贸易，听他一席话，真胜于行万里路，很多地方的奇风异俗，包保你没有听过呢。”

寇仲暗叫惭愧，他和陈长林说的话加起来都不够十句。忙打趣道：“陈兄不是老晃的亲戚吧！大家都是南海人哩！”

陈长林显是不苟言笑的人，答道：“寇兄误会了！南海指的是我国南面的大海，沿岸有十多个郡，我们的南海郡和海南派的珠崖郡隔了足有二十多天的船程。”寇仲坐到陈长林另一边，道：“大海外究竟有些什么地方？当年在扬州，便常有外国商船驶来，那些人的样子和衣服都很奇怪的。”

陈长林道：“我家就是和波斯人及大食人做生意。”

寇仲忍不住问道：“陈兄为何不留在南海郡发外来财，却万水千山跑到这里来？”

陈长林双目射出仇恨火焰，沉声道：“若非迫不得已，谁想离乡别井，此事一言难尽，寇兄请见谅。”

寇仲心中一动道：“是否与沈法兴有关？”

陈长林剧震道：“寇兄真厉害，一猜便中。虽非直接有关，但沈纶是他之子，他实难辞其咎。”

徐子陵和寇仲交换了个眼色，压低声音道：“沈纶对陈兄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陈长林叹了一口气道：“沈纶害得我家破人亡，此仇不报，怎能泄我心头之恨。”

寇仲正要说话，近卫来报：“一切准备就绪，两位大爷请动驾！”

十二艘战船，鱼贯驶出洛阳城，沿洛水潮偃师驶去，由于是顺流东放，故船速极高，一泻多里。

从洛阳至偃师这截水道，途中两岸制高处均置有哨站，监察水道的情况，在安全上绝无问题。

除杨公卿，王玄恕外，同行的尚有玲珑娇，专责探听敌情。

这位龟兹美女登船后便避入舱房，连晚都要给她端进房内。

徐子陵亦没有兴致应酬杨公卿，躲在室内静修。

饭后杨公卿担忧地道：“李密最善用诈兵，往往到与他开战时，才知中计。寇兄弟可有什么妙计应对。”

寇仲微笑道：“今赵倒要看谁的诈术高明一点。现在我们首要之务，就是侦知李密主力大军驻扎的确实地点，始可从容定计。我已约好翟娇派人到偃师会我，到时便可清楚把握李密的虚实，亡李密者，实翟让之女也。”

王玄恕不解道：“可风妖道既知翟娇的事，自然会提醒李密，一个不好，我们说不定会反中他奸计。”

杨公卿也点头同意。

寇仲哈哈笑道：“问题是连老子我都不知道李密手下瓦岗军的旧将中，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李密最好就怀疑每一个旧将，弄得人人自危。那时李密一旦吃了败仗，保证立即人心涣散，瓦岗军四分五裂，使李密再无卷土重来的本钱。”

顿了一顿，一字接一字地狠狠道：“所以我们只须大胜一场，李密将永无翻身的机会。”

王玄恕双目露出崇慕神色，道：“寇大哥对任何事都另有一套高明看法的。”杨公卿仍未释然，道：“我们的总兵力只有二万人，虽说全是来自旧隋久经战阵的精锐，但比起李密号称数十万之众的大军，无论他的兵力于董山

与宇文化及交锋之役如何折损，终仍远胜我们。他或者输不起这一仗，但我们却比他更输不起。所以必须使他无法用诈，方有胜算。”

寇仲好整以暇道：“这方面大将军可以绝对放心，翟娇手下中有个叫宣永的人，此人精于兵法，又因以前曾长期追随翟让，现在又与仍暗里忠于翟让的瓦岗兵将一直有联系，故对瓦岗军的动静了若指掌，保证李密摆摆屁股，向左向右都瞒不过我们。嘻！这两天大家都忙坏了，不如趁早回房休息，因到偃师后可能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哩！”

寇仲推门而入，颓然曲肱横卧于正在床上打坐的徐子陵之旁，两脚仍然触地，吁出一口气道：“你以前不总是躺着练功的吗？为何现在却要学人盘膝打坐，难道比边睡边练更写意？”

徐子陵微睁眼帘，道：“你又受到什么委屈，蹙着一肚怨气的样子。”

寇仲苦笑道：“委屈倒没有，只不过是担心吧了！到现在我才知道纵使李密在童山之战折损甚钜，兵力仍远在我们之上。这场仗可能重演竟陵与老爹之役！而我还要想尽方法摆出必胜的高姿态去安慰别人，这个军师真不易当。”

徐子陵微笑道：“兵书不是有说兵贵精而不贵多吗？且激战之后，李密手下骁将锐卒必多死伤，战士心怠。而我军则是孤注一掷，志在死战，彼消此长下，只要策略得宜，避重击轻，将可胜券稳握。”

寇仲苦笑道：“这正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上赵的应付刺杀我本以为十拿九稳，怎知到头来仍是棋差一着，被李密所乘。由示敌以弱变成为敌所弱，若非有虚行之妙计，这场仗也不用打了。”

徐子陵双目倏地睁大，射出熠熠奇芒，沉声道：“这场仗我们一定会赢的，因为李密会以为王世充伤重难起，故军心散乱，士无斗志，而心存轻视。在现今的情势下，杜伏威和沈法兴的联军随时可攻袭江都，沿宇文化骨的旧路北上，窦建德则意图南下，李阀亦要应付西面薛举父子的大军，李密能否及时夺得洛阳，实争胜天下的关键。所以李密欲得洛阳之心，比镬上的蚂蚁还要焦灼难熬。这就是那遁去的一，明白吗？”

寇仲猛地坐起，奋然道：“说得好！但倘若李密断我军回东都之路，另以精兵傍河西出以逼东都，那时我们又该怎么办？”

徐子陵淡然道：“李密怎还有这种耐性？那时我们只要稳守偃师，再拖李密的后腿，并截断他的补给路线，加上洛阳又是天下有名易守难攻的坚城，久战之下，只会令他惨胜后的大军更无心恋战。故我可以肯定他除非不来，否则定是要一战立威以振士气的策略，再乘势一举夺取东都。”

寇仲拍床叫道：“有见地！”

猛地坐起，沉吟道：“希望翟娇不会令我失望，让李密的奇兵变成凡兵，那我们便可以避重就轻，大破战无不胜的瓦岗军了。”

大力一拍徐子陵的宽肩赞道：“兄弟！还是你行！”

徐子陵淡然道：“你根本没有闲下来的时间，有遗漏定必然的事。”

寇仲呆了半晌，点头道：“你这句话实是当头棒喝，记否当日在竟陵城头，我们面对老爹攻城的大军时，我曾悟出超脱生死成败，把整个战场当作一个棋盘的心法吗？棋手若要胜，必须谋定后动，着着牵着对方的鼻子走。

现在李密看似占了先着，但局却是由我们布的，只看他如何入局。”

徐子陵沉声道：“沈落雁最擅探听军情。不要忘了我们从她家偷出来那本名册，在各地均有她的眼线。”

寇仲色变道：“那怎办才好？”

徐子陵一字一字地缓缓道：“你若要以奇兵去对李密的奇兵，就千万不要动用王世充的一兵一卒，只有翟娇和她的人才可以成为奇兵。”

寇仲剧震道：“好小子！真有你的。不过听翟娇口气，现在肯追随她的只有宣永的数百名手下，如何可对抗李密的大军。”

徐子陵笑道：“你这小子整蛊做怪的哄我说话，我才不信你没有法子。”

寇仲尴尬道：“你该知我最爱听你的分析，兵法有云最紧要虚张声势，在战场上人心惶惶，连爹娘的名字都会紧张得忘记了。故若正面交锋，数百人可能连对方半条毫毛都拔不到；但烧烧他的后营粮仓，却是绰有裕余。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翟娇啊！

今趟你能否为父报仇，就看你是否争气哩！”

翌日战船抵达偃师城外的码头，寇仲和徐子陵两人戴上面具，扮成普通兵卒，混进城内。

他们脱掉军服，露出底下的行脚商贩装束，便依约定找寻翟桥方面留下的暗记，半个时辰后在城东一所民房见到宣永。

寇仲讶道：“想不到是宣兄亲临，形势如何？”

宣永把他们迎进屋内，坐好后道：“李密现正在金墉不断集结军力，看来随时会进军偃师，寇爷的诱敌之计已生出效用。”

寇仲大喜道：“今赵我要这老小子来得而去不得也。”

徐子陵沉声道：“不要欢喜得那么早。”

宣永点头道：“徐爷所言甚是。李密显是知道有小姐窥伺在旁，故不但城禁森严，不准随便出入城门，且在城外广设哨岗，防止探子观望，令我们和城内的线眼通信困难，此事颇为头痛。”

寇仲皱眉道：“李密现时情况如何？”

宣永道：“李密击破宇文文化及后，其劲兵良马多死，士卒疲病，人心厌战。故必须从各地调来质素远逊的兵员，因此虽仍有十万之众，却是良莠不齐，外强中干。”

寇仲欣然道：“既是如此，假若能趁他疲军南下，阵脚未隐时，挥兵强攻，再以奇兵突袭其后防，今李密腹背受敌，如此李密必将不战自溃，一败涂地。”

宣永叹道：“问题是李密擅用诈兵，若我们摸不准他的行军路线，舍其主力大军而误中副车，反会踏进他布下的陷阱，那时就轮到我们遭殃。”

徐子陵道：“宣兄似乎对探听敌方军情，没有什么把握哩！”

宣永道：“李密得知小姐之事后，对所有曾与大龙头有密切关系的将领都生出疑心，不让他们参与这次军事行动，更将他们调守其它地方。现在李密肯信任的，只有沈落雁、徐世绩、魏征、裴仁基、王伯当、单雄信、程知节、陈智略、樊文超等人，使我们无从入手。”

寇仲狠骂道：“真想立即去把可风妖道宰了。”

徐子陵道：“宣兄难道真个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宣永微笑道：“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李密只能提防与大龙头有关系的几个领兵大将，却难以尽去军内大龙头的旧部，他们虽没资格参与李密的机密军事会议，却能从其兵员的调遣中见微知着，提供我们珍贵情报。”

徐子陵不解道：“宣兄刚才不是说很难与城内通消息吗？”

宣永道：“确是如此。一向我们都用信鸽又或把书信藏在瓶内从暗渠送往城外，但由于徐世绩派人密切监察，令我们不敢再依老方法进行。不过总有人须到城外办事，便可把书信藏在指定地点，再由我们去拿到手来。否则岂非有负两位爷儿所托。”

寇仲赞赏道：“宣兄定曾在这方面花了很多精神和心力。”

宣永露出一个何足挂齿的洒脱表情。道：“首先我们知道了李密的大军分成四师，三师分别驻于城外的三个木寨，每师约有二万人，大多是训练未足的新兵和老弱之辈。

只有驻于城内的四万人是随李密打天下的精兵，由程知节、徐世绩、裴仁基作统军。”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精神大振。

前者目射奇光道：“哈！李密又想重施故技了！这三师六万兵只能作个幌子，真正攻打偃师的肯定是这支四万人的劲旅。”

宣永点头道：“现在决胜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把握这四万人的行踪。过往李密每趟与人交战，都凭准确情报，于敌人意想不到中以奇兵突袭。又或采诱敌之法，佯败退往某处时，突然以伏兵反击，佯败之军则掉头反噬，张须陀就是这么给他吃掉的。”

寇仲肃容道：“这事要托付小姐和宣兄身上，不过千万小心，沈落雁这婆娘诡计多端，绝不好惹。”

宣永点头答应，旋又苦笑道：“另一个问题是沈落雁对你们的举动亦是瞭如指掌，使你们难以使诈，一旦正面交锋下，真个胜败难料。”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个眼神，压低声音道：“这就要靠小姐和宣兄了，只有你们这支人马可成李密无法掌握的奇兵，若能教李密方面误以为是王世充的另一支秘密部队，将可动摇敌人的信心，加速他们的败亡。”

宣永一呆道：“但我们只有区区二百之众，唔！我明白了！两位爷儿果是胆大包天的人，宣永佩服。”

寇仲总结道：“现在致胜之道，惟在准确的军情，我们静候宣兄的佳音。”

宣永道：“寇爷可否给我弄张通行证，出入也方便点。”

寇仲长身而起道：“我不但要给你弄通行证，还要带你去和守城的兵将打个招呼，必要时你可直接来见我，以免贻误军情。”

第六章 营中学法

杨公卿把地图摊开桌上，只见洛水横贯正中，上方接近图顶处是与洛

水并行横流的黄河。东都洛阳以一涂黑了的方格作代表，置于洛水西端处，往东依次是偃师、洛口、虎牢和蔡阳，后两者分别筑在泛水和索水之旁，由黄河把洛、泛、索三条河流连接在一起。

围桌而观的寇仲、徐子陵、王玄恕、玲珑娇四人都很用心研究。

时间紧迫，敌人大军随时压境而来，没人敢掉以轻心。

寇仲指着位于东都和偃师之间稍北处代表城池的标致道：“李密的军队就是集结在此处，李密确是老奸巨猾，因为从金墉城发军，无论进攻东都或偃师，路程都相差不大，使人难以捉摸他会攻打何处，又或是兵分两路。”

王玄恕道：“这正是爹要驻重兵于偃师的原因，若李密竟敢兵逼东都，我们在偃师部队便可使他陷于腹背受敌的窘境，同时更可威胁到东面虎牢、洛口的安全。”

杨公卿道：“所以偃师若失，东都便完全失去了东面的据点，李密更不用顾虑后防和补给的问题，可全力攻打东都。所以能否保着偃师，实乃成败的关键。”

玲珑娇重提寇仲的猜测，道：“若他兵分二路，再配合独孤阀的内应，以攻击洛阳为主，包围偃师为副，我们该如何应付？”

杨公卿断言道：“假若宣永的情报无误，李密绝对没有能力发动这种规模的攻势，兼且独孤阀和杨侗现在能多保皇宫两天，已相当不错，纵想里应外合，亦有心无力。更何况他们只望尚书大人与李密两败俱伤，怎会蠢得引狼入室，所以找并不担心东都。”

徐子陵指着横过金墉城北面长达百里的一道山脉道：“这是什么山？”

杨公卿道：“这就是邙山，可风的老君观就是此山其中一座名叫翠云峰的山巅之处。”

寇仲道：“李密确狡猾，金墉城背靠邙山，故没有后顾之忧。若我们进军金墉，他便可在山内暗伏奇兵，杀我们一个意想不及。”

杨公卿道：“非但如此，若须弃守金墉，他可穿过邙山，渡过大河，退守河北的重镇河阳，那亦是李密前线大军和后援补给的后勤基地。在战略上，这布局是无懈可击的。”

所以倘若李密不主动来攻，我们根本拿他没法。若妄然进攻洛口，给他从金墉出兵攻破偃师，我们的远征军便只有全军覆没的下场。”

此时寇仲和徐子陵已对敌我双方的形势有了深入的理解，始明白地理环境在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杨公卿叹道：“所以我对寇小兄示敌以弱的诱敌之计是全力支持的，否则若让李密傍河西出以逼东都，引我们从偃师发军，而他立即折返金墉，那时我们只能退回偃师，如此数次，我们将被他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不败才是奇事。”

寇仲正是早知李密有此妙策，才想出示弱诱敌之计，只是千算万算，也算不到王世充真差点会掉命。

徐子陵淡淡道：“若我们苦守偃师，凭李密现时实力，究竟有没有法子攻破城池呢？”

杨公卿傲然道：“李密的伤疲之兵能有多大作为？只要城内有足够的粮草，我便包保可把城守住，不教瓦岗贼众得逞。”

寇仲哈哈笑道：“有大将军这番话，立时引得小弟计上心头，就让我们来一招请君烧粮的妙着。”

王玄恕恍然道：“这确是诱敌的上上之计。我们可把假粮草运往浮桥南岸的军营，摆出刻日进军洛口的姿态，假若敌人认为成功烧掉粮草，便会立即起兵南来，是否这样呢？”

寇仲摇头道：“二公子仍差一样没有猜对，就是我们要让他烧真粮草，只要留下够十日的粮草便成了。”

除了徐子陵外，三人都愕然以对。

寇仲成竹在胸的道：“只有真的让他烧掉粮草，才可骗过李密和沈落雁。这也是被斧沉舟，背城一战之法，让下面的人下了决死之心，才可一战定得江山。”

杨公卿深吸一口气道：“这不嫌太冒险吗？”

寇仲豪情勃涌的奋然道：“不行险着，如何可击败百战百胜的蒲山公李密？正因没有人猜到我们会这么胆大包天，所以才会中计。只要击败李密南下的主力军，单雄信那批老弱残兵还有什么作为。那时我们兵分两路，一取金墉，一逼洛口，粮草可再从东都源源送来，不用担心给人截断补给哩！”

杨公卿脸色乍晴乍暗，显是犹豫难决。

徐子陵沉声道：“现在东都自顾不暇，若李密采取堵截之法，我们势将成为孤军，早晚会因粮草不继而失陷。既是如此，不若诱李密速来决战，那时我们起码有一个致胜机会。”

王玄恕脸无血色的提醒各人道：“但只有一个机会。”

杨公卿仰首望上屋梁，好一会才道：“旧朝之时，尚书大人每次与李密交战，均非输在军力，而是败在战略之上。今次我们兵力及不上对方，唯一方法便是倚赖战略，好吧！我就陪寇仲和李密赌一手，看看老天究竟站在那一方。”

王玄恕急速地喘了两口气，以渲泄紧张的心情，问寇仲道：“玄恕是负责保护粮草和营仓的，究竟此事该以何种方式进行？是故意张扬还是……”

寇仲笑道：“唱曲必须唱全套，演舞也要演全套，如此观者才认为你没有欺场。对吗？”

最后那句却是向盯着他的玲珑娇说的，后者俏脸微红、垂下头去。

自表示过有点欢喜寇仲后，她便很易因他而霞生玉颊。

王玄恕点头道：“玄恕明白了。唉！此计若非出自军师之口，玄恕必会大力反对。”

徐子陵道：“此事不但要有那么慎密，便那么慎密去进行；还要在城内严格执行城防军令，禁止任何人出入城门。除非有大将军的批准，否则将兵均须留在营内候命，晚上更实施城禁。”

杨公卿点头道：“理该如此，粮食移离仓库后，即改以其它假货充数。我将把二万部队陆续调往河南的木寨，摆出进攻洛口的姿态。”

寇仲接口道：“还要派箭手在城墙站岗，如有信鸽一类的飞禽想飞往城外，便把它射下来，更要防止有人借通往城外的渠道送出消息，如此才能使人入信。”

杨公卿笑道：“你不怕真的把消息完全截断吗？”

寇仲苦笑道：“我是怕李密连我们的余粮都烧掉，那就糟糕之极了！”

寇仲和徐子陵回复本来脸目，策马出城，沿洛河朝浮桥的方向缓行。

日正西沉，对岸营地灯火点点，炊烟四起，表面虽似宁静和平，但内里却蕴含着山雨欲来前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寇仲笑语道：“阴癸派似乎忽然消声匿迹，不知是否想坐山观虎斗呢？”

徐子陵深吸一口带着河水气味的清新空气，纵目遥望对岸远处林木苍郁，叠翠层峦的峻岭丛山。

洛水过了偃师的河段，下游曲折迂回，青山连绵，岸旁树木蔚然深秀，山花怒绽，三十多艘泊岸的战船仿如画中的点缀物。

寇仲又道：“很久没有听过秦叔宝的消息，不知他仍否为李密效力，不要一个错手把他也杀了。”

徐子陵终于有了反应，道：“沈落雁很清楚秦叔宝是个怎样的人，更知道他和我们的关系，所以绝不会让他参与这场战役，仲少大可放心。”

两人来至浮桥处，勒马停下，让一队五十多辆的骡车渡桥。

由于浮桥有一定的负重限制，故每次只能让一辆骡车通过。

浮桥的两边均筑设高超达十丈的望台，上有哨兵箭手站岗，以监察戒备。

寇仲低声道：“若李密按兵不动，又不派人来烧粮仓，我们索性只留五千人在偃师，其它人悉数分水陆两路往攻洛口，趁洛口兵力薄弱，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夺城；然后再从容返回偃师，拖住李密的后腿。李密退，我们便固守洛口，这正是李密胜宇文化骨的方法。”

当时宇文化及将辎重留在滑台，率军北攻黎阳，徐世绩弃守黎阳西保仓城，而李密则以二万步骑兵屯于清淇。宇文化及占领黎阳后，分兵包围仓城。李密遂与徐世绩遥相呼应，深沟高垒避而不战。不过若宇文化及攻仓城，李密就从清淇出兵攻他后方，形成对峙之局。直至宇文化及粮尽，才以先诈和后反击之法，败宇文化及于童山。

寇仲的方法不是行不通，但却必须做到两件事，首先就是要荡平杨侗的禁卫军，使东都安定下来；其次须切断金墉和河阳的补给线，其中尤以后者难以办到，否则最多也是对峙之局。若待到李密恢复元气，情势便更不妙。

徐子陵怎会不知寇仲患得患失的心情，断然道：“放心吧！李密一定会来的。而且快得出乎你意料之外。因为他认定自己真的重创了王世充，而东都则乱成一团，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寇仲苦笑道：“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的心情，竟陵之役只是适逢其会，时间上根本不容你去想。但今趟却是正正式式谋定后动，调车遣将对垒沙场。如若输了，就算幸保小命，但亦会信心尽丧，以后都不用再出来混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说来好听，大多数人兵败后都一蹶不振，而今次我们更是输不起。若李密胜了，天下就变成两李之争，其它人只能靠边站。”

徐子陵叹道：“担心有他娘的屁用。我们本是一无所有，最多不外打回原形。正如老杨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例如忽然来场雷雨，说不定便可将形势完全改变，战场上实在有太多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

寇仲默然片刻，见车队已安然渡河，遂与徐子陵拍马登桥，道：“你觉得尚秀芳这美人儿如何呢？”

徐子陵愕然道：“原来你尚有闲情去想女人。”

寇仲笑道：“这就叫做调剂，她本在席间私下约了我去找她，岂知王世

充被刺受伤，我忙得昏天黑地下竟把她忘了。”

徐子陵像有感而发的道：“忘了最好。自坐船离洛阳那一刻开始，所有在洛阳发生的人与事，都像给抛在后方，变成很遥远和模糊的事物。大战迫在眉睫之际，我连素姐也不敢想。唉！想来又于事何补？”

浮桥已尽，两人朝木寨大门驰去，沿途挤满车马兵员，但在沉重的战争压力下，不但没有人谈笑喧哗，更罕见笑脸。

寇仲轻轻道：“不是连师妃暄都置诸脑后吧？”

徐子陵叹道：“师妃暄确是使人难以忘怀的奇女子，不过除了也把她忘掉外，还有什么方法？”

寇仲奇道：“陵爷少有这么坦白的。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她昨天来找过我，劝我退出纷争，给我乱扯一通的气走了。唉！她确是可迷死任何男人，但又高不可攀的美人儿，弄得小弟也可能患上与你相同的单思症，这叫有祸同当吧！”

徐子陵失笑道：“去你的娘！”

寇仲失声道：“我的娘不是你的娘吗？”

此时两人驰入兵寨，门禁森严，未经检查的车辆均不准进入。守门的兵卫见到两人，都态度恭敬，显示出两人在他们心中崇高的地位。

他们在营中与杨公卿和王玄恕共，玲珑娇则去了侦察敌情。

席间寇仲趁机向杨公卿请教各种军事问题。

徐子陵亦好奇心起，问道：“我们在南方时，曾见杜伏威强征乡农入伍，极不人道，东都的大军又是怎样来的？”

杨公卿呻一口热茶，道：“自秦开始，直至南北朝，一直以征兵之法为主，间有募兵，只是辅助之用。所谓征兵，就是成年男子均须入伍，无事时服役若干年，有事时则上战场。但自西魏开始，推行府兵制，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训练武事。每年要到京师或边地戍卫一月，战时上战场，战罢归家，武器、装备、粮食都要自备。”

王玄恕叹道：“杨广征战连年，使战士长期远戍，今他们难以忍受，不是开小差逃亡，便是叛乱作反，所以爹改采募兵制。在这时势中，只要粮饷充足，自有勇力者肯卖命，远胜征兵之制。尤其是亲卫兵队，更必须要视之作为终身事业，并甘于高薪厚禄的正规职业军人，否则将成多而无当或尾大不掉的局面。”

寇仲不解道：“凭东都的财力，为何招募的军队反不及李密的人多势众？只要变卖些杨广遗下来的珍宝，不是可多召大批人马吗？”

杨公卿笑道：“你没有听过凡兵务精不务多吗？李密以数十万大军，扭尽阴谋诡计，又趁宇文文化及缺粮，仍只落得个惨胜的结局，便知精兵的重要性。古圣有云：‘兵愈多者力愈弱，饷愈多者国愈贫。’尚书大人正是深明此理，如若无休止地增兵，只会造成冗兵丛集的局面，弄至生产荒废，民不聊生。”

顿了顿续道：“人多是没有什么用的，还要看装备粮饷是否配合得来。所以募兵宜严加选择，淘汰冗赘，以质取胜。李世民之所以每战必胜，便在于选练出一队由千余名精锐组成的‘黑甲’骑兵，伺机突击，屡建奇功，所向被靡。人数虽少，却无惧敌阵的千军万马，只要对方阵脚一乱，己方大军便趁势狂攻，内外呼应，令敌人饮恨沙场。”

寇仲听得眉飞色舞，这才明白‘杨公宝库’的重要性，难怪王世充这

二万“小军”，能令李密如此忌惮。

这就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寇仲见杨公卿谈兴甚浓，又问起军队内的组织情况。

鲁妙子的兵法书虽是说理精妙，却欠了杨公卿亲身治军的实际经验。

杨公卿捻须微笑道：“一支军队，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如何将众多人马编组成可用于作战的劲旅，只有一个法则，‘治众如治寡’是也。即是以五为伍，二伍为火，五火为队，二队为官，二官为曲，二曲为部，二部为校，二校为裨，二裨为军。无论十百千万之数各有统制，一知相应，一气相贯，如亿万丝为一缕，曲绾直引，无不如意，不见一丝之异；此整而不乱之兵，而大将总其纲领，达到以简驭繁的成效。全军从将至兵每人都明确自己的岗位和与上下左右间的关系。制定则士不乱，那时便有治众如治寡的效果。”

寇仲赞道：“难怪刚才那么多人挤在路上，竟没有混乱的情况。”

杨公卿道：“无论是伍、火、队、官、曲、部、校、裨、军，又或伍、队、旗、哨、司、营、师，都只是名称不同，但均以什伍为基础，其理一也。另外还要设定号统手、鼓手、旗手、大夫、马夫、认旗手、木匠、铁匠等人选，各司其职，组成完善的作战系统，这才有资格到战场与敌人决雌雄。”

寇仲正要说话，外面忽地人声扰攘，众人色变时，一名亲兵扑进帐来，气急败坏道：“报告杨帅，大事不好了。”

四人大吃一惊，难道李密的奇兵已杀到偃师来了吗？

第七章 暗渡陈仓

杨公卿、寇仲、徐子陵、王玄恕与一众将领目瞪口呆的瞧着已化为焦炭的大粮仓，人人无话可说。地上排着十条仓犬和十多名守兵烧得难以辨认的尸体。

这是城内十六个粮仓之一，但存量却等若其它十五个粮仓加起来的货量。大火起得既快，同时生出十多个火头，若非有高墙把它与其它民居分隔开来，兼又是阴浓湿重的春夏时节，灾情可能不止于此。

负责守仓的偏将跪在地上，不住颤抖，神态可怜。

杨公卿怒道：“这是没有可能的，我已加派人马防卫，怎会连敌人的影子都摸不着，便烧成这样子，至少也可把火救熄。”

那偏将颤声道：“救火的井子都给人以沙石塞了。”

杨公卿一呆道：“奸细如何能把沙石运进来？”

寇仲肯定地道：“只要派人搜查一下，定可发现有地道一类的东西，此事该是敌人处心积虑的奸计，最好派人检查一下城内所有仓库。”

当下有人领命去了。

王玄恕着三人移到一旁，低声道：“此事叫错有错着，我刚把真粮移往城外的营地去，此处烧的全是假粮，因为全由我的亲兵负责运送，其它人都不知新运来的是假货。”

寇仲大喜道：“二公子办事的效率确是惊人，早先那五十辆骡车载的是

否就是真粮？”

王玄恕又惊又喜的点头道：“正是真粮，今次该怎么办？”

杨公卿精神大振道：“这叫误中副车，又名天助我也。现在我们要全力搜查奸细，凡没有户籍的外人都要关起来审问，同时重赏举报可疑人物的城民。另一方面加强营仓的防卫，设法另辟秘密粮仓，储存粮食。”

王玄恕见自己无意中立下大功，必得父亲赞赏，欣然去了。

寇仲低声道：“看来我们也该回帅府饮酒庆祝，以迎接李密的大军哩！”

天尚未亮，寇仲和徐子陵给唤醒过来，到帅府大堂见杨公卿。王玄恕正在打呵欠。

玲珑娇则一脸风尘的坐在杨公卿旁，正对着桌上的战略地势图指点说话。

两人步进大堂，杨公卿抬头朝他们瞧来，哈哈笑道：“瓦岗军来了！”

寇仲、徐子陵闻言大喜，围拢过去。

玲珑娇兴奋地道：“我已和各地眼线联络过，并亲眼目睹李密的先头部队朝偃师直逼而来，若不停留的话，明天我们便可在城墙看到瓦岗军的旗帜。我已派出十多名轻功特佳的好手，密切监视他们，消息将会以信鸽传回来。”

寇仲道：“动的是那支军队，人数有多少？”

玲珑娇道：“动的是城外由单雄信、陈智略、樊文超三人率领的新兵，城内的主力军仍没有动静。”

杨公卿担心地道：“李密又想用诈了。”

徐子陵问道：“娇姑娘有否潜入城中探看？”

玲珑娇傲然道：“没有城防能把我玲珑娇难倒的，不过军队所在的民房防卫森严，我怕打草惊蛇，只能在远处察看，城内情况一片安宁，显是李密认为自己胜券在握，信心十足。”

王玄恕问道：“那批新兵是否真如宣永所说的不堪？”

玲珑娇道：“单雄信所部的先锋队人数约在三千许间，于黄昏时候起行。由于被林木阻挡视线，我只能从扬起的尘土推测兵员的众寡，知其全为步兵，且部伍不肃，可肯定非是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

寇仲愕然道：“娇小姐竟可只观其扬起的尘土，便看出这么多事来，确是观测和侦探敌情的高手。”

玲珑娇得他赞赏，欢喜地横他一眼道：“你若要学，我可作你的师傅。每逢尘高浑起，就是骑兵；步兵尘低而广披滚滚。单雄信的新兵使尘低散乱不齐，便是因训练不足而队形不整。如是精锐之军，尘埃会是条条而起，清而不乱；军止尘止者，则大将威德行；尘埃左右前后起者，使人不得法也。”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心悦诚服，这才知道观敌也是一门学问。

此时亲兵来报，收到前线以飞鸽送来的情报。

杨公卿拆开飞快瞧了一遍后，递给玲珑娇，道：“李密的城外部队已陆续拔营分两路朝我们推进，但城内主力军仍全无动静，看来他是想诱我们出击，假若我们真的给他烧掉粮草，亦只有在粮尽前尽早决战，而不会苦守孤城。”

王玄恕点头道：“那时他就可以主力军突击我们，杀我们一个措手不

及。”

杨公卿见寇仲和徐子陵都是眉头深锁，奇道：“李密现已中计，你们为何却苦起脸孔？”

徐子陵道：“我总有点很不妥当的感觉，李密有可风做奸细，该清楚我方有娇姑娘这种一流的探敌高手虎视眈眈的监察他行军的情况，若是如此，他还如何用诈？”

寇仲问道：“照娇小姐所见，城内驻军的民房区的门禁哨岗是否严密得不合常理？”

玲珑娇俏躯微颤，露出思索的神情，点头道：“确是如此，巡逻者非是一般兵卒，而是李密麾下的高手，才令我望而却步。”

“砰”！

寇仲一掌击在台上，叹道：“好狡猾的李密！若我没有猜错，他必是利用地道一类的掩护，把主力军分批移往城外某一秘密营地。当我们误以为他主力军仍未离城，妄然迎击单雄信的新军时，他便重施当年击败张须陀之计，佯败引我们远离偃师，再于某处伏兵夹击我军，那时我们不全军覆没才怪。”

杨公卿色变道：“那我们岂非已丧失了先机？”

寇仲道：“这又未必，要将四万人借地道秘密移出，只有在晚间进行，且非一晚半晚能办到的事。只要看看单雄信的军队何时抵达，便知那需要多少时间。因为单雄信的新军怎都要等到李密的主力军准备妥当，才敢在城外结阵恭候。”

王玄恕忧虑道：“假若我们摸不清李密的主力军到了那里去，便只有把所有的人调返城内苦守，先前的大计再派不上用场。”

寇仲尚未答他，手下来报，宣永求见。

宣永只向杨公卿等略作问讯，便神情肃穆地道：“李密确不愧当代最出色的阴谋家，竟能预早掘出三条地道，把主力大军分批移往北邙山。若非小人心生怀疑，也测不破他的手段。”

杨公卿紧张地问道：“知否他们扎营的地点？”

宣永颓然道：“沈落雁用她的侦鸟在天上盘旋监视，使我不敢妄动，兼且她在山路险要之处设下哨岗，欲跟无从。照我估计，以目前的速度，最早也要多一晚时间李密的主力才可全体移师北邙山。”

众人俯瞰桌上的战略图，只见邙山在金墉城的左上方斜下直抵偃师东北处，连绵百里，占地极度。若不能把握到那四万人的行踪，开战后将可能从北面任何一处钻出来的奇兵，都大感惊惶。

宣永道：“现在我方的人都不敢轻举妄动，兼且对方高手如云，只要露出形迹，想逃都逃不了。”

寇仲左掌横劈，狠狠道：“首先要宰了那扁毛畜牲，唉！不过这只会令沈婆娘醒觉。”

玲珑娇道：“此事交由我办，我可从另一边入邙山，不循山路，只要他们生火造饭，又或伐林开路，总有形迹可寻。”

徐子陵道：“我们最好先仔细想想，李密这趟秘密行军，必然是考虑周详，不会轻易被我们识破。”

杨公卿同意道：“地道可以预先挖掘，其它自亦安排妥当，邙山广披数百里，要找一支蓄意隐藏的部队，在短时间内谈何容易，而大战已迫在眉睫，不若我们先决定该背城一战，抑或死守偃师。”

寇仲断然摇头道：“我们仍是依照原定计划行事，除非我们寻不到他的主力军队，才改为坚守城池。至少我们尚有一天一夜的功夫可尽人事。”

杨公卿默然半晌，向宣永问道：“瓦岗军方面形势如何？”

宣永道：“留守金墉的是王伯当的部队，李密另一大将邴元真则镇守洛口，两城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下。率新兵佯攻偃师的是单雄信，此人曾因争一个妓女与王伯当嫌隙甚深，本身却是个将才。”

寇仲道：“邴元真又如何？”

宣永不屑道：“此人兵法不错，擅长守城，但却欠缺胆色，非是冲锋陷阵的人选。”

接着冷哼道：“单雄信、邴元真等均为瓦岗军旧将，与李密宠信的裴仁基、徐世绩、沈落雁、王伯当这班新贵一向不大和睦，所以只要能突破李密之军，保证瓦岗军会陷于四分五裂，各自拥兵自保之局，届时只要施出怀柔手段，可令李密各部不战而降。问题是怎样方能大破李密隐入邙山的奇兵吧。”

杨公卿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那我只好在这里静心恭候好消息了。”

寇仲、徐子陵、玲珑娇、宣永四人立在邙山一处山头之上，纵目四顾，四周山势延绵伸展，岩色赤如朱砂，奇峰处处，在雨雾下苍茫虚莽，景色变幻无定，极尽幽奇。

背风的深谷更是古木蓊森，挺立山坡，华盖蔽天。

山势险要处，松柏、山榆蔚然秀拔，或积翠于山涧谷底，或扎根峭壁危崖。

邙山确是抱奇揽秀，难怪老君庙会选建于此山的翠云峰之上，可是若要在这样漫无边际的大山去找一支四万人的部队，正如杨公卿所言，只能靠运气。

寇仲道：“老君观在那个方向？”

玲珑娇指着金墉城的方向道：“就在金墉城邙山东北处，离偃师只有半天的马程，当然不包括上山那段路。”

寇仲点头道：“无论如何，为了配合单雄信的部队，李密怎都不能找一处离开偃师过远的地方埋伏，四万人亦非少数，所以我们只要遍查偃师以北的邙山区域，定可寻到一点迹象。时间无多，趁现在雨雾难分，视野不清，为我们提供掩护之际，我们去吧！”

雨势愈趋绵密，身置深山之中，仿似进入一个超乎人世的迷离境界，认路辨途已是难事，更不要说寻找敌踪。

在这样的情况下，连玲珑娇也一筹莫展。

入黑后，搜索的工作将更艰难。

宣永提议道：“我们不若先和大小姐会合，人手多些，成功的机会亦将可增加。”

寇仲摇头道：“若给敌人发现我们，以奇兵制奇兵之法便要泡汤了。”

徐子陵沉声道：“不若我们到老君观去碰碰运气。为了能快速在山中行军，李密必须把战马粮食预先运在山中某处，那就再没有一个地方比老君观要适合，而那处的妖道又与李密有勾结。”

寇仲皱眉道：“这个推测虽合情理，可是老君观在翠云峰之类，上落太不方便哩！”

宣永剧震道：“寇爷你有所不知了，在翠云峰下有个翠云谷，谷内建有十多座专供各地来参拜的善信落脚或作短期修行的精舍，还有大片密林，若在林中扎营，确是非常隐蔽。”

寇仲惊喜道：“由翠云谷出邛山往偃师，需时多久？”

宣永道：“那里辟有山道，至多一个时辰便可出山。接着是数十里的平野草林，若全是骑兵，快马疾行，不用两个时辰便可抵偃师。”

寇仲额手称庆笑道：“今趟有教了，李密和沈婆娘啊！你们欠我的债，今次还过清光吧！”

老君观座落巍然耸立的翠云峰之巅，林木浓郁，碧山环绕，一边山崖陡峭，可以看到从峰顶倾泻往深下百丈的沟壑。如能登上峰顶，该可北望黄河，南顾洛水。此刻在雨雾难分的空冥飘渺中，更像高不可攀的神仙洞府，那想得到主持者竟是邪派的顶尖人物。

翠云谷位于翠云峰山脚，谷地开阔平坦，十多座粉墙黑瓦的房舍丛布在谷北的林木间，小路交错，野花丛丛，芳草萋萋，远有翠色浓重、层次分明的群山作衬，近有黄绿相间的田园围绕，如图似画，确是避世的桃源胜地，令人更难联想起妖道和枕戈待旦的战士。

南端谷口是大片柏榆树林，在这种天气里，凭高下望，就算林内确密藏军营，也难以觉察。

接连谷口是下山的道路，穿峡而去，蜿蜒往下，不过受山势阻隔，故看不到山外南面的平野。

寇仲信心动摇，道：“若李密的大军确藏于谷内，怎会一声马嘶都没有？”

此时往侦察的玲珑娇一脸喜色的潜回来，兴奋地道：“果如所料，谷内林木中营帐处处，满布瓦岗军，但却不见战马骡子等畜牲，看来是另藏他处，免了他们登山之苦。”

众人大喜。

寇仲道：“我和小陵留在这里继续监视，你们分别回去通知大小姐和大将军，一切依原定计划行事。”

又商议一番，约定如何联络与会合等细节后，宣永和玲珑娇欣然去了。

到黄昏时，雨过天清，山谷的情况一览无遗。从他们所处的危崖下望，密林间隐见营帐，还不时有军士往来于营地与房舍之间。

寇仲躲伏在草树间凝神观察，良久始道：“小陵！我总觉得有点不妥当。”

仰躺一旁的徐子陵道：“是否因见不到沈落雁的扁毛畜牲，又或因营内没有马儿呢？”

寇仲不答反问道：“我们被沈婆娘害了这么多次，差些儿每趟都中她奸

计，以我们的聪明才智亦这么窝囊，你说她厉害在什么地方？”

徐子陵静心细想，同意道：“你倒没夸大，若说阴谋手段，谈笑用计，我们似都一直落在下风，从翟让被杀到王世充被刺，没有一趟我们是斗赢她的。”

寇仲苦思道：“还记得我们初遇她时，定下三擒投降之约一事吗？她布下‘野叟’莫成的陷阱，像未卜先知似的让我们自己坐上贼船去，又故意在乱石急流弄翻船儿，利用我们的好心肠以为在拯救老人家时制着我们。每一着都显示她最懂因人而异的揣摩对方心理。既是如此，她怎都该猜到我们会来老君观瞧瞧吧！那会蠢得躲到这里来呢？”

徐子陵猛地爬起来，陪他同往下望，剧震道：“你说得对，下面的军营定是沈落雁的计中之计，十个军营该有九个是空的，只要数千作幌子的诈兵，便能令我们误以为瓦岗的奇兵布伏于此，而真正奇兵，则在别处。今回糟了！天黑后我们怎样去寻找呢？”

寇仲道：“我们只能尽力而为，真正伏兵处怎都不该离偃师太远，所以理该在附近某处山中同样相似的环境里，那才不虞马儿太辛苦或嘶声远扬，来吧！先下去摸个清楚，肯定我们没有冤枉沈婆娘，才决定该怎么办。”

第八章 前后夹击

两人在邙山外一处山头颓然坐下。

天上云层闭月，地平尽处隐见光晕，那就是洛水之北的偃师城。

足有两个时辰两人在山中盲目摸索，从金墉那边直搜过来，仍没摸到半点敌踪，累得两人力尽筋疲，真元耗损。

寇仲狠狠骂道：“都是今早那场雨累事，不但洗去地上的痕迹，连气味都涤走了。”

徐子陵摇头道：“那只是场雨粉，怎都该有痕迹留下。”

寇仲苦笑道：“当然有痕迹，不过只是通往老君庙去的。咦！”

徐子陵道：“你想到什么？”

寇仲沉吟道：“宣永不是说过李密的主力军至早也须多一晚工夫才可从地道潜往北邙山吗？为何刚才金墉城外水静河非，没有半点异况？”

两人同时一震，醒悟过来。

寇仲叹道：“好一个沈婆娘，果然厉害，这定是偷龙转凤之计，把新兵换精兵，而精兵则借新兵掩护，潜往某一有利突击的目的地，此计确是厉害，我们差点便上当。”

徐子陵苦恼道：“现离天亮不足两个时辰，我们到那里找伏兵呢？”

寇仲道：“李密的精兵是前天由金墉开出，昼伏夜行，说不定现在仍在行军途中，这么浩浩荡荡的四万骑兵，欲要避人耳目，只有躲往邙山这带山区一法。那即是他们仍须绕个圈子往这边来，他们一是已抵目的地，又或是将要到了。我们快去！”

徐子陵道：“且勿焦急，今次若我们再猜错，就失去了破败李密的千载一时之机。”

照形势论，无论是单雄信的新兵，又或李密的奇兵，都只有背邙山布阵这唯一可行的战略，可免后顾之忧。所以我们可假定单雄信的新军将在偃师之北背邙山布阵扎营，诱偃师部队出击，而李密则把主力军隐在附近邙山某处山头之后，好方便轻骑出击。若真是如此，李密藏军之处，已呼之欲出！”

寇仲把耳朵贴往地面，好一会后才坐起来，苦笑道：“沈婆娘定是吩咐手下以布包扎马蹄，小弟半点声音都听不到。”

徐子陵弹起来道：“那就用脚走路，用眼去看吧！”

两人缩入草丛，沈落雁的怪鸟盘旋两匝后，远飞去了。

两人透过草丛朝对面的山坡下的树林瞧去，只见营帐连绵，井然有序，与邙山外偃师间的草原只是一丘之隔，骑兵若策骑越过山丘，只须一个时辰便可摸到偃师的城墙，确是方便无比，但又非常隐蔽。

这里离翠云谷足有五十里远，位于偃师东北处，外面尚有广阔的长草原和疏林矮树。

假如单雄信在偃师正北倚邙山扎营，这地点刚与其成了犄角之势，深合兵法之旨。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低声道：“现在我们分头行事，你立即赶返偃师，着杨公卿无论如何立即出兵，趁李密阵脚不稳，人疲马乏之际挥兵强攻。我则去找翟娇，当李密被迫仓忙应战时，我们就从后放火袭营，令他腹背受敌。掳得沈婆娘后就送你作一晚便宜老婆，哈！”

徐子陵没好气道：“记着烟花讯号，千万不要延误军机。更勿要先被沈落雁的怪鸟发现，唉！又来了！”

怪鸟去而复返，今次还直朝他们藏身处飞来，似是有所发现。

徐子陵运聚功力，全神以待。

岂知怪鸟一个盘旋，升往高处，呼的一声走了。

寇仲道：“幸好这扁毛畜牲不会说话，否则便糟了，还不快溜！”

“砰”！

杨公卿一掌拍在桌上，猛地立起，大笑道：“李密果是用奇的宗师，不过今次上得出多终遇虎，用奇用出大祸来，我要教他来得去不得也。”

众将领轰然起立，人人情绪高涨，士气昂扬。

王玄恕更兴奋得两眼闪亮，俊脸生辉。

徐子陵生性虽淡薄无为，但也因受营内气氛感染，热血沸腾。

想起李密的阴险残忍，杀人如弃草拾芥，更想起翟府无辜的婢仆小孩，任恩和他的兄弟遇难，他便恨不得斩下他的头来。

杨公卿奋然道：“全军已整装待发，一切准备妥当。”

接着向立在两旁的二十多名将领喝道：“我们由东门出城，先沿河东行，绕过密林后，才改往北走，直扑李密奇兵藏身处。”

众将领命先行。

杨公卿向徐子陵道：“我知徐兄弟一向不爱舞刀弄棒，不过战场非比江

湖，手执利器总是方便一点，徐兄弟爱用什么兵器呢？”

徐子陵耸肩道：“那就烦杨大将军给我弄根长枪来吧！”

寇仲、翟娇、屠叔方三人蹲伏在一块巨岩后，透过密林边沿的长草丛，遥观李密营地的动静。

在黎明前令人怠倦的暗黑中，寇仲仍感觉到翟娇眼中喷射出仇恨的火焰，暗下决定待会袭营时，必须片刻不离她左右。否则假若这性情暴烈、貌丑而心高气傲的大小姐有什么三长两短，他怎向素姐交待。

翟娇的声音像从牙缝内并发而出的狠狠道：“李密你也有今朝一日，择营讲求自固，现在营地广布丘坡下水溪两岸密林之内，既无险以据，更无要隘可守，无论潜袭火烧，均可教你吃不完兜着走。”

寇仲心中生出奇异的感觉。

翟娇经过家散人亡的惨剧后，虽然性格没变，但识见和遇事的态度却回然有异，再非昔日那受骄纵的千金小姐。

屠叔方道：“李密并没有犯错，因为他这次行动的的目的是要以奇兵克敌，故背山险，向平易，选取这易于防守和出击的地方，假若偃师军至，便可驰上山坡，于山头布阵，只是算漏了我们这批从后施袭的部队吧了！”

宣永这时潜回来道：“敌人刚吃过干粮，人马均在争取休息的时间，连放哨的兵士都在打瞌睡，是袭营的最佳时刻。若天亮后给工事兵在营地四周掘壕布防，袭营的难易便有天壤云泥之别了。”

翟娇不耐烦地道：“小仲你是怎么搅的，为何仍不见偃师的骑兵？”

寇仲赔笑道：“放心吧！小陵办事你也不放心吗？”

就在此时，天空传来振翼之声。

沈落雁那头通灵的怪鸟从南面飞至，在营帐盘旋急舞，一副情急之状，敌营一阵骚动，像波纹般延往整个营地。

寇仲松了一口气道：“来了！准备出击。”

当偃师约二万轻骑精锐，倾巢而出，先沿洛水北岸东行三里，再改北上扑向离偃师只有二十余里的瓦岗主力大军营地时，单雄信的新军刚开始在偃师北背靠邙山的数个山头布营设寨，忙个不休。

胜败之别，确只是一着之差。

假若让李密多一天的时间，兵将得到充份的休息，立稳阵脚，将会是另一个局面。

偃师部队兵分三路，由王玄恕和另一将领各率一队由五千人组成的先锋军，从左右往敌阵推进，而杨公卿、徐子陵和玲珑娇的中军则分为前、中、后三军，正面驰往李密藏军之处。

曙光初现，宿鸟惊飞。

平林山野雾气深浓，天地苍茫。

左右两支先锋部队，首先抵达林区的边沿，林外就是广达两里，阔达十余里的长草原。

王玄恕依计隐伏，静待中军的到达。

敌人的旗帜和骑队，杂乱无章的涌现山头，显是因他们的突然攻至而手足无措，仓皇惊惧。

中军的先头部队此时驰出树林，分作三组，布列平原之上，队形整齐划一，仿如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见到对方惶然布阵山头，人人无不战意昂扬，跃跃欲试。

就在瓦岗军的箭手和盾牌手尚未而好阵势之时，杨公卿已至，见状纵声长笑道：“瓦岗小儿，今趟杨某人若不教你一败涂地，以后杨某人的名字要倒转来写。”徐子陵看得点头称许。

己方大军养精蓄锐，士气如虹，若耽搁时间，只会令气势衰竭减弱，所以趁敌人此际阵脚未稳之时，挥军强攻，正深合兵法之旨。

万蹄齐发，轰鸣震天，喊杀声弥漫整个战场的惨烈气氛下，由三组各二千人组成的中军先锋队伍，有组织地朝山丘上的敌人冲刺。

前数排的骑士均手持长盾，另一手持枪，以挡挑敌人箭矢，后方的战士则弯弓搭箭，准备射进敌阵之内，掩护前方战友破入敌阵去。

杨公卿、徐子陵的四千部队，紧随于后方，徐徐推进，支持强攻的先锋锐骑。十六面大鼓，敲得隆隆作响，更添主动进军的王军威势。

徐子陵暗中留意，杨公卿不断发出命令，随在他后的旗手便不断以不同手法打出各色旗号，而埋伏两侧的翼队即以旗号相应，始知军有千军万马，事有千变万化，决非麾左而左，麾右而右，击鼓而进，鸣金而退这么简单。

前方蓦地杀声震天，箭矢嗤嗤，待之已久的决战，终到了短兵交接的时刻。

双方马蹄声同时响起，侧翼两军离林奔杀而出，分从东西两边斜坡冲往敌阵。大战终全面展开。

寇仲、翟娇、宣永、屠叔方与大龙头翟让遗下来约二百二十五名子弟兵，正勒马在瓦岗军营后的一个密林内，屏息静气的瞧着敌人慌乱地在营地东奔西驰，或踏蹬上马，或徒步奔上山头，人喊马嘶，乱得像末日来临。

众人一手提弓，另手持着扎着浸醮了火油的易燃布条的箭矢，等待偷袭敌后的最佳时机。

宣永低声道：“溪流这边的三十多个营帐都是粮营，我们先烧粮营，然后才收理其它。”

翟娇沉声道：“李密是我的，我要亲手把他的臭头斩下来。”

寇仲暗叫可惜，假若王伯当随行，他的头便将属于他的了。

若非王伯当，素素便很可能不会自暴自弃的随便找人下嫁。而千栋万栋，却拣到个别有居心的香小子。

此时山的另一边兵刃交击之音和喊杀声漫天轰响，翟娇舞动起与她体型配合得天衣无缝的大关刀，大喝道：“兄弟们，为大龙头复仇的时刻到了！”

喝毕一马当先，疾冲而出。

寇仲等二百多人一声发喊，点燃火箭，奔随而去。

火箭在空中划出二百多道美丽灿烂得像元宵烟花的红芒，横过十多丈的上空，往瓦岗军后营投去。

营帐纷纷着火焚烧，射歪了的火箭也落到林叶丛中，劈啪火起。

这种火油燃性极强，遇湿反增其烈，一点不受春浓的影响。

到翟娇等杀入敌营时，他们已射出三、四轮近千支火箭，溪涧两边的营地泰半火焰奔腾，浓烟冲天而起。

敌人那想得到会有奇兵从后方袭至，加上对前方的攻击已是应接不暇，仓皇间根本弄不清楚犯后的只有二百多人，留守营地的疲兵登时乱成一团，溃不成军。

翟娇的大关刀逢兵新兵，见将劈将，且得寇仲、宣永、屠叔方三人护持左右后三方，更是如虎添翼，势如破竹的杀入敌营内，把迎上来的瓦岗军冲得支离破碎。手下们更趁敌人四散奔逃之际，四处杀人放火，把战场变成屠场，情况混乱惨烈至极点。

寇仲的井中月更是所向披靡，每出一刀，不用及身，刀气便足使敌人受创倒地；宣永的鸟啄击亦发挥出在千军万马中纵横自如的惊人威力，杀得对方人仰马翻、四散避开。

只十多息的时间，这队充满深刻仇恨的队伍已攻入敌营的中心地带，只差千多步便可穿过敌营，抵达登山的斜坡。

大局已定，只剩下能否手刃李密这从来没有战败纪录的军事强人了。

第九章 败如山倒

士气如虹下，兼之敌方阵脚未稳，中军的三队各以二千人组成的先锋军，像三条长蛇般疾如锐矢，快如雷电，狂如风雨的奔上山坡，破进敌阵。

来到坡顶的李密与众将在帅旗尚未竖好之际，便指挥手下冲下斜坡拦截，希望杀退敌人的第一轮冲锋，待重整阵脚后，再以优势兵力迎战。

天上箭矢交射下，两方骑兵就在长达数里的丘坡中段相遇，近身厮杀，一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杨公卿所率的四千精骑仍在稳定而缓慢的推进。

策马在他左旁的徐子陵尚是首次正式参与战场上两军对垒的血战，且是胜败皆速的纯骑兵战，不由为其惨烈的气氛所慑。深感在这种千军万马的情况下，无论身手如何高明，真正要倚赖的只有群体合作的力量。

杨公卿双目精光闪闪的瞧着坡顶处帅旗下高踞马上的李密，向徐子陵道：“骑兵又名离合之兵，因其能离能合，速散速聚，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急疾捷奔，所以为决胜之兵也。今趟我方若非全是利于邀击奔趋的骑兵，李密小儿何用狼狈至此。”

徐子陵见李密迎战的骑兵队虽不住倒下，但由于不断有人补充，堪堪把己方骑队压得难作寸进，形成混战之局。正担心时，己方两翼的骑兵已从两边冲击敌人，登时令瓦岗军应接不暇，乱及全阵。

此时他的情绪已乎复过来，冷静如巨。

只见李密身旁是貌美如花的沈落雁，正狠狠盯着自己。

就在此时李密后方浓烟冲天而起，喊杀震天。

杨公卿大笑道：“李密小儿中计了！谁能斩下他项上人头，赏黄金百

两。”

这三句话他运气送出，声震全场。

战鼓狂响，杨公卿最精锐的骑兵队，终于投入战场，拉开了全面决战的局面。徐子陵想起翟让龙头府上下和任恩一众的血仇，策马冲出，奔上斜坡。

赶了一晚夜路的瓦岗疲兵，见后营处火焰冲天，更是无心恋战，四散奔逃，再挡不住愈战愈勇，气势如虹的偃师精骑。

李密和他的近万亲兵终于动了，朝杨公卿的中军冲杀下来，希望能挽狂澜于既倒。

只可惜自古以来从没有一处地方比战场更是现实和冷酷，败局若成，即使孙武复生，孔明再世，也回天乏力。

徐子陵领着一队五百多人的战士，势如破竹的直往李密迎上去。

每枪击出，或挑或刺，扫打格卸，螺旋劲都像山洪暴发般把挡者冲击得抛毙堕马，无一幸免，尤其是他只须对付上方冲下来的敌人，更能把长枪这种攻坚远击武器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这锋刃相对的时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仁慈根本没有容身之所。

“当”！

一把长剑活像从天而降的神剑般，硬架了他以为必杀的一枪。

徐子陵定神一看，才知使剑者竟是与王伯当齐名号称瓦岗双虎将的裴仁基。

前方密密麻麻的全是瓦岗军，压力登时倍增，左右两方的战士纷纷倒下，其空位瞬给后继者补上。

徐子陵一声长啸，心中涌起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友军惨死的血仇，手中长枪幻出千万道枪影，气芒嗤嗤，有如狂风巨浪般向裴仁基攻去。

寇仲等以悍若雄狮的翟娇为首，二百多人由散归聚，像一把利刃般直刺进敌人的后军去。

此刻后方已是烈焰浓烟，再没有退路，且有时晨风把烟屑卷来，呛得人只想尽快远离。当他们拚命杀上漫长的丘坡，敌人在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虚实下，拚命的往两旁散避，大大增长了他们的威势。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这二百多人全是翟让的子弟亲兵，由瓦岗起义便一直追随翟让，等待这复仇的机会已盼得颈都长了，又知若不能与前方己军会合，便只有死路一条，益发人人拚命。

一边是心慌意乱的疲兵，另一方则是下了死志的复仇部队，相去之远，实不可以道里计。

瓦岗军已进入像瘟疫蔓延传播般的恐慌里，再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

寇仲等冲散了一个李密遣来阻截他们骑兵团后，终于抵达山头。

只见漫山遍野都是四散逃窜的敌军，而激烈的战斗则分别在丘坡中段和两边山头进行，一些突破了敌人防线的偃师部队，则在溃不成军的敌阵内左冲右突，纵横杀敌。

丘坡上死伤密布，充份显示出战争的冷酷无情，鲜血把草丛坡地染出

一片片的血红，触目惊心。

翟娇一眼便瞥见李密帅旗在处，大喝道：“翟让之女今天讨命来啦！”

拍马便朝下方李密的亲兵部队冲去。

他们都是头扎红巾，以资识别。

己方之人见了，自是立即让路；而李密这批特选的精兵，泰半是翟让旧部，认得来者乃大小姐翟娇，在心理上已不敢阻挡，兼之败势已成，见她领着大批死士杀至，立时心胆俱寒，只懂急急逃亡。

瓦岗军最后仅余的一点斗志，终于土崩瓦解。

当众人彷徨如入无人之境般杀到李密的亲兵部队背后时，百多人迎上坡来，领头者认得出来的有徐世绩和“长白双凶”的符真、符彦两兄弟，前者手提长戟，后两者仍是惯用的长柯斧和钓剑，三人均血染战袍，神情狰狞却疲惫。

寇仲发出一阵震天长笑，离马跃起，凌空望三人扑去，大叫道：“寇仲来啦！”

寇仲之名，此时已是天下皆知，李密亲兵群中登时有人闻声生怯，离队逃生。“当！”

当！当！”

寇仲不住弹起又下扑，手中并中月闪电下劈，硬把三人截着。

翟娇等人亦杀至，立时把这队反扑之军冲得七零八落。

符真、符彦胆气尽消，使不出平时一半功力，见状首先往旁逃去。

徐世绩独力难支，翻身堕马，险险避过寇仲必般的一招。

翟娇俯身舞关刀，横劈其胸。

徐世绩也是了得，在这种情况下仍能抛掉长戟，拔出佩剑，硬格了她的关刀。“当”！

徐世绩连人带剑，给劈得抛跌往坡下，但也保住了小命。

这数年来，翟娇日夕苦练，为的就是这一刻，那有闲去理其它人，狂喝一声，朝李密杀去。

宣永、屠叔方和一众手下慌忙追随时，勇不可挡的寇仲脚尖点在徐世绩的空马背上，腾身而起，飞临正与徐子陵等战作一团的李密、裴仁基、沈落雁、祖君彦等的上空，状若天兵下凡。

在一般情况下，如此凌空把身形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箭矢刀枪之上，实与自杀无异，不过此刻众敌自顾不暇，避之唯恐不及，那还有时间攻击他。

徐子陵在伤了裴仁基后，终与李密正面交锋。

自荒村一会后，徐子陵尚是再次和这个名震天下的霸主正面对峙。

李密身形魁梧奇伟，容颜古拙，长发披在两边宽厚的肩膊处，衬着烁闪生光的甲冑，挥动手中重钢矛时长发飘飘，目如寒电，确有不可一世的枭雄气概。

不过他身上已多处受伤，一连刺出十数矛，都给徐子陵拚力挡格，战得难解难分。

徐子陵每挡他一矛，都像给千斤大石砸上，震得气血翻腾。

幸好他来自“长生诀”与“和氏璧”的真气别走蹊径，不但能将对方气劲化去，还另再生新力，一枪重似一枪。

不过他的骑功显是不及对方，故只能处于守势，堪堪敌着李密。

寇仲凌空扑至，立时扭转了整个局势。

李密此际身边虽剩下不到二千亲兵，但始终军力较敌方多上一倍，又占着山坡高处之利，如非寇仲的奇兵从后攻来，理该可再苦守一段时间，那时或可且战且退，不至像目下般四散奔逃，难以成军。

但偃师部队始终尚未能把瓦岗军削弱至聚而歼之的局面，只是占尽上风，随着阻截逃走的敌人不住扩阔战场，使战事蔓延往山坡下的长草原和疏林区去。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李密心中暗叹。

若换了非是决死战场，乃是平时江湖拚斗，即使面对强如徐子陵寇仲的联手，他也可以施出浑身解数，争取胜利。

可是在眼前这种形势下，他成了众矢之的，以千百计的敌人一波一波的向他杀来，任何一个时间他都要应付多种武器，不但什么精湛的招式都用不上，很多时还要选择究竟是握刀子还是去喂枪尖，以避免真正致命的攻击。

他自然更不敢全力出手，以免真元损耗过巨，至乎后力不继。

用的尽是简单直接而有效的招式，诱敌惑敌的惯常手法，在此全派不上。

他晓得若让寇仲来至头顶处，又给徐子陵这级数的高手缠着，拚下去只是死路一条。

李密正要高呼撤退之时，沈落雁已策骑切入他和徐子陵之间，娇呼道：“密公快走！”

李密知道眼前乃唯一逃走的机会，终狂喝出自他出道争霸天下以来从未出口的一句道：“大伙儿走！”

离马跃起，手中钢矛疾射寇仲。

“当”！

两人同时往反方向抛开。

“呼”！

翟娇的关刀脱手飞出，横过三丈的战场上空，挥向李密。

裴仁基等同时惊叫道：“密公小心！”

“锵”！

李密回矛扫正关刀，再借力飞起，落下时把一名敌人踢下马背，策骑朝东窜走。

徐子陵此时连挡沈落雁十多剑，却没还攻半枪，苦笑道：“美人儿军师请！”沈落雁热泪盈眶，哭叫道：“徐子陵你好！”

勒马追在己方败退的战士之后，狂驰而去。

翟娇发了狂的领着人马，衔尾穷追。

寇仲和徐子陵深知穷寇莫追之理，怕她有失，慌忙紧随。

撤退的号角终于响起，用以指示败走的方向。

混战变成追逐战，追杀十多里，杨公卿因顾忌单雄信的军队，始鸣金收兵。

自王世充军与瓦岗军开战以来，这尚是破天荒第一趟的首场胜仗。

是役李密大败逃往洛口，四万骑兵余下者只有万余人，伤亡惨重之极。

而偃师军则方只折损了二千余，胜得轻松漂亮。

寇仲赤着上身，大马金刀般坐在洛河旁一块石上，让随军大夫为他治理左臂，右腰和胸膛的创伤。

杨公卿已率大军赶返偃师，防止单雄信趁偃师防守薄弱之际攻掠城池，只留下一千战士，以阻截李密回头偷袭，又或与单雄信的部队会师，重整军容。

徐子陵早包扎妥当，他的伤势也比寇仲轻，皆因由开始便占尽优势，不若寇仲以微薄兵力，深进敌阵。

太阳降至西山之上，战士在附近数座小丘高处布阵休息，遥望下游洛口方向两岸的平野。

四艘战船泊在岸旁，为他们送来了军粮医药和收拾残局的件工。

己方战士的遗体都会送返偃师安葬，敌骸则就地掘坑埋葬，以免引发瘟疫恶疾。

翟娇、宣永一众仍在附近搜索敌踪，尚未折返。

寇仲向徐子陵苦笑道：“在战场上任你武功盖世，仍是没有可能不受伤的，问题是如何避过致命之击。现在小弟浑身筋酸骨痛，就算与祝玉妍恶战也没那么吃力。”

徐子陵瞧着四名件工吃力地推着一架载满尸骸的手推车朝战船走去，一时说不出话来。

此时侦察李密败军的玲珑娇率着十多骑赶回来，甩蹬下马，英姿飒飒的来到两人间，报告道：“今趟李密败得极惨，沿途不断有人支持不住堕下马来，连帅旗都掉了。恐怕他在起兵时发梦都想不到会有如此惨痛一役。”

寇仲上上下下在她玲珑浮凸的娇躯巡视数遍，微笑道：“只有像娇娇那样在血战场上遥控着全局的，才可以毫发无损，哈！”

玲珑娇俏脸飞红道：“你若是讽刺我没有战场出力，我绝不会放过你。但见我唤我作娇娇那么好听，又见你伤得脸青唇白，就暂且饶过你。”

寇仲笑道：“我只是见你娇体无恙而心中欣慰吧！李密是否已滚回老家洛口去呢？这老小子溜得真快。”

翟娇也回来了，满脸兴奋神色的跃下马来，叫道：“我们立即进攻洛口。”

宣永和屠叔方都听得眉头大皱，向寇仲连使眼色。

寇仲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道：“果是英雄所见略同，现在我们坐船回偃师，与杨大将军商议进攻洛口的大计。”

众皆愕然。

要知单雄信仍有近六万的部队驻在偃师之北邙山之旁，无论这批新军如何不济，贸然进攻洛口岂能没有后顾之忧。

不过现时无人不对寇仲的奇谋妙计心悦诚服，如他必是胸有成竹，才有此语。寇仲执起搁在一旁的井中月，遥望洛口的方向，淡然道：“李密绝不不甘心就这么逃往洛口去的，必设法与单雄信的部队会合，希望能反败为胜。所以只要我们能阻止他们会师，又能令单雄信不敢妄动，那镇守洛口的邴元真就只有投降一途，王伯当更无力保住金墉。”

乘胜追击乃扩大战果之法，大小姐以为然否。”

翟娇尚是首次衷心感到寇仲的话听得入耳，欣然道：“小仲你确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将才，当年若爹遇到的不是李密那奸贼而是你，天下就是我瓦岗

军的了！”

第十章 大封亲族

徐子陵呆立船头。

河风迎脸刮来，吹得他衣衫飘扬，却拂不去战争惨厉的可怖回忆！

他明白战争的必然和无可避免，就像江湖间永无休止的斗争仇杀。

即使以师妃暄的超然，仍难以无视万民的疾苦，了解以武止武乃和平统一的必须手段。

寇仲来到他旁，望往前方下沉的一轮红日，悠然道：“激战之后，尤令人感到日常平凡中毫不平凡的事物的珍贵。试问在战场上厮杀决生死时刻，谁有闲心去留意日出日落的动人美景？”

徐子陵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道：“仲少似乎很享受大战后的余韵。”

寇仲道：“只要没有丢命，谁都会感到莫以名状的喜悦，何况在大胜之后，又是胜得那么险！”

顿了顿思量道：“我定要组成一支无敌的亲卫骑队，否则将来遇上李世民时，怎抵挡得住他的黑甲精骑？”

宣永的声音从后方传来道：“寇爷这想法极有见地，不知可曾听过用骑之十利呢？”

寇仲欣然道：“愿闻其详？”

宣永来到寇仲之侧，正容道：“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败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袭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之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俘其子弟。此十旨，骑战之利也。今次寇爷能大破李密，皆因能把骑战的优点发挥致尽，故能以少胜多，以快克倦。”

徐子陵道：“问题是人人皆知骑战之利，为何只有李世民才拥有无敌的骑兵，且人数只限在千余之数？”

宣永答道：“这种事总是知易行难。谁不想自己的骑队有过人之威，但却受到将才、骑术、战士质素、战马和装备的种种限制。若纯以骑兵论，天下莫过于累代养马卖马的飞马牧场，故虽只区区数万正规战士，却能东拒杜伏威，西抗朱粲，北阻王世充，下压萧铣、林士宏，更使三大寇难作寸进，正显出骑射的威力。来如火去如风，教人防不胜防。”

寇仲双目立时亮起来。

偃师出现前方，城上旗帜飘扬。

寇仲松了一口气道：“谢天谢地！只要偃师你老人家仍安然无恙，李密今次就真要完蛋了！”

杨公卿听罢，目光在围桌而坐的寇仲、翟娇、宣永、王玄恕、屠叔方、

玲珑娇六人身上巡视一遍后，点头道：“李密和邴元真均无足惧，但单雄信这支新军现在筑垒固守，只要能挡得我们十天半月，待李密重整阵脚后，局面便会完全不同。”翟娇望向寇仲，显然因他一手策划出大破李密这近乎不可能的奇迹后，对他观感大改，唯他马首是瞻。

徐子陵并没有出席这个大战后最重要的军事会议，避进静室去。

寇仲油然道：“由于李密以为我们缺粮，所以决定速战速决，以免我们能从东都补充粮草；故今次南来，肯定携粮不多。因此只要我们能使金墉的王伯当自顾不暇，无法支持单雄信，那么任单雄信拥有百万大军，也只落得投降一条路可走。”翟娇点头道：“王伯当守金墉的兵力不过数千人，且属新募之兵，绝对无力守住金墉。”

宣永道：“金墉城内有我们的人，只要大将军虚张声势进攻金墉，人心虚怯时，我们便可乘机烧其粮仓，内外交煎下，王伯当除了弃城渡河退往河阳外，别无他法。”

杨公卿动容道：“这确是可行之计。”

王玄恕皱眉道：“假若我们进军金墉之时，单雄信兵分两路，一旅往援金墉，另一旅进攻偃师，而李密则乘势东来，我们岂非要陷于危局吗？”

杨公卿笑道：“二公子不用担心。先说金墉城，我方只要派出五千劲骑，进屯金墉城外，单雄信闻信之时，我们早守稳阵脚，至乎可以轻骑突袭，令他的新军疲于奔命。

际此人心惶惶之时，单雄信的新兵根本没有应战的士气和能力。”

屠叔方悠闲地吸了一口旱烟管，吐出烟霞，微笑道：“只要能迫得王伯当弃守金墉，便由屠某人往见单雄信，向他痛陈厉害，看他是否识时务的明智之士。不过在见他之前，最好能先令邴元真不战而降，那李密将势穷力促，永无东山再起之望。”

玲珑娇也发言道：“单雄信至少要有十来天的时间，才可伐木造车作梯，作好攻打偃师的准备，所以现在他理该不敢轻举妄动。”

杨公卿道：“拿下金墉城只是小事一桩，就算烧不掉王伯当的粮草，但只要我们虚张声势，保证王伯当要望风而遁。金墉并非坚城，远逊偃师，它以前没曾失陷，只因李密有大军牵制着我们吧了！”

略歇后又道：“不过若要邴元真投降，就必须把李密引离洛口，否则凭他一向的威望，会令邴元真心怀顾忌。”

宣永胸有成竹地道：“无论是邴元真又或单雄信，均是翟爷的旧部，对李密害死翟爷一事都心存不满，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近年来李密不住扶掖他手下的亲信，此事更添他们不满的情绪，所以只要我们能营造出一种深深威胁到他们的情势，我可包保他们投降归顺，而不会再为声威剧降的李密卖命。”

杨公卿瞧往寇仲道：“寇军师对此有何良策？”

寇仲笑道：“此计叫兵分两头，虚张声势。一边派出快骑直迫金墉，另一边则整军渡河，装出从陆路以攻城装备硬撼洛口的姿态。两者必须以前者为先，待迫走王伯当，才可作渡河之举。”

王玄恕道：“若要把攻城装备运到对岸营地，由于浮桥负重有限，须时颇久，单雄信和李密闻信来袭，岂非不妙之极？”

寇仲微笑道：“所以才要先迫走王伯当，断单雄信的后路，再劝他投降，才可进行此事。那时李密闻风而至，发觉单雄信拥兵自守，邴元真又献上洛

口，他除了逃命外，还可以有什么作为呢？”

杨公卿哈哈大笑道：“冠军师确是算无遗策。事不宜迟，今晚我们好好休息，搞赏三军，激励士气。明晚我们便趁黑行兵，派出五千骑兵往金墉虚张声势，只要王伯当弃城逃走，其它连环妙计便可逐一进行，教李密小儿一蹶不振，含恨终身。”

寇仲和徐子陵左右伴着翟娇，立在北墙的哨楼上，遥观北方延绵达一里的敌营，后边就是邙山。

翟娇已改变了很多，虽仍是性情火躁莽撞，但明显比以前作为千金小姐时肯讲道理、纳人言。

两人由于素素的关系，都对她特别尊敬和爱护。

翟娇忽然叹了一口气道：“若爹在天之灵，知道由他一手创立的瓦岗军，竟是被自己女儿所破，不知会否感触伤情，难以排遣。”

寇仲明白她那矛盾和患得患失的心情，婉言开解道：“假设佛家所言轮回之说属实，那大龙头现在可能是个白胖胖的可爱小婴儿，当然忘掉了前生的一切事，且乐而忘忧。

又假设人死如灯灭，那就像长睡不醒，四大皆空，亦不会再兴烦恼。所以大小姐不必为大龙头在天之灵费神担心，现在只须想着手刃李密老贼后的痛快感就成啦！”

翟娇的一对巨眼亮起来，肯定的道：“爹准是投胎作了个健康的小宝宝，若我能找到那小宝宝，岂非可和爹再在一起吗？你两个小子快给我想办法？”

两人听得心中惻然。

翟娇直到这刻，仍不肯接受翟让人死不能复生的残酷事实，才有这种妙想天开的请求。

连声催促下，寇仲抓头道：“唯一的方法，或者可找个精通巫术的灵媒婆子来询问，看大龙头能否亲自提供情报。”

“啪”！

翟娇的巨擘重重拍在寇仲肩背处，痛得他滋牙裂嘴时，大喜道：“小子果然懂得动脑筋，江湖上擅招魂通灵者，莫过于四川合一派的通天神姥夏妙莹，杀了李密后，你们就陪我去找她。”

寇仲失声道：“这是什么旁门左道的邪派？”

翟娇怒道：“只要能找到爹，管他什么劳什子邪派正派，你们究竟陪不陪我去？”

徐子陵软弱地应道：“不过！我们可先要去找素姐呢。”

翟娇剧震道：“素素仍在生吗？”

寇仲愕然道：“谁说素姐……嘿！”

翟娇双目涌出热泪，颤声道：“素素在那里？”

对这位大小姐来说，这世上最亲的两个人，翟让之外就轮到陪着她长大的贴身爱婢。

此时乍闻素素仍在世间，感情丰富的她那能控制情绪。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内心绞痛，强烈的自责令他们感到没有脸目面对翟

娇。

徐子陵低声道：“素姐现在巴陵，已……唉！已嫁人生子。”

翟娇猛地探手抓着徐子陵的臂膀，喝道：“杀了李密后，我们先去找素素，然后再往四川。素素嫁了给那个家伙？”

寇仲无力地以仅可耳闻的声音答道：“那家伙叫香玉山，是自号梁帝的萧铣麾下大将，唉！这家伙……”

翟娇泪珠犹挂的脸上露出真诚的笑意，一点没有觉察两人的欲语还休，放开徐子陵，欣然道：“素素没死就好了！”

寇仲诚惶诚恐的试探道：“我们尚要办妥一两件事情，才可以去找素姐呢。”翟娇出乎两人意料之外地点头道：“我也有事要办，看看如何约定一个时间地点，然后同赴巴陵吧！”

两人那敢拒绝，只能心中叫苦，黯然神伤。

胜利的喜悦全被深重的内疚所替代。

寇仲与徐子陵把翟娇送回她在帅府的卧房后，来到后园的亭子里愁容相对。

寇仲叹道：“最好大小姐见到素姐所嫁非人，一怒下把我们宰掉，那我们便可重新投胎，把前世的事全忘掉，一了百了。”

徐子陵颓然坐于石凳处，摇头道：“这只是懦夫的想法，到巴陵后，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带走素姐母子，谁敢反对拦阻我们就杀谁。”

寇仲沉痛的道：“假若反对的是素姐，难道你把她杀了吗？且若告诉她香玉山只是个不折不扣的感情骗子，已被李靖深深伤害过的她怎爱得起那打击。”

徐子陵把脸庞埋在手裡，呻吟道：“老天爷啊！教我们怎办才好。”

寇仲皱眉苦思道：“卜天志或者可帮我们这个忙，至少他可回巴陵探探素姐的情况，使我们可根据情报再想办法。”

徐子陵抬头道：“这不失为没有办法中唯一可干的事。最好是我们能抓到香玉山的最大弱点，迫得他自动放手。”

寇仲伸手搭在他肩头处，低声道：“应付完江都的事后，我和你一道回巴陵，什么‘杨公宝库’都搁在一旁，有什么能比素姐更重要呢？”

徐子陵愕然道：“这怎么行，除非你不再想争天下，否则那才是分秒必争的事。”

寇仲苦笑着坐下道：“素姐现在是我们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若她有什么不测，我这生人都休想快乐得起来，争天下还有什么意思。”

徐子陵点头道：“由江都坐船西上巴陵，只是十天功夫，怕只怕萧铣不让我们带走素姐，此事必须从详计议。夜了！回房休息吧！”

翌日偃师仍是充盈着大胜后的气氛，军将们抹马励兵，准备对付下一场大战。攻城的装备排放在通往南门的大路上，随时可离城渡河，运往对岸，摆出进攻洛口的姿态。

由于水路被敌人设防封闭，所以陆路成了攻打洛口唯一可行途径。

到正午时份，两艘战船从东都开抵，另一大将张镇周奉了王世充之命前来来搞赏大捷三军，并带来了一千援军。

张镇周接着和杨公卿避入密室说话，整个时辰后才唤寇仲进去，却撇开了王玄恕。

两人神色出奇的凝重。

寇仲坐下后讶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给杨侗和独孤峰占得上风吗？”张镇周冷哼道：“独孤峰知道李密大败后，立即逃出东都，我们破入皇宫，把元文都、卢达两人当场处斩，关起杨侗，东都已完全落在我们手上。”

寇仲大惑不解道：“那两位大将军的脸色为何这么难看？”

杨公卿沉声道：“现在尚书大人正要迫杨侗禅让，准备称帝。”

张镇周接口道：“郑国公欲以郑为国号，并大封亲族，据我所知：将以玄应为太子，玄恕封汉王，王弘烈为魏王，王行本为荆王，王泰镇为宋王，王世恇为齐王，王道洵为鲁王。而我们两人和郎奉、宋蒙秋只是四镇将军，调守东都外四个主要的大城。”

寇仲恍然大悟。

王世充终是不能成大器的人物，一朝得势，便急不及待的大封亲族，如此岂能教为他出生入死的将领心服。任用私人，实是王世充将来兵败的致命原因。

张镇周狠狠道：“此事尚未落实，若真是如此，实教人心淡。事实上今仗之所以能大破李密，战绩彪炳，功劳最大的莫如寇军师，可是大人对此却不置一词，还命我暗中监视军师。”

寇仲感激道：“难得两位大将军对我这么推心置腹，不过眼下最紧要之事，莫过于彻底铲除瓦岗军，其它都可留在日后再应付。”

张镇周和杨公卿亦知不宜在眼下这紧急的形势中为权位的安排分心，商议一会后，各自分头办事。

寇仲回去后院找徐子陵，他正和屠叔方在亭子内谈话。

见到寇仲，徐子陵道：“我已把素姐的事说给方叔知晓，希望他能使大小姐待我们救出素姐母子后，才与素姐会合。”

屠叔方叹道：“素素遇人不淑，令人心痛。我现在已大致明白了情况，小姐那边可包在我身上。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小姐为了筹募军饷，这几年来专做羊皮买卖，生意做得很大。”

寇仲坐下道：“有方叔和宣兄助她，生意自然愈做愈大哩！”

屠叔方道：“所以我说你们不会相信，这盘生意全是她一手一脚弄出来的，用的虽是翟爷留给他的资金，使的亦是自己人，但若非她一买一卖都看得准，绝不能像目下般赚大钱。”

两人大感愕然，那会想到翟娇竟懂得做生意。

屠叔方续道：“除了要为翟爷复仇外，她的精神便全用在生意买卖上。现在做生意，除了讲有生意头脑之外，还要看拳头是否够硬。所以小姐看得她的羊皮生意很紧，我只要劝她两句，她定会答应耐心等待素素前来相聚。”

他们这才明白翟娇要办何事。

屠叔方道：“宣永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人又聪明绝顶，小仲若要打天下，他可成你的左右臂助。”

寇仲尴尬的怨徐子陵道：“连这你也说出来了！”

屠叔方不悦道：“有什么须瞒我的？大丈夫立身行事，要敢作敢为，不忌人言。小仲有此大志，方叔为你高兴还来不及哩！”

顿了顿正容道：“李密大树既倒，瓦岗军自是四分五裂。凭小姐的关系，再以你寇仲现时在江湖上的声势，我可和小永为你奔走活动，招募一班瓦岗军的精锐，以年轻一辈为招罗目标，对你将来的大业定会有很大的助力。钱饷方面，更是没有问题。”

寇仲大喜道：“多谢方叔支持。”

屠叔方喟然道：“当日与小姐仓皇逃去，本以为复仇无望，但转眼李密伏诛在即，这世上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方叔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哩。”

寇仲便问起道：“你们不是一直依附在李平郡的谷应泰旗下吗？此人又如何呢？”

屠叔方摇头道：“此人现与窦建德关系密切，虽是与李密势不两立。却很难说动他投往你那一方，不理他也罢。”

足音响起。

三人瞧去，只见清丽动人的小婢楚楚，怯生生的来到三人跟前，偷瞥着寇仲的秀目难掩喜孜孜的神色。

寇仲惊喜道：“楚楚何时来到的，为何我竟不晓得？”

楚楚作了个万福道：“楚楚今早才抵此处以服侍小姐，寇爷你那么忙，怎会知道呢？”

又对屠叔方说翟娇要见他。

徐子陵知情识趣的随屠叔方一道离开，让他两人有单独相对的机会。

一时间，这对男女都有恍如隔世，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感受。

第十一章 枕戈待旦

寇仲微笑道：“坐下好吗？”

楚楚玉颊立时飞起红云，摇头道：“那不合规矩。”

寇仲愕然道：“什么规矩？”

楚楚咬着下唇轻声道：“那是主从之别嘛！”

寇仲不解道：“我只是你的朋友，当年是掷雪球互相认识的。我们何时曾有主从之别呢？”

楚楚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似是回想起当日在大龙头府掷雪球为戏的动人情景，欣然道：“那时怎同呢？你和徐爷是素姐的义弟。可是现在你们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连小姐都要尊敬你们。人家自然要守礼数哩！”

寇仲见她仍保持着当年令他心动的可爱神情，心中涌起难以形容的感觉。

本很想告诉她自己仍戴着她当时所赠的链子，但另一个念头却使他打消此意。叹了一口气道：“去他娘的礼数，我寇仲仍是那个掷雪球的小子，唉！”

若生命可重新由那时开始过，素素就不会嫁给香玉山了。

楚楚低声道：“寇爷若没有什么吩咐，楚楚便要回去看小姐有什么要伺候了！”

寇仲强压下像以前般把她拥入怀里恣意爱怜的冲动，让她离开。

黄昏时份，张镇周率领五千轻骑，进军金墉。

杨公卿、寇仲和徐子陵另率二十轻骑送行，到肯定探得单雄信的新军没有异举，才折返偃师。

此时往探敌情的玲珑娇回来了。

众人在帅府大堂听她的报告，翟娇、屠叔方和宣永均有出席，王玄恕则去了视察洛河南岸的营地，加强防御。

玲珑娇道：“正如寇军师所料，李密率败军撤回洛口后，立即整顿军旅，只逗留一晚，便率七千骑兵，离城西来，似要与单雄信的大军会合。”

翟娇双目喷出仇恨的火焰，冷笑道：“今趟要教他有命来没命回去。”

屠叔方沉声道：“李密此人高傲自负，可胜不可输；现在士气低落时却要率兵反攻，只是自取灭亡。”

寇仲摇头道：“他虽是输不起，急欲挽回颜面，但绝不会笨得去与单雄信快要缺粮的孤军会合，此事不应轻忽视之，否则我们将犯上轻敌的错误。”

杨公卿点头道：“他是要诱我们去攻打洛口。”

翟娇亦不解道：“洛口根本无险可守，若我们往攻，郟元真望风立溃，李密为何走此下着？”

宣永道：“李密自不会把洛口拱手让人，照我猜测，他是希望我们误以为他是要与单雄信会师，因而乘机往攻洛口，断他东归之路。而当我们把辎重渡过洛水之时，他便向我们渡河部队发动猛攻，而单雄信则全力攻城，此计实是非常毒辣，不过却正中寇爷的算中。”

寇仲长长呼出一口气道：“李密的致命伤，就是以为我们仍然缺粮，故不得不急取洛口，以攫取洛口充足的粮备，乃行此诱敌之计。”

洛口乃旧隋五大粮仓之一，共有二千个大窖，每窖储粮八千石。李密虽曾开仓赈民，但这几年来仍不断往洛口仓窖储粮，以供应瓦岗军的需求。

翟娇道：“那我们便佯作渡河，诱他来攻好了！”

寇仲道：“现在是他急而我们不急。先待张大将军攻下金墉，我们有了要单雄信屈服的本钱，才可集中全力对付李密。”

接着问玲珑娇邙山上兵营的情况。

玲珑娇答道：“那支部队全是老弱残兵，今早已开始北撤，看情况是要渡河往河阳。”

又道：“单雄信的部队军心不稳，不住有人抛弃兵器逃离军营，故人数虽多，该没有作战的斗志和能力。”

寇仲动容道：“知否逃了多少人？”

玲珑娇道：“他们是爬过木栅逃亡，布在营外的哨楼十座有八座都没有人监察，但因是趁晚上逃走，确实数目很难估计。我曾抓起几个逃兵来审问，都说营地谣言满天飞，更有人传李密已给我们杀了。故而人人无心恋战，单雄信更停止制造攻城的器械，摆出要撤走的姿态。”

“砰”！

杨公卿一掌拍在台上，精神大振道：“李密一生人最大的错误，就是用这种乌合之众来攻打我们。”

玲珑娇道：“单雄信的部队几乎全是步兵，战马不到五百匹。现在已开始限制每人的口粮，每日配给只有正常一半的份量，恐怕支持不了多久。”

寇仲瞧了默然不语的徐子陵一眼后，欣然道：“这就成了。我们根本不用等待金墉失陷，就可施出渡河诱敌之计。我可保证单雄信会不理李密着他进攻我们的命令，拥兵自守，好待我们移师洛口之际，便逃之夭夭。那时他就可和我们讨价还价，谈投降的条件。”

众人都点头同意。

若换了是沈落雁或徐世绩而非单雄信，情况自然大不相同。

因单雄信一向对李密重用蒲山公营的手下大将深感不满，而配给他的部队又是不堪一战的乌合之众，怎会冒险为李密卖命。

杨公卿总结道：“我们明天便佯作渡河，同时布下两支伏兵，一支监察单雄信的动静，一支负责对付李密，此仗李密若再败，势将再无可用之兵。”

“笃！笃！笃！”

徐子陵早从足音认出是寇仲，道：“进来吧！为何今次这么有规矩，竟懂得敲门。”

寇仲推门而入，苦笑道：“十次至少有五趟我是有敲门的，陵少今晚的火气似是很大哩！”

徐子陵待他在儿子另一边坐下后，道：“自见到大小姐，就想起素姐，心情会好到哪里去？”

寇仲道：“素姐的事担心也没有用，我们更不可轻举妄动，否则只会落入萧老贼和香小贼算计之内。”

接着把王世充准备大封亲族，惹起张镇周和杨公卿不满的事说出来。

徐子陵心中一阵烦厌，岔开话题道：“假若明天李密没有中计，又或仍给他溜了，我们仍否要在这里继续磨下去，白帮王世充这种人打天下呢？”

寇仲苦笑道：“问题不在我们身上，而在大小姐她老人家身上。”

徐子陵沉吟道：“只要我们告诉大小姐，我们是要去接素姐，她该肯接受吧！”

寇仲精神大振道：“这不失为可行之计，若李密逃回虎牢或蔡阳，就不是十天半月时间可干掉他。坦白说，我很担心老爹和沈法兴攻下江都，那时飞马牧场就危险了，他们怎能既要应付朱粲那杀人狂魔，又要应付老爹和萧铣。”

徐子陵同意道：“看过骑兵的厉害后，才明白为何这么多人对飞马牧场虎视眈眈。

只有他们经配种改良的战马，才可应付天策府的黑甲骠骑。所以若我是老爹，也会把夺取飞马牧场视为首要之务。”

寇仲喜道：“难得陵少和小弟有这种共识，素姐的事虽要紧，却不及飞马牧场的刻不容缓。不理明天是否能宰掉李密，我们也立即赶返洛阳，见过卜天志后，就可和虚行之一起溜之夭夭，其它的事就让王世充去头痛好了。”

接着又叹了一口气，道：“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何刘大哥明明爱上了素

姐，但又不敢表露爱意。”

徐子陵皱眉道：“你明白了什么？”

寇仲沉声道：“刘大哥是真的喜欢素姐。”

徐子陵不解道：“你究竟想说什么？”

寇仲苦笑道：“我们终于经历过沙场的凶险，以李密那种身手，一旦陷于劣势，也动辄要饮恨沙场。所以每趟上战场，小命都得交在老天爷手上去，而不是由自己决定。”

在这种朝不保晚的情况下，怎敢去害苦自己心爱的女儿家那脆弱的心肠呢？”

徐子陵默然半刻，徐徐道：“你为何忽然有此感触？”

寇仲赧然道：“当年在大龙头府，我想也不想便将楚楚搂入怀内亲热，但今天明知她千肯万肯，我却不敢碰她半个指头，心中岂能无感。”

徐子陵欲语无言。

翌日清晨，城门刚启，辎重骡车便源源出城，朝浮桥开去，准备渡河。此时以杨公卿、寇仲为首的一队五千个精锐骑兵，已埋伏在浮桥北的一处密林内，附近所有制高点，都设有岗哨，监视远近的动静。

情报像雪片般不住送到。

翟娇出奇地沉静，使人更感到她要杀死李密的决心。

徐子陵则作她的贴身护卫，怕有起事来时，她会不顾危险以致为敌所乘。

王玄恕的辎重部队开始渡河。

此时情报传来，王伯当驻金墉的部队已闻风先遁，退守河阳，城民开门迎接张镇周的大军进城。

不费一兵一卒下，金墉城便落入张镇周手内。

而单雄信则果如所料，全无动静。

玲珑娇此时策骑奔至，报告道：“李密的骑兵正全速赶来，显然已探得我们渡河的事了。”

杨公卿大喜，忙吩咐众将，准备作战。

寇仲忍不住赞道：“若非娇小姐擅于探听敌情，情报准确，我们只能事半功半，绝对没有眼前料敌如神的奇效。”

玲珑娇甜甜笑道：“你最懂哄人。”

寇仲虚心问道：“侦察敌人是否有什么窍门呢？”

玲珑娇答道：“用兵之要，是先察敌情。若不知敌，等如缚着眼睛和敌人交手，不败才怪。所以三军未动，侦骑先行。而凡督军者必须有一批精于侦察的好手，才能达到知敌的目的。”

寇仲为了自己将来着想，兼之在此时逗逗这龟兹美女总好过呆候干等，逐问道：“怎样才再培养出侦察的好手来呢？”

玲珑娇道：“首先要选人，必须擅于走动和机灵的人，才能担当这种任务；其次是他们必须熟悉地理环境和各地方言，便于隐藏和探听消息，最好是懂得易容改装，俾能无所不至。若可以重金收买当地或敌方的人士，那就更万无一失。”

寇仲叹道：“原来是这么复杂的。”

玲珑娇压低声音道：“你为何像对这些军队内只属小道的事情，竟很有兴趣的样子呢？”

寇仲不答反问道：“我可否再问你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玲珑娇凝视他半晌，点头道：“问吧！”

寇仲凑近点道：“娇小姐和王公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何你会不远千里的从龟兹来助他打天下？”

玲珑娇垂头道：“你为何要问？”

寇仲装作若无其事的道：“只是好奇吧！”

玲珑娇摇头道：“若你只是随便问问，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寇仲愕然道：“这竟是个秘密吗？”

玲珑娇尚未来得及答话，寇仲忽然仰首望天，失声道：“今次糟了！”

第十二章 忍付代价

众人闻得寇仲惊呼都把目光集中往他身上，再学他般仰首观天。

只见沈落雁那头侦鸟不住盘旋高飞，在空中作出奇异的飞行路线。

杨公卿，玲珑娇、徐子陵、翟娇等知情者同时色变，如这怪鸟正借特别的飞行方式，通知主人这密林内藏有伏兵。

为了躲避敌人探子的耳目，他们费了很多功夫才布下这支伏兵。

首先是以另一队骑兵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摆出欲防止单雄信的部队趁辎重渡河时偷袭的姿态。又在高处放哨，再趁黑夜着骑兵牵马穿林，潜往现在埋伏的地点。马蹄当然包上布帛，以免发出异响。

可是千算万算，却算漏了这头通灵的怪鸟。

“呱！呱！呱！”

怪鸟望东北方向飞去，正是李密骑兵驰来的方向，此时已隐闻马嘶和蹄音。

杨公卿大喝道：“左右翼先行！”

号角声起。

埋伏两翼的左右先锋队各三千骑首先由密林冲出，循着弯由的路线，望敌军的侧翼驰去。

然后中军蜂拥出林，队形整齐的驰上长草平原，往敌人驰来的疏林区疾驰而去。

马鞭挥舞策打，战马长嘶，充满急疾惨烈的情景。

战士精骑像潮水狂浪般把草原遮没，晨光下战冑盔甲的兵械熠灿生辉。

大地急快倒退。

只数十息的光景，中军的八千骑兵已进入疏林区，骑速稍减的往敌人迎去。

由于敌人只在八千之数，所以他们全无顾忌的凭着优势的兵力，凌迫对手。

现在唯一希望就是以快打快，最好是敌人来不及撤退，又或整顿阵势，

给他们衔尾追上，杀李密一个落花流水。

寇仲、玲珑娇、翟娇、徐子陵等首先驰上一个山丘，只见半里许外的密林尘土直卷上天，蹄声急骤，却声响渐弱。

翟娇大喝道：“追！”

寇仲大喝道：“不要追！”

翟娇大怒道：“为何不追，李密要走哩！”

杨公卿这时来到寇仲旁。

寇仲问玲珑娇道：“尘土扬起的样子算是条条而起还是零星散乱呢？”

玲珑娇勒着正呼噜喷气的战马叫道：“瓦岗敌军仍是队形整肃，散而不乱。”寇仲点头道：“正如我所料，沈落雁早猜到有伏兵，故以怪鸟叫我们追去，我敢肯定密林内另有伏兵，当我们步入陷阱时，李密就会回师反击。”

杨公卿喝道：“有道理！”

立即教号角手发出停止前进的命令，指示两支侧翼的先锋军原地留驻。

翟娇终是将门之后，清醒过来，但情绪仍是波荡，眼中充满愤慨神色。

徐子陵留意寇仲，见他那对眼睛冷静如亘，透出智能和冷酷的神光。

他尚是首次在寇仲眼中发现这种神色，不由心中一颤，记起他在竟陵城头，面对杜伏威千军万马的攻城部队时说过的话。

就是漠视生死，把整个战场视作一个棋盘，敌我双方则是棋盘上争锋的棋子。经过这番战场上的历练后，寇仲已从一个本对战事毫不在行的小子，变成一个谋略出众，料敌如神的统帅。

杨公卿虚心向他请教道：“现在该如何处置？”

寇仲断然道：“我们只须留下数千人在这里布防，教李密难作寸进。而辎重则继续渡河，并分出快速部队直逼洛口，攻他一个措手不及。”

宣永道：“如若李密回师守洛口，我们是否仍要强攻？”

寇仲道：“李密是不会甘心退走的，他还有单雄信这个希望，到单雄信乘我们进军洛口撤走时，他便错恨难返，只有逃往虎牢一途了。”

密林远处军止尘止，显示李密停了下来，明白狡计难逞。

这行动比什么长篇大论更能增加寇仲的说服力和威信。

寇仲续道：“快速部队的作用，就是先一步赶往洛口，防止李密渡河回城，那洛口的邴元真便只有弃城或投降的两个选择。”

杨公卿长笑道：“就这么决定吧！”

接着的七天，决定了李密这一代枭雄的命运。

镇守洛口的邴元真向兵临城下的杨公卿投降，李密另一员大将单雄信又在这关键时刻拥兵自守，且被屠叔方说服归降。

李密知道大势已去，只得率人逃往虎牢，王伯当则退守河阳。

寇仲、杨公卿再整顿军马，准备乘胜追击，再拿下虎牢。

岂知李密闻风先遁，逃往河阳与王伯当会合。

他本想以黄河作屏障，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平反败局。

可是大败之后，军心涣散。

兼且瓦岗军因翟让之死早伏下分裂的因素，旧将纷纷拒命，使李密有力难施，用武无地。

而王世充军亦因刚得到多个城池和大片土地，须得休息整顿，一时亦难以渡河进攻河阳，故先把力气平定河南区域，一时成了隔河对峙之局。

这晚在虎牢行府后院的偏厅内，屠叔方引来翟娇向寇仲和徐子陵道：“我已向小姐和盘托出有关南方的形势和素素的事情，因我觉得还是坦白些好。”

翟娇恶兮兮的瞪着两人道：“这么要紧的事竟敢瞒我，看我把你们和那香玉山一起宰掉。”

两人唯唯喏喏，不敢反辩。

翟娇道：“我岂是不讲道理的人，李密今次已吃足苦头，永无翻身之望。虽未能手刃那奸贼，总算为爹重出了一口气。我也不想为王世充这种人继续出力，你们有什么打算？”

寇仲道：“我们想先回洛阳打个转，然后立即南下，先助飞马牧场反危为安，再看怎样可把素姐母子带走，再来与小姐会合。”

翟娇断然道：“我和你们一道去吧！”

寇仲大吃一惊，忙道：“小姐千万不要去。”

翟娇怒道：“为什么？”

屠叔方伸出仗义之手道：“小仲的意思，是希望小姐能留在北方，为他联结瓦岗军有用的人才，好得在将来共创大业。”

徐子陵也道：“小姐留在北方，看紧李密，便随时可取他狗命。”

这句话比什么都更能打动翟娇。

她沉吟半晌后点头道：“好吧！我便留在北方，不过我再不想跟王世充的人混在一起。你们想什么时候走？”

寇仲道：“事不宜迟，明早我们便一起离开。”

寇仲向杨公卿道出要回洛阳之意后，尚未解释原因，杨公卿沉声道：“仲小兄想就此一走了事吗？”

寇仲尴尬道：“大将军真精明。”

杨公卿伸手搭在寇仲肩头上，双目精光闪闪道：“你是杨某人生平所遇的最天才横溢的统帅人才，假以时日经验，天下再难有对手，你心中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寇仲低声道：“暂时可以有什么计划呢？只不过觉得王公非是可与共事之辈，故暂作功成身退，大家仍可留下一份交情。”

杨公卿叹道：“我明白你的感受，论功行赏，怎能没你的份儿？明天我便派战船把你送返洛阳，理由则是让你可亲自向大人汇报军情，以决定是否该立即渡大河进攻河阳。

但你既萌去志，洛阳再不是该久留之地，你明白我的话吧？”

寇仲感动地道：“我绝不会忘记和大将军并肩作战的美好时光。”

杨公卿放开按在他肩头的手，大笑道：“彼此彼此！希望有机会再并骑驰骋沙场，杀敌取胜。”

寇仲回到后院，有人在廊柱后唤道：“寇爷！”

寇仲探头一看，原来是动人的俏婢楚楚。

这美人儿牵着他的衣袖，来到园子的竹林深处，幽幽道：“听小姐说明

天便要和你们分手了！是吗？”

寇仲心中一痛，忍不住伸手轻抚她吹弹得破的脸蛋，柔声道：“南方事了，我会回来找你，你还可以见到素姐和她那白胖胖的婴孩啊！”

楚楚喜道：“那真是好哩！”

旋又垂头黯然道：“但婢子又有大段日子不能侍候寇爷了。”

寇仲忍不住掏出挂在颈上的炼坠，笑道：“看！你不是时刻都贴身侍候着我吗？”

楚楚娇躯剧颤，射出意外惊喜的神色，接着投进他的怀里，不顾一切地把他搂个结实，喜极而泣。

寇仲软玉温香抱满怀，嗅着她仿似陌生又无比熟悉的体香，忆起当年在大龙头府抵死缠绵的醉人情景，双手将她抱紧道：“不要哭，只要我们能在这一乱世好好活下去，总有一天会有快乐和不用分开的日子过的。”

在这一刻，无论是宋玉致或李秀宁，都到了他遥不可及的远处。

楚楚倏又离开他的怀抱，娇喘道：“楚楚失态了！”

寇仲情不自禁再次把她拥入怀里，感受着她对自己毫无保留的深情。道：“记着！”

我寇仲从没有认为你是下人，将来也不会。”

楚楚浑身一阵抖颤，道：“寇爷好好保重自己。”

言罢挥泪去了。

寇仲叹了口气。

为了事业，是否便要作出这么多牺牲呢？

假若自己是个胸无大志的小子，这刻便可和她海誓山盟，再来个双宿双飞，鸳鸯比翼共渡良宵。

可是他已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双龙帮的人在关中苦候他的来临。

飞马牧场正陷于险地。

素素则急待他去营救。

而他和徐子陵亦是遍地仇讎，步步险境。

这就是须付出的代价了。

战船逆流西上。

寇仲和徐子陵并肩立在船头，迎着吹来的河风和茫不可测的命运。

寇仲道：“只要找着虚行之，我们立即便走，就算要翻脸打出去，我也要走。”

徐子陵淡淡道：“王世充绝不敢公然拿你怎样的，否则如何服众，何况李密仍死而未僵，他不会笨得动摇军心呢。”

寇仲点头道：“有道理！我也是这么想。”

徐子陵沉默下来。

寇仲叹气道：“我便像发了一场梦，到现在仍不相信曾威震天下的李密会被我们击败。”

徐子陵喟然道：“总有一天你会发觉人生只是大梦一场，帝皇霸业都毫不真实。”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清雅如仙的师妃暄。

寇仲却想起伏在怀内悲泣的楚楚。

一阵长风吹来，拂得两人衣衫猎猎作响，东都洛阳出现前方，巍然矗立，气象万千。

这座伟大的城市，是否终亦有陷落的一天呢？

第一章 同陷险境

夕阳西下。

战船驶进洛阳城，沿洛水朝皇城开去。

城墙和沿岸的哨楼高处，均旗帜飘扬，一片胜利后的凯旋景象。

河道上固是舟船往来，陆上更是人车挤拥，繁华兴盛。见到战船入城，途人无不夹河挥手欢呼，气氛热烈。

寇仲和徐子陵却半点没受这气氛的感染，前者细看旗帜上的标志后，一震道：“杨侗终于被迫让位了！”

这虽是必然的事，仍嫌匆促了一点。可见王世充称帝之心的迫切。从此中原又多了一个自立的皇帝。

徐子陵沉声道：“我不想见王世充。”寇仲点头同意道：“见他亦没有甚么意义，看看能否找到卜天志，我会与虚行之来找你会合，一起趁夜离城。唉！我忽然有点心惊肉跳的不祥感觉。如若我有甚么不测，你就杀了王世充给我报仇。”

徐子陵笑道：“欧阳希夷岂肯让王世充杀你。凭他在江湖的地位，王世充怎都要给他几分面子。除非有像他和陈长林那类高手相助，王世充亦没法把你留下。只要你见机行事，该没有问题。”

话虽如此，两人仍议定了种种应变之法，徐子陵这才纵身而起，投往洛堤旁的树丛中，消没不见。

战船泊往皇城外的码头。

王玄应、郎奉、宋蒙秋等率众迎迓，伴寇仲朝城门驰去。

寇仲策骑缓行，顺口探问王世充的情况。

王玄应叹气道：“李密那一拳确是非同小可，爹至今仍未能离开榻子，不过精神却很好，整天盼望可以见到寇军师。”

王玄应出奇恭敬的客气，却令寇仲听得汗毛倒竖，也心中惶然。照道理若王世充连起床也有问题，绝不该如此急于称帝。

但王玄应为何要说谎呢？寇仲暗里抹了一把冷汗，问道：“夷老和长林兄可好？”

另一边的宋蒙秋皮笑肉不笑的道：“他们正陪侍圣上之侧，等待寇军师的大驾。”

寇仲听得一颗心直沉下去。欧阳希夷一向对他和徐子陵爱护有加，闻得他们归来，怎都会急前来相迎才合常理。今时不同往昔，现任整个东都全落在王世充的控制下，欧阳希夷再不用一天十二个时辰陪护在王世充之侧，至少虚行之亦该来迎他。

忽然间，他生出身陷虎穴的感觉。

徐子陵抵达卜天志在洛阳落脚之处，发觉已人去楼空，且屋内一片凌乱，似是走得非常匆忙。

最奇怪是并没有依约定留下任何标记和暗号，这可大异寻常。

徐子陵在厅内一角颓然坐下，暗忖假若卜天志的离开是与王世充有关系，那寇仲便危险了。

不过他仍不是太担心，王世充要加害寇仲岂是易事。

正沉吟间，足音忽起。

以徐子陵一贯的冷静自若，也禁不住脸色大变，因为他已凭足音认出来者何人。

同时更知道寇仲陷身于极大的凶险里。

王世充现在最忌惮的人究竟是谁？以前当然是李密。

但李密大败之后，形势剧改。在这黄河流域的中土核心地带，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隐成三足鼎立之势。

可是对王世充这郑帝来说，争霸天下仍是遥远的事，眼前当急之务，就是要稳定内部，巩固战果。

假若王世充能亲自指挥邙山大败李密之役，那战胜的荣耀和威望将可尽归于他，使他不用顾忌任何人。

而事实却非如此。

现时寇仲无意间已在王世充军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又与王世充手下的大将发展出密切的关系，不招王世充的猜忌才是奇怪。

只看王世充大封亲族，便知他是个私心狭窄的人，又有翟让作前车之监，怎也不容寇仲成为另一个李密。

再加上寇仲和翟娇的关系，谁也猜到寇仲可把李密的降兵败将收归旗下，那时王世充就有养虎之患了。

这些念头逐一闪过寇仲心头，确是愈想愈心惊。

人马驰入皇城，朝尚书府开去。

为何不是直赴皇宫，就算王世充不能起床，抬也该被人抬到皇宫去。

王玄应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道：“子陵兄何故不随军师同来参见父皇？”

寇仲心不在焉的敷衍道：“他就像天上的浮云，没有甚么兴趣理会尘世间的事，我也管他不，唉！”

最后一声叹息，却是为自己的处境而发，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他怎样联络上虚行之呢？尚书府出现前方，灯火通明下的大门像恶兽张开的血盘大口，等待他这果腹的美点。

可以肯定是倘若跨过门槛，他寇仲将永不能再凭自己的力量走出来。

寇仲勒马停定，领先下马。

无数念头闪过脑际，最后的结论是只有三十六 那最后一 的走为上

。

现时他和徐子陵已成天下公认的有数高手，深悉他们虚实的王世充若想取他们任何一个的小命，除了备有足够的实力外，尚有特定的形势和布局，始可有机曾办到。而尚书府的大堂正提供了这么一个有利的场所。

王玄应跃落他左侧，欣然道：“冠军师请！”

寇仲深吸一口气，终于为自己的命运作出了关键性的决定。

破墙而出后，徐子陵尚未有机会从地上弹起来，左脚踝一紧，已给尉迟敬德贴地窜至，令人防不胜防的归藏鞭缠个结实。

鞭身的小圆吸盘缠进皮肉之内。

假若徐子陵未见过尉迟敬德与王薄动手的情况，此刻必千方百计设法甩开归藏鞭那可厌的纠缠。现在他却深悉这天策府高手变化无方的奇怪鞭法，心知若要与对方比赛变化，他的左足休想能保持完整。

徐子陵冷喝一声，左足柱地，整个人像铁板般从仰卧变成双足直立。

“崩”！

归藏鞭蹬个笔直，徐子陵却是纹风不动，另一端鞭子紧握在立于三丈外，沉腰坐马，形态威猛之极的尉迟敬德手上。后者更是心中大懔，他刚才连施手法，先欲把徐子陵拖倒地上，继之则想利用鞭身吸盘拉扯之力，断他足踝。可是竟给徐子陵巧施内劲，吸牢鞭身，反以足踝把他的归藏鞭锁实不放。如此奇招，确出乎他意料之外。

风声四起。

五道人影分由瓦顶和前后院院墙扑至，把徐子陵围在正中。

手持四尺青锋的庞玉立在墙头上，在夜风中衣袂飘飞，潇洒之极，眼神却利比鹰隼，居高临下狠狠盯像对围堵者视若无睹的徐子陵。

一袭青衣作儒生打扮、白哲清秀的长孙无忌，则负手立在以徐子陵为核心，与尉迟敬德遥遥相对的另一方，腰背插玉箫，颇有出尘之姿，绝无半分剑拔弩张之态，洒脱得像是来赴文友之会。

可是徐子陵却绝不敢小觑他，只从他那种渊亭岳峙的气度，便知他的武功不会在尉迟敬德之下。

另三人分别是持刀的罗士信，提矛的史万宝和握棍的刘德威，散立四周，封死徐子陵所有逃路。

徐子陵凝望给自己撞穿的墙洞和散布地上的红木椅碎片，沉声喝道：“敢问世民兄，助王世充对付寇仲的除了杨虚彦之外尚有何人？”

寇仲以内劲振发声音，道：“王公若仍念一点宾主之情，便请出来答话！”

身旁的王玄应、郎奉、宋蒙秋和一众亲兵尽皆愕然，接大半人手按兵器，同时挪开少许，对他怒目而视。

声音远远传开，响彻皇城。

鸦雀无声。

宋蒙秋乾咳一声，打个眼色，其他人勿要妄动，向寇仲道：“冠军师误会了！皇上仍在龙床养伤，嘿...”寇仲哂道：“宋将军不是说夷老和长林兄在府内吗？为何他们竟不吭一声？”

宋蒙秋登时语塞。

寇仲得势不饶人，长笑道：“古语有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哼！”

“锵铿”连声。

王玄应等不待他把话说完。露出狐狸尾巴，纷纷掣出兵刃。

寇仲再一声长笑，冲天而起，惹得宋蒙秋、郎奉和王玄应三人腾身追

赶。

无数箭手从附近建筑物的瓦顶现身，一时杀气腾腾，喊杀连天。

岂知寇仲升高不到两丈之际，竟凌空换气，改直上为斜掠，投往尚书府的台阶上。

此 大大出人意表，而追兵中谁有他凌空换气的本领，全追过了头，升上两丈外的上空，反令伏在瓦面的数百箭手投鼠忌器，不敢放箭。

寇仲尚未踏足实地，已拔出井中月。

十多名如狼似虎的王世充近卫兵由四方杀至，眼看要成混战之局。

寇仲心知若给这些近卫兵缠上一阵子，将会陷入以百千计的王军重围内，那时就算是宁道奇，也难逃死战的厄运。猛喝一声，人随刀走，硬撞进敌人阵内。

井中月化作护身寒芒，领先拦路的两名近卫兵立时打 转横跌开去。

“当”！

另一人连人带剑，给他劈得往后倒飞，连续撞倒两个近卫，一起滚下台阶。

此时长阶下人声沸腾，刀光剑影，敌人像潮水般涌上长阶来，一时也弄不清楚有多少人。

寇仲不敢跃高，倏地横移，避过十多个扑过来的敌人，沿 尚书府朝东面最接近的宣仁门掠去，杀机填满胸膺。

敌人纷纷拦截。

寇仲心知肚明宣仁门必布有重兵高手，往那方遁走只是作个样子的惑敌之计。

事实上整座内皇宫和皇城组成的洛阳都城，若关上所有城门，再于所有高达多丈的城墙布满箭手，可顿成飞鸟难渡的绝地，其安全防范至为严密。

幸好城内楼台林立。楼堂四面虽有高墙，但墙上均设门户，楼台间连环相通，正是捉迷藏的好处所。

王世充是个爱充面子的人，绝不愿让暗杀寇仲这种丑事扬出去，所以才要诱他进尚书府加以伏杀，避免他的鲜血沾染到他的宫城之内。

寇仲猜估只要他能逃出尚书府的范围，王世充狙杀他的力量将大幅减弱，而他亦有逃出生天的希望。

寇仲再改方向，绕往尚书府后，掠往太仆寺和将作监，越过这两座宏伟的建筑物后，就是一排并列的大理寺、宗正寺、都水监和卫尉寺，接 就是含嘉门和皇城北面的出口德猷门。

两边全是高起十丈过外的城墙，此刻在号角声中，一队百多人的铁甲军从尚书府后杀出，往他拥来。

墙上则人影憧憧，满是敌人。

要闯上墙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若没有敌人在墙头拦截，凭他可凌空换气的功夫，或可勉强办到。但在敌人无情的矛枪箭矢下，跳上去只是送死。

余下的迷路只有五个离城的出口。

首先是由尚书府前大道贯通的东西两门宣仁门和东太阳门。

宣仁门是离开皇城的东门出口，刚才已试过该路不通，可以不提；东太阳门则是通往内宫城之路。

承福门是尚书府南面的皇城出口，徐非他肯回头重投满布于尚书府的

主力大军怀抱之内，否则也不用费神去闯。

余下只有前方含嘉门和德猷门这两重门。

两门间尚有一座含嘉仓，专储米粮等物。当日寇仲曾参与攻打宫城的战事，故对整座都城了如指掌，只是想不到这认识最后会用在逃命之上吧了！

刀光连闪，两刀分左右斩来，劲力十足，显然是王军亲卫中的皎皎者。

寇仲一看刀势，如若再硬闯，必是敌兵齐至，把他围在核心之局。

他到现时所保持的最大优势，就是不让敌人有缠上自己的机会，而是带敌人大兜圈子，利用皇城的形势东奔西跑，教敌人乱作一团。

一旦失去这优势，便是他寇仲末日之时。

井中月先后往左右挑出，同时往后疾退。

那两人应刀惨叫，竟打螺旋，风车般旋了开去，不断口喷鲜血，后至者走避不及给他们撞上的都立即痛哼倒地。等若给寇仲的螺旋劲直接撞上无异。

原本声势汹汹的十多名堵截前路的敌人，立即溃不成军。

寇仲亦一阵虚弱。

这两刀虽巧妙地把螺旋劲贯进对方体内，却也令他真元损耗，故不能乘胜追击，破入敌阵往正前方城墙尽处的含嘉、德猷二重门冲去。

不过他已极为满意。

蓦又横泻七丈，避过身后自尚书府方向潮水狂浪般涌来的以百计敌人。

他决定放弃前闯。

因为要抵达那二重外门，尚需经过太仆寺、将作监等六座建筑物。

王世充既处心积虑布局杀他，当然会在那里布下伏兵，等他自投罗网。

唯一的生路就是逃进皇宫去，那时他尚可利用种种形势，为自己制造逃走机会。

寇仲长啸一声，腾身斜起，往分隔外皇城和内皇宫的城墙投去。

箭矢嗤嗤。

寇仲真气换转，改斜上为斜下，数十枝劲箭从头顶上掠过，他却投往城墙脚下，再贴墙反往尚书府方向疾掠。

敌人像一匹布般往他卷来。

墙头和尚书府四周以百计的火把灯笼照耀下，刀剑矛戟和盔甲盾牌闪烁生辉，皇城忽然成了血战的修罗地狱。

寇仲不断增速，贴墙朝唯一通往皇宫的东太阳门射去。

不理要杀多少人，他都要杀入东太阳门去，即管宁道奇亲临，也阻不住他。

第二章 浴血都城

李世民负手从破洞悠然步出，微笑道：“只要子陵兄能在此小留一个时辰，李世民保证让子陵兄能安然无损的离开。”

徐子陵朝正不断运劲用力扯鞭的尉迟敬德瞥了一眼，淡然道：“世民兄不要骗我，若非你答应王世充保证能把小弟收拾，王世充岂敢贸然对付寇仲，

他不怕以后睡难安寝吗？”

长孙无忌等无不露出讶色，感到有重新评估徐子陵才智的必要。

徐子陵这猜测显示出他对人性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现在天下谁不知寇仲和徐子陵乃生死之交，若干掉其中一个，不遭另一个报复才怪。留有这种可怕的敌人。任何人以后都难望能一觉安眠。

尉迟敬德心中还多了另一番奇异的感觉。

徐子陵瞥向他的那一眼，清澈如神，似乎能把他里里外外一览无漏，尽悉他的虚实，教他难受得直想吐血，手劲登时弱了三分。

李世民苦笑道：“子陵兄太了解王世充了！不过我李世民却另有自己的处事方法，不会为任何人所左右。”

徐子陵洒然笑道：“世民兄若不肯回答刚才的问题，小弟便要硬闯突围。”

李世民双目射出伤感的神色，摇头道：“除了虚彦兄外，尚有小弟的二叔，子陵兄该知寇仲再无生还的机会。不如就此收手，我可安排让你领回寇兄的遗体。”

李世民的二叔就是李阀内出类拔萃的高手李神通。

徐子陵仰首望天，盯 刚升上东方空际的半阙明月，语气冷静至像不含半丝人世间的感情，沉声道：“我要动手哩！”

李世民一对虎目涌出热泪，转身掉头便走，黯然叫道：“子陵兄得罪了！”

这句话等若颁下要把徐子陵处死的命令，登时燃 了酝酿积聚至颠峰的战火。

寇仲疾如狂风，贴墙滑去，既免去了右方来的攻击，又使墙上的箭手无从瞄射，最令截击者头痛的是他遇上强敌时游鱼般滑上墙壁，避过硬撼；敌弱时便全力施展杀 ，在短短十多丈的距离，他固是多处负伤，敌人也给他宰掉数十个，战况激烈纷乱。

刚劈飞了两名挡路的敌人后，左后侧锋锐疾至，寇仲来不及 眼去瞧，左足柱地，虎躯疾旋，并中月快逾闪电般劈出，格开偷袭者的长矛。

一个照脸上，寇仲认出对手乃王世充亲卫里的一名领军偏将，还曾几度交谈和并肩作战。

此时对方现出一丝无奈的苦笑，抽矛后退，寇仲本要连珠而发的宝刀不由硬收回来，心中一阵感触下，三枝长枪已疾刺而至。

寇仲一个空翻腾身而起。

只见东太阳门已在不到十丈之处，可是楼门处满布敌人。用的均是利于长攻的矛、枪、戟等最不利他想贴身攻坚的重型武器。

而左方有一批大约百多人的生力军，正朝他围过来，左盾右剑，队形整齐，若给截上，定是死路一条。

寇仲心中大懔。

敌人显已从混乱中恢复过来，重新组织攻势，且看穿他要硬闯东太阳门，故在该处布下主力，要他插翼难飞。

四枝长矛像四道闪电般脱手往他射来。

右脚撑墙，寇仲改变方向，投进一堆敌人丛中，身刀合一，多个敌人立时仰跌侧倒，给他冲出围困。

此 虽出乎敌人料外，但由于四处都是敌兵，使他只能从一个重围闯到另一个重围里，但离东太阳门的距离却缩短至六丈。

一人倏地以左手盾护 身体，右手剑迎头劈至，势道十足，劲风扑脸。

寇仲哈哈笑道：“宋将军你好！”

来敌正是宋蒙秋。

四周的敌人配合宋蒙秋的攻势，浪潮般卷过来。

宋蒙秋大喝道：“若立即弃刀投降，我保证可让寇兄全尸而死。”

寇仲冷笑道：“宋将军如此照顾小弟吗？”

“当”！

寇仲迅闪一下，避过对方剑势，肩头撞在左侧敌人胸口处，那人骨折喷血后跌时，他已振腕一刀劈在宋蒙秋精钢打制的盾牌上，发出震慑全场的一声巨响。

矛尖刺到后肩胛，寇仲身子一晃，长矛被震得滑了开去，只能留下一道血痕。

宋蒙秋却吃足苦头。

寇仲这一刀乃全力施为，暗含旋劲，猛若迅雷，劲道强绝，以宋蒙秋的功力，亦被刀势硬劈得远跌近丈。撞得己方之人左仆右跌，就像有心为寇仲开路的样子。

宋蒙秋整条左臂和半边身子都麻木起来，而尚未来得及催动血气，寇仲如影附形的贴身追来，井中月杀气狂潮怒涛般卷至。

宋蒙秋大叫不好，寇仲这一刀巧妙至极点，令他只有一个选择，忙举剑挡格。

螺旋劲如巨浪狂潮般卷转而来，宋蒙秋痛哼一声，像傀儡般被寇仲摆布得朝东太阳门的方向踉跄连退十多步，再为寇仲开出一条通行之道。

寇仲身后的百多名剑盾手虽拚命追来，始终落后了几步。

四、五支长矛从宋蒙秋左右刺出，希冀能阻止寇仲继续以宋蒙秋为主要目标发动猛攻。

寇仲知这是生死关头，只要再把宋蒙秋劈得倒退十多步，便可抢进深达八丈的门道去。

寇仲仰天长啸，运尽余力使真气行遍四肢百骸，再满贯刀上，井中月立时涌出森寒凌厉的杀气，挡路者但觉森冷的刀气扑脸涌来，全身如入冰窖，呼吸艰困。

刀风呼啸，劲厉刺耳。

宋蒙秋趁此缓冲之机，横移避开。

数声沉哑的响声后，挡路的数名矛手无一幸免都矛折人伤的东倒西歪。

寇仲亦因真元损耗极巨，把心一横，腾空一个斤斗，避过四方八面攻来的重兵器，投往东太阳门去。十多处伤口同时洒出鲜血，触目惊心。

徐子陵把寇仲的安危和自己的生死全排出脑海心湖之外，灵台空澈澄明，没有半丝杂念。

他一丝不漏地清楚把握到敌人进攻的路线、角度和先后。

这六名天策府上将级的高手确不愧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老江湖，不动时已能封死所有逃路，动手后更是配合得天衣无缝，最厉害是罗士信的刀，史万宝的矛和刘德威的棍，分别从前、后、侧三方攻来，抵达的时间分秒不差，

就算他双手同出，也只能挡 对方两件兵器。

最糟是他的左足踝给尉迟敬德的长鞭缠得正紧，使他无法作大幅度的移位或闪避。

更要命的是长孙无忌的玉箫稍慢三人一线，使他知道纵能挡避三人全力的第一波攻势，仍要应付长孙全力出手的一击。

挺刀立于后方两丈许处的庞玉亦予他极大的威胁，令他深切顾忌，须稍留余力以应付他的狙击。

这六个高手任何一人都有与他单独硬拚之力，合起来其杀伤的威力更以倍数的提升，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一个照面便可将他重创，而他根本没有还击的机会。

何处才可找到敌人联手的破绽，那遁去的『一』呢？如此攻势，实难拆解，情势危殆险恶。

蓦地徐子陵狂喝一声，全身劲力送往左足踝，再沿鞭身往尉迟敬德攻去。

尉迟敬德只觉一股强大无匹的螺旋异劲攻入手内，大骇下忙全力相抗。岂知对方的螺旋功忽地以反方向回旋而去，由冲击变成拉扯的力道。

尉迟敬德也是了得，硬坐腰马，反扯归藏鞭。

此时罗士信的刀、史万宝的矛、刘威德的棍，同时击至。

徐子陵哈哈一笑，像被狂风吹起的绵絮般以肉眼难察的高速，脱出敌人的围攻，疾如风火般往尉迟敬德撞去，敌人鞭子拉扯之力，反为他提供了闪避的助力，只有史万宝的矛在他左肩处划出一道衣裂肉绽的血痕。

尉迟敬德手上一轻，给己身劲力反撞过来，以他深厚的功力亦难受得差点要吐血，一个踉跄，随 波浪纹不断增大的归藏鞭，险些跌坐地上。

伺机一旁的庞玉和长孙无忌看得最是清楚，都惊骇欲绝。

要如徐子陵能办到这种本属没有可能的事，必须体内真气在眨眼的功夫内转换了多次才成，至此方深悉《长生诀》秘功的厉害。

两人大喝一声，剑箫同时出手。

更骇人的事发生了。

“锵”！

寇仲一刀劈在一枝往他刺来的长戟处，借力斜掠而上，直登东太阳门的门楼处。

敌人那想得到他取难舍易，均有措手不及的感觉。

十多枝专防敌人攻城，长达三丈的拒 往他挥至。

寇仲心中大定，刚才他冲天而起的力道大半是借来的，本身仍留有余力，忙急换真气，生出新力，一个空翻避过拒 ，越过城墙达两丈有多，再斜掠往城楼靠皇宫的城墙边缘去。

从这角度往西北望去，可见到皇宫内城的城墙和位于内宫城东南角的永泰、泰和、兴教三门。

果然不出他所料，三门都没有特别加派人手把守。所以只要他速度稍快，便可在给敌人截上之前躲进皇宫去，再设法逃命。

墙上乱成一团。

寇仲连人带刀硬往举矛挺枪迎来的敌阵投去，狂喝道：“挡我者死！”

井中月洒出大片刀光，盖顶压下，笼罩范围之广，劲气之强，实属他

出道以来最厉害之作。

拚死之下，他把功力发挥至尽点。

敌人东倒西翻下，他已踏足墙头。

此时他离墙头向西的边缘只有两丈许远，成功在望，斗志激昂，那敢怠慢，趁敌人阵脚大乱，井中月风卷雷奔的朝墙沿杀去，登时血光四溅，挡前的两人同时胸口中刀，直入心脏要害，往后便倒。

寇仲踏敌人尸身，以游鱼般的滑溜身法，每一出刀，必有人应刀倒地，中刀者必当场气绝身亡，只有死者，没有伤者。

内气不住流转，旧力刚消，新力又生。

四周的敌人见他如此威势，心胆俱寒，纷纷退避。

寇仲亦多添了几处伤口，不过他这时杀得性起，把井中月发挥得淋漓尽致，激昂奔荡，有不可一世之概。

忽然前方空广无人，原来终抵达城楼边缘。

寇仲转过身来，井中月旋起一匝，七、八枝枪矛应刀折断。

众人骇然退后。

寇仲哈哈笑道：“老子去也！”

一个倒翻，往后跃去。

就在此刻，两股气势浑凝，强猛无俦的锋锐之气，分由下方往他射来。

寇仲心中大骇，知道终遇上能致他于死命的高手，且有两个之多。

破风声同时在后方响起，六、七枝钢矛从城墙上疾矢般往他后背掷去。

归藏鞭竟又扯个笔直。

一股狂猛的拉扯力，以尉迟敬德马步之稳，亦要给徐子陵扯得冲前两步，才收住势子。

庞玉的剑，长孙无忌的箫，同时击空。

这应是不可能的。

徐子陵明明是朝尉迟敬德疾冲过去，摆出要全力进攻他的情势，岂知在离对手半丈许时，竟凝定了一下，接往反方向后退，拉直鞭子。这种真气的急剧转换，原可令任何高手的奇经八脉乱成一团，动辄走火入魔，但徐子陵却若无其事般办到了。

徐子陵脚踝的一截归藏鞭寸寸碎裂，大笑道：“天策府高手果是不凡，我徐子陵领教了！”

只见他凌空飞退，越过墙头，没在远方暗黑里。

众人呆在当场，脸脸相觑。

谁想得到徐子陵能凭表面看来使他尽处下风的一条鞭子，作为遁去的凭藉，大耍戏法，把众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他们虽对徐子陵评价甚高，但到真正交手，才体会到他厉害的造诣。

第三章 接收战果

寇仲只瞥一眼，进一步肯定了自己难以力敌的想法。从这城门处冲天截击上他的两个人，穿的只是亲兵的武服，却戴上遮盖了上半脸庞的头盔，摆明是不愿让人认出他们的庐山真貌。

左下方的男子手中长剑化作无数眩人眼目的芒点，反映 远近火把风灯的光芒，使人难以看清他的身形，但寇仲却清楚无误感到他就是曾和自己交过手的“影子刺客”杨虚彦。

此人实是用剑的奇材，其火候功力均达到了宗师级的级数，且剑法别辟蹊径，只是他一人，寇仲便没有取胜的把握。

另一人手持奇形兵器，形状似戈非戈，似戟非戟，就像戈和戟合生的错体儿子，但观其霸道的攻势，武功绝差不了杨虚彦多少。

寇仲心中唤娘时，墙头守军掷来的七枝长矛，已刺背而至。

寇仲一声大笑道：“虚彦兄别来无恙！”

身子在凌空中左右急速的晃了几下，五支长矛分别从他左右上三方贴身而过，但其中两支竟给他夹在腋下，猛烈的力道，助他改变了下堕的势子，改为越空而前，直往皇宫永泰门的方向投去。

以杨虚彦和李神通之能，也只能扑了个空。

高手相争，争的就是这分秒之差，到他两人运气落回地上时，寇仲早没入皇宫。

一时间大批追兵随之拥入永泰门去，乱成一片，反令两人行动不便，坐失良机。

徐子陵换过另一身衣服，又买了把钢刀，戴上面具，扮成曾被“河南狂士”郑石如错认为前辈凶邪“霸刀”岳山的样子，施施然到大街一间约定的酒馆，等待寇仲。

他有信心寇仲必能保命逃生前来见他。

假若他死了，他会不择手段刺杀王世充和李世民来为他报仇，然后南下接回素素母子，将她们托付翟娇，再孤身去找宇文文化及算账。

既要争天下，不是你杀我便是我杀你，谁都没甚么好怨的。

忽然间，徐子陵生出一种豁了出去。甚么都不放在心头的情怀。

生也如是，死也如是，那有甚么好担心的。

要发生的也该发生了。

此时有两个江湖人物步入店来，瞥见独坐一隅的徐子陵，先是愕然，接 脸色大变，退了出去。

徐子陵看在眼里，心中大惑不解。

要知岳山数十年没有踏足江湖，除非是常年的同辈高手，否则理该没有人认识他，为何随便闯来的两个汉子，年纪又不过三十，一眼便认得出“他”来呢？再想深一层，登时恍然。

岳山抵洛阳的消息必已从郑石如口中散播开去，又或告知此地某一帮会或有势力的人士，那人于是传令手下留意这么一号人物，至有刚才的情况出现。

现在自己连王世充和李世民都成了死敌，那还会把其他人放在心上。

他只想喝酒。

若寇仲真的被害，会对他做成怎样的打击。

人死了是否会烟消云散，了无痕迹，还是会再次投胎为人。

寇仲熟悉的足音由远而近。

徐子陵抬头瞧去，映入眼帘的却是个身穿便服的禁卫军。

寇仲步履不稳的在他身旁颓然坐下。面具的遮盖令徐子陵瞧不见他的脸色，但当然知他受了重伤。

喝了一口酒后，寇仲狠狠道：“王世充那天杀的家伙，竟联同李小子来对付我，差点就给他把老命要了，幸好我有改头换身的妙计，否则你以后都会见我不到，除非肯到地府去探我。”

徐子陵从台底探手过去，抓他的手，真气源源输送，淡然道：“刚才有人认出我是『霸刀』岳山，所以这里不宜久留，还要设法撇下任何想追酊我们的人。”

寇仲愕然道：“岳山？”

徐子陵耸肩道：“有甚么好稀奇的。”

接 皱眉道：“你的伤势很重，没有一晚的时间，休想痊愈，但那只是指内伤而言，外伤怕要多两天。”

寇仲得意洋洋的道：“我之所以能脱身，全赖杨虚彦这小子想趁我力竭时来占便宜，加上我带王世充的人从皇城游往宫城，兜兜转转，跑足几里路。最好笑是当我闯到后宫时大喊王世充要杀杨侗，整座皇宫登时乱成一片，我便乘机与一个友善兼好心肠的禁卫交换衣服，溜了出来！哈！哎哟！”

徐子陵没好气道：“你不要开心得那么早，虚先生呢？”

寇仲低声道：“我们走！此仇不报非君子，山人自有妙计。”

这晚的洛阳城出奇地宁静。

王世充并没有派人搜索他们，谁都知道这不会有任何收获。

两人躲到那可俯视天津桥的钟楼上，徐子陵一边助寇仲行气疗伤，一边向他说出被李世民布局围攻和脱身的经过。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李小子真辣，奇怪？李小子不要李靖出手合情合理，但为何连红拂女都没派上份儿呢？”

徐子陵晒道：“你少点为这种事伤神吧！现在怎样救回虚行之？最糟是我们根本不知他是生是死，情况如何？我现在只想赶快离开。”

寇仲闭上眼睛。默默地承受徐子陵输入体内的真气，好一会才睁眼道：“王世充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像小弟般杰出的军师和谋臣，而虚行之正好迎合他这需求。虚行之这人武功虽不怎样，但才智却绝不会在我们之下，他总有办法令王世充相信他和我们没有甚么密切关系，而事实上也的确没有，所以他理该安然无恙。”

旋又叹气道：“假设我的敌人只是王世充，我就不那么担心，但多了个李小子，便是另一回事。”

徐子陵道：“你刚才不是说另有妙计吗？”

寇仲点头道：“明天我先去看看虚行之有没有留下任何讯息，再设法联络上宋金刚留在洛阳的人，摸清楚些洛阳的情况。唉！忽然由前呼后拥变得举目无亲，确使人难受。”

徐子陵心中一动，暗忖自己亦可找刘黑闼留在这里的清秀美女邱彤彤探问消息。

寇仲苦思道：“现在各方面形势都是那么紧急，为何李小子仍能在东都磋磨这么多天，其中定有我们猜测不破的道理。”

徐子陵低声道：“省点精神吧！其他一切天亮后再想好了！”

翌晨两人分头行事。

洛阳一切如旧，只是比以前更兴旺。

徐子陵戴上了从未用过的面具，扮成穷酸儒生的样子，驾轻就熟的往找彤彤。

到了那子时，他才回复本来面目，迳自入，片刻后他与彤彤在铺子后院的房子见面，后者正收拾行装，显然准备离开。

彤彤见他来访，大喜道：“我还在为两位大爷担心呢，见到徐爷安然无恙，回去也好向刘爷交待。”

坐好后，徐子陵问道：“彤彤姑娘要走了吗？”

彤彤点头道：“现在形势吃紧，夏王已定下进攻徐圆朗的大计，下一个就轮到宇文文化及，否则一旦李军突出关西，我们便悔之已晚。”

徐子陵点头同意。

兵家争胜，分秒必争。

现在李密大败，使整个形势都改变过来。

在中原关内外的三股最大势力，都各自有其难题和急待解决的事。

李渊尚有薛举父子的后顾之忧，又有虎视眈眈、伺机欲动的刘武周。

王世充则要扩大战果，尽收李密的败军和领土，把李密赶尽杀绝，连根拔起。

所以窦建德必须趁此良机，廓清所有阻他南下的敌人，徐圆朗是首当其冲，接就是自己的大仇人宇文文化及。

一时间，王世充反成了争战的磨心，谁能取得洛阳，谁就可以控制北方的河道交通，那时顺流南下，谁能抵挡。

彤彤神色凝重的道：“据我探来的秘密消息，三天前李世民的得力手下李靖夫妇，起程前赴河阳，看来不会是甚么好事。”

徐子陵心中剧震，色变道：“李世民是要把李密收为己有，向他招降。”

彤彤皱眉道：“李密岂是肯甘为人下的人？”

徐子陵想起寇仲对李世民的评语，沉声答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天下虽大，李密却是无处可藏，没路可逃，若李世民能予他栖身之所，避过这一阵风头火势，怎都该胜过一败涂地的结局。”

彤彤仍是不解，道：“李世民如若传闻所说的智勇双全，便应知招纳李密只是在养虎为患。”

徐子陵点头道：“你的话不无道理。但我却有深一层想法，李世民这手段主要是做给其他人看的。摆明即使像李密这种一方枭雄的霸主，他也有迎纳的心胸气魄，顺我者昌，这或者可令他打少很多场仗。”

彤彤娇躯微颤，美目射出崇慕神色，低声道：“彤彤服了！徐爷对李世民认识的深刻，就像能把他看穿看透的样子，实情定是这样，而这亦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徐子陵苦笑道：“李世民可能是当今世上最懂用手段的人，能人所不能，为人所不为。

现在我也要为寇仲担心哩！辛辛苦苦击败李密，却给李小子多谢也没有一身的把最大成果接收过去。”

彤彤道：“现在风声很紧，王世充立稳阵脚后，开始迫各路人马撤离东

都，这是我们要撤走的另外一个原因。”

徐子陵问道：“伏骞、突利和王薄等人是否仍在洛阳？”

彤彤道：“伏骞的情况我不清楚，但突利和王薄均已先后离城，目前行踪不明。唉！邙山之役，把整个局势全扭转了，现在谁都不知下一刻会出现甚么变化。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寇爷和徐爷在江湖上的声望暴长数倍，谁都不敢再对你们掉以轻心。”

徐子陵对自己是否比以前更有名气威望怎会关心，再问道：“有没有晃公错又或阴癸派的消息。”

彤彤道：“听说晃公错已南归，至于阴癸派一向行踪隐秘，谁都不知她们在干甚么？”

徐子陵大感不妥，以阴癸派的专讲以怨报德，有仇必报，怎肯放过他们。

不过彤彤显然所知止此，遂告辞离去。这清秀可人的美女露出临别的依依神色，送他到门口时低声道：“徐爷小心，现在你们项上的人头都非常值钱哩！”

* * *

徐子陵与寇仲在一间面馆相会，后者神色愤然道：“形势相当不妙，虚行之并没有留下任何暗记标志，照我猜想王世充已瞧破我们的关系，于是把他收押起来，再叫我们去救他。”

顿了顿压低声音道：“去救人只是下下之策，只要我们俘虏个人质例如王玄应者，便不到王世充不和我们作交换了。”

徐子陵苦笑道：“恐怕你要到皇城或皇宫才可以找到王玄应，那样不如索性向王世充下手，来得更为直接一点。”

寇仲笑道：“我只是打个譬喻，事实上我心中早有人选，不到王世充不屈服。”

徐子陵沉声道：“董淑妮？”

寇仲兴奋地道：“正是此女，可同时害害杨虚彦和李小子，你猜李小子是否晓得杨虚彦早拔了这荡女的头筹？”

徐子陵皱眉道：“我们怎样下手？总不能在皇城外乾等，且不知她会从那道城门离开，更弄不清楚她会躲在那辆马车里。”

寇仲审视了面馆内其他几台食客，才凑到他耳旁道：“名义上董淑妮已成了李渊的妃子；论理她自然不该踏出闺房半步，更不许见别的男子。幸好我和你都知她是甚么料子，不偷去和杨虚彦私会才是怪事呢。”

徐子陵苦笑道：“你说得好像吃碗面食个包那么简单，何况你伤势仍未痊愈，荣府除杨虚彦外，尚不知有甚么辣手人物。我们瞎子般进去寻人，不闹个一团糟才怪。”

寇仲道：“不入虎穴，焉得虚子。只要救出虚行之，宋金刚的人会安排我们到江都去，时间紧迫，我们就趁今晚下手。”

接 又道：“你知道是谁要找岳山呢？”

徐子陵兴趣盎然的问道：“是谁？”

寇仲故作神秘的道：“你怎都猜不到的，就是尚秀芳。”

徐子陵失声道：“甚么？她仍在洛阳吗？”

寇仲道：“这个误会太大了！你这假冒岳山不但令她滞留此地，还使她悬赏十两黄金，予任何可提供你这冒牌货行踪的人。真想找她来问问，因何

她这么急于要见岳山？”徐子陵晒道：“你不是说她对你很有好感吗？还约了你去和她私会。”

寇仲苦笑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听说李小子每晚都到曼清院听她弹琴唱曲。”

两人打得火热，那还有我的份儿？”

徐子陵摇头道：“李世民绝非耽于酒色之人，这样做只是放出烟幕，以惑王世充等人的耳目。事实上他正秘密向李密招降，如若成功，等若兵不血刃的一次过打赢很多场胜仗。”

寇仲色变道：“这消息从何而来？”

徐子陵详说了后，寇仲拍台赞道：“好小子果有一手，不过我才不信他会成功。唉！也不要说得那么肯定。”

徐子陵见人人侧目，责道：“你检点些好吗？”

寇仲这才低头吃面，咕哝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妖女，忽然间消声匿迹，教人防无可防。就算救回虚行之，这到江都的路途亦不好走。别忘记阴癸派一向和老爹紧密合作，实乃我们背上芒刺，心腹大患。”

徐子陵叹道：“现在我们除了见步行步之外，还有甚么办法。”

寇仲默默把面吃完，才摇头道：“我们必须从被动变回主动，置诸死地而后生，才可狠狠教训李小子和王世充那忘恩负义的老狐狸，劫走董淑妮是第一步，至于第二步，嘿！你想到甚么呢？”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你定是天生好勇斗狠的人，你现在凭甚么去和李小子斗？即使单打独斗，我们亦未必可胜过李小子。”

寇仲笑嘻嘻道：“我们是斗智不斗力，不若你扮岳山去见见尚秀芳，看看有没有便宜可占？”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若要扮岳山，就不是去见尚才女而是见妖女了！你有没有办法探到郑石如住在甚么地方？”

寇仲摊手道：“我现在无将无兵，教我如何查探？”

接一震道：“何不试试白清儿那条官船？不妨露露底子后拍拍屁股走人，我在附近为你把风使成。横竖到今晚仍有大半天时间，找些玩意儿也是好的。”

徐子陵犹豫道：“若碰上祝玉妍，她说不定与岳山是老相好，那岂非立给识破，惹来一身蚁？”

寇仲道：“迟早也要和祝玉妍对干的，怕她甚么？况且遇上她的机会微乎其微，这或者是唯一探查阴癸派的方法。”

徐子陵沉思片晌，点头道：“好吧！就依你之言，去碰碰运气好了。”

第四章 恩怨情仇

徐子陵故意戴上竹笠，垂下遮阳纱，只露出嘴巴下颔的部份，浑身透诡异莫名的气氛，朝仍泊在码头白清儿那条船昂然走去。

码头处人来人往，忙于上货卸货，河面更是交通繁忙，舟船不绝。

徐子陵正思量如何入手，白清儿的座驾舟刚好有几名男子从跳板走下

船来。

他定睛一看，心中叫好，原来其中一个正是“河南狂士”郑石如，其他三人还有两个是“素识”，一个是“金银枪”凌风，另一人是“胖煞”金波，都可归入敌人的分类。

另一人年纪在二十三、四间，有点【衣夸】荤子弟的味儿，亦有些眼熟，似乎在荣凤祥的寿宴中碰过面，曾有一眼之缘的家伙。

徐子陵手按刀把，迅速前移，拦 他们去路。

四道凌厉目光立时落在他身上，并知机地在离他两丈许处立定。

徐子陵手按刀把，跨步迫去。

四人同时感到他森寒肃般的强大气势，纷纷散开，还掣出兵刃。

凌风仍是左右手各持金银短枪，金波拿手的兵器是长铁棍，另外那年青公子和郑石如则同是使剑。

附近的人见有人亮刀出剑，连忙四散走避。

徐子陵厉声喝道：“郑石如滚过来受死，其他没关系的人给老夫滚到一旁，否则莫要怪老夫刀下无情。”

事实直到此刻，他仍不知如此找郑石如的麻烦有甚么作用，亦可说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因为郑石如和白清儿已成了他们找寻阴癸派的唯一线索。假若郑石如奉阴癸派之命来招揽他，他便有机可乘。

郑石如立即认出他的“沙哑”声线，忙道：“有话好说，不知晚辈在甚么地方开罪了岳前辈呢？”

凌风等三人听到“岳前辈”三字，均脸色骤变，显是知道底细。

徐子陵冷哼道：“有甚么误会可言，若非你泄出老夫行踪，谁会知晓老夫已抵此处，只是这点，你便死罪难饶。”

郑石如显是对“霸刀”岳山极为忌惮，忍气吞声道：“前辈请先平心静气，听晚辈一言，此事实另有别情，不若我们找个地刀，坐下细谈如何？”

徐子陵冷笑道：“老子才没这种闲情，杀个把人又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看刀！”

不先露点“真功夫”，如何显出身价。

徐子陵一晃双肩，行云流水般滑前丈许。拔刀猛劈，雄强的刀势，把四名敌手全卷进战圈内去。

在多样兵器中，徐子陵因曾随李靖习过“血战十式”。故长于用刀。加上这些日子来见闻增广，这下施展刀法。既老辣又杀气腾腾，确有刀霸天下的气势。

一方是蓄势以待，另一方却是心神未定，兼之徐子陵的动作一气呵成，快逾电光石火，且刀风凌厉无比，郑石如、凌风和金波三人均感难以硬挡，住四外错开，好拉阔战线。

只有那年青公子初生之犊不畏虎，也可能是不明底蕴，竟毫不退让掣刀硬架。

“当”！

那公子连人带剑给徐子陵劈得横跌开去，差点滚倒地上。

郑石如大吃一惊，闪了过来，运剑反击，凌风和金波忙从旁助攻，以阻止他续施杀手。

前者剑招威猛，快疾老到，比之后两者明显高出数筹，且招招硬拚硬架，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声响个不绝。

徐子陵心中暗赞，这河南狂士眼力高明，知道若让自己全力施展，将势难幸免，故拚死把自己的攻势全接过去，好让凌、金两人可展开反击，战略正确。

徐子陵一声长笑，长刀随手反击，连绵不断，大开大阖中又暗含细腻玄奥的变化手法，把三人全卷进刀影锋芒里。

不露点实力，如何可得对方重视。

船上传来啾啾莺莺声道：“岳老可否看在妾身份上，暂请罢手！”

徐子陵蓦地刀势剧盛，迫得三人纷纷退后，这才还刀鞘内，自然而然便有一份稳如渊岳的大家风范，倒不是硬装出来的。

仰头瞧去，白清儿俏立船头处，左右伴她的竟赫然是久违了的“恶僧”法难和“艳尼”常真，两人神态出奇地恭敬，于此便可知“霸刀”岳山威名之盛。

徐子陵倏地腾身而起，越过三人头顶，落在舱板上。

白清儿神态依然，但恶僧和艳尼都露出戒备神色。

徐子陵透过垂纱，旁若无人的盯白清儿道：“若老夫法眼无差，小妮子当是故人门下，那天在街上老夫一眼便瞧穿你的身份。”

这几句话既切合他老前辈的身份，又解释了那天为何在街上对她虎视眈眈的原因。

郑石如此时跃到船头，低声道：“我们当然不敢瞞岳老。岳老既知原委，当明白这处人多耳杂，不若请移大驾入舱详谈如何？”

徐子陵回望码头处，见到凌风和金波正偕那公子离开，登时明白到凌风和金波亦是阴癸派的人。这么看，钱独关若非是阴癸派的弟子，也该是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

这个“岳山”的身份真管用，轻而易举便得到很多珍贵的情报。

冷哼一声，徐子陵率先步入船舱。

郑石如赶在前面引路。

尚未跨过进入舱厅的门槛，徐子陵忽然止步，不但心中喊娘，还骇出一身冷汗，差点便要掉头溜之大吉。

只见脸垂重纱的祝玉妍默默坐于厅内靠南的太师椅内，一派安静悠闲的样子。

无论他千猜万想，也猜不到会在这里碰上“阴后”祝玉妍，今次确是名副其实的送羊入虎口了。

* * *

寇仲扮成脚夫，杂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旁观刚才的一幕。

转瞬码头又回复先前的情况，便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寇仲当然不用担心徐子陵，就算坐镇船上，徐子陵也有借水遁的本领，那亦是他们约好的紧急应变方法。

此时有个专卖茶水的小贩，在相邻的码头处摆开档子做生意，寇仲正要借机帮趁好令自己不那么惹人注目时，一辆马车驶至，坐在驾车御者位置的两名大汉都身形彪悍，不似一般御者。

马车停下后，另一名年青汉子推门下车。

寇仲立时精神大振，那汉子竟是李世民天策府高手之一的庞玉。

接三人打开尾门，抬出一个长方形上有数个气孔的箱子出来，搬到正候在码头旁的一艘巨船上去。

这类上落货的情景显是司空见惯，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寇仲沉吟半晌后，终斗不过自己的好奇心，决定怎都要潜上去一看究竟。

徐子陵跨步入厅，随手揭掉帽子抛开，故意怪声怪气地长笑道：“玉妍别来无恙！”

他已打定输数，决意自暴身份，再硬闯突围。

鲁妙子的面具只可以骗骗不认识岳山的人，像祝玉妍这种宗师级的武学大师，只要给她看过一眼，便不会忘记，何况更可能是素识。

他进厅的原因，是为了方便落河而遁，因为后面的廊道已给白清儿、常真、法难三人堵住了。

必要时他可偷袭郑石如，拿他作挡箭牌。

只要能阻慢祝玉妍片刻时光，他便有被窗裂壁而逃的机会。

祝玉妍静若不波井水，冷冷的透过脸纱，对他深深凝视。

他虽不能瞧到她的眼睛，却可直接感觉到她的眼神。

徐子陵手按刀把，登时寒气漫厅，杀气严霜。

祝玉妍不知打甚么主意，竟没有立即揭破他这冒牌货，还出乎所有人料外的幽幽叹一口气，缓缓道：“其他人都给我出去！”

徐子陵暗忖这是要亲手收拾我哩。

正犹豫该否立即发动，偏又感到祝玉妍没有动手的意图，委决难下时，郑石如等已退出厅外，还关上门子。

祝玉妍长身而起，姿态优美。

徐子陵心道“来了”，全神戒备。

祝玉妍摇头叹道：“你终练成了『换日大法』，难怪不但敢重出江湖，还有胆来向玉妍挑战。四十年了，仍不能冲淡你对我的恨意吗？”

徐子陵心中剧震。

我的娘，难道她竟不知自己是冒牌货吗？千百个念头刹那间闪过灵台。

唯一的解释是这副面具确是依据岳山的容貌精心泡制的，而自己的体型更又酷肖岳山。

当然他的气质、声音、风度与岳山迥然有异，但由于祝玉妍心有定见，以为岳山躲起来练甚么只听名称便知大有脱胎换骨功效的“换日大法”，故以为他的改变是因练成此法而来，竟真的误把冯京作马凉，当了他是真的岳山。

不过只要他多说两句话，保证祝玉妍便可识破他。

但他却不能不说话。当日他和寇仲、跋锋寒三人联手对抗祝玉妍，仍是落得仅能保命的结果。自己现时虽说功力大有精进，但比起祝玉妍仍有一段距离，能不动手蒙混过去，自然是最理想不过。

徐子陵只默然片晌，便冷哼一声，踏步移前，直至抵达祝玉妍右旁的舱窗处，才沉嘶哑的声音道：“你仍忘不了他，四十年了，你仍忘不了他！”

祝玉妍不知是否真的给他说中心事，竟没答他。

徐子陵这三句话，内中实包含无穷的智慧。

对于祝玉妍那一代人的恩怨，他所知的仅有从鲁妙子处听来的片言只字。

照鲁妙子所说，他因迷恋上祝玉妍，差点掉了命，幸好他利用面具逃

生。

这张面具，便极可能是令他变成“霸刀”岳山的这张面具。

有两个理由可支持这想法。

首先，就是鲁妙子的体型亦像徐子陵般高大轩昂，当然是与岳山本身的体型非常接近，否则现在徐子陵就骗不倒祝玉妍。

其次是以祝玉妍的眼力，就算鲁妙子带上任何面具，祝玉妍也可一眼从他的体态、动作、气度把他看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扮作她认识的另一个人，又肖似得毫无破绽，才有希望瞒过她。

如此推想，岳山、鲁妙子和祝玉妍三人必然有微妙而密切的关系。

徐子陵这几句话，实际上非常含糊，可作多种诠释，总之眼点在人与人间在所难免的恩怨情恨，怎都错不到那里去。

这时他虽随时可穿窗遁河，但又舍不得那么快走了！

厅内一片难堪的沉默，只有码头处传过来脚夫上落货物的呼喝声和河水打上船身的响音。

祝玉妍语气转冷，轻轻道：“你看！”

徐子陵转过身去。

祝玉妍举手掂脸纱，掀往两旁，露出她本是深藏纱内的容颜。

寇仲观察了好一会，仍没有潜上敌船的好方法，不但因对方有人在甲板下放哨，更因码头处亦有敌方派遣了监察任何接近的疑人。光天化日下，再好轻功也要一筹莫展。

李小子有船在此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事，可是那个箱子却大有问题。若他没有猜错，箱子内藏的该是一个人，否则就不用开气孔。

这人会是谁呢？寇仲沉吟半晌，终于把心一横，大步朝敌船走去。

徐子陵一看，登时呆了眼睛。

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横看竖看，都是比大上几岁的青春焕发的样儿。

在脸纱半掩中，他只能看到她大半截脸庞，可是仅这露出来部份，已是风姿绰约，充满醉人的风情。

一对秀眉斜插入鬓，双眸黑如点漆，极具神采，顾盼间可令任何男人情迷倾倒。配合她宛如无瑕白玉雕琢而成娇柔白皙的皮肤，谁能不生出惊艳的感觉。

论姿色，她实不在绝世美女之下，且在相貌上有几分酷肖，使他联想到两者有母女的关系。

其气质更是清秀绝伦，绝对使人联想不到会与邪恶的阴癸派拉上关系。

一时间，徐子陵讶异得脑际空白一片，不能思索。

太出乎他意料之外了。

脸纱垂放。

祝玉妍淡淡道：“若玉妍心中有舍不下的男人，岂能练成天魔大法，令世人颠倒迷茫的情欢爱欲，只是至道途中的障碍。小山你若仍参不破此点，休想能雪宋缺那一刀之耻。”

徐子陵听得心生寒意。

她的语气虽然平淡，但却有种发自真心的诚恳味儿，显示出她对此深

信不疑，透出理所当然冷酷无情的感觉。

要知人总有七情六欲，纵使穷凶极恶的人，心中也有所爱。可是祝玉妍却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在她来说根本没有善恶好歹之分，故能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做起事来变成只讲功利，不择手段。

徐子陵怕给她窥破自己的表情，转身诈作望往窗外，沉声道：“我的老朋友近况如何呢？”

祝玉妍坐回椅里，轻柔地道：“你仍嫉忌他吗？”

徐子陵登时头皮发麻，这才知道祝玉妍和宋缺间大不简单。

祝玉妍又道：“当年若非你心生妒意，怎会为他所乘，刀折败走漠北，一世英名，尽付流水。”

徐子陵平静地道：“玉妍你精于观心辨意之术，难道感不到我已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仍要说出这种气人的话。”

事实上他已不知道该说些甚么话，索性铤而走险，试探她对自己的冒牌岳山的看法。

祝玉妍幽幽道：“你变得很厉害，就像成了另一个人。宋缺那一刀是否伤及你的气门，连声音都这么沙哑难听？”

徐子陵心忖你这么想就最好了，冷然道：“我们之间再没甚么好说的，我再不会管你的事，我要走了！”

正要穿窗而去，祝玉妍轻轻道：“你不想见自己的女儿吗？”

徐子陵剧震失声道：“甚么？”

他的震动确发自真心，皆因以为已露出马脚。

寇仲来到登船的跳板处，两名汉子现身船上，喝道：“朋友何人？”

寇仲哈哈笑道：“叫庞玉滚出来见我！”

那两人脸色微变，如是闹事的人来了。

寇仲提气轻身，一个纵跃到了甲板之上。喝道：“庞玉何在？”

心想李小子天策府的猛将，杀一个便可削弱李小子的一分力量，划算得很。

舱门内涌出十多名敌人，扇形散开，形成包围之势，然后庞玉才悠然步出，来到他身前丈许处立定，傲然道：“竟敢指名闹事，朋友该非无名之辈，给我报上名来。”

寇仲运功改变嗓音，笑嘻嘻道：“庞兄刚好猜错，小弟正是无名之辈，看刀！”

井中月离鞘而出，迅若风雷般当头照脸的劈去，劲气狂起，卷往敌人。

庞玉那想得到这其貌不扬的人说打就打，忙拔剑横架。

“当”！

火光溅射，庞玉只觉这一刀不但重如山岳，还隐含吸扯的怪劲，心中骇然时，寇仲已翻过头顶，钻进舱门里去。

第五章 误打误撞

祝玉妍以平静得可令人心寒的语气道：“论才气识见，你不及鲁妙子，

说到心胸气魄，与宋缺更不能相提并论。但为何我却肯为你养下一个女儿呢？”

旋又叹气道：“不过这种事现在提起来再没有任何意义了，玉妍本打算不让你生离此船，只是姑念你纵使练成换日大法，仍难逃死于宋缺刀下的结局，便让你去了此心愿吧！”

徐子陵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女人，似是情深如海，实质上却是冷酷无情，连自己女儿的生父都不放过。不由心中有气，淡然道：“若不杀我，总有一天你会后悔。”

说完这两句由衷之言后，徐子陵穿窗而出，落到码头上。

寇仲反手一刀，把追上来的一名大汉劈得离地倒飞，右脚踢开左边的一扇舱门，探头找寻那长形箱子。

七、八名大汉从廊道另一端提刀持斧，声势汹汹的杀过来，登时令寇仲两边受敌。

庞玉这时怒喝一声，抢到他背后，挺剑刺至。

剑风呼啸，劲厉刺耳，显是动了真怒。

寇仲知他厉害，游鱼般一滑寻丈，身子连晃数下，不但避过另一方拥过来的敌人攻击，还踢得其中一名敌人往庞玉飞跌过去，他已钻入敌人阵中。

连续数下沉哑的响声后，寇仲施展重手法故意硬架硬撼敌人的兵器，其中暗含螺旋劲道，弄得敌人虎口破裂，兵器堕地。

“砰！砰！”

另外两扇门应脚而开。

廊道乱成一团，庞玉始终差一点才能赶上他。

“轰”！

寇仲硬生生震破右壁，到了其中一个舱房去。

庞玉大喝一声“好刀法”，破门而入，振腕挥剑，疾斩寇仲。

其他人则在廊外吆喝助威。

寇仲根本是故意引他进来，好全力扑杀。此际自是杀机大盛，但心湖则静如井中之月，绝不会有丝毫轻视之意。而事实上庞玉亦是后起一辈中第一等的强手，非是易与之辈。

这时他冷哼一声，不理庞玉横斩颈侧的一剑，先往右旋，变成与庞玉正面相对，然后电掣而前，手中宝刀同时举起再笔直劈落，刀锋正取对方头额，既猛若迅雷，又是劲道十足。

庞玉历经战阵，但却从未遇过如此顽强厉害的对手。

像寇仲那么悍勇的人大概不少，却没多少人有他那种视死如归的胆气，竟敢以攻对攻，迫对手比斗速度和胆量。就算胆量和悍勇俱存，仍欠如他般高明的判断力、眼光和本领。

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间，庞玉必须作出生与死的选择，究竟该是剑势不变的继续斩去，看看谁先被命中，还是回剑挡格。

“当”！

庞玉心中苦思，终还剑格架。

一个是蓄势而发，另一个则是临危变招，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

庞玉惨叫一声，连人带剑给寇仲狂猛的刀劲冲得离地飞退，砰的一声震破后方舱壁，掉到邻房去了。

寇仲反而心中叫糟，庞玉至不济也顶多跳退两、三步，现在分明是故意为之，好能移往邻室，重整阵脚，令他白白错过了一个杀他的千载良机。

五、六名敌人潮水般涌进来。

寇仲暗呼可惜，便撞破后面舱壁，闯到了另一间房去。

那长方箱子赫然横放地板上。

寇仲运脚踢去，箱子寸寸碎裂，现出一个人来。

徐子陵落到码头上，环目一扫，一切如旧，独见不到理该看到的寇仲。

他这时只想快点找到寇仲，再和他有那么远就溜那么远，离得祝玉妍愈远愈妙。

自然而然地他的脚步便带他离开码头区，但心中仍不断浮现祝玉妍风情万种的容颜，暗忖难怪她能令鲁妙子迷醉一生，要到临死前才从她的魅力中解脱出来，认识到谁是真正值得他倾情的女子。

忽地后方蹄声骤起，十多骑从后方追来。

徐子陵冷哼一声，斜掠而起，大鸟腾空般落在左方一座民房瓦顶，迅速遁去。

寇仲失声叫道：“副帮主！”

被囚箱内的人，赫然是老朋友卜天志，此时他双目紧闭，显是被封闭了穴道。

接 随手浑刀，把迫上来的敌人杀得东翻西倒，溃不成军。同时用脚挑起卜天志，把他夹在腋下，弓背弹起，“砰”的破开天花，到了上层的望台处。

寇仲救人要紧，放过了搏杀庞玉的念头，赶忙离开。此时他身上多处旧伤口迸裂开来，实不宜久战。

黄昏时份，由“霸刀”岳山变成“疤脸大侠”的徐子陵，坐在荣凤祥华宅对街处的一间饭馆里，点了酒菜，静候寇仲。

他和寇仲失去联络足有三个时辰，最后只好到这里来守待。

一辆马车进入荣府去，前后各有十多名便装武士。

徐子陵对王世充方面的马车御者已颇有认识，只看一眼便知这批武士都是改穿便装的亲卫高手，马车内生的极可能便是他和寇仲要强掳的目标董淑妮。

到现在他仍弄不清楚荣凤祥究竟是那方面的人，又或立场如何？而荣凤祥和杨虚彦的关系如何，更进一步把事情弄得扑朔迷离。

荣府忽又中门大开，十多乘骑士策马而出，转入大街，望南而去，看来该是洛阳帮的人。

此时寇仲来了，像约好似的坐到他身边，随手拿了他尚未沾 的美酒一口喝个清光，舐舐舌头道：“尚算不错！哈！找到你真好！”

徐子陵 夥计多摆一套碗筷后，道：“你滚到那里去？”

寇仲起箸大吃，若无其事的道：“我刚送走卜天志，自然要迟点来哩！”

徐子陵愕然道：“卜天志？”

寇仲得意地把经过说出，然后道：“此事相当奇怪，云玉真和其他人前脚刚走，李小子的人便来把他拿下，又不杀他，看样子还要把他运往甚么地

方似的，其中定有阴谋诡计。”

徐子陵皱眉道：“会否是云玉真那婆娘知道我们和卜天志暗通款曲，怕起来施此一石二鸟之计，不但收拾了自己生出异心的手下，还出卖我们，希望李小子能除掉我们两人呢？”

寇仲狠狠道：“这婆娘也够狠够毒了！只是素姐的事，我便不会饶她。你那方面又如何？”

听罢徐子陵的详述后，寇仲瞠目以对，抓头道：“竟有此事？照道理你没可能瞒过她的？”徐子陵晒道：“无论祝玉妍如何厉害，总也只是个妇人。试问她怎想得到鲁妙子会造成岳山模样的面具？何况她又以为岳山修成甚么娘的换日大法。”

寇仲点头道：“你这身份要好好保存，你若能瞒过与你肉体关系的祝玉妍，就能瞒过任何人，说不定可害 妖女唤几声爹来听听！”

徐子陵笑骂道：“去你的！你才和祝妖妇有关系。唉！我对洛阳已深切厌倦。刚才董大小姐似乎坐马车到了荣府去，我们该入府擒人，还是守在这里好待拦途截劫的机会呢？”

寇仲沉声道：“事不宜迟，当然是摸入去看看，否则若那小淫妇要留宿一宵，我们岂非不用睡觉么？最好是顺手宰掉杨虚彦那小子，以后会少了更多麻烦。”

徐子陵长身而超道：“就让我们大展身手，闹他娘的一个天翻地覆吧！”

两人借夜色掩护，翻过院墙，尚未看清楚形势，异响传至，似是犬只走动的声音，他们忙运功封闭全身毛孔，不使气味外泄，同时腾空而起，落到最接近的一座房舍瓦坡上。

果然有两头巨型恶犬奔至，虽没甚么发现，仍东嗅西嗅的好一曾才走开。

他们环目一扫，只见高墙内大小房舍在百座以上，由廊道与园林天井连接，除了前院三座巍然耸立的主宅大堂外，其他的便像个大迷宫般使人目眩神迷，生出不知从何入手的感觉。

寇仲皱眉道：“怎么找呢？”

徐子陵答道：“只要找到荣姣姣的香闺，便该可找到我们的小荡女，你该仍记得陈老谋的真传，对吗？”

寇仲苦笑道：“此处至少有数百座院落房舍，院中有院，局中又有局，陈老谋教的简单东西完全派不上用场。”

徐子陵摇头道：“其实荣府虽是地广屋多，但却不难分辨主从，只因缺乏一条明显的中轴线。你才看得晕头转向了吧！”

寇仲点头道：“给你这么一说，我才看得出点门道，我可能是受宅内植树和灯火所感，只觉四周尽是点点灯火，照你看荣姣姣会住在那个院落呢？”

此时明月在天际现出仙姿，洒遍荣府的院落亭台，有种说不出来异乎寻常的平和美景。

徐子陵领先移上屋脊，低声道：“此处是依先天八卦方位作布局，所以只要把握到这个门径，便可轻易知道荣姣姣的闺房大约在那个方位了。”

寇仲愕然道：“你何时学懂八卦，又怎知这是先天八卦而非后天八卦呢？”

徐子陵微笑道：“这就叫勤有功了！若我学你般懒惰，今夜就不能拥美

而回。告诉我这宅朝向如何？”

寇仲道：“该是坐南朝北吧？”

徐子陵道：“鲁夫子有云，凡先天八卦者，坐北朝南开巽位东南门；坐南朝北者开乾位西北门。现在大门在乾位，所以荣府是依先天八卦而建。卦有卦气，现今行的是三碧运，最低能的地师也该晓得它的主宅该设在正东处哩！”

寇仲喜道：“徐老夫子果然有点本事，还不带路。”

两人逢屋过屋，穿廊跨园，如入无人之境的朝目标区域驰去。

他们把感官的灵敏度提升至颠峰的状态，所经处方圆数十丈内连虫行蚁走的微细声音，亦休想瞒过他们耳目。

所以他们任何一个动作，或跃高窜低，又或左闪右避，都能刚好避开了荣府内的人。有时只差一步便给人看到，但偏偏就差这点点而没有露出形迹。所有明岗暗哨，都拦不住他们。

片刻后他们无惊无险的抵达目标中的院落，翻过隔墙后，两人只看一眼便知找对了地方。

比之其他院落，此处无论立基、装设、栏杆、门窗、墙垣、园林、假山、造石、水池都考究得多。

全院以五座建筑物组群形成，以门洞、长廊、曲廊、庭院作为连接转换的过渡，建立起五组建筑物互相间的关系，厅、堂、房、斋、馆、楼、台、轩、阁、亭，各类建筑呈现多样的变化下，又浑成一个整体。

寇仲指 位于核心处一座规模特别宏大的楼房道：“我似乎听到荣凤祥正在里面说话。”

徐子陵功聚双耳，果然听到隐有人声传来。笑骂道：“你的耳朵要比我好啊，竟可听出是谁的声音，那他在说甚么呢？”

寇仲不知为何心情大佳，拍拍他肩头道：“小子随师傅来吧！”

两人提高警觉，小心翼翼的往那座该是主内堂的建筑物潜去。

到了近处，才发觉主内堂四周有大片空地，在灯火辉映下，任何人要到内堂去，都是毫无遮掩，与静念禅院的铜殿在设计上异曲同工。

两人伏在外围的草丛处，待一群婢仆从檐廊走过，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荣凤祥定是常利用这里开秘密会议，否则何用设计成这么空荡荡的样儿，说不定董淑妮就在里面，我刚听到女儿家说话的声音呢。”

徐子陵观察形势，道：“这座建筑物高得有点不合常理，照我看靠顶处该还有一层，是专供人暗中监视四周，又不虞外人察觉的。”

寇仲肯定地道：“理该如此，这下如何是好。”

徐子陵指 左方一座二重楼道：“那小楼比这内堂只矮半丈，假若我们能从那里跃起十五丈，再横过三十丈的距离，便可避过监视者的眼睛，就算他们听到破风声，只会以为有大鸟飞过，要不要博他娘的一 。”

寇仲失声道：“你不是说笑吧！若是就地拔起，我顶多可跳过十丈的距离，多半尺都不成。”

徐子陵道：“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合起来便付哩！”

寇仲不解道：“就算我们手拉 手，在空中半途发力互掷，最多只可远跨数丈，你是否过于高估自己？”

徐子陵笑道：“所以说人最紧要是动脑筋，还记得独孤峰以大铁钹袭击

王世充，晃公错那老家伙踏在钹上像腾云架雾般飞过来的情景吗？互掷这么原始的方法亏你也想得出来。人是懂得利用工具的生物，明白吗？”

寇仲抓头道：“工具在那里？徐爷！”

徐子陵探手拔出他的井中月，沉声道：“来吧！吃粥吃饭，都要看这一了。”

第六章 交换人质

徐子陵和寇仲伏在重楼的瓦顶处，倾耳细听下肯定楼内无人后，才探头朝屋脊远方三十丈许外的建筑物瞧去，中间只隔水池、小溪和跨于其上的小桥，之外便是青石砖成的地面。

环绕主内堂的半廊每隔十步便挂上八角宫灯，照得内堂外壁有种半透明的错觉。最糟是更外围的四角各有一座灯楼，与半廊的灯火互相辉映。

寇仲计算后道：“我们至少要跃至离这楼顶十丈上的高空，才可避免灯楼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你仍是那么有把握吗？”

徐子陵尚未答他，人声足音传来。

两人连忙伏下，循声瞧去。

只见一群人沿另一边的游廊朝主内堂走来。领头者赫然是荣凤祥和郎奉两人，其他人都是曾于寿宴见过的在洛阳有头有脸的人物。

两人大为失望，心忖难道马车载来的竟是郎奉，虽说他平时总是骑马，但若为避人耳目，坐趟马车亦很合理。

他们眼睁睁瞧对方鱼贯进入主内堂，颓然若失。

寇仲苦笑道：“怎办才好？抓起郎奉怕也不会有甚么作用，王世充那份人我最清楚不过。”

徐子陵沉声道：“还要不要去听他们说话？”

寇仲叹道：“有甚么好听的？不外官商勾结、瓜分利润，苦的只会是平民百姓。咦！”

笑语声从后方飘来。

两人别头瞧去，另一群人在四名持灯笼的武士开路下，正沿穿过庭院的碎石小径往他们藏身其顶上的重楼缓步而至。

最抢眼的当然是花枝招展的荣姣姣，但吸引了他们所有心神，更令两人喜出望外的却是亲热地伴在她旁边的王玄应。

那是个比董淑妮更好上无数倍的最佳选择。

那批随马车来的武士堕后少许，人人神态悠闲，显然谁都没想到会有敌人伏在荣府内守候他们。

两人交换了个眼色，不用任何说话已知道该怎样做，齐齐扯下面具，露出真脸目。

猎物不住接近。

只听王玄应道：“李密的人现在纷纷归降父皇，使他更是势穷力蹙，只要我们再攻下河阳，李密连逃跑的地方都没有了，哈！”

两人默默运功，蓄势以待。

王世充既以这批武士保护自己的宝贝儿子，怎都该有两下子。一击不中，便麻烦棘手多了。

寇仲打出手势。表示由他活捉王玄应，徐子陵则对付其他人。

下方荣姣姣的啾啾莺音娇声嗲气的应道：“今趟你们大胜李密，戳破了他战无不胜的神话，威震天下，姣姣心中都不知为你们多么高兴哩！”

王玄应得意忘形的哈哈笑道：“这全赖父皇诈伤诱敌，策略得宜！”

寇仲听得无名火起，此时王玄应已来到重楼正门外四丈许处，正是最利于他们突袭的位置，两掌一按瓦面，整个人滑下人字形的瓦背，箭矢般朝王玄应滑去，又运功收敛衣袂的拂动，就像深海里出击捕食的恶鱼，无声无息的朝目标低潜而去。

徐子陵同时发动，腾空而起，连续三个空翻，紧追寇仲背后往敌疾扑。

当寇仲飞临王玄应斜上方两丈许高处时，出乎两人意料之外，首先生出警觉的竟非王玄应或护驾高手中任何一人，而是荣姣姣。

她翘起俏脸往寇仲瞧来，一对美眸异光亮起，手上同时幻起一片剑芒，朝寇仲的井中月迎上去，反应之快，剑招的狠辣老练，以寇仲之能，也大有手足无措，给她把全盘大计打乱的情况。

王玄应和一众侍卫高手这才惊觉有刺客从天而降，且是新一代的两大顶尖高手，骇得忙纷纷掣出兵刃，又呼啸示警，急召荣府的高手来援。

寇仲面对荣姣姣冲空而来的芒光剑气，痛苦得想要自尽。

要知擒拿王玄应的时机一瞬即逝，只要给荣姣姣截住自己，那怕只是眨眼光景，整个形势将逆转过来，变成是她们要仓皇逃生的结局，一个不好还要饮恨在此时此地。

不要说惹出像杨虚彦那种高手，只要在内堂那边的荣凤祥和郎奉赶过来，他们便不能讨好。

可是荣姣姣以惊人的准绳、时间和速度在半空截击，教他无从变招，只有出于硬拚一途，却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王玄应已开始往横避开，四周的亲卫高手则往他合拢过去，一时刀光剑影，喊杀盈耳。

眼看功亏一篑的当儿，徐子陵后发先至，越过寇仲，头下脚上的双掌下按，强攻进荣姣姣的剑网去。

在他和寇仲擦身而过时，反手推了寇仲一把。

寇仲已使老的势子本再难变化，这时得藉徐子陵一堆，一个空翻，井中月照头盖脸的朝想逸走的王玄应劈去。

凛冽劲厉的螺旋刀劲，把王玄应完全笼罩其中，迫得他就地立定，挥剑挡格。

“蓬”！

荣姣姣一声娇呼，被徐子陵左右两掌先后拍在剑身处，狂猛的螺旋劲先是左旋。接是右旋，震得她差点经脉错乱，骇然下往旁飞开，错失了援救王玄应的良机。

徐子陵亦心中吃惊。

任何人初遇上螺旋劲这古今从未出现过的劲气，谁都要吃点亏的。

更何况他利用左右手先后的次序，巧妙地逆转真气，估计她怎都要兵刃脱手，岂知她不但没有如他所料，还能借劲横闪，从这点便可知她的武功是如何高明。

有其女必有其父，照此看荣凤祥实在大不简单。

“笃”！

王玄应全力劈中井中月，却无金属交击的清响，反而如中败革，毫不力。

王玄应登时魂飞魄散，寇仲这一刀横看竖看都是劲道十足，那知竟虚有其表，劈上去飘飘荡荡的毫不力。

那种用错力道的感觉，便像尽了全力去捧起轻若羽毛的东西那末难受。

王玄应惨哼一声，硬是运气收刀，差点便要吐血。

寇仲哈哈笑道：“玄应兄中计了！”

井中月立时由无劲变有劲，猛劈在王玄应回收的剑上。

王玄应终口喷鲜血，长剑甩手脱飞，咕咚一声坐倒地上。

寇仲的手按到王玄应天灵盖处，大喝道：“全都给老子滚开！”

众卫骇然止步。

徐子陵落到寇仲之旁。

寇仲听得内堂方向风声骤起，知道荣凤祥等人正全速赶来，忙挟起被封穴道的王玄应，与徐子陵腾身而起，大喝道：“今夜三更时份，叫王世充拿虚行之到天津桥来换人！谁敢追来，我就干掉他的宝贝儿子。哈！”

大笑声中，寇仲挟王玄应，与徐子陵迅速远去。

钟楼上。

寇仲拍开王玄应穴道，笑语道：“玄应公子好吗？”

王玄应好半晌才回过神来，狠狠道：“你们想怎样？”

寇仲淡淡道：“公子若不想吃苦头，最好有问有答。唉！我这人疑心最大，若你说话略有吞吐犹豫，我便会当你胡言乱语，说不定会X 槟阅恢皇种傅闹腹恰V灰K 瞪鲜?次谎话，公子以后便只能用脚指去摸女人了！至于二十次后，连脚指都不成。”

王玄应色变道：“你怎能这样，爹绝不放过你的。”

这种色厉内荏的废话，充份显示出他庸懦的性格，连贴壁坐在另一边的徐子陵都露出不屑神色，心骂又有这么窝囊的。

寇仲讶道：“你爹算老几？我若怕他，你这小子就不用脸青白的坐在这里任从发落。”

闲话休提，记得有问必答，答慢了便终生后悔，你听过我曾像你爹般言而无信吗？”王玄应颓然道：“你杀了我吧！”

寇仲拔出匕首，锋尖斜斜抵住他颌下，道：“你再多说一趟好吗？”

王玄应一阵抖颤，终不敌投降，忙道：“问吧！”

徐子陵不想再看，移到钟楼的另一边。

天上星月争辉，夜风徐徐吹来。

洛阳仍是一片平和，大部份人家均已安寝，只余点点疏落的灯火。

好一会后寇仲来到他旁学他般贴墙坐下，狠狠道：“他俩父子都不是东西，只有王玄感还似个人样。”

徐子陵道：“探悉虚先生的情况吗？”

寇仲点头道：“确是给他爹关起来，李小子猜到我们会返回洛阳就是为了虚行之，从而估到他对我们的重要性。虚行之错在曾露过锋芒，我们则错在猜不到王世充这么快动手。”

徐子陵道：“还问得些甚么其他呢？”

寇仲道：“夷老确是功成身退，返回南方，陈长林则给他调往金墉城。他娘的，真想一刀把这小子宰了。”

徐子陵沉吟道：“待会由我去接头，他们就算想要花样我也不怕。”

寇仲知他怕自己旧伤复发，笑道：“那怎么成？若李小子和王世充拿下你来迫我换人，我还不是要乖乖就范？只要有王玄应这小子在手上，就不怕王世充不屈服，我们一起去吧！

我很想看看王世充这时的表情。”

徐子陵只好同意。

两人坐上偷来的小艇，押王玄应朝天津桥驶去。

王玄应平躺艇底。失去知觉。

徐子陵坐在船尾，单手摇橹，河水温柔地以沙沙的声响作回应。

两岸乌灯黑火，平时泊满大小船只的河堤不见半条船儿，天津桥则灯火通明，人影绰绰。

寇仲低声道：“得势不饶人，我们务要占尽便宜。唉！我们终不惯做贼，否则怎会掳人后忘了勒索，否则可乘机狠敲王世充一笔，让他心痛一下也好。现在再提出，便似乎欠些风度了。唉！”

徐子陵笑道：“这等若穷心未尽，色心又起，我们若能偕虚先生安全离开这里，便该谢天谢地，亏你仍要妄想。”

寇仲遥望天津桥，若有所思的道：“刚才我审问王玄应那小子时，他每说一句话眼珠都会转动两下，你说是否很不妥当呢？但我又找不到甚么破绽。要我下辣手向他无端端施刑，小弟偏办不到。”

徐子陵沉声道：“管他是真是假，总之一一个换一个，若有不妥，就干掉他然后逃亡，失散了就在约定地方会合。但在甚么地方会合好呢？”

寇仲提议道：“若在城内，就在听留阁的鱼池处见面；如在城外，便相会于和氏璧完蛋那小丘好了！”两人再不说话，蓄势运气。小艇倏地增速，迅快地接近天津桥。

第七章 被敌所惑

小艇穿过桥底，到了天津桥洛水的东段，才悠然停下。

寇仲长身而起，大喝道：“王世充何在？”

身穿便服的王世充在桥上现身，旁边尚有荣凤祥、郎奉、宋蒙秋和六、七个他们认识的亲卫高手，却不见李世民方面的人。

寇仲带笑施体道：“王公终能以自己一对狗腿走路，实是可喜可贺。”

王世充毫不动气，沉声道：“寇仲你也非是第一天到江湖行走，该深明少说废话的道理。人已在此，你要怎样交换？”

寇仲笑道：“说得好！王公既是明白人，自然想出了两全其美之法，既保证我们可安然离开，又可互相交换人质，何不说出来大家研究磋商，看看是否可行？”

王世充道：“这还不简单吗？我们就在桥上换人，之后我保证让你们三人离城而去，绝不拦阻，荣公可作担保。”

寇仲眯眼仰首瞧桥拱上的王世充，摇头笑道：“王公不是在说笑话吧？你的保证不值半个子儿，荣老板如何可作保？”

荣凤祥沉声道：“那就少说废话，划下道来。”

寇仲哈哈笑道：“这个简单之极，你们把人交我，待我验明正身后，然后你打开水闸，让我们离城，出城后我们便放人。”

王世充怒道：“你打的倒是如意算盘，不过此事万万不行，因为谁能保证你们离城后仍肯履行诺言？”

寇仲好整以暇的道：“我寇仲何时试过言而无信，而且此事已不到你选择，只要你一句不行，我便宰掉你的宝贝儿子，再看要杀多少人才能脱身，总好过让你得回儿子后再指使手下来对付我们。”

荣凤祥插入道：“寇兄弟可否听老夫一言，现在的问题，皆因换人的地点是在城内，若在城外换人，寇兄弟便不用担心了！”

寇仲与面向他而坐的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后，摇头道：“荣老板好像不知世间有追杀截击这回事。如此换人，我们的行酹去向全在你们计算中，到那时才后悔，是否晚了些呢？不必多言，要换人就依本人的方法，一言可决。”

荣凤祥双目杀机一闪而逝，扯王世充退至桥上寇仲日光不及之处商议。

寇仲移到徐子陵旁，低声道：“水里有没有动静。”

徐子陵摇头道：“没有！不过我总觉得有些不妥当，但又不知问题出在那里。”

寇仲沉吟道：“是否因为见不到李小子和他的人呢？”

徐子陵点头道：“这或者是其中一个原因，更主要是若王世充诚心换人，便不该让荣凤祥参与。”

寇仲一震道：“有道理！”

此时王世充和荣凤祥等再次出现桥拱前。

寇仲冷笑道：“老子不耐烦了！”

王世充平静地道：“我们姑且信你一趟。但你需当众起誓，保证履行诺言。若不答应，我王世充只好倾尽全力为子报仇，虚行之则要受尽凌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们也要向天祷告不会落到我手上。”

寇仲不屑的道：“你王世充有多少斤 H 窈岱旁谗铤茎雉纳希 雀壹 樾兄？再说吧！”

王世充喝道：“拿上来！”

徐子陵别头瞧去，虚行之的上半截躯体现身桥栏处，只见他披头散发，脸上沾满血污伤痕，身上给粗麻绳捆个结实，双目紧闭，似是昏了过去，只能依稀辨认出他的轮廓。

寇仲疑心大起，喝道：“唤醒他来说两句话！”

王世充冷喝道：“人交给你，验清楚后再说吧！给我掷下去。”

两名武士把虚行之提起，凌空掷往他们的小舟。

上身被捆个结实的虚行之在空中不住翻滚，看其势道，仍差丈许才会落往舟上。

徐子陵挥桨迎去。

寇仲则全神贯注四周形势。

“伏”的一声，虚行之应声弹起，升高后再往小舟位置翻滚而来。

就在此时，异变忽起。

“虚行之”身上粗索寸寸碎裂，两手挥扬，发出缕缕劲厉的指风，疾袭两人。

同一时间小舟轰然剧震，化作多截碎片。

两人早严阵以待，但仍想不到敌人会双管齐下，把形势完全逆转过来。

忽然间他们再非立足小舟上，而是正沉入河水里去。

四周风声疾响，两岸十多支劲箭朝他们射来之际，无数敌人从桥上飞身扑下来。

两人闪躲对方指风劲箭时，都心知肚明唯一平反败局之法，就是再把王玄应控制在手上。

两人倏地加速没入水中，登时出了一身冷汗。

只见王玄应不知被甚么东西卷在身上，斜移而去，想起是尉迟敬德的归藏鞭时，一切都迟了。

两人痛苦得差些就要在水里大哭一场，以渲泄心中的怨恨自责。不过此时已无暇多想，两边同时现出无数穿上水靠手持弩弓的敌人，往他们合拢过来。

在水中要躲避这些穿透力特强的远程攻击武器，几是妄想。

两岸此时灯火燃亮，直照河内。

两人直往河底漆黑处沉下去，只要给敌人水中箭手把握到影踪，便休想能活命，那种无奈和窝囊的感觉，像大石压胸口般难受。

倘不是选择在洛水上进行交易，他们将更是插翼难飞。

徐子陵先沉贴河底，触到河床的污泥，心中一动，忙运螺旋劲往四周双掌连推。给螺旋掀起的泥浆卷旋而起，不片晌河水已混浊不堪。

寇仲心叫好计，依法施为，同时往前贴河底潜去，迅速离开。

* * *

两人在城南伊水的一处桥底爬上岸，只能相对苦笑。

寇仲叹道：“敌人真狡猾，那假虚行之弄得自己像个烂猪头那样，兼之披头散发，身上又五花大绑，使我一时无从辨认，否则我们就不会被水下的敌人所乘。”

徐子陵挨在桥脚处，沉声道：“扮虚行之的该是长孙无忌，他一动手机我便认出他的身法和体型。”

寇仲沉吟道：“照我看虚行之一是给他们害了，一是知机先行遁走，否则王世充绝不会让自己儿子冒此杀身之险。因为此计并非全无破绽，当时若我够狠心，又肯受点伤，仍有足够时间取王玄应的小命。”

徐子陵点头同意道：“我也是这么想，天亮后是否该设法离城呢？”

寇仲咬牙切齿道：“这口气我怎都咽不了。不过敌众我寡，硬撼是自取其辱，你有甚么好主意？”

徐子陵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怎都要暂忍这口气。别忘记尚有祝玉妍在旁虎视眈眈，她可能比王世充加上李世民更可怕。”

寇仲颓然道：“难道就这么溜掉算了吗？”

徐子陵道：“只要我们一天死不了，王世充就睡难安寝。待弄清楚虚先生的事再说吧！”

寇仲苦思道：“若虚行之知机溜走，理该找我们，不若我们回堰师看

看。”

徐子陵道：“你不是联络上宋金刚的人，要由他们安排我们到江都去吗？”

寇仲道：“现在除了你外，我甚么人都不敢尽信，怎说得定是否又是另一个陷阱？现在我要改变计划，自行到江都见李子通，到时再随机应变，见机行事。”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趁天亮前我们最好先去偷两套乾净衣服，那逃命时也可威风神气点。”

寇仲笑道：“请让小弟领路吧！我和洛阳最大的那间绸缎的老板是老朋友哩！”

密云，大雨似可在任何一刻洒下来。

徐子陵蹲在街市一个饱点档吃早点，想起不知所酊的贞嫂，四周虽是人来人往，喧闹震天，他却有孤身一人的感觉。

人事不断变化，谁都没法控制。

几天前他们还是王世充倚之为臂助的客卿贵宾，现在却成了反目的仇人。

李世民本可成为好友，目下却是水火不容的大敌。

此时寇仲来了，笑道：“疤脸兄你好，这处的馒头比之扬州如何呢？”

徐子陵把一个菜肉包子送到嘴里，叹道：“没钱买包子时的包子才最好吃。找到宋金刚的人吗？”

寇仲也把包子塞进嘴内，含糊不清的道：“计划有少许改变，我已说服宋金刚的人借条小货船给我们，所有通行证件一切齐备，另有四名船夫，坐船总好过用脚走路吧？”徐子陵耸肩道：“你爱怎样便怎样吧！”

寇仲一本正经道：“此话是否当真？”

徐子陵皱眉道：“你又有甚么鬼主意？”

寇仲伸手揽他肩头道：“我们明早才走。”

徐子陵苦笑道：“你是不肯死心的了。”

寇仲煞有介事的道：“今次我真的不是要逞强斗胜，而是事情有了新的进展。”

徐子陵怀疑的问道：“甚么新发展？”

寇仲道：“刚才我沿洛河走来，看到一艘战船驶往皇城，我敢肯定它是从偃师回来的，因为我们坐船回来这里时，它仍泊在偃师对外的码头处。”

徐子陵道：“这不是平常不过的事吗？”寇仲得意道：“但这船却非比寻常，不但船上戒备森严，还要前后都有十多艘快艇护航，岸上还有骑兵掠阵，你说为何如此大阵仗呢？当然是怕有人劫船，且怕的正是我们扬州双龙这两位好汉。”

徐子陵一震道：“虚行之果然是溜到偃师找我们，现在却给他们擒回来了。”

寇仲决然道：“不理皇宫内是否有千军万马，今晚我们就进宫救人。”

徐子陵摇头道：“不要待今晚！我们现在便入宫救人。你不是说宫内仍有很多杨侗的旧人吗？只要能潜进宫内，我们就可相机行事，设法把人救出来。”

寇仲抓头道：“日光日白，两个大汉翻墙越壁是否有点碍眼？从城门进

去又怕人家不欢迎。”

徐子陵仰望天色，道：“今次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这场雨下得成。我们便有机会入宫救人，但先要做好准备工作，再看看老天爷肯否帮忙。”

寇仲和徐子陵躲在城北道光坊汇城渠一道小桥下，遥望皇城的东墙。

天上的乌云愈积愈厚，虽为他们带来希望，大雨却始终没洒下来。

此时离正午只有半个时辰。

徐子陵苦思道：“鲁妙子曾在他的水道篇说过，凡皇宫一类规模宏大的建筑，下面必有水道系统，既需排污，更用来供水给庭院园林洗濯灌溉等所需，照看这条汇城渠理当与皇宫下面的水道相通，这叫因利乘便。”

寇仲眉头紧蹙的仰首瞧天，点头道：“鲁妙子的话自然没有错，不过我们想得到的，别人也会想到。当日我和杨公卿等人研究如何攻入皇宫时，杨公卿便指出所有主渠均设有多重钢闸，除非变成小鱼虾，否则休想穿过，唉！还是求老天爷下场雨好了。”

忽然蹄声轰鸣，千多名骑士自远而近，奔往桥上。

寇仲探头瞧了一眼，缩回桥底低声道：“是巡逻的禁卫军，要不要借两套军服来使用。”

徐子陵没好气道：“那只会打草惊蛇，若穿套军服便可入宫，那谁都可出入自如。”

寇仲颓然无语。

桥上蹄响如雷，倏又收止。

两人头皮发麻，暗忖难道被发现了。

其中一名禁卫在上方叹道：“今天真倒霉，被派出来值勤，若能留在宫内就好多哩！”

另一人笑道：“你算是甚么东西，留在宫内又如何，难道你有资格听尚秀芳唱曲吗？”

其他人发出一阵嘲弄的笑声。

蹄音再起，渐渐去远。

寇仲和徐子陵你眼望我眼，两对虎目同时亮起来。

寇仲霍地立地，道：“尚秀芳照例在午后才肯赴任何宴会，都说要借两套军服嘛！”

第八章 过海神仙

换上禁卫武服的寇仲、徐子陵，策骑来至曼清院大门处，喝道：“秀芳小姐的车驾起行了吗？”

把门者连忙启门，道：“两位官爷，秀芳小姐仍在梳洗，不过马车已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起行。”

寇仲大摆官款道：“给我引路！”

接着两人跃下马来，随带路者往内院走去，路上寇仲旁敲侧击，很快

便弄清楚尚秀芳所带随从和平常出门赴会的情况，心中立有定计。

天上仍是密云不雨，压得人心头沉翳烦闷，院内的花草树木，也像失去了颜色。

抵达尚秀芳居住的小院时，尚秀芳的十多名随从正在抹拭车马，准备出发。

寇仲遣走引路的人，把那叫白声的随从头子拉到一旁说道：“玄应太子特别派我们来保护秀芳小姐，白兄该知近日东都事故频生吧！”

白声打量两人一会后，道：“两位军爷脸生得很。”

寇仲故作神秘的压低声音道：“我们这些日子来都跟玄感公子到了偃师办事，所以少有见面。不过上趟秀芳小姐到尚书府，我不是见过白兄吗？只不过我守在府内而已，还记得秀芳小姐第一首便是甚么『少年公子负恩恩』，嘿！我只记得这一句，其他的都忘了！”

他说的自是事实，白声疑虑尽消，但仍眉头紧皱道：“我也闻得东都不大太平，玄应太子果是用心。不过小姐素不喜欢张扬，两位军爷这么伴在两旁，只怕小姐不悦。”

旁边的徐子陵心中好笑，心忖这么十多个随从前后簇拥，仍不算张扬吗？可知只是这白声推托之词。又或尚秀芳小姐想予人比较平民化的印象，不愿公然与官家拉关系。

寇仲却是正中下怀，拍拍白声肩膀道：“这个容易，待会我们脱下军服，远远跟在队后便可以了！”

白声那还有甚么话说，只好答应。

此时盛装的尚秀芳在两名俏婢扶持下出门来了。寇仲忙『识趣』地扯徐子陵避往一旁，沉声道：“现在只要能过得皇城入口那一关，我们便是过了海的神仙啦！”

尚秀芳的车队开出曼清院，朝皇城驶去。

徐子陵和寇仲在队尾处，瞻前顾后，装模作样。

各人都不住抬头望天，怕积聚的大雨会随时倾盘洒下，且下意识地提高了车速。

走了不到片刻，后方蹄声骤响。

寇仲和徐子陵警觉后望，立时心中叫糟，原来追来者竟是李世民、庞玉、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四人。

此时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向天祷告，希望李世民并不认识尚秀芳的每一个从人，否则立要给揭破身份。

李世民等可不同白声，岂是那么易被欺骗的。

两人连忙前后散开，又运功收敛精气，佝偻身子，免致引起李世民等人的警觉，暗幸若非坐在马上，只是两人挺拔的身形便可令敌人对他们大为注意了。

李世民领先越过他们，似乎心神全集中到甚么要紧事情上，并没有对他们投上一眼。

白声等纷纷行礼，李世民则以颌首微笑回报。

庞玉等紧随 李世民，也没有怎样注意他们。

李世民追到马车旁便同速而行，道：“秀芳小姐好！世民来迟了！”

两人心叫好险，原来李世民竟预约了尚秀芳要陪她入宫的。

尚秀芳隔 下垂的帘幕还礼问好后讶道：“秦王一向准时，为何今天竟迟到了，秀芳并无任何嗔怪之意，只是心生好奇吧！”

李世民仰望黑沉沉的天空，伴 马车走了好一段路，才叹道：“秀芳小姐可还记得寇仲和徐子陵吗？”

后面的寇仲和徐子陵正倾耳细听，闻得李世民向尚秀芳提及自己的名字，都大感兴趣，一方面奇怪李世民的迟到为何与他们有关，另一方面亦想知道这色艺双全的美女如何回答。

尚秀芳尚倏地沉默下去，好一会始轻柔地道：“提到寇仲！秀芳曾与他有两次同席之缘，印象颇深，总觉得他气质有异于其他人。至于徐子陵呢！只在听留阁惊鸿一瞥的隔远见过，仍未有机会认识。秦王的迟到难道是为了他们吗？”

她的声音婉转动听不在话下，最引人处是在语调中透出一种似是看破世情般的洒脱和慵懒的味儿。此时不见人而只听歌声，那感觉可更加强烈。

透过她说话的顿挫和节奏，亦令人联想和回味 她感人的歌声，忧怨中摇曳 落漠低回的感伤，间中又似蕴含 一丝对事物的期待和欢愉，形成非常独特的神韵。

李世民苦笑道：“秀芳小姐可知世民和他们本是好友，但现在却成了生死相拚的仇敌？”

尚秀芳“啊”！的娇呼一声，好一会然后低声道：“案秦王这些时日来，是否为了此事弄得心身皆忙呢？”

李世民没有正面作答，岔开道：“我刚才正为他们奔波，原来只是一场误会。”

尚秀芳讶道：“寇仲不是为王公效力的吗？”

李世民叹道：“那是以前的事了。秀芳小姐不要让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沾污了双耳。”尚秀芳似在试探的道：“他两人虽是武功高强，英雄了得，但若要与秦王作对，是否太不自量力呢？”

蹄音 嗒中，车马队转入通往皇城的沿河大道。

洛水处舟船往来，与道上的人车不绝，水陆相映成趣。

众人都因她动人的声音忘了黑沉沉的天色。

李世民呼出一口气喟然道：“这两人已不可用武功高强来形容他们那么简单，他们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天才横溢的绝代高手，更难得的是智勇兼备。所以直至今天，仍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他们。连想置他们于死地的李密最后都栽在他们手下，即此便可想见其余。”

语气透露出浓厚的无奈和伤情，使人感到他确是很重视和珍惜这两个劲敌。

如此推崇敌手，亦可看出他广阔的胸襟和气魄，不会故意贬低对方。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都泛起异样的感受。想不到李世民这样看得起他们，难怪会如此不择手段的与王世充合作以图歼灭他们。

尚秀芳低声道：“他们为今是否仍在东都？”

李世民道：“这个非常难说，当他两人隐在暗里图谋时，谁都感到难以提防和测度！”

此时车马队抵达承福门，守门的卫士举戈致礼，任由车马队长驱直进。

寇仲和徐子陵高悬的心终可轻松地放下来。

李世民与尚秀芳停止说话，在亲卫的开路下，穿过太常寺和司农寺，

在尚书府前左转，入东太阳门，沿内宫城城墙旁的马道直抵内宫的主大门则天门，进入气魄宏大的宫城。

内宫城中殿宇相连，楼台林立，殿堂均四面隔高墙，墙间设有门户，殿堂间连环相通。

徐子陵是首次踏足宫城，寇仲上趟虽曾逃入宫城。却是连走马看花的时间和心情都欠奉，故而都有大开眼界的感觉。

只是则天门，便可看出隋炀帝建城所投下的人力物力。

此门左右连阙，阙高达十二丈，辅以垛楼，门道深进十多丈，檐角起翘，墙阙相映，衬托出主体宫殿的巍峨雄伟。

入门后，衢道纵横，位于中轴线上共有三门两殿，门是永泰门、乾阳门和大业门、殿则乾阳、大业两殿。

乾阳殿为宫城的正殿，是举行大典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

乾阳门门上建有重楼，东西轩廊周匝，围起大殿外的广阔场地，此时已有几队车马停在殿门外，可知殿内正举行盛会。

乾阳殿不愧宫城内诸殿之首，殿基高达寻丈，从地面至殿顶的鸱尾，差不多有二十丈，四面轩廊均有禁卫把守，戒备森严。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以供皇宫用水；庭东南、正南亦建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楼下有刻漏，到某一时刻便会鸣钟鼓报时。

殿体本身则更规制宏大，面阔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阶轩，柱大二十四围，文栋雕槛，雪楣秀柱，绮井垂莲，飞虹流彩，望之眩目。

寇仲随队尾，与徐子陵并排而行。

他们再也不用担心李世民，但却担心白声。

现在的情况是李世民以为他们是尚秀芳的人，而白声则认定他们是王世充的人。

所以只要王世充的禁卫显露出任何不把他们当是自己人的神态，白声便会知道他们是冒充的。

这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

假若没有李世民同行，他们或者仍可设法先行出手制白声，但现在当然办不到。

正头痛时，车马缓缓停下。

宋蒙秋从殿台上迎下时，李世民跃下马来，亲自为尚秀芳拉开车门。

四周全是禁卫军，想溜掉亦没有可能。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无奈的眼色，亦各自硬头皮下马。

禁卫过来为他们牵马。

『轰隆』！

一声惊雷，震彻宫城。

狂风刮起，吹得人人衣衫拂扬，健马跳窜惊嘶。

接豆大的雨点洒下，由疏转密。

宋蒙秋似早有准备，忙打开携带的伞子，遮盈盈步下马车的绝色美人儿。其他人只好暂做落汤鸡。

地暗天昏。

尚秀芳和李世民等匆匆登上殿时，雨势更盛，倾盘而下。

最高兴的当然是寇仲和徐子陵，他们趁各人忙避雨之际，展开身法，神不知鬼不觉的溜往东南的钟楼处。

两人望 乾阳殿典雅宏大的殿顶，都生出历史重演的奇异感觉，甚至有些儿不寒而 。

殿顶离开他们置身处的钟楼远约三十丈，和昨晚荣府的情况大致相同。而滂沱大雨亦把白天变换成黑夜。

环绕大殿的围廊满布避雨的禁卫军，而他们唯一入殿的方法就是从上而下，由接近殿顶的隔窗突袭殿内的目标。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你不是有方法可渡过这样的远距离吗？在这里是否可重施故技呢？”

徐子陵点头道：“当然可以，现在还更轻易，因为我们多了条原来用来攀城墙用的长索子。来吧！”

寇仲解下背囊，把长达十丈的索子取出，递给徐子陵道：“今次要看你的能耐！”

徐子陵胸有成竹的把绳子的两端分别捆紧两人腰上，道：“若这方法到不了乾阳殿顶，那时便用来逃命好了！”

顺手拔了他的井中月。

寇仲抗议道：“你至少该告诉我应怎样配合吧？”

徐子陵道：“非常简单，我把你送往空中，你再运气滑行，然后由小弟掷出井中月，你便学晃公错踏 飞钺般凭刀势投往目的地，记 至紧要运功把刀吸住，若『叮』的一声插在殿顶处，我们便要一起宣告完蛋。”

寇仲立时双目发光，道：“真有你的！”

徐子陵低喝道：“起！”

寇仲跃离钟楼，徐子陵平伸双掌，在他脚底运劲一托，登时把他斜斜送上远达十丈和雷雨交加的高空去。

若在平时，骤然来个空中飞人不给人发觉才怪，但在这样的疾风大雨中，纵有人肯望天，怕亦看不见他们。

一道闪电，裂破寇仲头顶上的虚空。

寇仲到势子尽时，一个翻腾，像尾鱼儿般朝殿顶方向滑过去。

此时徐子陵亦斜冲而起，直追寇仲。

暴雨哗啦声中，寇仲『游』过近十丈的空间，到离殿顶仍有近十五丈的距离时，徐子陵运劲掷出的井中月，刚巧到了他身下。

寇仲一把抓 刀柄，同时提气轻身。

『蹬』！

两人间的幼索扯个笔直。

寇仲被带得直抵殿顶边沿时，徐子陵亦被幼索的带动借力再来一个空翻，落往他旁。

行动的时候到了。

两人脚勾殿顶，探身下望。

通过接近殿顶透气窗隔，广阔的大殿内灯火通明，摆开了十多个席位，分列两排，向 主席。

悠扬的乐声和谈笑的声音，在雨打瓦顶檐脊的鸣声中，仿佛是来自另一世界的异音。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李小子这么公然出席王世充在宫殿内举行的盛会，是否等若间接承认王世充的帝位呢？”

徐子陵正细察形势，见到王世充主席左边第一席坐的是王玄应，接着是郎奉、宋蒙秋，荣凤祥等人，右边首席却是尚秀芳，次席才是李世民，其他全是洛阳的官绅名人。

没好气的答道：“亏你还有时间想这种事，李小子肯参加这午宴，当然有他的理由哩！”

他说话时，雨水顺项颈流到他脸上口里，使他有种痛快放任和随时可豁出去的感觉。

整个天地都被雷鸣电闪和雨响填得饱满，对比起殿内温暖的灯火，外面就显得特别狂暴和冰冷无情。

雨水从瓦面冲奔洒下，像一堵无尽的水帘般投到殿廊旁的台阶去。

卫士都缩到廊道靠殿墙的一边，似乎整个皇宫就只他们两人吊在殿檐处任由风吹雨打。

每根头发都在淌水。

王世充可恨的声音从殿内隐约传上来道：“秀芳大家今晚便要坐船离开，让我们都来敬她一，祝她一路顺风。”

两人这才恍然，明白为何宴会会在午间举行，又且李世民肯来赴宴。

寇仲凑过来道：“我诈作行刺王世充，你则负责去擒拿小玄应，如何？”

徐子陵摇头道：“王世充由我负责，你去对付李小子，好把尉迟敬德那三个家伙牵制住。”

寇仲愕然道：“那谁去擒人。”

徐子陵脱掉面具，道：“当然是小弟，王玄应见到老爷遇袭，必会抢过来救驾，那就是他遭擒的一刻。”

寇仲学他般除下面具，道：“你小心点荣凤祥，只要他比荣姣姣更厉害一些，便够你头痛的。嘿！你说我会否一时错手把李小子宰掉呢？”

徐子陵沉声道：“我们的目标是要救虚先生，你若贪功求胜，反被敌人擒下，我们便要全盘皆输，那时要换的便不是虚先生而是你这蠢家伙，明白了吗？”

寇仲苦笑道：“在你面前，为何我总像是愚蠢的一个？”

徐子陵不再跟他胡扯，道：“何时动手？”

寇仲沉吟道：“你说呢？”

徐子陵抹掉封眼的雨水，露出笑意，轻柔地道：“当然是当敌人的警觉性降至最低的时刻！告诉我，那该在甚么时候动手？”

寇仲灿烂她笑道：“这叫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的秀芳大家开金口之时，就是我们出手的一刻哩。”

第九章 再擒玄应

“平台戚里带崇墉，炊金馔玉待鸣钟，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不知是否忽然给勾起心事，或由于别绪离情，又或为殿外的惊雷暴雨触景生情，每音每字，明明是经由她香吐出，但所有人包括在外面淋雨的寇仲和徐子陵在内，都有她的歌声像是直接从自己深心处传送出来的奇异

感觉。

她虽是活色生香的在殿心献戏艺。但在座者都似乎感到她已整理好行装，刻下正在码头旁徘徊，随时会登上即将启碇开航的帆船。

她的歌声随雷鸣雨音婉转起伏，柔媚动人，但最感人是歌声里经极度内敛后绽发出来漫不经意的风霜感和失落的伤情。无论唱功以至表情神韵，均达登峰造极境界，更胜以前任何一场的表演。

寇仲和徐子陵一时竟听得呆，几至浑忘和错过了出手的最佳机会。

蓦地掌声骤起，两人这才醒觉过来，立即出击。

“砰砰”！

殿内众人仍沉醉在尚秀芳袅袅绕梁的余音之际，近殿顶处木屑纷飞，两团水花漫天洒至，几疑是暴风雨改移阵地，转到殿内肆虐。

同一时间殿外近处霹雳震耳，其回响更使人像身悬危崖，骇然魂惊。

众人大吃一惊时，两道人影分别扑向王世充和李世民。

凛冽的劲气，凌厉的破风声，粉碎了尚秀芳早先营造出来那像是觉醒泪尽，万幻皆空般的悲怆气氛。

此时尚秀芳仍在殿心未曾归座，蓦见刺客临空，骇得呆立当场，素手捧心，虽失常态，却出奇她仍是风姿楚楚。

首先遇袭的是李世民。

寇仲破入殿内，立即一个空翻，头下脚上的笔直下扑，井中月化为眩目黄芒，像最可怕的梦魇般疾劈李世民天灵盖。

陪坐在李世民身后半丈许外的庞玉，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因事起突然，兼之寇仲速度迅疾，要救援时，已迟了一步。

反应最快的是李世民。

他来不及拔剑挡驾或闪避，竟就那么力贯双臂，把身前的红木几提起过头，迎向寇仲惊天动地的一刀。

几上的酒杯酒壶，全部倾跌在地。

“轰”！

红木几中分而裂。

李世民得此缓冲，往后滚开。

寇仲再一个空翻，井中用化作万千刀芒，如影附形的朝在地上滚动的李世民卷去，没有半点留情。

此时徐子陵已斜越殿堂上三丈多的空间，像雄鹰搏兔般滑泻至王世充前方空际，一拳向满脸骇容的王世充击去。

守在左右的禁卫虽疾扑过来，但都来不及拦阻。

殿内其他宾客大多不懂武功，又或武功平常，只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郎奉、宋蒙秋、王玄应等先后纵身而起，但亦远水难救近火。

动作最快的是居于王玄应邻席的荣凤祥，左手轻按席面，像一朵云般腾空窜升，再横移寻丈，双掌连环发出劈空掌劲，疾攻空中的徐子陵左侧，显露出令人意外的绝世功力。

王世充终是一等一的高手，惊骇过后，知此乃生死关头，猛地收摄心神，双掌平胸推出，硬接徐子陵这霸道至极的一拳。

“篷”！

王世充旧创未愈，新伤又临身，虽勉力架徐子陵力能开山裂石的一

拳，喉头却不听指挥，喷出一篷鲜血。

徐子陵亦被他浑厚的反震力道冲得身法凝滞，而荣凤祥雄浑的掌风已排山倒海般侧攻而至。

在电光石火的刹那间，他判断出荣凤祥的真正实力尤在他自己之上，其气势速度和拿 X 奔涑淖既沸裕 铜搅舜蠹业木辰纾 钊四岩灾眯诺目膳潞屠馐 ?冷哼一声，徐子陵乘势疾落地上，然后身往前倾，不但避过荣凤祥的劈空掌，还在前胸触地前，炮弹般改向正往他扑来的王玄应射去，变招之快，教人叹为未之前见。

“叮”!

李世民于近乎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不但倏地停止滚动，还弹起身来，拔剑扫在寇仲的井中月处。

寇仲积蓄的螺旋劲像长江大河般攻入他经脉内，李世民有若触电，踉跄退到庞玉三人之中，但也保住性命。

寇仲落到地上，井中月随手挥击，挟 主动猛攻的余威，迫得庞玉等寸步难移，这才疾往后掠，希望可与徐子陵会合。

徐子陵此际刚欺近王玄应身前。

紧追在他身后的荣凤祥是他成败的最大影响力，他和寇仲因荣姣姣高明的身手，本已对他评价甚高，但仍想不到竟是这般级数的可怕高手。假若徐子陵不能在一个照面的高速下擒住王玄应，那就再没有机曾，而无论王玄应如何不济，也不会无能至如此地步。

人急智生，徐子陵双目发出凌厉的神光，直望进持剑攻来的王玄应眼内，后者被他气势所慑，兼之又曾是他和寇仲手下败将，果如徐子陵所愿，心生怯意，改进为退，希望其他人能施以援手。

荣凤祥大叫不好时，徐子陵增速扑前，两手幻化重重掌影，连续十多记拍打在王玄应剑上。

王玄应不住踉跄，脸上血色尽退，忽然后小腿碰上长几，兼之被徐子陵一波接一波的劲气冲击，那收得住势子，长剑脱手时，人亦翻倒几上，杯壶倾跌。

十多名禁卫从左右赶至，但已来不及救回他们的少主。

“篷”!

徐子陵反手一掌，硬封荣凤祥一记重击，同时借劲窜前，冲天而起时，顺手把封了穴道的王玄应小鸡般提起来。

荣凤祥一声厉啸，改变方向，迎往寇仲。

这时寇仲刚来到呆立殿心的尚秀芳之旁，竟顺手 X 松行惴剂车耙话眩 乖谒 ?低声道：“小姐唱得真好！”

井中月同时幻起黄芒，疾劈攻来的荣凤祥。

“篷”!

两人错身而过，寇仲暗叫厉害时，徐子陵提 王玄应避往一角，厉声喝道：“全部给我住手。”

整殿人呆在当场之际，寇仲像天神般落往徐子陵之旁，把井中月横架在垂头丧气的王玄应咽喉处，大笑道：“世充小儿，世民小子，今趟服输了吧！”

在众禁卫重重簇拥下的王世充，纵使没有因失血受伤而引致的苍白脸孔，也是有那么难看就那么难看，一时竟气得说不出话来。

到现在仍没有人知道他们如何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皇宫，发动突袭。

“轰隆”！

差点被遗忘了的雷声，又再提醒殿内诸人外面的世界仍是在它们的掌握中。

李世民踏前一步，风度依然的微笑道：“仲兄和子陵兄鬼神莫测的手段，确令人不得不服。”

接 爱怜地瞧 尚秀芳道：“尚小姐受惊了，请回座位稍息。”

尚秀芳像听不到他说话般，直勾勾的瞧 寇仲和徐子陵，好一会才移到李世民之旁。

荣凤祥似对截不住两人心生盛怒，双目杀机连闪，冷哼道：“你们是如何进来的？”其他人则鸦雀无声，也轮不到他们发话。

寇仲讶道：“何来这么多废话！”

接 向王世充道：“不用我说圣上你也该知道怎办吧！小弟一向都是没有耐性的人哩！”

王世充气得差点吐血，狠狠道：“把虚行之抓来！”

禁卫应命去了。

寇仲微笑道：“快给小弟找条像样点的快船，船过偃师后我便放人，其他条件均不会接受，明白吗？”

王世充还可以说甚么呢？***

风帆远离京都，顺流朝偃师而去。

雨过天青后的黄昏，份外诡艳迷人。

王玄应被封了穴道，昏迷舱内。

三人畅叙离情，都有劫后相逢的愉悦。

虚行之道：“我从王世充大封亲族部下，却独漏了仲爷，便知他要施展毒手加害两位爷儿，于是趁 出差金墉，乘机溜往偃师找你们，岂知却是失诸交臂。”

徐子陵正掌舵控船，闻言道：“照我看王世充仍想重用虚先生，否则以他豺狼之性，该命人把你就地处决。”

寇仲冷哼道：“那他的宝贝太子也完了。”

虚行之往后方瞧去，一艘战船正衔尾随来，长长呼出一口气道：“对这种刻薄寡恩的人，我宁死也不会为他出力。像仲爷和陵爷的义薄云天，为了别人而不顾自身安危的英雄豪杰，我虚行之就算要赔上小命，也心甘情愿。”

寇仲犹有余悸的道：“今趟其实险至极点，荣凤祥的武功不但高得离奇，还有种诡异邪秘的味道，非是正宗的路子，差点便教我们功亏一篑。”

徐子陵讶道：“我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想不到你也有同感。表面看他的手法大开大阖，但其中暗含诡邪的招数，且有所保留，像在隐瞒甚么的样子，其中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寇仲露出思索回忆的神情，好一会才道：“我和他动手时，虽只是两个照面，但却感到他的眼神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此事非常奇怪，为何我以前遇上他时，并没有这种感觉呢？”

虚行之道：“那应是他平时蓄意敛藏眼内光芒，动手时由于真气运行，再藏不住。

如此推之，仲爷以前定曾遇过他，只不过不是他现在这副脸孔而已。”

徐子陵点头道：“虚先生这番话很有道理，荣凤祥这人根本没有立场，

似乎何方势大便靠向何方，心怀叵测。”

寇仲苦思道：“若是如此，那荣凤祥的真正身份该不难猜，有谁是接近祝玉妍那种级数，又曾和我碰过头的？噢！”

浑身一震，瞧向徐子陵。

徐子陵茫然道：“是谁？”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我记起！我的娘啊！定是辟尘那妖道，真是厉害。”

徐子陵愕然道：“怎会是他，不过也有点道理，今次王世充有难了。”

寇仲苦笑道：“好家伙，这么看来，荣姣姣怕亦非是他女儿，而杨虚彦的出身更是可疑，甚至连董淑妮都大不简单，李小子可能中计都不晓得。”

虚行之不解道：“辟尘是谁？”

寇仲解释后道：“阴癸派想争天下，辟尘妖道的甚么派亦想混水摸鱼，手段虽异，其心一也，若辟尘知道这么一动手便给我们看破，定会非常后悔。”

虚行之遥望远山上初升的明月，道：“过了偃师后，我便登岸赶赴飞马牧场，两位爷儿最紧要小心点，李子通这人也不是好相与的，他手下白信、秦文超和左孝友三人，都是有名的猛将。”

两人想起要对付杜伏威和沈法兴联军这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只有颓然以对。

虚行之沉吟道：“杜伏威和沈法兴只是利益的结合，其中定是矛盾重重，若两位爷儿能巧妙利用，说不定可不费吹灰之力，便破掉他们的联军。”

寇仲精神大振道：“先生的提议隐含至理，我必谨记于心，到时再因势而施。”

风帆转了一个急弯，驶上平坦宽阔的河道，全速顺流放去。

船过偃师十里后，才缓缓靠岸。

由于人少船轻，从京都跟来的战船早被抛在远方。

岸上蹄声轰鸣，老朋友杨公卿只率十余骑追至，然后只身登船。

寇仲哈哈大笑道：“杨大将军果是有胆有识，竟敢孤身登船。”

杨公卿来到寇仲身前，瞧了平躺地上仍昏迷不醒的王玄应一眼后，又与看台上的徐子陵虚行之打个招呼，叹道：“尚书大人今趟是咎由自取，我杨公卿无话可说。”

寇仲道：“顺便告诉大将军两件事，若大将军欢喜的话，可转告世充小儿。”

杨公卿奇道：“甚么事呢？”

寇仲遂把李世民可能向李密招降和荣凤祥该是辟尘之事坦然相告，然后笑道：“不害得他们提心吊胆，难有宁日，我如何可下这口气。”

杨公卿色变道：“这两件事均非同小可，我须立即以飞鸽传书，向王世充报告。”

只听他直呼王世充之名，便知他对王世充的不满已溢于言表。

寇仲凑过去低声道：“大将军即管把人拿回去，不过须谨记王世充可这样待我，异日也可以用同样方法对待大将军，侍候虎狼之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杨公卿苦笑道：“我早明白了！三位好好保重。”

提起王玄应，迳自去了。

第十章 纠缠不休

送了虚行之上岸后，两人继续行程。

待风帆转入黄河，他们才松一口气，在这广阔的河道上，要逃要躲都容易得多。

寇仲叹道：“我们从南方出发时，好像天下都给踩在脚下的样子，岂知波折重重，志复等三人惨遭不幸，玉成则不知所酊，我们现更为势所迫，要折返南方，关中过门不入，想想便教人颓然若失。”

徐子陵道：“志复三人的仇我们必定要报的，大丈夫恩怨分明，阴癸派手段如此凶残可恶，终有日我们会将它连根拔起，令她们永不能再害人。”

寇仲双目杀机大盛，点头道：“除了宇文文化及外，现时和我们仇恨最深的就是阴癸派，血债必须血偿，何况就算我们肯忍气吞声，妖女和祝妖妇也绝不肯放过我们。”

徐子陵道：“这亦是我肯陪你去江都的原因，否则我会立即赶往巴陵接素姐母子。”

我到现在仍不明白为何老爹肯与虎谋皮，和阴癸派合作去打天下，其中定有些我们尚未知道的原由。”

寇仲道：“管她娘的那么多！明天我们转入通济渠后，便日夜兼程赶赴江都。不过可要补充乾粮食水，因为至少也再要三天三夜，才可抵达江都。”

徐子陵沉吟道：“我总有些不祥的预感，这一程未必会那么顺利。”

寇仲一拍背上井中月道：“我们有那天是平安无事的？谁不怕死，就放马过来吧！”

哈！学而后知不足，我也要拿鲁大爷的宝笈出来下点苦功。”

徐子陵一把扯他道：“对不起，去下苦功的该是小弟，轮到你仲大哥来掌舵哩！”

两人终过了一个平安的晚上。

翌日正午时分，船抵彭城西方位于通济渠旁的大城梁都。

他们尚未决定谁负责守船，那个去买粮食，当地的黑道人物已大驾光临。

寇仲和徐子陵都是黑道小混混出身，遂抱息事宁人的心情，打算依足江湖规矩付与买路钱，以免节外生枝。

寇仲解下井中月，到码头上和来人交涉。

领头的黑帮小头目见寇仲体型威武如天神，又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也是老江湖，忙抱拳为礼道：“小弟彭梁会智堂香主陈家风，请问这位好汉贵姓大名，来自何乡何县？”

寇仲登时记起彭梁会的三当家《艳娘子》任媚媚，才想到这一带均是彭梁会势力范围，不过他当然不愿给任媚媚知他行酊，忙道：“小弟傅仁，刚在东都做完买卖，现在赶回江都。哈！泊码头当然有泊码头的规矩，小弟该向贵会缴纳多少银两，请陈香主赐示。”

陈家风见他如此谦卑，立即神气起来，微笑道：“看傅兄神采飞扬的样子，定是捞足了油水，傅兄这艘船也是最上等的货式，最奇怪是傅兄似乎只

有一名夥计在船上。”

寇仲当然明白他要的伎俩。

黑道人物遇上陌生人都会遵从“先礼后兵”的金科玉律，简言之就是先摸清对方底子，才决定如何下手宰割，以谋取最大利益。

假设他不显点手段，对方会得寸进尺，甚至连船都要给他没收。

随陈家风来的尚有七、八名武装大汉，只看神态便知是横行当地的恶霸流氓。

寇仲抓头道：“陈兄说得好。小弟既敢和我那个兄弟驾一条上价船走南闯北，当然是有点凭恃。不过念在大家都是江湖同道，加上我们又很尊敬『鬼爪』聂敬他老人家，且与贵帮三当家『艳娘子』任媚媚有点交情，才依规矩办事，陈兄该明白小弟的意思吧！”

陈家风愕然道：“请问傅兄是那条线上的朋友？”

寇仲没好气地取出半锭金子，塞入他手里道：“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陈兄若肯卖个交情，便不要查根究底，就当没见过小弟吧。”

不再理他，转身回到船上。

徐子陵正独力扯帆，寇仲一边帮手边道：“彭梁会看来已控制了这截水道，只不知他们现在归附何方？”

徐子陵恍然道：“原来是任媚媚的手下，照计不是投向徐圆朗，就应该是李子通。嘿！应不会是宇文文化及吧？”

整好风帆后，寇仲道：“我负责入城采购，你可不要让人把船抢去。”

徐子陵笑道：“若来的是祝玉妍、之流，你可勿要怨我。”

寇仲大笑而去。

徐子陵闲 无事，凭栏观望。

通济渠水道的交通出奇地疏落，尤其朝江都去的水段，只有寥落的几艘渔舟往来，不知是否受到战争的影响，客货船都不敢到那里去。

码头离开城门只有千来步的距离，泊有三、四十艘大小船只，比起东都任何一个码头的兴旺情况，有如小巫见大巫。

通往城门的路旁有几间食 茶档，只有几个路客光顾，有些儿冷清清的感觉。

陈家风那夥人已不知去向，照道理若他们摸不清他两人的底子，是绝不会轻易动手的。

就在此时，他忽感有异，转身一看，刚巧见到一个无限美好的美人背影，没入舱门里。

以徐子陵的镇定功夫，亦立时骇出一身冷汗。

寇仲踏入城门，仍不知此城是由何方势力控制。

若在其他城市，除非正处在攻防战的紧急期间，否则都肯让商旅行人出入，既可徵纳关税，又可保持贸易。

可是这通济渠此段的重镇，竟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不但没有显示主权的应有旗帜，连守门的卫兵都不见半个。这种情况即使在这战火连天的时代，也非常罕见。

寇仲茫然入城。

城内主要街道为十字形贯通四门的石板 筑大街，小巷则形成方格网状通向大街，民居多为砖木房，朴素整齐，本应是舒适安祥的居住环境，只

是此际十室九空，大部份店铺都关上门，似是大祸将临的样子，其中一些店铺还有被抢掠过的情况。

路上只见零落行人，都是匆匆而过，仿如死城。

足音从后而至。

寇仲驻足停步，就那么立在街心。

陈家风来到他身侧，叹了一口气道：“打仗真害人不浅，好好一个繁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寇仲深有同感，问道：“究竟发生甚么事？”

陈家风沉声道：“这真是一言难尽，若你早来数天，便可看到这里以千万计的人挤得道路水泄不通，哭喊震天，四散逃命的可怕情景。”

寇仲大惑不解道：“这城本是何方拥有？又是谁要来攻城呢？”

陈家风答道：“这城已历经数手，最后一手是徐圆朗，只是好景不常，最近因窦建德挥军渡河，攻打徐圆朗的根据地城任，徐圆朗于是仓卒抽调梁都军队往援，致梁都防守薄弱，最后连那数百守军都溜掉，使梁都变成一座没人管没人理的城市。”

寇仲愕然道：“窦建德那么可怕吗？”

陈家风道：“窦建德当然不可怕，论声誉他要比徐圆朗好得多，但宇文化及的狗腿贼兵，却比阎皇勾命的鬼差更骇人。”

寇仲双目立时亮起来。

陈家风续道：“当日宇文化及率兵由江都北返，去到那里便抢到哪里，残害百姓，奸淫妇女，所以风声传来，人人都争相躲往附近乡间避难。唉！这年头要走都不容易，处处都在打仗。”

寇仲沉声道：“宇文化及会否亲来呢？”

陈家风道：“这个便没人知道，我们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形势不对便溜之大吉，若傅兄不介意，可否仗义送我们到江都去？”

寇仲愕然道：“你们要到江都还不容易吗？”

陈家风征征瞧了他好一曾后，脸容沉下去道：“原来你根本不熟悉江都的情况，竟不知李子通在河渠重重设关，除非是和他们有关系的船只，其他一概不准驶往江都，否则我何用求你。”

寇仲笑道：“我确是不知江都的情况，皆因久未回去，但却非和李子通没有关系，陈兄可以放心。”

陈家风半信半疑地问道：“傅兄和李子通有甚么关系？”

寇仲不答反问道：“你们彭梁会能名列八帮十会之一，该不会是省油灯，为何不乘机把梁都接收过来，完全只是一副任人打不还手的样儿？”

陈家风叹道：“若非看出傅兄非是平凡之辈，小弟也懒得和你说这么多话。今时已不同往日，当年昏君被杀，我们在聂帮主的统领下。一举取下彭城和梁都附近的四十多个乡镇，本以为可据地称霸，大有作为。岂知先后败于宇文化及和徐圆朗手上，最近连彭城都给蛮贼攻陷，我们彭梁会已是名存实亡，连会主在那里都不清楚。”

寇仲一呆道：“甚么蛮贼？”

徐子陵掠进舱门，移到舱内四扇小门之间，深吸一口气，才推开左边靠舱门那道门。

在舱窗透进来的阳光下，美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 正安坐窗旁的椅

上，低头专心瞧她那对白璧无瑕，不沾半点俗尘的赤足，神态似乎有些许见腆，但又似只是她一贯邪异的笃定。

她没有立即朝徐子陵看望，只道：“我和你们终须来一次彻底的解决，对吗？”

她的语调不但温柔得像在枕边的喁喁私语，且慢得像把一字一句轻轻的安置在空间里，令人生出一种非常宁和的感觉。

徐子陵潇洒地挨在门框处，没好气的道：“动手便动手吧！何来这么多废话？”

终抬头往他瞧来，轻摇长可及腹、乌光监人的秀发。哲白如玉的脸庞黛眉凝翠，美目流盼生波，即使以徐子陵的淡视美色，亦不得不承认她实在诱人至极。

只听她樱唇轻吐道：“你怎么不问，为何能于此时此地赶上你们？”

徐子陵耸肩道：“那有甚么稀奇？辟尘弄不垮我们，只好由你们动手，对吗？”

一征道：“我们总是低估你们两人，幸好以后都不会再犯这个错误。”

徐子陵皱眉道：“你再废话连篇，我便去找寇仲！”

秀眉轻蹙的不悦道：“不要催促人家嘛！我正努力为自己找个不杀你的理由。”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何用这么烦恼。我正活得不耐烦，更想看看你是否真有如此手段，即管放马过来！”

忽地脸色一变，撞破舱顶，来到船只的上空。

系舟的索子已被绷断，船只正移离岸旁，顺水流下。

的天魔劲正自脚下攻至。

陈家风愤然道：“蛮子就是那些天般的契丹人，他们趁中原战乱，乘机勾结我们汉人中的败类，组成东海盟，专抢掠沿海的城镇，劫得财货女子，便运返平庐。”

寇仲愕然道：“契丹人那么厉害吗？平庐在那里？”

陈家风道：“他们骑射的技术都非常高明，东海盟现在的盟主叫窟哥，便是契酋摩会的长子，擅使双斧，武技强横，我们二当家亦丧命于他手下。至于平庐在那里，我也不大清楚，听说似是邻近高丽，乃契丹人的地头。”

旋又叹道：“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来去如风，瞬又可逃到海上，至今仍没人奈何得他们。”

足音骤起。

两人循声瞧去，只见陈家风一名手下气急败坏的赶来道：“不好了！有人劫船！”

徐子陵心知肚明，若不能先一步逃生，给缠上，定是有死无生之局。

若他猜得不错，阴癸派因他们再没有任何可供利用的价值，又怕他们回南方破坏杜伏威的好事，所以下决心要除掉他们。

不过要杀他们再非像以前般容易，尤其当两人联在一起时，总能发挥

出比两人加起来的总和更庞大的威力。故此直跟到这里。待两人分开的良机，才出手对付徐子陵。

久违了的边不负亦从舱门那边的方向斜掠而起，朝他扑至，显是错估了他出舱的方向，而他舍舱门不走而采撞破舱顶之途，等若把自己的小命从阎皇手上检了回来。否则如在廊道处遭上和边不负两人前后夹击，那还有命。

徐子陵在天魔助及体时，猛换一口真气，生出新力，竟就那么凌空一翻，掠往帆杆之颠，哈哈一笑道：“失陪！”

正改向追来，徐子陵像大鸟般腾空而起，横越近十丈的河面上空，投往岸上。

真气已尽，只好落往杆顶上，俏脸煞白的瞧他逃之夭夭。

寇仲此时从城门那边像流星般赶至，大喝道：“妖女有胆便上岸和我寇仲大战三百回合，待我将你斩开两截或三块。”

帆船放流直下。

边不负冷笑道：“便让你两个多活几天吧！”忽又露出一丝甜蜜的笑容。

两人颓然在岸边坐下。

寇仲苦笑道：“想不到一语成谶。宝贝船果然给人抢去，不过我也没资格怨你，因为我都找不到粮草回来。”

这时陈家风才和一众大汉赶至，人人脸露崇慕尊敬之色。

寇仲没好气的扫了他们一眼，道：“船失掉哩！你们自己想办法到江都去吧！”

陈家风尴尬的道：“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竟不知两位就是名震天下的寇爷和徐爷。”

徐子陵叹道：“甚么名震天下？船都没有了。”

陈家风低声问道：“刚才那两个是否阴癸派的妖女妖人？”

寇仲点头应是。

陈家风露出佩服至五体投地的神色，道：“天地间只有两位大爷才不怕她们。”

徐子陵失笑道：“赞人也有分寸才行，至少慈航静斋的人便不怕阴癸派，非独是我们。”

陈家风身后一名汉子竖起拇指道：“徐爷才是真英雄，不矜不夸。”

寇仲道：“你们说甚么都治不了本人空空如也的肚子，有甚么方法弄一点酒菜，吃完后大家各走各路。”

陈家风喜道：“这只是举手之劳，两位大爷请！”

两人怎会客气，随他们回城去也。

第十一章 豪情盖天

陈家风命人拆开菜馆封的木板，躬身道：“寇爷、徐爷请随便找张台子坐下，我们立即开灶生火，为两位大爷弄几味地道的拿手小菜，美酒已使

人去张罗，立即送 鮠 ”两人大感有趣，找了位于正中的大圆桌坐下。

店主因为走了没几天，桌椅仍未沾上尘埃。

寇仲透过敞开的大门望向夕阳斜照下的清冷大街，摇头叹道：“好好一个安居乐业的兴旺城市，转眼却要遭受劫难，太可惜哩！”

徐子陵仍未弄清楚是甚么一回事，问道：“甚么劫难？”

一名彭梁会的帮众此时提一坛酒兴高采烈的走进 内，为他们找壶寻 ，忙得不亦乐乎。

寇仲瞧 酒被注进 内，淡淡道：“听说宇文化骨来哩！”

徐子陵一震喝道：“甚么？”

寇仲忙道：“我是说得夸大一点，该说宇文化骨的人或者会来，却不知宇文化骨是否肯这么便宜我们送上门来受死。”

那帮众正为他们点灯，闻言大为崇慕道：“寇爷徐爷真了不起，根本不拿宇文化...宇文化及当一回事。”

寇仲笑骂道：“竟敢偷听我们的密语，快滚得远远的。”

那帮众欣然受落，恭敬道：“小人谢角，立即滚远！”欢天喜地的去了，能给寇仲骂两句，似已是无比的光荣。

徐子陵双目杀机剧盛，沉声道：“只要有一分机会，我们也要给点耐性，待他到来。”

寇仲大笑举 道：“这一 就为娘在天之灵喝的。”

“叮”！

两 交碰，均是一饮而尽。

寇仲哑然笑道：“我们为何好像一点都不介意 妖女会去而复返呢。”

徐子陵舒服地挨到椅背去，长长吁出一口气，油然道：“现在摆明来的只有 妖女和边不负两人，我们怕他个鸟。唉！我已厌了东躲西逃的生涯，够胆就放马过来吧！”

“砰”！

寇仲击台喝道：“说得好！”

两人嗅 从后边灶房传来烧菜的香气，看看逐渐昏暗的大街，都升起懒洋洋不愿动半根指头的感觉。

所有以往发生的人和事，都似是与此刻没有半点关系，遥远得像从未发生过。

寇仲把井中月解下，放在桌上，然后伸个懒腰，连双脚都搁到桌边去，舒适地叹道：“陵少！你有没有这整个城市都属于你的感觉呢？”

蓦地急剧的蹄声自城门的方向传来，好一会才停止。

两人却是听如不闻，不为所动。

徐子陵若有所思的道：“你似乎忘记了宋玉致，对吗？”

寇仲呆了半晌，点头道：“是的！我已久未有想起她，除了你外，我对任何其他人的期望和要求已愈来愈少。宋玉致是真正的淑女，是高门大阀培养出来的闺秀，但她和我们有一个根本性的分别，就是她是游戏规则的支持者，而我寇仲只是个离经叛道的破坏者。只是这差异，我们已注定不能在一起。你说我所干的事，所作所为，有那件是她看得顺眼的呢？”

徐子陵默思片刻，缓缓道：“但你有否想过，这正是你吸引她的地方。”

寇仲苦笑道：“对她来说，那只是她深恶痛绝的一种放纵和沉溺，所以她才会痛苦，而我则感到非常疲惫。我和你都是不懂礼法规矩的人，说粗话

时最悠然自得。她却是另一种人，所以最后我们都是完蛋了，表面的理由只是她的藉口。”

徐子陵讶道：“虽然我觉得真实的情况未必如你所说的那样，但你对她的分析无疑是非常深入，更想不到你会有这种深刻的想法。”

寇仲叹道：“我已选择了一条没有回头的漫漫长路，其他一切都要抛个一乾二净。”

有时真羡慕侯希白那小子，欢喜便与这个美妞或那个娇娃泡泡，闲来在扇上画他娘的两笔，又可扮扮吟游孤独的骚人侠客，不徐不疾的浪游江湖，隔岸观火。哈！”

徐子陵莞尔道：“有甚么好笑的。”

寇仲拍额道：“我只是为他惋惜，若没有你陵少出现，说不定师妃暄肯垂青于他哩！”

徐子陵没好气道：“又要将我拖落水，你这小子居心不良。”

陈家风此时神色凝重的来到桌前，道：“刚接到报告，有一批约五至六百的骑士，正由彭城的方向赶来，可在两个时辰内到达这里。”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失望的眼色，来者当然不会是宇文文化及的人。

陈家风续道：“来的定是东海盟的契丹蛮子，我们彭梁会和他们有血海深仇，假若两位大爷肯出头，我们愿附骥尾。”

寇仲不解道：“你们不是打算开溜吗？为何忽然又跃跃欲试？”

陈家风坐下道：“坦白说，我们虽恨不得吃他们的肉，饮他们的血，但也自知有多少斤斤计较。辛轿淮笠 唛 闲橇礅换厥拢 吒缙鞞壤罽苴 骸 稽俊？寇仲为他斟了一酒，笑道：“你不要对我们有那么高的期望，战场上的冲锋陷阵与江湖决战并不相同，对五、六百人，即使宁道奇也杀不了多少个。”

徐子陵待他把酒喝完，沉声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陈家风抹去角的酒渍，答道：“只有五十三人。我们已商量好了，只要寇爷和徐爷肯点头，我们拚死都要和契丹的贼子打上一场。”

寇仲道：“城内现时还有多少人？”

陈家风道：“可以走的都走了，剩下的都是上了年纪或心存侥幸的人，怕也有数百人吧：寇仲向徐子陵道！案你怎么看？”

徐子陵在陈家风的期待下沉吟片晌，微笑道：“我们非是没有取胜的机会，但只能智取，硬拚则必败无疑。”

寇仲长笑道：“好吧！那就让我们把契丹贼子杀个落花流水，令窟哥知道我中原非是没有可制服他的英雄豪杰吧！”

接一拍台面，喝道：“现在先甚么也不理，这一餐我们就到街上去吃，食饱喝醉时，窟哥怕也可来凑兴！”

梁都城门大开，吊桥放下。

由城门开始，两边每隔十步便插有火把，像两条火龙般沿大街伸展，直至设于街心的圆台子而止。

台上摆满酒菜，寇仲和徐子陵两人面向城门，据桌大嚼，把酒言欢。

除他两人外，城内不见半个人影，由城门到两人坐处这截大街虽被火把照得明如白昼，城内其他地方却黑沉沉的，形成诡异非常的对比。

寇仲呷了一口酒，苦笑道：“都是你不好，无端端提起宋玉致，勾起我

的伤心事。”

徐子陵歉然道：“那我只好向你赔不是，你现在又想甚么哩？”

寇仲伸手过来抓他肩头，道：“一世人两兄弟，何用道歉。我刚才忽又想到，即使和宋家三小姐到了海誓山盟的地步，她的幸福仍是不会开始，因为天下的纷乱和战事尚未结束，每天我都在和人作生与死的斗争，背上负连自己也弄不清楚有多重的担子。想到这些，玉致离开我反倒是件好事。”

徐子陵动容道：“直至今刻，我才真的相信你对宋玉致动了真情，因为你还是首次肯为宋玉致设想，而不是单从功利出发。”

寇仲狠狠X话押蝗潘煽J郑青焦青降木《塘肆礮弧蹙疲缓筋趴谏焐嗽？喉咙正喷火的急喘，好一会才叹道：“若我不为她设想，怎肯放手，何况我很清楚她对我的防守，就像现在的梁都那么薄弱。”

徐子陵有感而发的道：“我们和宋玉致那种高门大阀的贵女子在出身上太不相同。

若硬要生活在一起，必然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寇仲笑道：“你是否想起师妃暄呢？她那种出家人修道式的生活，对我来说便像个沉重和幻梦般毫不真实的天地，枷锁重重，没有半点自由，完全没有理由地舍弃了人世间所有动人的事物，有啥瘾子！”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与你这俗人谈禅论道，便像对牛弹琴，又或和聋子说话，和盲者论色。”

寇仲哈哈大笑道：“所以师妃暄对小弟看不上眼，对你却是青睐有加，因为你和她是同类人嘛！哈！请陵大师用斋菜。”

硬夹了大堆青菜满他的饭碗。

徐子陵啼笑皆非道：“你究竟是何居心，总要把我和师妃暄拉在一起。”

一阵风从城门的方向吹来，刮得百多支火把的光窜高跃低，似在提醒他们契丹的马贼群可在任何一刻抵达。

徐子陵岔开话题道：“我差点忘了问你，李小子的功夫究竟如何？”

寇仲道：“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仍伤不了他，便可知他不会差我们多少。”

寇仲沉思片刻，低声续道：“我们现在是否正在做些很愚蠢的事呢？对契丹人的真正实力我们是一无所知，只知连彭梁会都给他们毁了。”

徐子陵断然道：“人有时是会干些愚蠢的事的。只要想想很多你自以为聪明的事，后来却证实是蠢事，便可心中释然。”

寇仲哈哈大笑，举道：“说得好！让小弟敬陵少一。”

徐子陵刚举起孟子，心生警兆，与寇仲齐朝城门瞧去，立即同时心中叫糟。

美丽如精灵的，正随一阵风，足不沾地似的穿过敞开的城门，往他们飘来。

此战是知己而不知彼，已属胜负难料。

际此敌人随时来临的关键时刻，若加入这不明朗的因素，只要到时扯扯他们后腿，他们恐怕想落荒而逃也有所不能。

素衣赤足，倘脸带一丝盈盈浅笑，以一个无比优雅的姿态，坐进两人对面的空椅子去。

寇仲和徐子陵不约而同的目显厉芒，杀机大盛。

若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手段，击得眼前落单的妖女或伤或死，岂

非理想之致。

这可说是个从未有过的念头。

以前尽管口中说得硬，但心知肚明根本没有能力收拾她。

但两人的武功每天都在突飞猛进里，如能联手合击，而又不落荒而逃的话，恐怕连亦不敢否定有此可能。

以她低沉柔韧如棉似絮的诱人声音淡然道：“君子动口不动手，若你们不肯做君子的话，首先遭殃的就是你们新结交那班彭梁会兄弟。”

两人愕然以对。

只简单的几句话，便展示出她已掌握了全盘的局势，还包括了他们致命的弱点。

他们之所以答应陈家风等仗义出手，并非为了要替只代表另一帮强徒的帮会报仇雪恨，而是基于三个原因。

最主要是不希望这么一个美丽安宁的古城，毁于一旦；其次就是因异族入侵蹂躏中原而起同仇敌忾的义愤；最后的一个原因，才是希望能守株待宇文化及这兔子送上门来。在这里刺杀宇文化及，自然比在他的地头行事容易多了。

可是这么来捣乱，教他们如何可分心应付？寇仲忙堆起笑容，嘻嘻道：“大小姐请息怒，哈！喝水酒再说，肚子饿吗？斋菜保证没有落毒呀！”

笑意盈盈的瞧寇仲为她殷勤斟酒，柔声道：“这才乖嘛！就算是敌人，有时也可坐下来喝酒谈心的！”

自从正式反脸动手以来，徐子陵从未试过于这么亲近的距离及平和的气氛下静心细看这魔教妖女。但无论他如何去找寻，也难以从她的气质搜索到半点邪异的东西，但偏偏曾亲眼目睹她凶残冷酷的手段。

她的绝世容色亦可与师妃暄比美而不逊色，分别处只在于后者会令人联想到空山灵雨，而则使人想起荒漠和秃原。

并没有拿起酒，目光飘到徐子陵处，樱轻启的道：“子陵现在可否抛开旧怨，大家作一个商量呢？”

徐子陵讶道：“你这么乘人之危，还说是有商有量吗？”

语带嘲讽的道：“现在谁不是乘人之危？谁不想乘人之危？子陵并非是第一到江湖来混，为何仍要说出这种言词。”

寇仲知徐子陵性格，怕他们闹僵，忙插入道：“有话好说。嘿！一直以来，我也有个疑问梗在心里，目下既讲明是要谈心，我可否请大小姐你解答？”

明知他是要岔到别处去，却仍乐于奉陪，欣然道：“半个时辰内窟哥的马贼兵团将兵抵城门，若不太费时间，自当有问必答。”

寇仲笑道：“只是个简单的小问题，就是阴癸派为何要卷入这争做天下之主的纷争去？”

耸肩道：“谁不想主宰天下？这问题是否问得多余一点？”

寇仲嘿然道：“对李密、王世充、窦建德、李世民等人来说，这确是个蠢问题。人生功业，莫过于建朝立代，成千百世不朽之皇图霸业。但对令师祝玉妍又或小姐来说，真正的追求，怕不是人世间的财富或权力吧！”

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你能这么了解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吧！谁主天下等若我们和慈航静斋的斗争的一个扩展和延续。亦是基于这原因，我

才肯坐下来和你们平心静气的说话。否则若我们倾尽全力来对付你们，你们以为可以捱得多久呢？”

寇仲哂道：“不要恐吓我们！你以前不是试过全力对付我们吗？只是不成功吧！”

露出一个似是怜惜他无知的幽怨表情，叹息道：“在东都时，我们确有杀你们的心，正确点说该是只杀你们其中之一，但却投鼠忌器，连敝师都因种种顾忌不敢随便出手，其中因由，你们仔细想想吧！”

顿了一顿，又幽幽叹道：“我们要对付你们的原因，除了因『杨公宝库』外，更怕你们会站在慈航静斋的一方，现在这忧虑当然变成多余的。”

徐子陵冷哼道：“废话！你早先不是想杀我吗？”

直认不讳的道：“我的确想把你除去。但却非是如你所想的原因，子陵想听吗？”

寇仲怕他们再吵起来，坏了大事，代答道：“当然想得要命！”

徐子陵只好不置可否的闭上嘴巴。

眼中射出温柔无比的神色，其中蕴含的感情丰富得就像拍打江岸的浪潮般连绵不绝，轻轻道：“首先是子陵你和师妃暄已建立起微妙的关系，这对我们来说乃头等大忌，其次是有点害怕会情不自禁的倾心于你。”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失声道：“甚么？”

瞧徐子陵红晕升起的俊脸和尴尬万分的表情，“噗哧”的娇笑道！案话至此已尽，信不信则由你。”

蹄声渐起，自远而近。

窟哥终于来了。

但寇仲和徐子陵再没有先前的信心和把握。

的笑容却更甜更美。

第十二章 血战城关

保持她一贯的清冷笃定，玉容没有因渐趋响亮骤急的密集蹄音而有丝毫变异，淡淡道：“只要你们肯答应让我们在『杨公宝库』内先取其中一件东西，我们便可暂时议和，息止干戈。”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后，皱眉道：“究竟是甚么东西那么重要，可否清楚说出，那我们便可作出考虑。”

露出一个娇媚诱人的表情，耸起肩胛，眯了寇仲一眼道：“可能是个盒子，也可能是个小箱，但绝对和财富兵器没有关系，至于里面是甚么东西，请恕奴家要卖个关子，总言之你们得到它亦没有用处。”

寇仲苦笑道：“不要用这种眼光表情款待小弟好吗？惹得小弟误会了便不太好，因为小弟一向都爱自作多情的。”

蹄音骤止于城门外，动静对比，尤加重山雨欲来前的沉重气氛。

寇仲向徐子陵道：“这交易似对我们没有甚么损害，纵使深仇大恨，也可等起出『杨公宝库』后才计较。”

暗里在台下踢了徐子陵一脚。

徐子陵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每过一天，他们便多一分和阴癸派抗争的把握，但若现在说不拢便反自动手，则只能是一败涂地的结局。

叹了一口气，徐子陵沉声道：“你爱怎样就怎样吧！”

寇仲哈哈笑道：“那就此一言为定，但假若你食言妄动干戈，此事便拉倒。”

蹄音再起，踏上跨过护城河的吊桥时更是轰隆如雷鸣，数十骑从城门外处钻出来，均是缓骑而行，小心翼翼的神态。

像完全不知契丹马贼挥军入城的样子，伸出纤手，屈曲尾指抚媚的道：“那就让我们勾指作实，反悔者将不得好死。”

寇仲引头伸颈，细察她欺霜赛雪的玉手，疑惑地道：“不是又有甚么阴谋诡计吧？”入城的敌寇只有百来人，进城的先头部队迅快地散往长街两边，疑惑地打量围一桌酒菜坐在街心言笑晏晏的三个男女，显是发梦都想不到城内会是这么一番情景。

嗔道：“没胆鬼！枉我还当你是能令人家倾心的男人。”

寇仲笑嘻嘻地探出尾指和她勾个结实。

急剧的蹄声再起，十多骑箭矢般冲入城来，直奔至三人坐处十丈许远，始勒马停下，一字排开。

战马跳蹄狂嘶，十多对凶厉的日光全落到三人身上，无不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

扣寇仲的小指，拉扯三下，娇笑道：“寇郎啊！你莫要反悔呀！否则奴家绝不会放过你的。”

她的话落在不知情的外人耳里，定会以为他们正立下此生不渝的情约。

贼寇领头者是个髯绕颊的凶猛大汉，背插双斧，身披兽皮黑革。气势迫人。

他左旁有个年约五旬的汉人老者，容颜冷峻，双目神光电射，一望而知必是内家高手。

其他都是面相凶狠，身形悍的契丹壮汉，露出赤裸臂膀的都载有护臂或护腕的铁箍，更添其雄猛之态。

寇仲收回尾指，双目精芒电射，落到那背插双斧，仍高踞马上的契丹大汉脸上，大喝道：“兀那汉子，是否就是来自契丹的窟哥？”

“铿锵”之声响个不绝，众寇除那汉人老叟和窟哥外，百多人同时掣出各式各样的兵器，作势欲扑，摆出恃强动手的姿态。

那老叟凑近窟哥说了两句话后，窟哥打出制止手下妄动的手势，到所有人沉静下来后，才大喝道：“既知我窟哥之名，还敢坐在这里卿卿我我，风花雪月，是否活得不耐烦。”

他的汉语乾涩生硬，偏又爱咬文嚼字，令人发噱。

寇仲舒服地把背脊挨靠椅背，斜眼兜他道：“老兄你说得好，我们既知你是何方神圣，却又敢坐在这里饮酒作乐，恭候大驾，自然不是因活得不耐烦哩！”

见他说时挤眉弄眼，“噗哧”娇笑，接盈盈起立，别转娇躯，迎因骤睹她姿容艳色而目瞪口呆的众寇甜甜笑道：“我只是个过路的客人，你们要打生死，一概与我无关，奴家要走了！”

寇仲和徐子陵知她杀人在即，也不知该高兴还是不满。

窟哥剧震道：“请问美人儿欲要到那里去？”

他一时不备下被的绝世容色完全震慑，竟说出这么一句彬彬有礼，与其一向作风完全配合不到的话来。

移往寇仲和徐子陵背后，累得两人提心吊胆时，才收起笑容，回复一贯的冰冷，目光射在那老者身上，柔声道：“这位前辈该就是横行东北，有『狼王』之称的米放米老师吧？近来绝迹中原，想不到竟是投靠了契丹人。”

米放色变道：“你是何派何人弟子，竟知道米某人来历。”

寇仲长笑道：“米老儿你坐稳，这位大小姐的师尊就是…嘿！对不起！”

收回攻向他的天魔劲，从容道：“这才是听话的孩子嘛！”

窟哥等脸脸相觑，想破脑袋都弄不清楚三人的关系。

徐子陵不耐烦的道：“小姐你不是要走吗？”

倏地移前，似欲在窟哥和米放两骑间穿过，往城门飘去。

寇仲嚷道：“请顺手关上城门！”

窟哥长笑道：“美人儿想走吗？没那么容易吧！”

米放则露出凝重神色，双目一眨不眨的盯 的赤足。

左右各两骑驰出，交叉般朝合拢过去。

这些契丹人从少在马背上长大，人人骑术精湛，从马背擒人，正是拿手把戏。

只有寇仲和徐子陵素知狠辣的手段，都有不忍卒睹的感觉。

他们当然不会阻止，这些马贼人人作恶多端，没有一个不是死有余辜。

四骑此时离愈来愈近，众贼齐声呐喊，为同夥弟兄喝采打气，声震长街。

城门处再涌入数十骑，因好奇心而进城观看。

忽然最接近的左右两骑猛勒马，战马立时人立而起，离地的双蹄朝方向乱蹬。

另两骑则加速冲向，骑术之精，配合之妙，教人叹为观止。

似是全无反抗之力，给两马夹在中间。

另两骑前蹄落地时，蓦地人喊马嘶，夹 的两匹健马倾山倒柱般的往外侧抛，马上本是悍勇无比的契丹骑士却毫无抗力，浑身软绵绵地和马儿向反力堕往身边处。

即使以寇仲和徐子陵的眼力，也看不清楚使了甚么手段。

“砰”！案拧惫！

马儿同时堕地，尘土扬起，接 动也不动，立毙当场。

不费吹灰之力地提起两人，随手抛出，重重撞在另两骑的马头处。

众贼为这突变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之际，马上骑士有若触电，七孔喷血的颓然倒跌下马，反是马儿没有半点事儿。

被掷两人亦翻跌地上，眼耳口鼻全溢出鲜血。

如此霸道的功夫，连窟哥和米放都脸色剧变。

窟哥首先定过神来，怒喝道：“杀了他们！”

众贼策骑一拥而上。

向两人回眸一笑道：“关中再见吧！”

两条丝带穿花蝴蝶般从袖内飞出，拦截者应带人仰马翻，马贼群乱成一团，竟没有人阻得她少许时间。

寇仲瞧 她硬杀出一条通往城门的血路，骇然道：“她怎知『杨公宝库』”

是在关中的？”

徐子陵双掌一推桌沿，整张台面应掌离开脚架，旋转飞出，迎往正冲杀过来的十多名马贼，嚷道：“我又不是她肚子内的蛔虫，怎会知道。”

桌面愈转愈快，上放的酒菜碗碟都像黏实在台面，随桌急旋，没半个掉下来。

早在台子旋离的刹那，寇仲顺手拿起一瓶酒，此时边咬掉塞子，边含糊不清的道：“我们为受害同胞取回血债的时候到了！”

两声惨叫，桌子把两名马贼从马背撞得飞跌开去，战马受惊下，横闯乱撞，乱成一片。

“呼”！

寇仲把口中塞子运劲吐出，击中一名策马冲来的马贼脸门处，来人翻跌下马。另一脚挑飞脚架，撞倒另一人。

他仍大马金刀坐在椅内，左手举痛饮，另手拔出井中月，漫不经意看也不看的随手挥出。

“当”！

俯身运矛刺来的契丹恶汉被他一拖一带，连矛带人冲跌地上，弄得头破血流，呻吟不起，而马儿则空骑窜往他右后方空广的长街暗处去了。

“篷”！案拧愈！

两名杀至的骑士应徐子陵的劈空掌吐血堕马，其中一匹马仍朝徐子陵正而冲来，给他使出卸劲以掌背一带马头，恰好改向从另两个敌人间穿过。

寇仲大笑道：“痛快！痛快！”

战幕全面拉开。

此时刚杀出城门外，牵引了敌人的主力。

寇仲一声长啸。

埋伏在城门上的陈家风等人通过城墙的垛穴以弩弓劲箭，居高临下迎头射击敌人，又抛下点燃了炮竹，一时“砰砰彭彭”，吓得战马四处乱窜，混乱之际，敌寇那能分辨出只有五十来人在整蛊作怪，还以为中了埋伏，军心大乱。

寇仲弓身扑起，左手使出屠叔方教的截脉手法，一把抓刺来的长枪。运劲送出螺旋气劲，震得敌人抛离马背；右手呼的挥刀，挑中敌兵，然后听风辨声，往前一晃，避过从后侧射来的劲箭，所有动作一气呵成，连自己都感到非常满意。

他已非战场上的初哥，且是经验老到，深明在群战内最忌花巧虚式，最紧要是迅速准确，务求一招毙敌。

蓦地左方劲风罩至，寇仲认得是窟哥的双斧，哈哈笑道：“哥老兄的美人儿溜了吗？癞虾蟆岂非吃不到天鹅肉。这么深奥的一句你明白吗？要不要我说得浅易些。”

口上虽极尽冷嘲热讽的能事，手底却毫不闲，硬接敌人由马上攻来的双斧，铿锵连响，刀刀全力劈出，震得窟哥手腕发麻，惟有拉马避开。

“砰”！

寇仲右腿飞起，踢在另一敌寇踏脚的马蹬上，狂猛的劲力竟把那人冲上半空，他再加一记隔空拳，那不幸者如遭雷殛，血溅抛飞往寻丈之外。

如此威势，登时吓得攻上来的另数名敌人撒马散逃。

徐子陵亦大展神威，大开大阖的掌风拳劲，配合临场创制细腻玄奥的

手法，视对方刀矛剑戟如无物，见矛破矛，逢枪破枪，挡者披靡。

由于城内的百多敌人分别被两人牵制，陈家风等又能成功依照计划把敌人在城门吊桥处断成两截，城外的既不能来援，城内要走的使要冒上中箭之险。

“狼王”米放用的是狼牙棒，这亦是他外号得名的来由。

他首先发觉坐骑反限制了自己的灵活性，于是一个倒翻，飞临徐子陵上方，疾施杀手，狼牙棒如风雷迸发，当头劈下。

徐子陵一指点出，正中狼牙棒，螺旋劲猛送下，米放闷哼的一声，硬被震得再一个空翻，竟到了五丈的高处。

徐子陵大喝道：“仲少！这老家伙是你的！”

寇仲一声领命，迫开跳下马背戮力围攻他的五名敌寇，井中月化作黄虹，斜冲而起，劲箭般往半空的米放射去。

此时由城门至两人被围攻处长达数十步的一截长街，已躺满不下七八十个的死伤者，其中至少一半是折在已走得无影无酊的纤手之下，其他则或是中箭，或是被寇仲和徐子陵所杀，可见战况之烈。

在熊熊火光照耀下，长街仿似变成修罗地狱。

窟哥见势不妙，大叫“米公小心”，正要凌空拦截，徐子陵已斜掠而至，挥拳痛击。

窟哥心神大乱，首次想到这场仗已在糊里糊涂中败个一塌糊涂。

第十三章 任重道远

“呛”！

清响震慑全场。

寇仲人刀合一，与空中力图自保的米放错身而过，后者像断线风筝般投往道旁，“砰”的一声撞破了一间店的封门木板，掉进内，双脚则曲起架在破洞外，使人感到他绝无生理。

“篷”！

窟哥虽在同一时间以交叉斧架徐子陵全力一拳，却硬被震下马背去。

徐子陵翻上马背，反手夺过一枝刺背而来的长枪，化作万千枪影，攻向从地上弹起的窟哥。

窟哥被他杀得汗流挟背。滚地避开。

寇仲则挟斩杀米放的余威，落到一匹空马背上，策马左冲右突，逢人便斩，城内仅余的七十多名敌寇，至此锐气全消，蜂拥逃往城门。

陈家风等士气大振，一阵箭雨，又射倒十多名敌人。

窟哥知大势已去，跃上一名手下背后，混在骑群内，逃往城外。

是役斩杀契丹马贼达二百人之众，也使寇仲和徐子陵威名四播，惊震天下。

翌晨起来，陈家风等对他们更是敬若神明，侍候周到。

两人在昨天那铺子吃早点时，陈家风来到两人桌前，垂手恭敬道：“下属已发散人手，四处号召帮中兄弟前来归队。”

寇仲愕然道：“你并非我下属，回来干吗？”

陈家风赔笑道：“我们已商量好哩！以后决定跟随两位大爷闯天下。至于召人来此，则是为了宇文化及，他可不同昨晚那股马贼，非是那么容易应付的。”

寇仲啼笑皆非道：“无论你召来多少人手，我们也是有败无胜之局。此事再不要提起，对付宇文化及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你若要答谢我们，便密切注视宇文化及那方面的动静，有消息时立即报上来。”

陈家风只好一脸失望的走了。

寇仲叹道：“我们是否真要在这里呆等呢？江都的形势必然非常紧急，否则李子通没有理由不来抢像梁都这么有战略性的大城。”

忽然见到徐子陵呆望门外，连忙瞧去，只见数辆骡马车载着一群男女老幼，沿街驶过。

寇仲头皮发麻道：“我的娘啊！他们还回来干其么呢？”

次日黄昏。

寇仲和徐子陵立在城门之上，呆看进城大道络绎不绝的车马队和拖男带女的回城住民。

码头的船亦从十多艘增至百多艘。

本变为死城的梁都在短短两天内已回复了生机。

陈家风的兄弟则由五十多人增至五百人，自动自觉的在维持城内的秩序。

徐子陵头昏脑胀的道：“城守大人，现在该怎办才好呢？”

寇仲叹道：“你问我，我去问谁？你来告诉我这个便宜城主好了。”

徐子陵苦笑道：“你不是要争霸天下吗？便当这是个练习吧。”

寇仲颓然道：“当日竟陵之战，我仍是犹有余悸，那时我们至少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守城队伍，现在却只得彭梁会这群乌合之众，杀杀马贼还可以，守城吗？跟要他们送死实没有任何分别。”

徐子陵淡淡道：“那末便顺道试试怎样练军吧！你这两天不是很勤力啃鲁先生的兵法书吗？该是学以致用用的时刻。”

寇仲失声道：“你不是说笑吧？”

徐子陵指坐在一辆进城骡车上的几个小男孩道：“你看他们的小脸孔吧！虽因舟车劳顿疲倦不堪，但脸上仍是充满渴望和期待。谁愿意离开住惯的城中和落地生根的家园呢？只要有一点希望，便立即赶回来。而我们误打误撞下，刚巧提供了他们这点希望，你忍心再迫他们走吗？”

寇仲骇然道：“这只是一场误会，不知那个疯子四处散播谣言，累得他们都回来了。”

徐子陵伸手揽寇仲肩头道：“是甚么都不重要，连李密都不是你手脚，宇文化骨算是老几，横竖你立志要统一天下，便从梁都开始。”

寇仲苦脸道：“梁都只是一座孤城，缺粮缺水，甚么都缺，守半天都困难，最佳方法仍是各自逃生去也。”

徐子陵叹道：“不要夸大，你这叫临阵退缩，忘记了还有彭城吗？有彭梁会的人助你，要管治这两座城市实是易如反掌。宇文化骨能调多少人来攻打我们？振作点吧！我和你已成了梁都全城人的唯一希望，扬州双龙又怎容宇文化骨到这里来放肆？”

寇仲苦笑道：“现在要争天下的似乎是你而非我，唉！就陪你充一趟英雄吧！希望不用以死殉城。”

马蹄踏在刚放下的吊桥处，发出雷鸣的骤响。

十多名骑士在寇仲的率领下，驰进城来，在城外道上留下仍扬上半天的尘土。

徐子陵在城门迎接仆仆风尘的寇仲，陪他朝城心的总管府并骑而行。

寇仲脸色凝重的道：“宇文化骨真是亲自率军前来，据线眼说，他已知道是我们两个在死撑大局，曾向属下夸下海口，要把我们两人五马分尸来祭旗。”

徐子陵双目射出仇射的火，冷笑道：“他有多少兵马？”

寇仲若无其事的道：“该在一万五千到二万之数，以宇文智及和宇文无敌作副帅，若依玲珑娇教下来的观尘之法，只有宇文化骨的五千亲兵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其他的都是招募不久的新兵。”

接著低声问道：“这两天有甚么新发展？”

徐子陵淡淡道：“有位老朋友正在总管府等你，由她来说，会比较清楚点。”

寇仲步入总管府的大堂，风采如昔的彭梁会三当家“艳娘子”任媚媚含笑相迎。

寇仲大喜道：“三当家来了就好哩！此处可交回给你了。”

任媚媚没好气的道：“那有这么便宜的事，若非有你两个在这里主持，本姑娘才没兴趣来呢。”

陈家风在旁赔笑道：“坐下再说！坐下再说！”

坐好后，徐子陵道：“三当家今早才到，还带来了数百名兄弟，使我们的军力增至三千人。”

任媚媚摇头道：“请不要再称我作三当家，彭梁会已完啦，现在要看你们的了！”

寇仲和徐子陵愕然以对，前者道：“贵会的聂先生到那里去呢？”

任媚媚神色一黯道：“梁都一战，大当家被宇文化及所伤，一直未能痊愈，到最近与窟哥之战，新伤旧患交进下，于十日前不治去世，所以彭梁会已完蛋。”

寇仲道：“还有你三当家嘛！”

任媚媚苦笑道：“你们也知我有多少斤 H 衷译茵诘男值芷枷M 芙柚 忝堑牧?量，为死去的兄弟报仇雪恨。现在谁不识寇仲和徐子陵的大名。”

寇仲问道：“彭城的情况如何？”

任媚媚道：“彭城已被契丹恶贼弄成颓垣败瓦，没有几年工夫，休想恢复元气。”

寇仲愕然道：“那就糟！我还想重施李密大败宇文化骨的故技，把军力平均分布两城，他攻任何一城，另一城的人就去拖他后腿，但彭城若变成破城，此计便行不通。”

任媚媚道：“你不是有苦守竟陵十多天的辉煌战绩吗？现在梁都虽兵力薄弱，却是士气高昂，万众一心，且宇文化及的军力远及不上当时的杜伏威，兼之士气低落，我们非是没有取胜的机会。”

寇仲颓然道：“徐圆朗的人撤走时，带去了储存仓内的所有粮草，若给断绝供应，我们的粮草只可支持三天。”

任媚媚道：“这个我倒有办法，我们彭梁会在梁都和彭城间几个乡镇屯积了大量粮草，只要运进城内，至少撑得上个许月。”

两人同时精神大振。

陈家风插口道：“请您下属多言，对附近的山川形势，没有人比我们更熟悉，可否选取险要之处，对来犯的敌军施以伏击，只要能烧掉宇文化及的粮草，我们便可胜算大增。”

寇仲道：“宇文化骨乃能征惯战，深悉兵法的人，不会那么容易给我们伏击烧粮，定要另想他法才行。”

徐子陵微笑道：“我们可能仍有救星。”

三人愕然望向他。

徐子陵淡然道：“宇文化骨之所以那么想夺取梁都，自然是知窦建德不好惹，所以趁窦建德和徐圆朗交战的天赐良机。一举取得梁都，再沿渠顺流攻打江都。所以最关心梁都的人，应是李子通，只要我们肯勾勾指头，保证他怎都要抽调人手，到来助阵。”

寇仲拍桌道：“此计极妙，李子通绝不会怕我们，梁都在我们手上，对他有利无害。我们便来个双管齐下，一边加强城防，运粮练兵，另一边则派人到江都去，说服李子通出兵，谁去好呢？”

任媚媚道：“你两人都不可离开梁都，我们彭梁会一向和李子通有些交情，便让我作个说客吧！”

寇仲大力一拍徐子陵肩头道：“都是你脑筋够灵活，他娘的，我们就和宇文化骨周旋到底，教他有来无回。”

徐子陵双目闪过前所未见的浓深杀机，嘴角逸出一丝冷如冰霜的笑意。血债终到了血偿的时候。

第一章 战必攻城

梁都的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为保护家园奋斗。

寇仲和徐子陵现在是名满天下的英雄人物，不但战绩彪炳，“所向无敌”，且由于是于低层的市井出身，其形象比之来自高门大阀的隋朝旧臣宿将，又成凭黑道起家的枭雄，更获得人心，故附近一带的武林人物，有志气的壮丁，纷纷前来归附。

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寇仲在争霸之路上第一次的公开聚义，便如此地忽然间发生。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徐子陵都不会直接卷入寇仲打天下的“私人业务”的。但今趟却因对城民发出悲天悯人的善心，更为对付宇文化及，竟作茧自缚，不得不负起训练兵员，编组军伍的重任。

寇仲则一手凭鲁妙子传下的天书，另一手摹出梁都整个管治层的行政架构，尽量把有限的资源，作最好的运用。

宇文化及南来约二万大军，却是行动缓慢，又因需沿途抢掠粮草，强

徵壮丁，就像蝗虫般所过之处顿成灾区，迫得沿途的民众纷纷躲往梁都，令寇仲的负担百上加斤。

这天两人好不容易才聚在贯通南北城门的南北街中福生菜馆一个偏厅处共进午漫，商议攻防之事。

菜馆内其他人客均习以为常，如两人平易近人，不爱藏在总管府内，只喜到平民百姓的地方相与大碗酒大块肉，间中骂两句甚么娘的粗话。

寇仲低声道：“现在梁都附近的十四个城镇，二百多条村落，全部尽献所有向我们投诚，故能额外使我们得到多些粮草，稍舒缺粮之苦。”

徐子陵皱眉道：“梁都以前的粮食是从那里来的？”

寇仲道：“就是这些乡镇村落，只恨契丹狗贼四处杀人放火。致农田荒弃，未能如常供应。想买粮吗？上游是王世充大战李密，下游则老爹偕沈法兴火拼李子通，漕运断绝。唉！

我的陵少爷，想不到我们也有今朝一日，竟要为整城近十万人忧柴忧米！你以前劝我不要去和人争天下，果是有先见之明。”

徐子陵连笑的心情都没有，问道：“那现在粮食可捱得多少天？”

寇仲道：“据陈家风那家伙估计，若宇文化骨那贱种依目前的行军速度，三天后便来围城，断绝所有水陆交通，我们就算勒紧裤头，都撑不过十天。”

徐子陵色变道：“那岂非糟糕，宇文化骨豺狼成性，必仍趁机四出抢掠，令他不虞缺粮，而我们则要困守孤城饿死收场。”

寇仲苦笑：“现在我们似乎有数千人，但真能派出来与人周旋的绝不过二十，能自备革 兵器的更只有千来人，战马又少得可怜，连老疲瘦弱也只是百来匹。人说兵贵精不贵多，但真称得是精兵的，怕只剩下你和我两个大傻瓜，今次不是糟糕，而是糟糕透顶。”

徐子陵决然道：“守城只是死路一条，不若我们博他娘的一 ，索性在途中伏击宇文化骨，好过在这里等死。”

寇仲摇头道：“宇文化骨行军之所以这么慢，又舍迅快的水路而从陆上来，正是为防我们在途中伏击，所以此计万万不成，你说吧，数千人浩浩荡荡的出动打仗，能否瞒过宇文阔当探子的高手呢？现在惟有看看李子通那一方。”

此时荣升寇仲亲卫头子的谢角来报道：“有位自谓叫宣永的人求见两位大爷。”

两人大喜，忙 谢角请他进来。

片晌后一身风尘的宣永来了，三人见面，自是畅叙离情。

寇仲道：“你来得真合时。”

宣永欣然道：“你们以一座空城几个难兵大败契丹马贼的事，已传遍北方诸城。”

徐子陵讶道：“不过七、八天的时间，消息怎会传得这么快？”

宣永道：“凡在南北水道附近发生的事，都因水上交通发达而特别易于传播。当我知道宇文化及发兵向梁都推进，知道不妙，故立即兼程赶来。”

寇仲忽地长身而起，向店内食客抱拳道：“各位乡亲兄弟，小弟们因有要事商量，诸位大哥大叔能否快点吃完后离开呢？”

众客闻言，无不心甘情愿的欣然离去。

寇仲坐下时，店内只剩下他们三人，连 主夥计都避到灶房去。

徐子陵道：“宣兄知否我们如何不妙？”

宣永好整以暇道：“一是缺粮，二是无可可用之兵，三是孤立无援，我有说错吗？”

寇仲大奇道：“看你的模样，似乎可为我们解决这三道难题，不要是哄我才好。”

宣永道：“粮食处处吃紧，谁都没有办法。不过这三个难题，均是因宇文化及而来，只要将他赶回老家，所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寇仲笑道：“宣总管这番话很有见地，令我立刻觉得归根结底只剩下宇文化骨一个问题。”

宣永愕然道：“甚么宣总管？”

徐子陵则哑然失笑。

寇仲道：“当然是梁都、彭城两地的大总管，就算干掉宇文化骨，这个摊子还需像宣大总管这类有统军和守城经验又是天才横溢的人物去管治。趁现在李子通无力北上，林士宏、李密等自顾不暇，我便要靠你为我在这里建立牢不可破的坚强阵地，截断中原要隘的北进南下之路。哈！这真是天赐的安排。”

宣永呆了半晌，道：“此事须向小姐请示才行。”

寇仲拍胸道：“大小姐方面，由我去应付。她为何不来呢？”

宣永道：“我们已号召回一批瓦岗将兵，数达二千之众。但却缺乏落脚地点。小姐闻得你们占取梁都，即命我率领他们前来投靠，现正驻扎城北三十里的一个密林内。”

寇仲大喜道：“今趟真是有救哩。”

宇文化及大军不断迫近之际，寇仲和徐子陵则忙个不了，作好守城的准备。

这天清早，寇仲和徐子陵两人策马出城，巡视在城外修筑的防御工事，抵达一个可俯瞰北面平原的丘顶处。

通济渠在左方滚滚流动，不见船舟。

寇仲似朗诵般道：“战必攻城，因为城不但是关系全局或某一地带的战略要点，还起控制大片地区的交通和经济的作用，乃整个战局的支撑点和命脉，实是...嘿...等一等。”

徐子陵愕然瞧去，只见寇仲以闪电手法从怀内掏出鲁妙子的天书，翻至某一页，才继续说下去道：“嘿！城池乃兵家必争之地，像梁都这么有战略性的城池，在谁手中谁便取得通济渠的控制权。哈！这番话是否似模似样呢？”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你不用说服我，我也会尽心尽力去和宇文化骨周旋到底的。”

寇仲一本正经的道：“我是借你来作练习，要服人必须先充实自己。看鲁妙子这篇叫『战必攻城』的一章时，不知如何我总想起另一个城池，那可可能是我能否立稳阵脚的一个关键，你试猜猜我想起的是那个城市？”

徐子陵望往东方初升的红日，淡淡道：“是否襄阳呢？”

寇仲一震道：“怎么竟给你猜到的？”

徐子陵道：“这有甚么难猜，要进军洛阳和关中，东则有江都、梁都；西则是竟陵、襄阳。后两者中，又以襄阳更具战略意义，否则李密也不用亲

身去找钱独关那末辛苦。”

寇仲点头道：“说得好，鲁妙子的《地势篇》内有一章专论天下兵家必争之地，襄阳便榜上有名。”

徐子陵问道：“鲁先生怎么说？”

寇仲如数家珍的背诵道：“襄阳西接巴蜀，南控湘楚，北襟河洛，故每有战事，必然烽火旌垒相望。三国时，魏、蜀、吴三方便力争此城，害得关羽都死于此地。其后西晋伐吴，东晋桓温北伐，均以襄阳为基地。所以鲁先生的结论是『六朝之所以能保江左者，实赖有强兵雄镇于淮南、荆襄之间』。”

徐子陵不禁想起祝玉妍对鲁妙子“才气纵横”的赞语。他这番对襄阳的论述，确是卓有见地。

襄阳虽非像洛阳那类通都大邑，可是因它位于汉水中游，乃鄂、豫、川、陕四省的交通要冲。若想从中原南下，或要从关中进入江汉平原，都不能不先取襄阳。

寇仲志在襄阳，实暗存将来和李世民决战逐鹿之心。即使李世民攻下洛阳，还要通过襄阳这一关。

无论襄阳或梁都，都不是政治经济的中心，但在战略上却关乎到整局的成败。

徐子陵道：“想取襄阳，必先夺竟陵，那可非易事。”

寇仲欣然道：“这个游戏最有趣的地方正在于存在高度的困难。”

徐子陵不悦道：“你竟视杀人盈野的惨酷城池攻防战为游戏吗？”

寇仲苦笑道：“不要板起脸孔义正词严的说话好吗？算我求你吧！对我来说，生命也不外是一个游戏。我的责任就是要设法令这个游戏更具意义和有趣。这纯是从一个超然的角度去看。就像师妃暄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而不具任何永恒的意义般。”

顿了顿后兴奋地续下去道：“陵少你想想，在我们中原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分布大大小小的无数城市，随其地理形势而有不同的重要性和意义，不正等如一个棋盘上的格子，而人和军队则是棋子。这么去看，战争不像游戏像甚么？所有战役，都是以破城和守城为中心而展开的。”

徐子陵沉吟片晌，点头道：“你对争天下的看法，确比以前深刻很多。”

寇仲回头远眺梁都，长长吁出一口气道：“我已失去竟陵，再也不能失去梁都！假若我们粮草充足，便可以坚壁清野的方法，把敌军久久拖缠于城外，至其粮尽退兵的一刻，然后一举歼之。现在当然不能用此策略，故只可用计用奇，利用宇文化骨不敢久战的弱点，狠狠挫之。”

徐子陵摇头道：“现在谁都知道梁都粮食短缺，宇文化骨故意行军缓慢，就是要把沿途的居民追到梁都来，使我们更为缺粮窘。他不会连十天、八天的耐性都没有的。”

寇仲一震道：“你说得对！所以第一计便要用骗。我们不但要骗宇文化骨，还要骗全城的军民。”

徐子陵动容道：“横竖是骗，不若谎称李子通不但肯借粮，还肯借军；两者都将于若干天内来援。只要消息传到宇文化骨耳内，保证他立即全速行军，务求以最猛烈的方式攻城，那我们便有可乘之机。”

寇仲一夹马腹，抽掉头，道：“我们要立即派人截随时会北返的任媚媚，撒谎也该由她去撒吧！”

当日黄昏任媚媚乘船回抵梁都，随船来的还有十多车粮草。报称是与李子通结成联盟后借的第一批粮食。

在送进总管府的粮仓途上，其中一辆还“意外”翻侧，倾倒出米麦。

寇仲和徐子陵两人亲在城门迎接，分在左右傍。这位“功臣”入城，城民更夹道欢呼，甚至有人跪地焚香膜拜，高叫万岁。

进入总管府的高墙内后，任媚媚的如花笑脸立即变得木无表情，咬牙切齿地狠骂道：“李子通这狗什种真该他给杜伏威歼灭，不但不肯施加援手，还落井下石，截断下游的漕运，说的话更是令人不堪入耳，真气死人哩！”

寇仲笑道：“任大姐何须和这种小人计较，迟些待我们收拾宇文化及后，就有他好看。”

转向徐子陵道：“刚才那场运粮表演够逼真吧？”

徐子陵满意道：“若非我知晓内情，定会受骗。”

三人在大堂坐下。

任媚媚余怒未消的大骂道：“那狗什种不但摆足架子，硬要我白等三天，最后只派个太监来告诉我他没有空，除非再等十天才有时间见我。你说多么气人。”

寇仲奇道：“任大姐刚才不是说他的话不堪入耳吗，你既连见他一面都不得，如何可听到他说的话？”

任媚媚鼓起香腮道：“我虽见不到他，但那太监却代他传话，说如若我肯侍寝席，那五天后便会召我入宫陪他。”

寇仲双目闪过杀机，神情却出奇地冷静，点头缓缓道：“李子通是蓄意羞辱我们。

好吧！他既然要落井下石，就莫要怪我辣手无情。”

徐子陵默然不语。

任媚媚接报告江都的形势，道：“现在杜伏威屯军于丹阳之东，离江都只二十里远，与沈法兴儿子沈纶驻于毗陵之北的大军互相呼应，曾先后对江都城发动三次猛袭，双方互有死伤，但却以李子通稍处下风。毗陵本是李子通的，于月前才给沈纶攻陷，令李子通尽失江都南面所有郡县。”

寇仲问道：“那李子通还剩下甚么筹码？敢这样看不起我们。”

任媚媚答道：“不外是江都以北的十多个城郡，其中以东北临海的东海郡和淮水的锺离郡最重要，前者是这狗什种的老家和后防根据地，后者则是他通往内陆的交通枢纽，任何一地的陷落，均会做成对他致命的打击。”

寇仲哈哈笑道：“我还以为他是无隙可寻，刀枪不入的？原来这么多破绽弱点，迟些再找他算账。今趟辛苦任大姐！请到内堂好好休息。”

任媚媚去后，寇仲眉头大皱道：“这事是否有点奇怪？我还以为由于宋金刚的关系，我们又帮他顶宇文化及，李子通那家伙理应感激得痛哭流涕，岂知竟如此对待我们的使节。”

徐子陵道：“有甚么比我们和宇文化骨斗个两败俱伤对他更为有利呢？那时他只需派出数千将兵，梁都可手到拿来。”

寇仲露出思索的神情，好一会才道：“照我看事情非是如此简单，现在他最迫切的就是解开江都之围，所以任何行动，均是要达致这军事目标。试想想吧，假设宇文化骨在苦战后，终于夺得梁都，对他的好处在那里？”

徐子陵神情一动道：“我明白了，他是要把原本驻守江都以北各个城池的军队调往江都，以应付老爹和沈纶的联军，而宇文化骨则因窦建德的威胁，

根本无力扩大侵略。

那时只要他能击退老爹和沈纶的军队可沿河北上，在宇文化骨的手上把梁都抢回来。”

寇仲露出笑意，点头道：“定是如此，所以才望我们和宇文化骨两败俱伤，愈伤愈好！”

这应否该唤作人穷志不穷？又或穷心未尽，贪心又起。”

徐子陵笑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寇仲霍他立起，昂然道：“我怎同呢？胜利已来到我手心里。现在需要的是把井中月磨利，好斩下宇文化骨的狗头，拿到娘的坟前祭奠。这么多年来。我们等的不就是这天吗？”

第二章 谈笑用兵

果然不出两人所料，与李子通结成联盟和借得粮草这假消息传出后，宇文化及的二万大军立时全速行军，朝梁都北城门推进，其先头部队于两天后抵达城外五里处，立即筑垒掘壕立寨，建设前哨阵地。

寇仲和徐子陵从远处丘顶一棵高达三丈的杉树之巅，居高临下极目望去，把敌方形势一览无遗。

寇仲道：“止则为营，行则为阵。这个营寨既有水源，又有险可守，达到扼敌和自固的目的。可见我们今次的对手，也是说宇文化骨而下的大小将领，均是军事经验丰富的战将，绝不可小觑。”

徐子陵听得点头赞许，寇仲这人表面似乎给人粗枝大叶，容易得意忘形的印象。事实上却是遇事冷静，审慎小心，不会犯上轻敌之忌。

安营首要择地。现时敌人立寨于丘坡高处，又荡平附近林木，在营防上一丝不苟，在在显示出非是乌合之众，寇仲不敢掉以轻心，正具备一个卓越统帅的基本条件。

随口道：“鲁先生的秘笈对此有甚么指示？”

寇仲道：“立寨之要，必须安野营、歇人畜、谨营垒、严营门、恤病军、查军器、备火警、止扰害、责交通、惜水草、申夜号、设灯火、防雨晦、下暗营、诘来人、避水攻等，够了没有。”

徐子陵听他随口诵出这么多条安营立寨必须在意的项目，奇道：“你倒念得蛮熟的。”

寇仲得意道：“这就叫勤有功，又叫临阵恶补。但随你怎么看，你有否觉得这个营寨设的位置虽险却远，如要从那里把攻城工具送到城墙下，未曾到达便要把骡马累个半死，一点都不实际。”

徐子陵一边仔细观察，一边笑道：“你这小子开始有点道行哩！宇文阔累世为将，如此设营必有他娘的道理，会否他主要是作粮营和恤病军之用？除此则更可作为大后方，支援前线作战的营寨。”

寇仲欣然道：“又是英雄所见略同，这粮营可说是宇文化骨今次大军南来的根本，但因其远在后方，围城后不虞我们敢出城攻袭，所以防守必然薄弱。只要我们和宣永以奇兵配合，攻他娘一个措手不及，胜利果实至少有一

半到了我们的袋子里，哈！这场仗似乎并不难打。”

徐子陵功聚双目，把敌方营寨的情况一览无遗，沉声道：“你看得太轻易了，这营寨据山之险，外开壕堑，内设壁垒，只要再加些陷阱尖竹蒺藜之类的防御措施，垒土立栅，护以强弩。再在四周安排警戒，广布暗哨，加上宇文关的众多高手，岂是你说要强攻便可攻吗？”

寇仲笑道：“你好像忘记鲁妙子他老人家最厉害的不是兵法，而是巧器工具。他在书中详列十多种不同破寨之法，说攻寨如攻城。攻城要借助云梯，擂木、撞车。攻寨也要借助车子，只要能破开一两个缺口，敌人兵力又非强大，被寨实是易如反掌。”

徐子陵皱眉道：“车从何来？”

寇仲道：“从改装而来，这事可由宣永负责。小弟现得鲁妙子真传，至少等若半个孙武复生。宇文化骨如此送上门来，我不顺手牵羊偷粮偷马，气得他心呕血，怎对得住娘？放心吧！我明白你的孝心的！”

徐子陵给他说得啼笑皆非，同时替所有与寇仲为敌的人暗自心惊。

寇仲本身是个军事的奇才，早在多次战事中大放异彩，现在连鲁妙子因应各种形势设计出来的战争工具，都背得滚瓜烂熟。一旦给他聚练出一批精锐的战士后，天下岂还有能与之撷抗的军力？恐怕李世民都要吃败仗。

现在他所欠的，就只是一批精锐之师和『杨公宝库』。

寇仲又道：“不过现在当务之急，却非攻寨，而是偷箭，你可知我们城内可用之箭，不到半个时辰便射光。那时只靠滚油沸水和石头，绝守不了多久。”

徐子陵愕然道：“怎样偷箭？”

寇仲笑嘻嘻道：“不是偷，而是借，这只是孔明借箭的故技重施，我们送他假箭，他们还我真箭，不是非常划算吗？”

接指左方流过的通济渠道：“探子回报，宇文化骨的主力大军将会于今晚抵达，我已使人于对岸密林处暗藏百多艘扎满假人的快艇，当他的军队到达时，便把快艇放进河内，顺流冲下，每艇只有三人，一人操舟，二人放竹箭，另外再派兵佯攻，宇文化骨心慌意乱下，只好送些箭给我们使用，就当是上主菜前的小点。”

徐子陵叹道：“现在连我都有点信心你会赢这场仗哩。”

寇仲、徐子陵两人并骑立在小坡之上，远眺里许外紧靠通济渠的草原处点点火把光芒移动的壮观情景。

寇仲低笑道：“我没有说错吧，宇文化骨为了减少被攻击的可能性，必靠河而行，岂知却正中我的下怀。”

徐子陵仰望星月无光的夜空，道：“你的假盟假粮之计显已奏效，否则宇文化骨不会急得连晚上也催军急行，予我们可乘之机。”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是时候了！”

说罢手往上扬，烟花冲天而起，在高空爆起一朵火红的光花，燃亮昏沉云蔽的夜空。

梁都那方面立时杀声四起，火把点点，朝敌军冲去，表面看来果是声势汹汹。其实只是每人手执两支火炬，由既没有兵器甲，又乏弓矢的民兵虚张出来的把戏。

骤眼瞧去，便像有近万人从梁都城北附近的山丘密林对来犯者展开突

袭。

寇仲和徐子陵身后驰出近二百骑，全由彭梁会中骑术最好，武功最高明的武士组成，用尽了梁都所有战马，组成唯一的骑兵队。

远方敌人的火把近队尾处乱起来，但前段和中段仍是有条不紊。

寇仲向徐子陵笑道：“这一招是玲珑娇也没教的，就叫作观火把法，可知这来的第二批五千人的宇文军是新旧参差，良莠不齐，队尾当是由新兵所组成，我们就给他来个衔尾突击，包保有便宜可占。”

火把长龙散开之后停了下来，显示敌人正布阵迎战。

寇仲和徐子陵一夹马腹，领二百三十七骑循早拟定好的路线，穿林越野，往敌人阵后推进。

“砰”！

再一朵烟花在高空爆开作响。

河渠那边喊杀之声四起，百多艘扎满假人的轻舟快艇顺河冲奔而下，数百枝燃油布的竹制火箭划破河岸的空际，往岸上正朝梁都方向布阵的敌人投去。

艇上的真战士均躲在挡箭板后，任由穿上衣服的假兵挨箭。

沿岸的野林长草纷纷起火燃烧，敌人以为前后受敌，立时乱了起来，尤以后军为甚。

寇仲一声令下，左手掣起盾牌，催马全速往敌人后军杀去。

两人改用利于马战的长戈，身先士卒穿过疏林，挑了十多枝射来像是应景的箭矢，破入敌阵里。

沿岸全是窜熊熊火光的火头，轻舟到处，还不断增加火头，确是声势骇人，似模似样。

寇仲和徐子陵两支长戈有若双龙出海，挑刺挥打，所到处敌人纷纷倒地。

宇文文化及这队军乃清一色步兵，负责运送辎重粮食等物，早被先前虚张声势的前后夹击骇寒了胆，此时骤见敌骑冲杀而至，又是气势如虹，更猜到领头者就是名震天下的徐子陵和寇仲，一时亡魂失魄，更那想得到对方只有二百多骑，竟不战而溃，四散奔逃。

众人大喜，在寇仲指示下追人的追人，烧车的烧车。

蹄声轰鸣，数百敌骑沿岸杀至。

寇仲眼利，瞥见领头的正是老相好宇文无敌，哈哈笑道：“无敌兄别来无恙，兄弟别矣！”

领手下，慌忙奔回梁都去。

此战不但借得数万枝劲箭，又烧掉敌人大批攻城器械和粮草，至重要是大大振奋城内军民士气，增添他们对两人的信心，而已方的损失却是微乎其微，敌人则死伤惨重。

连他两人都想不到会有如此辉煌的战果，入城时，任媚媚率军民夹道欢迎，呼声震城，誓与两人共荣辱同生死。

对于当日北返途中沿途抢掠杀人的宇文军，谁不切齿痛恨。

寇仲和徐子陵卓立北城墙头，遥望里许外宇文军建立起来的营寨。

徐子陵淡淡道：“至少尚要两天时间，宇文文化骨才能在四方建立营垒，完成合围之势，这两天够我们做很多事。”

寇仲微笑道：“首要仍是抢粮，昨夜我们烧掉宇文无敌这支先锋军大量粮草，他必须从后营补充军粮，那就是我以轻骑突袭抢粮的好时机。”

接 叹了一口气道：“若我有像李小子那么一队黑甲精骑就十分理想。”

徐子陵神情一动道：“你还记得早年在扬州所见的披 沉重马战装备的隋朝骑兵吗？连马儿都像刀箭不入的样子，神气何等威武，为何却被揭竿而起，装备简陋，缺乏铠甲兵器战马的义军打得望风而逃，落花流水呢？”

寇仲沉吟道：“那是因为失去民心，士气低落吧！”

徐子陵道：“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亦可看到人马穿甲披铠的重装备骑兵，早不合时宜。例如你手下是这么一支重骑兵，怎样能在接报后赶去及时截粮？现在代而兴起的是大量的野战步兵，配合只有战士披甲的轻装骑兵作突击，这种战术最是灵活，李小子正是将这种装备和作战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寇仲道：“不知是否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总爱以轻骑为主的作战方式，因为骑兵随时可变成步兵，而步兵却不能变成骑兵，在灵活方面是更胜一筹。”

徐子陵笑道：“你忘不了偃师之役尝到的甜头吧！不过你的话不无道理。”

寇仲伸个懒腰道：“你猜我收拾宇文化骨后，会急于做甚么事？”

徐子陵摇头表示不知道。

寇仲一对虎目射出期待的神色，道：“我将设法召集一批铁匠工匠，日夜不停的把鲁妙子所设计的攻城工具赶制一批出来，以作收复竟陵之用，拥有竟陵，那襄阳将举手可得。”

徐子陵尚未来得及反应，任媚媚领 一名三十来岁，风尘仆仆的瘦长汉子来到两人身前，道：“这是我们仁堂香主洛其飞，人称『鬼影子』，他一直追蹑于宇文化及主力大军之旁，沿途观察敌人虚实，所以现在才来到。”

两人瞧去，此人虽其貌不扬，只像个地道的乡巴汉，但手足特长，两眼精灵，显是脑筋与身手都极端灵活敏捷的人。

寇仲问道：“宇文军的主力已来了吗？”

洛其飞肃然行礼后道：“应在黄昏时份抵达，全军共一万三千人，由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两人率领，分为中军，左右虞侯和后军共四军，其中三千人是弓手和弩手，骑兵一千人，其他都是步兵。”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动容，不是因为宇文军的实力强大，而是这人说话的信心和情报的细致入微。

洛其飞续道：“宇文军显然在与李密一战时损失惨重，只从其骑兵用的是长弓而非角弓，便可知晓。”

两人听得茫然相顾。

任媚媚道：“其飞他以前曾为隋将，在军中专责打点装备，所以在这方面非常在行。”

洛其飞解释道：“长弓是专供步兵之用，多以桑拓木制成。骑兵用的该是筋角制的复合弓，形体较长弓小，最方便于马上使用，所以宇文军的骑兵要用上长弓，该是因缺乏角弓的迫不得已之举。”

寇仲叹道：“像洛兄这么有见识的探子，应是少有。”

任媚媚笑道：“其飞不但轻功高明，还精通易容改装之术，由他当探子，

当然比任何人更出色。”

洛其飞道：“两位大爷勿再称小人作洛兄，唤我名字便可，以后其飞会不计生死，为两位大爷效命，有甚么吩咐，一句话交下来便足够。”

徐子陵问道：“照其飞的看法，宇文军的真正实力如何？”洛其飞道：“除中军的四千人外，其他该都是训练不足的新兵。若我没有猜错，明天黎明前他们会开始攻城。”

寇仲愕然道：“这么急？”

洛其飞道：“因为自前晚开始，他们每逢扎营休息，工程兵都轮更修整攻城设备，若非要立刻攻城，怎会如此不让兵士休息，大可待来到城下安顿完妥之后再动手也不迟！”

任媚媚问道：“他们攻城的器械齐备吗？”

洛其飞道：“算是齐备的，有云梯车二十辆、投石车百辆、弩车十乘、挡箭车七十余辆、巢车四台，足够攻城有余。”

寇仲狠狠道：“若宇文文化骨要于黎明前攻城，那宇文无敌今晚便会诈作佯攻，以动摇我们军心，务令我们力尽筋疲，哼！”

徐子陵道：“能否把他的攻城装备说得更详细点？”

洛其飞如数家珍的道：“飞云梯车是装在六轮上的双身長梯，梯端有双轱辘，可供敌人枕城而上；投石车是在车上放有巨大的投石机，以贡杆把巨石投出，摧毁墙垣；弩车则是以绞车张的强弩，可一次过发射八枝铁羽巨箭，射程远达千步，非常厉害；挡箭车是四轮车，上面蒙厚厚的生牛皮，战士藏于后面，然后推车前进，可挡格矢石，使能直抵城下。巢车则是于八轮车上置高台，既可察敌又可把箭射入城中。”

寇仲双目一亮道：“我们能否倾下火油，放一把火将他娘的甚么牛皮熟皮、弩车梯车全烧掉呢？”

洛其飞摇头道：“宇文文化及这两天正是使人把特制的防烧药涂在所有攻城器械上，这种药如遇日晒雨淋，效用会消退；故必须在涂药后尽快应用，所以我才猜他会在抵步后立即攻城。”

两人这才恍然。

又大惑头痛，敌人攻城的器械如此厉害，但他们守城的工具却简陋得不能再差一点，相去太远。

引兵出城拚搏吗，则如送死无异。

就在此时，远方山头亮光猛闪三次。

寇仲知是己方探子以镜子反映阳光报讯，暂时抛开烦恼，哈哈笑道：“辛苦其飞了！任大姐先带其飞去安顿好，我们抢得粮草，再和你们叙话。”

第三章 战争游戏

寇仲和徐子陵领二百轻骑，从东门出城、绕个大圈子，刚驰进一个位于敌方前哨营寨东面的密林，徐子陵忽然叫停。

寇仲愕然勒马，挥手要众人停下，问道：“甚么事？”

徐子陵神色凝重的道：“我感觉很不妥当，自转到城东北的平原时，我

生出被监视的感应，恐怕我们中了敌人的奸计，他们这趟运粮只是个陷阱。”

两人把马儿推前十多步，抵达密林边缘处，朝外窥看。

在漫天阳光下，林外是个长草原，左方有个坟起的山丘，右面丘坡连绵，前方半里许处再有片疏林，林后该是敌人运送粮草的所经路线。

他们早在敌人后军处布下探子，只要敌人粮车离营，他们便中途截击，抢夺粮草。

寇仲道：“你的感觉总是对的，我们是否该立即撤军？”

徐子陵从容笑道：“假设你是宇文无敌，会怎样布置这个陷阱？”

寇仲以马鞭遥指前方的疏林道：“当然是在林内布下陷坑拌马索一类的东西，但除非他老哥是生神仙，否则怎知我们会从那里取道去截粮？”

徐子陵道：“说得好，宇文无敌或者是一名猛将，但绝非擅玩阴谋手段的人，这运粮陷阱亦该出于其手下谋臣的献计。照我猜想，他会在丘坡高处伏有箭手，骑兵则暗藏林内，我们不若来一招引虎离林，作战目标则是取宇文无敌的狗头，你看如何？”

寇仲兴奋道：“斩下他的狗头，就高悬城外，这样将不愁宇文化骨不立即连夜攻城。”

徐子陵讶道：“你似乎很希望宇文化骨今晚立即攻城，究竟你有何打算。”

寇仲大笑道：“山人自有妙计，今晚你便会晓得，哈！这游戏愈来愈有趣哩！”

寇仲和徐子陵领手下策骑进入草原，快马加鞭，朝两列丘坡间的疏林区驰去。

骤眼看去，谁都不知道他们有二十人留在林里，设置陷阱。

到了草原中段，寇仲打出停止手号，众人连忙勒马。

寇仲装模作样地喝道：“我先去探路，见我手势才可跟来。”

徐子陵道：“我随你去！”

两人拍马续行，转瞬来到疏林区边缘处，蓦地寇仲大喝道：“有埋伏！”

话犹未已，前方有人喝道：“放箭！”

两边山头箭矢像雨点般洒来时，他们已疾风般掉头狂驰。

由于两人是有备而来，敌人又是仓卒发射，箭矢纷纷落空。

就在两人奔回原路时，数百敌骑从疏林驰出，带头者正是老朋友宇文无敌。

寇仲方面的手下装出乌合之众手足无措的模样，乱成一团，不辨东西的左冲右突，最后当然全都回到密林去。

宇文无敌见状一往无前的紧追而至，五百多骑疾驰的声音雷鸣般震动草原的空间。

寇仲和徐子陵先后冲进林内，拔身而起，藏于树荫浓密处。

只十多息的时间，宇文无敌的骑兵旋风般卷入林内，在两人下方驰过。

接是战马失蹄惨嘶的连串声音，敌人不是跌进陷坑，便是被拌马索弄翻坐骑，又或被劲箭命中，今次轮到敌人乱成一团，四散奔逃。

寇仲徐子陵像天兵神将般从天而降，见敌便痛施杀手，毫不留情。

他两人的手下亦从四处杀出，原来气势如虹的敌人立时溃不成军，虽人数占多，却是全无斗志，只知亡命奔窜。

宇文无敌知道不妙，高呼撤退，领 十多名近卫夺路出林时，忽地前方人仰马翻，他总算及时知机，弃马腾身窜上树梢，正要掠往另一株树颠之际，寇仲现身该树干的横丫处，横刀微笑道：“瓦岗城外，宇文兄毙了我们的爱马灰儿和白儿，那令人心碎的情景，便像在昨天发生般深切难忘，现在终有个彼此了断。”

宇文无敌有如铜铸的脸上露出狰狞神色，额上肉瘤微颤之下，冷笑道：“我不过干掉两头畜牲吧！又不是奸杀了你的亲娘，忘不了只是你的愚蠢，怪得谁来。”

寇仲双目闪过森寒的杀机，想起自己和徐子陵首次拥有并以真金白银买回来的两匹乖马儿，更想起傅君 ，狠狠点头道：“好！我本想生擒你去换点东西，现在决定再不留情，要把你的臭头斩下来。”

宇文无敌狂喝一声，手中长矛幻出无数矛影，就那么横窜过两树之间的虚空，向寇仲攻去。

只要寇仲闪避少许，他便有机会逃出林外，与赶来援手的步兵会合。

寇仲冷静得知石雕般瞧 宇文无敌斜冲而来的庞大躯体，默默运聚功力。

整个天地像忽然改变了，他感官的灵敏度以倍数在提升，不但可准确的计算和把握宇文无敌的每一个动作细节，还可清楚知道树下的徐子陵正大展神威，截 每一个想逃出林外的敌人，好抢夺宝贵的战马。

两人目光交击。

在一刹那间，他看到宇文无敌深心中的畏惧。

对方已被他冷酷的镇定所震慑。

“呼”！

井中月在空中划出一道妙若天成近乎神奇的轨迹，嵌入宇文无敌的万千矛影里。

“当”！

宇文无敌心内的震骇再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

因他曾和寇仲、徐子陵交过手，故虽闻得他们武功不断大有精进，心中仍不大相信，只以为传闻夸大。

可是当他无论如何施尽变化，仍给寇仲大巧若拙的一刀把他的所有虚招完全破掉时，才真正知道寇仲的实力。

他乃身经百战的人，还想欺寇仲功力火候及不上自己，把家传绝学冰玄劲运至矛尖处，希望能借力横飞开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岂如刀劈处虽是矛尖，但他的胸口欲如骤中万斤巨锤，冰玄劲气像轻烟般被疾风吹散，而敌人狂猛无比的螺旋怪劲则如疾矢劲箭般直侵心脉。

“啊”！

宇文无敌长矛脱手，直堕树下。

寇仲亦被他的反震之力冲得晃了一下，吐出小半口鲜血。

他不以为意地还刀鞘内，另一手抹掉嘴角的血渍，高喝道：“得手了！我们走！”

寇仲遥望城墙外平原远处像千万只萤火虫般不断颤动的火把，叹道：“真痛快！我从没想过一刀劈出，会是这么痛快的，胜负就决定于瞬眼之间，没有半点侥幸，忽然间，我已为灰儿和白儿报了仇。”

在灿烂的星空覆盖下，梁都却是乌灯黑火，城头的军民在黑暗中等待敌军的来临。

初更的梆子声响起。

敌人的挡箭车推进至城墙百步许处，停了下来，重整阵势。

战鼓声自黄昏开始响个不停。

徐子陵道：“你不是要把宇文无敌的首级高悬示众吗？为何最后连他的尸身都弃而不理。”

寇仲沉声道：“我只是说说吧！”

此时陈家风来到他旁，报告道：“已依寇爷吩咐，把枯枝乾草撒遍城下。嘿！寇爷此计确是精采绝伦，最厉害处是料敌如神，预估到对方会连夜攻城。”

寇仲道：“赢了再说吧！你教所有人紧守岗位，听我的指示。”

陈家风欣然去了。

寇仲道：“今天我们强抢对方近二百匹战马，使我们袭营一计，胜算大增，宇文化骨啊！你恐怕做梦也没做过会饮恨梁都吧？”

战鼓骤急。

敌人高声呼喊，近百辆投石车蜂拥而来，接是挡箭车和弩车。

车轮声，喊杀声，填满城墙外的空间，声势骇人至极点。

寇仲和徐子陵却丝毫不为所动，冷冷注视敌人的先头攻城部队不断向城墙迫近。

持盾的步兵分成三组，每组千人，各配备有两台飞云梯，随后而至。

宇文化及的骑兵在更远处列陈布防，作好支援攻城部队的准备。

巨石和火箭像飞蝗般往墙上投来，火光燃亮夜空。

城上军民纷纷躲往城墙或防御木板之后。

轰隆声中，巨石投中城墙墙头，一时石屑横飞，动魄惊心。

寇仲大喝道：“柴枝对付！”

墙头全体军民一声发喊，负责守城约五千军民，除了近千配有强弓的箭手发射还击外，其他人只管把储在墙头的柴枝往城下抛去，亦有人负责掷石。

喊杀震天。

近墙一带柴枝不断堆积，在黑夜里敌人怎弄得清楚那是甚么回事，还以为守城者缺乏箭石，故以粗树枝掷下来充数。

寇仲和徐子陵则小叫“好险”，若没有寇仲此计，强弱悬殊之下，说不定只一晚就给敌军攻破城池。

敌人终杀到墙下，飞云梯一把接一把的搭往墙头。

寇仲见形势紧迫，狂喝道：“放火！”

抛下的再不是柴枝，而是一个个的火球。

埋身肉搏的墙头攻防战剧烈地展开时，堆积在城墙下的柴枝乾草被火球引发，纷纷起火，迅速蔓延。

寇仲和徐子陵在墙头来回纵跃，刀矛齐出，把爬上墙头的敌人杀得血肉横飞，倒跌落城。

守城的军民见主帅如此奋不顾身，又见下方烈火熊熊，把敌军和甚么投石车、弩车全陷进火海去，均知胜算在握，更是万众一心，奋勇拒敌。

宇文化及知道不妙，吹响撤退的号角时，已是回天乏力。

城墙下七百步内尽成火海，烧得敌人惨叫连天，变成无数在烈火中打

滚哀叫的火团。

转眼间，墙头上再无敌人。

幸而没有被火波及的敌人，潮水般退却。

寇仲跃下墙头，同任媚媚道：“这里交给你！”

任媚媚愕然道：“你们要到那里去？”

寇仲微笑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明白吗？”

寇仲、徐子陵领四百骑兵，与宣永的千余骑士，在战场东北一座约好的坡丘上会师，人人战意高昂，精神抖擞。

宣永由衷佩服道：“我和一众兄弟旁观寇爷和徐爷以妙计烧掉宇文阔攻城的先锋军和器械，杀得他弃戈曳甲而逃，无不心服口服，叹为观止。差点按捺不住想挥军直捣敌阵。”

寇仲出奇地谦虚道：“只是场小胜吧！但却大大挫折敌人的锐气，不过若敌人明天卷土重来，必会小心翼翼，不作躁进，那时我们便有难了。”

徐子陵接口道：“纵使能把城池守住，但伤亡必然惨重，所以我们必须趁势于今夜一举击垮敌人，轨杀宇文化骨。”

宣永虽是智勇双全的猛将，且行事胆大包天，亦听得呆了半晌，愕然道：“我还以为此去只是偷袭对方的后营阵地，只求多收些扰乱敌人军心的战果呢！”

蹄声由远而近，善于探听敌情的洛其飞驰上山坡，来到三人马前，报告道：“果如寇爷所料，宇文军受重挫后，于营寨外重重布防，怕我们乘胜袭营。”

寇仲大笑道：“知我者宇文化骨是也，他更瞧准我们缺粮乏兵。”

宣永皱眉道：“既是如此，我们如何再施奇袭？”

寇仲胸有成竹道：“不是有招唤作围魏救赵吗？让我们兵分二路，由你负责攻打其后防营垒，以冲车破其寨壁，火箭焚其营帐，至紧要把声势弄大一点。后营乃宇文化骨的命脉，是他不能不救的。他带领援军来时，便由我在途中伏击，包保可杀他娘的一个血流成河，落花流水。”

宣永叹服，再无异议。

要知寇仲最厉害处，就是伏有宣永这支为宇文军茫然不知其存在的奇兵。故倘见后营被袭，怎肯容寇仲夺取粮草，且在新败之后，又知寇仲兵力薄弱，不足为惧，必挥军来救，以求反败为胜，那就正中寇仲的圈套。

寇仲道：“成功失败，就看此役！”

言罢各自挥军去也。

第四章 奇兵制胜

寇仲和徐子陵偕四百骑兵，埋伏在前后两个敌寨间的一处密林内，静待敌人自投罗网。

在他们计算下，敌人来援者必是清一色骑兵，而军力只在千余骑间，理该不难应付。

附近的山头均有放哨，只要左方三里外宇文化及的主力军有任何异动，他们都会了若指掌。

蓦地右方里许外敌方后营处喊杀连天，火光熊熊，冲天而起，蹄声更响个不停。

寇仲道：“最好是宇文化骨以为我们已倾巢而出，一方面派快骑来援，另一方面再发动手下二度攻城，就最理想不过。”

“轰”！

后营处传来硬物撞击的声音，看来宣永的冲车战术已然奏效。

此时洛其飞如飞掠至，大喜报告道：“两位大爷今趟又是料敌如神，宇文化及已尽起战骑来援，眨眼即至。”

“蓬！蓬！蓬！”

敌人同时敲响攻城的战鼓。

徐子陵微笑道：“宇文化骨也想来一招围魏救赵，若我们快手一点，说不定可在他攻城之前再来一招前后夹击。”

话犹未已，蹄声迫至。

敌骑出现在密林外的平原，形成一条长龙，朝后营方向狂驰而去。

寇仲直等对方龙头奔到一处坡丘土，全军完全暴露在攻击之下时，才大喝一声，率先疾冲。

各人早弯弓搭箭，当马儿驮 敌人进入射程，劲箭破空而去，敌人纷纷中箭翻倒。

敌骑立时阵势大乱，硬被断为首尾不能相顾的两截。

寇仲和徐子陵各领手下，契 敌队前后杀去，挡者披靡。

一边本是新败之军，更是疲惫之师；另一方却是连场大胜，士气如虹，将士用命，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几乎是甫一接触，宇文军便只懂四散窜逃，不敢应战。

一番追逐后，部份敌人折返宇文化及的阵地，另一批则被寇仲和宣永两方面的人重重围困，正作负隅顽抗。外围的人高举火把，照亮整个战圈。

寇仲的井中月在黑夜里黄芒大盛，见人便斩，手下没有一合之将。

“当”！

井中月硬被架住。

两人打个照脸，寇仲大笑道：“原来是成都兄，为何这么巧竟在这里遇上？”

就在两人怒目相视时，宇文成都仅余的十多名手下已被斩瓜切菜的给斩下马来，只剩下他孤零零的匹马单骑。

宇文成都被围在核心处，脸上阵红阵白，眼中射出惊惧神色。

寇仲一对虎目精芒电闪，冷笑道：“当日你以卑鄙手段暗算崔冬时，可有想过会有今朝一日。”

倏地从马背跃起，飞临宇文成都上方，井中月狂风骤雨般往下攻去。

宇文成都大骇下竭力运剑抵挡，却被寇仲含恨出手的狂猛刀法杀得左支右拙，汗流浃背。

四方围拢过来的人愈来愈多，人人见寇仲神勇若此，都高声呐喊，为他打气。

呼喊喝采声直透星空。

“当”！

余音袅袅之际，寇仲还刀鞘内，以一个优美的空翻回到马背上，直至此刻，他仍是足未沾地。

宇文成都脸上露出难以相信的表情，接长剑掉地，眉心处现出一道寸许长的血痕，“砰”的一声倒跌地上，扬起一蓬尘土。

众人纷举兵器致敬，欢声雷动。

寇仲朝刚赶来的徐子陵瞧去，后者俊目射出丰富的感情，显是因报得崔冬之仇，给勾起前尘往事。

当年宇文成都在东溟号上强抢账簿，徐子陵和寇仲那曾想过以后竟能在战场上把他斩杀于刀下？

宣永趋前道：“敌营已被攻破，粮草全在控制之下，下一步是否直捣敌人大本营呢？”

寇仲大喜摇头道：“形势已变，现在担心粮草的是敌而非我，何况他的骑兵给我们杀得七零八落，我们就多付点耐性，让他重尝粮尽后为李密所败的惨痛苦果好了。”

众人轰然应诺，相率回城。

“敌人撤走了！退兵哩！”

梁都城头上军民同声欢呼，直上霄汉。

寇仲、徐子陵和宣永三人奔上墙头，朝敌阵瞧去，只见营寨虽在，但敌人已移往通济渠旁，以数十艘筏舟为垫，用粗索穿缚，建成简单的浮桥，迅速渡往对岸，万多人大半成功渡河。

此确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但又是理所当然。

这三天接连的打击，使宇文文化及损失惨重，不但折去宇文无敌和宇文成都两大猛将和兄弟，近半的攻城器械被烧毁，大部份骑兵被歼，损兵折将近七千之众，加上粮草被夺，撑下去实与自杀无异。

寇仲正猜到宇文文化及会退兵，还定下以快骑追击的计划，只是没想到对方会连夜退走，且是先渡往对岸，扼河之险以障安全。

寇仲脸上阴晴不定时，徐子陵的手探过来紧抓他肩头，虽带点颓丧却肯定地道：“我们绝不可因一己私仇，要全城人为我们犯险，报娘的仇也不争这一天半日，总有日宇文文化骨会以血来偿还血债的。”

寇仲像泄气的皮球般露出苦笑，无奈地点头。

敌人退而不乱，又有通济渠之险，而军力则是自己的数倍，这样仓卒追去，就算能取得最后胜利，亦必付出惨重损失。

就当是宇文文化骨尚有点运道吧！

黄昏时份，天上下蒙蒙细雨，寇仲和徐子陵却躲在一间酒内喝闷酒，善后工作交由宣永和任媚媚等人去处理。

在争霸天下来说，寇仲的大业已现曙光，但何时才能杀死宇文文化及，却是遥遥无期。

眼看成功在望，大仇得报之际，忽然发现竟功亏一篑，最是令人怅然若失。

对喝两闷酒后，寇仲斜睨徐子陵一眼道：“一向以来，你是不大爱喝酒的，为何到达洛阳后，每次我劝酒你都不拒绝？”

徐子陵呆了半晌，想起在洛阳与李靖重逢时的恶劣心境，苦笑道：“酒

的一个好处就是使人忘记冷酷无情的现实，沉醉在梦乡中，只可惜无论我喝多少酒，仍忘不掉素姐的不幸。

刚才我偷空问过任大姐有关香玉山的事，她的答案不提也罢。”

寇仲拿起酒壶，骨嘟骨嘟的灌了十多口，任由一角泻出的酒花洒得襟前尽湿，然后急促地喘气道：“我决定甚么事都抛到一旁，立即赶往巴陵救出素姐，谁阻我便斩谁！”

徐子陵摇头道：“这只是下下之策，你不是常说上兵伐谋吗？上上之策，则是由我一人往接素姐，而你则装出要与萧铣衷诚合作的姿态，教他不敢不对我礼数周到，让他以为奸计快将得逞。”

一阵风雨刮进酒来，吹得灯摇影动，十多张无人的空桌子忽明忽暗下，倍添孤凄清冷的感觉。

街上虽充满欢欣狂歌，庆祝胜利的城民，与这酒里却像两个隔绝的世界。

寇仲呆怔半晌，像是自言自语般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徐子陵见他直勾勾瞧门外热闹的情景，两眼却空空洞洞，倾前少许沉声道：“你现在首要之务，就是论功行赏，安定梁都军民之心，并趁现在李子通、徐圆朗无瑕理会你，宇文文化骨又惨败北返之际，先行确立好根基。至于如何解飞马牧场之危，寇帅似不用小弟教你该怎样做吧？”

寇仲一震后，双目回复神采，探手过来紧握徐子陵置于台上的一对手，沉声道：“你一定要给我把素姐母子带到飞马牧场，我们已失去了娘，再不能失去素姐。”

徐子陵肯定的点头道：“我一定不负你所望。”

寇仲道：“你何时走呢？”

徐子陵道：“喝完这酒立即起程。”

寇仲松开双手，挨往椅背处，眼中射出深刻的感情，好一会才点头道：“假设萧铣和香玉山敢害你和素姐，我会把他娘的甚么大梁帝国夷为平地，杀他一个鸡犬不留，若违比誓，就教我永不超生，长沦畜道。”

徐子陵淡然笑道：“放心吧！我徐子陵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要杀我岂是如此容易。”

寇仲望往门外，沉吟道：“我仍是有点担心妖女，事实上到现在我仍不明白为何她肯与我们罢战，难道『杨公宝库』内那件东西，对她们真的那么重要吗？”

徐子陵道：“我也想过这问题，照我猜估，她们的转变是因为你大挫从未吃过败仗的李密，使她们认定你是唯一配作李世民对手的人，而李世民则是师妃暄钦选出来的真命天子，所以妖女才改而支持你。”

寇仲愕然道：“支持我？若是如此，妖女为何联同边不负来对付你呢？”

徐子陵道：“正因她要对付的是我而非你，我才生出这个想法。试想假若她能把我生擒，更可以占尽上风，不愁你不答应她们的要求和条件。那晚在梁都她虽是乘人之危，但开出的条件却是绝对可以接受的；又明帮我们一把，杀得窟哥的马贼心胆俱丧。所以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阴癸派看上你。”

寇仲冷哼道：“那只是她们的愚蠢，我迟早要她们派灭人亡。”

顿了顿，叹道：“无论任何人做任何事，均有清楚分明的目标或理想。即使平民百姓，亦追求生活温饱，养妻活儿，安居乐业，又或追求财富权力，

甚或成帝皇不朽的功业。可是我从不明白 妖女追求的是甚么？只像唯恐天下不乱，不住搅风搅雨。”

徐子陵道：“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慈航静斋和阴癸派的争斗持续近千年，现在因出了祝玉妍和 妖女才使阴癸派出现中兴之象，也到了两派要分出胜负的时刻。帝皇宝座的争夺战只是其中一个战场吧！也是我们所可觉察得到的，因为我们已卷入这个漩涡里。”

寇仲大讶道：“你倒看得很通透。”

徐子陵道：“这叫旁观者清。”

寇仲抓头道：“你若是旁观者，那谁才是局内人。”

徐子陵微笑道：“素姐的事，宇文化骨的仇，我便是局内人，其他的我只是旁观者的身份，仲少明白吗？”

说罢长身而起。

寇仲哈哈一笑，拿起酒 道：“祝陵少一路顺风，马到功成。”

徐子陵欣然 起酒 ，“叮”一声和他碰一记，举 饮尽，飘然去了。

寇仲瞧 他没进街外不顾风雨的人潮里，才把烈酒尽倾到喉咙里去。

* * *

梁都市中心总管府的西厅内，寇仲和手下重要将领，举行第一个重要会议。

与会者包括宣永、任媚媚、洛其飞、陈家风、谢角、和随同宣永来投诚的瓦岗旧将高自明和詹功显，后两人均在这场战事中表现出色，论功行赏下被提拔为宣永这梁都总管的左右先锋将。

寇仲首先婉拒连日来不断有人提出要他称王的提议，道：“我们所以能建立梁都这根据地，完全是机缘巧合，故得以在各大势力的隙缝里生存，纯属异数，所以愈能不惹人注目，愈是理想。称王之议，在眼前实是有害而不利。”

任媚媚肃容道：“但在现今的形势下，无论你怎么低调收藏，梁都始终是紧扼通济渠的咽喉，别人都不肯放过梁都。不如豁了出去，公开称霸，凭寇爷的威望，自有远近豪杰纷来投附，壮大我们的声势。”

寇仲从容一笑道：“任大姐的话当然有道理，不过却该在我们进一步扩展势力后始可实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趁徐圆朗、宇文化骨和窦建德在北方纠缠不休，王世充忙于接收李密地盘之际，向自顾不暇的李子通抽点油水，好巩固和扩张我们的领土。”

陈家风双目射出兴奋的神色，道：“我们应该找李子通那座城池开刀呢？”

寇仲见宣永一直含笑不语，道：“宣总管有甚么好的提议？”

宣永从容道：“守城容易，攻城困难，若非李子通把军队抽调往江都，凭我们现时的实力，根本一筹莫展，但现在却仍有几分成功希望。”

接 展开图卷，摊放桌面，续道：“眼前有三件要事，必须同时进行，首先就是巩固城池，确立根基；其次是重建彭城，以梁都彭城两地为中心，把周围数百里的十多座城镇和以百计的村落，纳入版图内。到最后才是在东海、锺离两座大城中选其一为用军目标，拟定进取策略。”

洛其飞道：“东海和锺离，均是有高度战略性的大城。前者可令我们得到通往大海之路，更可与沿岸城市交易；后者依傍淮水，提供往西南经略的立足点，在重要性上各有千秋。但以目下的形势来说，宜先取东海，那在心

理上对李子通打击最大。”

顿了顿，又道：“但我却支持任大姐早先请寇爷称王的提议，所谓言不正名不顺。附近十多座城池，大部份均为地方势力所把持，他们之所以不肯投附李子通或徐圆朗，皆因认为他们难成大器。但若以寇爷的威望，只要振臂一呼，必望风而从。寇爷必须对此议重作考虑。”

高自明和詹功显均附和此议，并以当年翟让瓦岗聚义作例说明称王的重要性。

寇仲微笑道：“我有个折衷之法，何如不称王而称帅，那既正定名份，又可于这人人称王的时势中予人崭新的印象，不致那么容易与各方势力弄成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样子，办起事来更灵活百倍。”

众人纷纷称善。

谢角提议道：“不如就叫龙头大帅，这名字挺威风哩！”

寇仲失笑道：“这名字太霸道才真，又有点乌贼头子的味儿，还是称作少帅吧！你们就是少帅军，令人在感觉上更为和易与亲切些。”

众人见他随口说出这么恰当的一个名称，知他早有定见，都同声赞好。

寇仲道：“宣总管刚才提议的三件当务急事，都很有见地。巩城固地，就由任大姐负责吧，在彭梁一带，谁不识彭梁会美艳的二当家呢？”

众人起哄大笑，任媚媚横他一眼道：“仍是那么饶舌。”

寇仲笑道：“我这种人是不会变的，权力名位对我来说只是镜水花月，过眼云烟。在这争霸天下的斗争中，能令我关心的只是平民百姓能有太平安乐的日子，和斗争本身的艰苦过程，否则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有啥意义。”

众人均听得肃然起敬。

寇仲转向陈家风道：“重建彭城的责任，就以陈家风为主，谢角为副，有事由我们的任大姐负责所有资源的调配。”

谢角道：“这就没有比二当家更为适合的人选，以前任当家正是我们的司库。”

任媚媚道：“再不要称我作二当家，以后再没有彭梁会，只有少帅军。”

寇仲道：“东海、锺离两郡，我们先取东海，以宣永为主帅，其飞为副，自明和功显则负责招军练兵，依照我给的图样制作攻城器械，尽三个月的时间准备好一切，以宣永总全局指挥之任。”

宣永愕然道：“少帅你自己又干甚么？”

寇仲淡然道：“我要到飞马牧场借人借马，建立一枝天下无敌的骑兵队伍，当我回来时，就是攻打东海的时刻。”

第五章 亲疏之别

当夜徐子陵离开梁都，连夜独驾轻舟沿通济渠南下，到达通济渠和淮水交汇处，此时沿渠南下不半天可抵江都，若西转入淮则几个时辰到达锺离，本来交通非常方便。只可惜李子通于此驻有战船，又以铁练横渠，不准任何船只通过。

徐子陵不想节外生枝，就在那里弃舟登陆西行，展开脚法，过锺离而

不入，改为南行，只要抵达长江，便可设法坐船西上，省时省力。

沿途他饮用的是山泉的水，饿了摘两个野果子果腹，歇下来时便钻研鲁妙子传他的手抄秘本。不但毫无寂寞感，还有自由自在，忘忧无虑的轻松感觉。

现在既下定决心去把素素母子救出，反可抛开心事，不再朝这方面去钻牛角尖。

途上不时遇上了荒废的村落，满目疮痍，瞧得他黯然神伤！遂专找荒僻无人的山野走，翻山越岭，在他脚下，穷山绝谷如履平地般方便。

际此盛夏时节，处处鲜花盛放，风光绮丽。谦之河南一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不同种类的树木组成大片树林，覆盖山坡草原。梅花鹿、金丝猴、各种雀鸟等栖息繁衍，充满自然的野趣和生气，使他浑忘人世间的凄风惨雨。

这天正午，他越过一座高山，抵达长江北岸物产富饶的大平原，举目硕果盈枝，鲜花不败，心情大佳，走到一个小丘之顶，极目四望。

南方不远处有座奇山，岩色赤如朱砂，奇峰怪崖，层出不穷，极尽幽奇。半山处隐见庙宇，忽发游兴，心想横竖顺路，遂朝奇山驰去。

不片晌，他来到山脚处，一道河涧蜿蜒流过，竟有桥跨河，连接盘山而上的幽径。

徐子陵心生好奇，想不到在这种人迹全无的荒山野岭，竟有如此胜境。

但回心一想，人家于此建观，正是要避开俗世，自己如此登山游览，说不定会扰人清修，正要打消原意，改道而行，忽然一阵清越的箫音，从山上远处传来。

徐子陵闻之动容。

寇仲和宣永在总管府的书房内，研究梁都一带的十多张地势图。

宣永道：“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直接攻打东海，必是锻羽而归的结局。但若好好运用眼前的有利形势，说不定我们可不费一兵一卒，可把东海据为己有，少帅便不用长途跋涉的到飞马牧场招援。”

寇仲大感兴趣道：“说来听听。”

宣永指彭城东隔吕梁山和峰山的一个大湖道：“这湖叫骆马湖，乃河道交汇处，不但鱼产丰富，其湖岸区更良田万顷，是附近各乡县的命脉。只要攻占下邳，可控制此湖，那时不用少帅开声，附近的所有城郡都要乖乖归降。”

寇仲讶道：“竟有这么便宜的事？下邳现在由谁人控制？”

宣永道：“下邳现落入了一批叫骆马帮的强徒手上，帮主叫都任，手下达三千之众，不但去打鱼的要向他缴交费用，连经过的船只旅客都要付买路钱，更不时四出抢掠，早弄得天怒人怨。假设我们能取而代之，又施行仁政，以少帅现时的威望，自是人心归向。到那时再取得东海西北的怀仁、琅琊、兰陵、良城四郡，及西南的沐阳、涟水、淮阳三郡，加上下邳，可完全断去东海郡的陆路交通，那时东海势成我们囊中之物。”

寇仲动容道：“小永确是有见地的人，此计不但妙绝，且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对重建彭城更是大有帮助。”

宣永见计策被接纳，精神大振道：“如此下属立即派洛其飞到下邳摸清都任的底子，看看如何可一举把他除去。”

宣永去后，寇仲正想取出鲁妙子的秘笈出来用功，亲卫来报，扬州桂锡良和幸容求见。

寇仲大喜，连忙出迎。

箫音在大自然风拂叶动的优逸气氛中缓缓起伏，音与音间的衔接没有任何瑕疵，虽没有强烈的变化或突起的高潮，但却另有一股纠缠不已，至死方休的韵味。

徐子陵不由驻足细听，空灵通透的清音似在娓娓地描述某一心灵深处无尽的美丽空间，无悲无喜，偏又能触动听者的感情。吹奏者本身的情怀就像云锁的空山，若现欲隐，是那么地难以捉摸和测度。柔而清澈的妙韵，若如一个局内人却偏以旁观者的冷漠去凝视挥之不去的宿命，令人感到沉重的生命也可以一种冷淡的态度去演绎诠释。

箫音忽敛。

徐子陵仿似从一个不愿醒觉的梦里醒过来，决定登山一看。

他知道吹箫者是何方神圣。

只有她才能奏出如此清丽优美、不半点俗意的箫音。

寇仲把曾是儿时同党玩伴的桂锡良和幸容迎入书斋。

一番叙旧后，桂锡良欣然道：“见到你这小子真好，自听到你大败宇文化及的消息，我们立即兼程赶来，最怕你忽然又溜到别处去。”

幸容崇慕地道：“现在没多少人能像你和小陵那么出名了！唉！若早来两天便可见到小陵。”寇仲待两人用过香茗，笑嘻嘻道：“两位大哥的消息确是灵通，小弟只踢了宇文化骨几下屁股都瞒不过你们，今趟有甚么可以提挈小弟？”

桂锡良呆瞧了他半晌，好一会才叹道：“人说发财立品，你这家伙已是名满天下，可是骨子里那份赖皮却和以前毫无分别，就像是永不改变似的。”

寇仲捧腹笑道：“优良的本性是说改便能改的吗？像你这混蛋，当上个香主便四处充大哥，不也和你以前爱充场面一脉相承吗？分别只在你的劣根性吧！”

桂锡良招架不住，没气的笑道：“大家一场兄弟，这么都不放过我？”

幸容笑得人仰马翻，开怀道：“也不知多久未试过笑得这么痛快！”

寇仲举起茶道：“来！让小弟敬两位大哥一。”

三人收敛笑容后，桂锡良正色道：“今次我们赶来，实有至关紧要的事和你商量。”

寇仲笑道：“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总不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找我？”

桂锡良佯怒道：“你再耍我便揍你一顿，那管你为今有多厉害。”

寇仲投降道：“桂大哥息怒，请问有何吩咐？”

幸容插入道：“自当年在江阴城给你和小陵打得晴、雨、露三堂的人落花流水后，我们在邵军师的领导下整顿帮会，由于你和宋家的关系，良哥当上露竹堂堂主，嘿！小弟都捞了个副堂主来玩儿。”

寇仲叹道：“我还知道锡良得到邵大小姐兰芳委身相许，唉！你这小子真个艳福不浅。”

桂锡良老脸一红道：“又来耍我？”

幸容怕两人纠缠不休，忙截入道：“在宋家的支持下，这几年我们有很大的发展，重新在江都建立好地盘，否则也不能这么快得悉你和小陵先后大败李密和宇文文化及的消息，帮内众兄弟都以你们为荣。”

寇仲笑道：“不要瞎捧，至少麦云飞那小子不会以我们为荣，对吗？”

当日在江阴，麦云飞不知是否因视桂锡良为情敌，对寇仲和徐子陵很不客气，结果吃了小亏，给两人弄得灰头土脸，脸目无光。

桂锡良冷哼道：“理他个鸟！有邵军师作主，那轮得到他说话。”

这么一说，寇仲便知桂锡良和麦云飞仍是势成水火。

幸容道：“邵军师 我们来请你当帮主呢！”

寇仲愕然道：“甚么？”

徐子陵背负双手，踏上登山之路，展开脚法，不片晌抵达半山，奇松枝横撑下，有座八角小亭，靠山一边有道小泉，清流涓涓，另一面是崖缘，可西瞰落日苍莽虚茫、变幻多端的美景。

徐子陵驻足观赏之际，山脚处传来一声尖啸，接 是另一声回应，比先前的尖啸离他接近多了。

凭直觉地感到前后两下啸声，都充满暴戾杀伐的味道，令人听到时心头一阵不舒服。

徐子陵心中一动，腾身而起，躲往附近一株大树的枝叶浓深处，静伏不动。

桂锡良兴奋道：“自你和小陵刺杀任少名后，连带我们竹花帮亦声名大盛，不但不断有新人入帮，更有地方的小帮会主动要求和我们合并。说出来你或者仍不相信，现在长江一带谁不给我们几分面子，连李子通都要笼络我们。”

寇仲一呆道：“李子通？”

幸容道：“邵军师和李子通很有交情，不过我们请你回去当帮主一事，却与李子通无关，而是帮中兄弟一致的决定。”

寇仲低喝道：“且慢！”

两人愕然齐声道：“甚么事？”

寇仲双目精芒闪闪，来回扫视两人几遍，看得他们心中发毛时，寇仲敛起一直嘻皮笑脸的轻松神态，沉声道：“你们究竟信我还是邵令周？”

桂锡良为难道：“这个嘛...嘿！”

幸容断然道：“当然信你寇仲，我自少便知你和小陵最够义气。”

寇仲目光落在桂锡良脸上，缓缓道：“你在这里说的任何话，都不会有半句泄漏出去的，还怕他娘的什么？”

桂锡良无奈道：“他对我有提拔之恩，又肯把女儿嫁我，我...唉！当然是信你多一点啦。”

寇仲得意洋洋的道：“总算你两个家伙明白亲疏之别。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有趣的问答游戏，我问你答，若有任何隐瞒，最后的受害者必是你们无疑。”

两人吓了一跳，又是半信半疑，只好待他发问。

衣袂破风声才从山路处传来，那人已到亭内，呼吸仍是那么静细悠长，

可知是内外兼修的一流高手。

在此荒山野地，见到这个级数的高手，任谁都会感到讶异，可是徐子陵早为吹箫者的出现而惊奇过了，再没有其他人物可令他心动容，且明白到吹箫者是故意凭箫示意，告诉来人她正在某处恭候。

亭内的人身法虽迅捷，仍瞒不过他的锐目，那是个劲装疾服的大汉，背插特大铁叉，勾鼻深目，有种说不出的邪恶味道，一看便知不是甚么好路数的人物。最古怪是头上戴一个帝皇始用冕板冕旒俱全的通天冠。

思索间，又有一道来势绝快的人影，晃眼抵达亭外，冷哼道：“丁九重终肯从你那地洞钻出来吗？希望你在那三十六招《饬磻行抡校 裨蛭挡欢 荪K 湍愕骄胖氏？府去时而后悔无及哩！”

徐子陵心忖原来这两人是宿敌，所以甫见面即剑拔弩张，一副随时翻脸动手的样子。

亭内的丁九重阴恻恻笑起来，慢条斯理的悠然道：“不见周老叹兄足有二十年，想不到火气仍是这么大，难怪你的赤手始终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听说那贱人的女儿已得乃母真传，希望你不用饮恨齐云观内吧！”

这周老叹的外貌，比那丁九重更令人不敢恭维，脸阔若盆，下巴鼓勾，两片厚唇突出如鸟喙，那对大眼睛则活似两团鬼火，身形矮胖，两手却粗壮如树干，虽身穿僧衲，却没有丝毫方外人的出世气度，只像个杀人如麻的魔王。

他头上还挂一串血红色节珠子，更使人感到不伦不类。

从他们的对答，可知他们对吹箫的石青璇是充满敌意的。

焉地周老叹吐气扬声，发出一下像青蛙般咕鸣，左足踏前，右手从袖内探出。

骇人的事发生了。

他本已粗壮的手倏地胀大近半，颜色转红，隔空一掌朝亭内劈去。

周遭的空气似是被他膨胀后的血红巨手全扯过去，再化成翻滚腥臭的热浪气涛，排山倒海般直卷进亭内去。

徐子陵已对他有很高的猜估，但仍没料到他的赤手如此邪门霸道，不由为石青璇担心起来，心想自己怎都不能坐视不理。

“蓬”！

亭内的丁九重闷哼一声，周老叹则只是身子微晃少许，显是在掌力较量上，丁九重吃了点暗亏。

周老叹收回赤手，“呵呵”厉笑道！案可笑啊可笑！堂堂『帝王谷』谷主丁九重丁大帝，竟沦落至给我轻轻一按，差点连卵蛋都给我挤出来，可笑啊！”

劲风疾起。

徐子陵只见人影猛闪，亭内的人抢了出来，巨铁叉胀吠蒂咸驹胰イ粗皇羌？单直接的一记强攻，但落在徐子陵眼中，却看出这一击不简单。不但手法玄妙，且变化多端，宽厚的x聿蛔“诙婢性齿い侯幼嘯诘葶鏖丁训匠鏊祥牖木？界。

周老叹虽说得轻松，但神情却凝重之极，两只暴胀转红的手从袖内滑出，化作漫天火般的赤手掌影，迎上巨x？

“蓬”！

劲气交击，四周立时树摇花折，枝断叶落。

周老叹往左一个踉跄时，丁九重退回亭内，狞笑道：“我丁大帝新创的『五帝x？第三十七式』襄王有梦“滋味如何！惫

周老叹此时才刚立稳，脸上阵红陈白，也不知是他运功的情况，还是因为羞惭而来的现象。

徐子陵却是暗暗心惊。

这两人随便找一个到江湖去，都是横行一方的霸主级人物，现下竟然有两个之多，怎不教人惊异。

以他目下的身手，要应付任何一人，都会感到吃力，更不要说同时与他们对敌。

周老叹尚未来得及反相稽，一阵娇笑声从山路传来，娇嗲得像棉花蜜糖的女子声音接道：“我的大帝哥哥，老叹小弟，二十年了！仍要像当年那样甫见面便狗咬狗骨，不怕给我金环真扭耳朵儿吗？”

徐子陵心中差点叫娘！这些退隐二十年的魔头一个接一个的不知从那里钻出来，为的该都是和石青璇母亲碧秀心的陈年瓜葛，自是怨恨极深，她是否有能力应付呢？而自己又有没有帮助她安渡难关的本事？

幸好他为人洒脱，并不会为此心烦，更不会计较成败得失，只下定决心，要为这尚未谋面的俏佳人出一分力。

人影一闪，一个千娇百媚的彩衣艳女出现周老叹之旁，还作状向周老叹挨过去。

周老叹如避蛇的横移两丈，到了上山的路口处才立定，骇然道：“你要找人亲热，就找你的丁大帝吧！”

丁九重乾笑道：“老叹兄恁地好介绍，还是留给你吧！”

徐子陵听得糊涂起来，忽然间，周老叹和丁九重又变为言笑晏晏的老朋友，再没半分火药味儿。

金环真宫装彩服，年纪乍看似在双十之间，要细看下才知岁月不饶人，眉梢眼角处隐见蛛网般往鬓发放射的鱼尾纹。但其眉如远山，眼若秋水，总是不折不扣的美人胚子，只是玉脸苍白得没有半点血色，活像冥府来的美丽幽灵。

只见她跺足嗔道：“你们算是甚么东西，竟敢把我『媚娘子』金环真来个你推我让的。

总有一天我要教你们跪在地上舐老娘的脚趾。”

震天长笑自远而近，一把本是粗豪的声音却故意装得阴声细气的“缓缓”道！案他们不敢要你的，就让我”倒行逆施“尤鸟倦照单全收吧！惫

徐子陵终于色变。

第六章 招兵买马

寇仲在桂锡良和幸容诚惶诚恐的等待下，沉吟道：“锡良你和邵令周的女儿有否正式拜堂成亲？”

桂锡良有点尴尬地嗫嚅道：“只是定下亲事，嘿！你不要多心，邵军师说待我练成他传授的『太虚劲』，才可和兰芳小姐成亲，因为这种内家功夫

最忌女色，邵军师是一番好意的。”

寇仲斜眼兜他，瞧得他浑身不自在时，始哑然笑道：“你好像是第一天到江湖来混的样子，给人像傻子般耍，还沾沾自喜以为有便宜可占。可否用你的小脑袋想想，他存心把宝贝女儿嫁你，为何又要传你这不能去洞房的甚么娘的太虚功？”

桂锡良又羞又怒道：“不要胡说！否则我们连兄弟也做不成。”

幸容也拔刀相助道：“邵军师对锡良真个是好得没话说。若论资排辈，虽说良哥是先帮主的弟子，但至少还差半条街才轮得到他来当露竹堂的堂主。”

桂锡良又狠狠道：“你这小子，总爱以小人之心度人家君子之腹。若邵军师是那种卑鄙小人，就不会虚帮主之位待贤，自己早坐上去！对吗？”

寇仲苦笑道：“若我像你们两个那么天真，早给李密、王世充那些老奸巨猾之辈吞下去祭五脏庙，那能坐在这里和你们说话。告诉我，邵令周知否我曾派人到江都求援？”

两人愕然互望，由桂锡良答道：“该不知道吧？而若知道他定会告诉我的。”

寇仲淡淡道：“你充其量不过是他的准女婿，若你有甚么三长两短，婚约便自动报销。”

唉！若我没有猜错，露竹堂定是人丁实力皆最单薄的一堂。而麦云飞那浑蛋则是晴竹堂或雨竹堂其中之一的正堂主，邵令周这个君子之腹确是特别点，这么爱任用私人。”

两人哑口无言，显是给他猜个正。

好一会幸容赧然道：“密云飞当上晴竹堂堂主。”

寇仲不屑道：“那家伙唯一的长处就是够狂妄自大，试想想吧！如非麦云飞知道这只是一时权宜之计，怎肯为此罢休。而邵兰芳一向是他的相好，怎会忽然甘心嫁给你。姐儿爱俏，你良哥虽算不错，但麦云飞该比你更英俊点吧？”

幸容不由点头道：“小仲的话不无道理！事实上我当时也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只是见良哥那么喜翻了心的样子，才不敢说话。”

桂锡良脸色阵红阵白，摇头道：“不会是这样的。邵令周为何要害我，就算不把女儿嫁我，我也做不出任何于他不利之事。”

寇仲探手过去，拍拍他肩头道：“大丈夫何患无妻，他不是要笼络你，而是要笼络宋阙，且是退而求其次，因为我本要宋阙把你捧作帮主。邵令周怕的是『天刀』宋缺，接下来就是小弟。不过他现在有李子通作靠山，局面登时回然有异。”

顿了顿加重语气道：“试想想，为何他会把总舵移往扬州？正因他与李子通互相勾结，现在更你们来叫我回扬州受死。一世人能有几兄弟？你们不信我小弟也没有办法。”

桂锡良发呆片刻后，像斗败公鸡般垂下头来道：“我的心给你说得很乱！”

幸容道：“我却愈想愈觉得小仲的话有道理，试想想为何邵兰芳不随她爹返扬州，而要留在江阴呢？”

寇仲插入道：“她是连向你稍假以词色亦不屑为之嘛！”

桂锡良怒道：“闭嘴！”

寇仲呆了半晌后，忽地捧腹大笑道：“好小子终于想通了！”

桂锡良苦笑道：“你这小子真残忍，粉碎我的美梦，唉！现在怎么办才好？”

寇仲问幸容道：“风竹堂堂主是沈北昌，那末雨竹堂由谁当家？”

幸容道：“当然是本为风竹堂副堂主的骆奉，没人比他更有资格。”

寇仲道：“两个都是我老朋友，邵令周有没有找些荒诞的藉口把他们调往别处，俾可方便些对付我呢？”

桂锡良和幸容脸脸相觑，好一会前者才道：“今趟我是真的服了，他们两个现时均不在扬州，他娘的！邵令周竟敢害我，此恨此仇不能不报。”

寇仲笑道：“想报仇雪恨嘛！容易得很，只要有些儿耐性便行。”

接 双目精芒闪烁，沉声道：“我有能力教李密永不翻身，自然也有办法将你捧为帮主，叫邵老头放远眼瞧清楚吧！”

徐子陵的吃惊是有理由的。

要知人在全速驰掠之际，体内血气真劲的运行都处于颠峰，若同时扬声说话，自然而然会说得既亢促又迅快，表里一致。

能达一流高手境界者，均有本领保持声调的平和，倘如来人般说话的速度和奔行的速度的截然相反，不但既缓且慢，又是故作阴声细气，正显示出他可违反天然的常规，臻至可完全控制气劲和声音的发放。

这个“倒行逆施”尤鸟倦，肯定其武功已臻达大师级的境界。

透过枝叶瞧下去，由徐子陵的角度，刻下只能看到俏立崖边的“媚娘子”金环真，当尤鸟倦声音传来时，她先是玉容微变，随之才绽出媚笑，可知亦可能像徐子陵般心中震撼。

倏地，一道人影挟 凌厉的破风之声，现身在五丈高处，然后像从天上掉下来般，笔直下降，落在金环真之旁， 地时全无声息，似乎他的身体比羽毛还轻。

徐子陵屏息静气，一动不动，运功收敛毛孔。

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惹起来人的警觉。

“倒行逆施”尤鸟倦脸如黄 ，瘦骨伶仃，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眉梢额角满是凄苦的深刻皱纹，但身量极高，比旁边身长玉立的金环真高出整个头来。

他的鼻子比丁九重更高更弯， 片却厚于周老叹，眉毛则出奇地浓密乌黑，下面那灼灼有神的眼睛却完全与他凄苦疲惫的脸容不相衬，明亮清澈如孩子，然而在眼神深处，隐隐流露出任何孩子都没有的冷酷和仇恨的表情，令人看得不寒而栗。

他所穿的一袭青衣出奇地宽大，有种衣不称身的蹩扭，背上挂 个金光闪烁的独脚铜人，理该至少有数百斤之重，可是负在他背上却似轻如毫毛，完全不成负担。

金环真下意识戒备地挪开少许。

尤鸟倦双手负后，环目一扫，仰天发出一阵枭鸟般难听似若尖锥刮瓷碟的声音，以他独有的阴声细气眯 眼道：“二十年哩！难得我们逆行派、霸王谷、赤手教、媚惑宗这邪功异术四大魔门别传，又再聚首一堂，废话少说，人是我的，至于那枚『邪帝舍利』你们喜欢争个焦头烂额，悉从三位尊便，尤某不会干涉。”

丁九重冷厉的声音从亭内传出道：“你打的确是如意算盘，先把人要去享用，待我们为争舍利拚个几败俱伤后，才再来检便宜。世上有这么便宜的事？”

尤鸟倦眼中闪烁 残忍凶狠的异芒，怪笑道：“丁九重你的邪帝梦定是仍未醒觉，看来还得由尤某人亲自点醒你。”

先前与丁九重本是水火不相容的周老叹插入道：“尤鸟倦恰好错了！丁大帝不但非是帝梦未醒，反是因太清醒才看出你居心叵测，真妹子怎么说？”

金环真媚笑道：“周小弟的话姊姊当然同意哩！”

忽然之间，这先到的三个人突然团结一致，抗冲尤鸟倦这个最强的大魔头。

尤鸟倦若无其事的道：“既然三位爱这么想，我尤某人不好勉强，勉强亦没有好的结果。就让我们把舍利砸个粉碎，人则让我先拔头筹，打后你们爱把她如何处置，本人一概不闻不问。”

金环真“哎哟”一声，无比妩媚地横他一眼道！案尤大哥何时学懂这么精打细算，人给你糟蹋后，我们还有油水可捞吗？”尤鸟倦仰天大笑道：“左不行，右不行，你们三个二十年来难道仍然不知长进？不明白世上有弱肉强食的道理？是否要我大开杀戒才乖乖依从本人的吩咐？”

丁九重阴恻恻道：“小弟妹子，人家尤大哥要大开杀戒，你们怎么说？”

周老叹倏地移到金环真旁，探手挽 她的小蛮腰，还在她脸蛋上香一口怪笑道：“妹子怎么说，哥哥我自然和你共进同退，比翼齐眉啊！”

金环真在他揽抱下花枝乱颤的笑道：“当然是和你同生却...不共死哩！前世！”

当她说到“不共死”时，语调转促，一肘重撞在周老叹肋下去。

周老叹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嘶，整个人抛飞开去，滚往一撮草丛去。

旁窥的徐子陵那想得到有此变化，一时看得目瞪口呆。

同一时间破风声起，丁九重从亭内疾退后遁，而尤鸟倦则箭矢般往他追去，两个人迅速没入亭后依峭壁而生的密林去。

金环真悠悠地来到俯伏不动的周老叹旁，娇叹道：“周小弟你确是没有丝毫长进，二十年这么久仍不知亲夫怎及奸夫好的道理。念在一场夫妻的情份，就多赠你一脚吧！”

“砰”！

周老叹应脚滚动，直至撞上徐子陵藏身的大树脚根处，才停下来。

金环真径自上山，没有回头。

徐子陵瞧得头皮发麻，如此凶残狡滑、无情无义的男女，他尚是初次得见。

正不知应否立即追上去干挥金环真时，忽感有异。

本该死得极透的周老叹，竟从地上若无其事的弹起来怪笑道：“不长进的只会是他，今趟还不中计。”

言罢得意的怪笑 去了。

徐子陵惊异得差点浑身麻木，深吸一口气后，戴上岳山的面具，跳下树来，追 尤鸟倦和丁九重的方向攀山而去。

寇仲在总管府的书斋内见宣永、任媚媚和陈家风三人，道：“良好的开始，是未来成功的要素。故绝不能掉以轻心。每一个政权新兴之际，都得有

一番可喜的气象，这就像一颗种子，从发芽到含苞待放和开花结果。”

三个人并不明白他想表达甚么，只好唯唯喏喏的侧耳恭听。

寇仲露出思索的神情。

三人还以为他是组织要说的话，其实他正在犹豫该否把鲁妙子那本历史秘笈掏出来翻翻“政治兴衰得失”的一章。

寇仲终决定不露出底牌，乾咳一声后续凭记忆，再加灵活变通侃侃而言道：“但当支持这新政权背后的精神衰落，便会出现腐朽颓坏的情况，所以我们定须时常反省，看看自己有没有给权力腐蚀，例如任用私人，排斥异己，不肯接纳反对的声音等，嘿！”

三人怎想得到寇仲有这么一番道理，大感意外。

寇仲道：“我是顺口说远了，事实上我只要你们做到『贵精不贵多』这句话，不但政治架构须精简，兵员更要务精不务多，能做到此点，就是个良好的开始，也是我们少帅军得以兴起的精神。”

宣永老脸一红道：“幸好少帅说清楚，否则下属还以为少帅想大振旗鼓，有那么多人招聘那么多人哩！”

寇仲摇头道：“我们当务之急，是鼓励生产，若人人都去打仗，谁来耕田？而我们的粮饷更不足应付庞大的开支。人民不会管你是谁，只要你能保得他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便肯甘心为你卖命，其它甚么都是多余。”

任媚媚动容道：“想不到少帅有这么高瞻远瞩的治国大计，我们定会依少帅旨意办事。”

寇仲微笑道：“我这些道理，读过历史的人都知得，但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且很易受到客观的形势影响。所以我须拟定大方向的策略，首先就是如何巩固根基的问题，这事可由宣总管细述。”

宣永于是把商量好先取下邳和骆马湖，再以城市包围东海郡的策略说出来。

任媚媚和陈家风听得精神为之一振。

寇仲道：“对于军队的编制组织，你们是出色当行，但对政府架构的安排，你们心中有甚么理想的人选？”

三人你望我眼，均不知谁能当此重任。

寇仲胸有成竹道：“那是非常繁重的一项任务，一个不好，会犯上指挥不灵、权力分配不均和冗员繁生的错失，幸好我心中已有人选，这个人叫虚行之，现到了飞马牧场去，我已派人召他回来。只要有他主持大局，我们可以无忧！”

宣永三人见他对每件事都是智珠在握的样儿，无不信心倍增。

寇仲道：“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促进经济和贸易，就算我们将来得到东海这海外贸易的重镇，仍需一支属于我们的，航海经验丰富的船队，才可发挥东海郡的作用。”

三人瞠目以对，当然不知如何去弄这么一支船队出来。

陈家风提议道：“只要我们降低河道往来的税收，或可以鼓励多些船到我们的地盘来做生意。”

寇仲竖起拇指赞道：“确是极好的提议！趁我们兵微将寡，开支不大的时刻，我们不但要降低买路钱，还要免去人民须付的各项苛捐杂税，你们彭梁会这些年来该刮下不少油水，拿出来支撑大局好了！”

任媚媚俏脸微红，白他一眼道：“这个不用少帅提醒，我们也该知道怎

办的。不过重建彭城经费不菲，我只怕若税收减少，我们积下来的钱财恐撑不到半年便花个清光。”

寇仲笑道：“这个由我去担心，只要我把『杨公宝库』起出来，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至于船队方面，我心中亦有周详的计划，迟些再教你们知晓。”

接 向宣永道：“你设法给我送一封信给王世充一个手下叫陈长林的人，若有此人为我们主理东海郡，必能使该郡成为最兴旺的对外贸易重镇，于我们益处之大，会是无法估计，江都若非因海外贸易而生机不断，李子通早已完蛋。”

宣永点头道：“我也听过这个人，只不知原来他精于海上贸易。”

寇仲道：“他的先祖历世从事海上贸易，还精于造船，这种人才，日下想找半个都困难，故此事非常重要，照我猜他该回到东都，大小姐应有方法查悉他的行踪。”

宣永道：“此事包在我身上。”

寇仲又问了有关窟哥败军的去向。

任媚媚道：“他一直往大海方向逸去，沿途杀人抢掠，该已重返海上。”

寇仲点头道：“军情第一，有洛其飞主持这方面的事，我是很放心的。”

陈家风拍胸道：“在彭梁一带，没有人比我们更消息灵通，甚么风吹草动，绝瞒不过我们。”

寇仲伸个懒腰道：“那我们就静待其飞的好消息，我们另一个好开始，就由宰掉骆马帮叫都任的那家伙算起吧！”

三人轰然应诺。

第七章 尔虞我诈

扮成岳山模样的徐子陵，负手大摇大摆的踏上登庙的山路。

窄路忽地开阔，在斜阳夕照下，一弯山溪在密密层层、挺拔粗壮的楠树林中蜿蜒而来，潺潺流动。最动人处是林木间有三条小巧又造型各异的小木桥，互为对衬，各倚一角，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小桥组合空间，罩在通往寺庙的唯一林间通路处。

徐子陵现在最少可算半个建筑学的专家，心中赞赏，知这必是出于此中高手的设计。

他早浑忘即将遇上的危险，抱 寻幽探胜的闲逸心情，依循林路小桥，漫游其中。

山路一转，前方赫然出现另一小亭，建于危崖边缘处，面对 山外广阔无尽的空间和落日雄壮的美景，教人胸襟怀抱从幽深扩展至似与宇宙并行不悖的境界。

剧烈的变化，令徐子陵震撼不已，呆立亭内，好一会后，始收拾心情，继续登山。

山路斜斜深进山中，穿过另一座密林后，是近百级石阶，直指庙门。

这座没有名字的古庙，依山座落在坡台之上，石阶已有被破毁损裂的情况，野草蔓生，显是被荒弃了一段日子，在黄昏的幽暗中多了份阴森的感觉。

觉。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拾级登阶。

这四个邪门之极的凶人的出现，使他深切体会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两句话的含意。

也令他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异日若能周游天下，增广见闻，偶遇奇人异士，该是很有趣的事，可令生命更多采多姿。

若非他挑选偏僻的荒野，今趟也不会有这么刺激奇特的遇合。

他并不太为石青璇担心，她既敢以箫声 动这四个凶人，自然多少有点把握去应付，否则若落在任何一人手上，那就生不如死。

石阶尽于脚底，洞开的庙门内里黑沉沉的，透出腐朽的气味。

徐子陵没有丝毫犹豫，跨过门槛，踏进庙内。

灯火倏亮起。

徐子陵定神一看，只见一位长发垂腰的女子，正背对 他燃亮佛台上供奉菩萨的一盏油灯。

佛像残破剥落，尘封网结，一片萧条冷寂的气氛。

徐子陵环目一扫，正奇怪为何尤鸟倦等人一个不见，石青璇那清越甜美的声音在他耳旁轻轻响起道：“请问前辈是那一位高人？”

徐子陵见她仍以玉背对看自己，淡淡道：“姑娘转过身来一看，不就可知老夫是谁吗？”

石青璇柔声道：“前辈武功虽然高明，却非我等待的人。若只是偶然路过，听得箫音寻来，那晚辈要奉劝前辈立即远离，否则将卷入毫无必要的江湖恩怨里。”

徐子陵怪笑道：“我偏不信邪，要在旁看看。姑娘不用理会老夫的生死。”

说罢迳往靠门的一角，贴墙挨坐。

石青璇仍是背对门口，凝望灯芯上跳动的火 ，上半身似若熔进油灯色光里去，不但强调出她如云秀发的轻软柔贴，更使她有若刀削的香肩益显优美曼妙的线条。

只是她亭亭玉立的背影，便使人感到她秘不可测，秀逸出尘的奇异美丽。

她始终没转过身来，幽幽浅叹。似是再没有兴趣去管徐子陵的行止。

夕阳的余晖终于消失在寺外远方地平的远处，佛台上的一点光 成了这暗黑天地唯一的光明，映得石青璇更孤高超然，难以测度。

蝉唱虫鸣的声音，盈满庙外的空间，既充实又空灵，而杂乱中又隐含某一种难以描述的节奏，使本是死寂的荒庙黑夜充满生机。

异音蓦地在庙外响起。

初听时似是婴儿哭啼的声音，接 变成女子的惨呼哀号。以徐子陵的修养，又明知是有人弄鬼作怪，都有毛骨悚然的反应，不由想起祝玉妍以音惑敌的邪功。

石青璇却置若罔闻，依然是那么闲雅平静的姿态。

徐子陵本不明白为何自己看不到她的容颜表情，却仍能清晰无误地感觉到她的情绪，经过思索和反省后，始悉然悟到自己是从她背影微妙的动静，掌握到她内心的情况。包括她在衣服下肌肉和血脉那些常人难察的动静反

应。

对于自己这份洞察力，徐子陵也吃了一惊，这确是以前梦想不到的进步。

外面的魔音再起变化，从忽前忽后，左起右落，飘忽无定，变成集中在庙门外的广场，且愈趋高亢难听，变成鬼啾魅号，若定力稍逊者，不捂耳发抖才怪。

那就似忽然到达修罗地府，成千上万的惨死鬼，正来向你索命，魅影幢幢，杀机暗蕴。

“子陵！”凄厉的叫声响彻徐子陵耳鼓内。

徐子陵心中大懍，暗忖这不是素素的呼唤声吗？登时大吃一惊，知道差点被魔音侵入心神，忙排除万念，守心于一。

石青璇又幽幽轻叹，不知从何处取出一枝竹箫，放到一边，却没有吹奏出任何声音。

徐子陵正感事有蹊跷时，一丝清音，似在地平的远处缓缓升起，然后保留在那遥不可触的距离，充满生机地跃动，无论鬼啾声变得如何扭曲可怖，刺耳凌厉，一天盖地，彷彿能把任何人淹没窒息的惊涛骇浪。可是石青璇奏出的音符，却像一叶永不会沉没的小扁舟，有时虽被如墙巨浪冲抛，但最后总能安然徜徉。

徐子陵心中亦翻起千重巨浪，因为他首次亲历以音破音的超凡绝技，得益之大，实难以尽述。

他终于把握到一个可以抗衡祝玉妍魔音的可能性。

这对他和寇仲跟阴癸派的斗争，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他再次完全迷醉在石青璇动人的箫音里。

从她的音韵里，他清楚感到石青璇是一位真正的淑女，似是平凡的音韵，却是无比的动人，没有丝毫做作地温柔的挖掘和抚拂每个人内心深藏的痛苦，不受时空和感情的区限。

每个音符，都像积蓄某种奇诡的感人力量，令你难以抗逆，更难作壁上观。

徐子陵完全浑忘了她吹奏的技巧，至乎音韵组成的章句；而只力在每一个从竹管的震汤发出来的鸣响。

这是从未有过的出奇感觉。

箫音愈来愈灵动迅快，彷彿一口气带你狂哈十万八千里；音色变幻万千，错落有致，音韵更不住增强扩阔，充盈无以名之的持续内聚力、张力和感染力。

啾啾鬼声却不住消退，直至彻底沉寂下来，只余仍是温柔地充盈于天地令人耳不暇给的箫音。

箫音忽止。

石青璇淡淡道：“贵客既临，何不入庙一晤，石之轩和碧秀心之女石青璇在此恭候四位前辈法驾。”

风声疾至。

灯火倏灭。

接是怪异尖锐的呼啸声和劲气交锋的连串骤响，不绝如闷雷迸发。

然后所有交手的声音像骤然发生时那么突兀的消敛。

灯火再度亮起。

石青璇仍面佛而立，美目落在偌大佛殿空间唯一的一点火上，蒙蒙红光仿佛与她融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另一边近门处是“媚娘子”金环真，此时披头散发，脸色苍白，显是在适才交手时吃了暗亏。

石青璇柔声道：“适才金宗主已被我箫音所伤，仍要逞强出手，实在太不自量力。走吧！迟恐不及。”

金环真惊异不定地瞥了静坐一角的徐子陵一眼，厉声道：“他是谁？”

石青璇淡淡道：“我怎知道？”

尤鸟倦那把可令任何人终身难忘，似刀刮瓷盘般听得人浑身不舒服的声音，慢条斯理地在庙外响起道：“还以为你这丫头尽得碧秀心的真传，且聪明绝顶，原来只是个蠢丫头，竟不知这世上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千古至理名言，这淫妇只是派来摸你底细的先头部队，现在你有多少斤两，已尽在本人计算中。”

徐子陵听得目瞪口呆，不是奇怪天下间竟有像尤鸟倦这种人，而是不解为何金环真被人这般摆布侮辱，仍能甘然受落。

一个愿打，一个愿捱。

旁人有甚么话好说的。

石青璇仍是神态闲雅，从容自若道：“想不到二十年前名列邪门八大高手之一的『倒行逆施』尤鸟倦是如此胆小和浅薄之徒，只徒逞口舌之快，却无胆登堂入室，是否顾忌这位偶然路经的前辈呢？”

徐子陵糊涂起来，弄不清楚石青璇究竟是为他开脱，抑或要将他卷入漩涡。

金环真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道：“尤老大，放心吧！这位老前辈绝非『天刀』宋缺，不过休想我会为你出手试探。”

尤鸟倦的声音到了庙顶上，厉嘶道：“为甚么不肯？”

金环真耸肩道：“老娘怕了他嘛！若惹得两个人夹攻我一个，你又见死不救，那时我岂非自寻死路，老娘才犯不 为你这么做。”

徐子陵此时始知有『天刀』宋缺牵涉到这件事内，难怪以尤鸟倦那么厉害可怕的魔功，仍如此畏首畏尾。

“轰隆”！

庙顶破开一个大洞，随 木碎瓦屑，尤鸟倦从天而降，落在金环真和石青璇间的位置，利如鹰隼的目光直射徐子陵。

徐子陵暗忖是时候了，就在对方双脚触地的同一刹那，猛地起立，与尤鸟倦针锋相对的四目交投，哑声笑道：“尤小鬼终于肯来丢人现眼吗？”

尤鸟倦显然不认识岳山，聚精会神地瞧他好片晌后，皱起眉头道：“老头子的口气真大，给本人报上名来，看看你是否有资格唤我作小鬼。”

徐子陵为之啼笑皆非，像尤鸟倦般没种的宗师级高手确是世间罕见；但亦更见其卑鄙无耻的性格。倘一旦给他摸清底细，其恃势凌人的手段亦将会是空前绝后的狠毒残忍。

心中同时想到一个和眼前一切毫无关系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谁才是祝玉妍和岳山生的女儿。

岳山在四十年前因被宋缺所败，声威尽丧，从此消声匿迹，所以尤鸟倦这些较后起之辈，才会不认识岳山。

而祝玉妍若怀下岳山的女儿，该是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事，若事实如此，

便该不是祝岳两人的女儿，因为年纪不符。

她们两人之所以看似酷肖，可能是因同修天魔大法，故气质相近，令他生出错觉。

凭直觉观之， 的年龄该在双十之间。

那谁才是他们的女儿？

一边思索，一边随口答道：“老夫成名之时，你还在吃 你娘的奶子。少说废话，老夫今天口馋得很，就把你宰了来吃，出手吧！”

尤鸟倦可能这世人都未听过有人敢如此向他说话，一时愕然以对。当然，若非他眼光高明，感应到徐子陵强大的信心和强凝至莫可与之匹敌的气势，致令他举棋不定，早痛施杀手。

阴恻恻的笑声从门外远处传过来道：“好笑啊好笑！尤鸟儿不如易名作『惊弓之鸟』，因为你的小胆儿早在二十年前给宋缺吓破。否则怎会厚颜至此，给人喊打喊杀，仍要把头缩到龟壳内去？”

赫然是丁九重充满嘲弄的声音。

金环真色变道：“尤老大你今天是怎么搅的，区区一个丁大帝都收拾不了？”

徐子陵不待尤鸟倦作出反应，冷笑道：“小妹你不是亦毫无长进吗？”

接 大喝：“周老叹！你给老夫滚出来，让你的小妹子看看。”

金环真娇躯剧震，与尤鸟倦脸脸相觑，愈发觉得徐子陵高深莫测。

“唉！你这老头儿究竟是何方神圣？现在连我周老叹都很想知道。”

声音由远而近，周老叹垂 两手，大踏步走进庙来，直抵金环真身旁，全无顾忌的探手搂紧她的小蛮腰，视尤鸟倦如无物，还透过庙顶那破洞，仰观夜空，油然道：“看！今晚的天空就像二十年前那晚的天空般星光灿烂。”

金环真挨入他怀里，嗲声嗲气道：“比那晚的星空更要美哩！”

今回轮到徐子陵如堕迷雾中，大惑不解。

尤鸟倦忽地捧腹大笑道：“好淫妇！竟串谋来骗我，厉害！佩服！”

徐子陵恍然大悟，难怪金环真杀不掉周老叹，皆因两人在演戏给尤鸟倦和丁九重看，目的自是希望尤鸟倦和丁九重斗个两败俱伤。这些邪人的尔虞我诈，确非常人所能想像。

石青璇仍是背 各人没有丝毫动静，彷彿背后发生的事，与她没有半点关系。

头顶帝冕的丁九重出现大门处，脸无表情地盯 徐子陵，淡淡道：“外敌当前，我们是否应先解决敌人，才轮到算自家人的恩怨？”

“慢 ”！

石青璇一声轻喝，登时把所有人的注意扯到她身上去。

这神秘的美女终于缓缓转身，面向各人。

第八章 别有洞天

“笃！笃！笃！”

寇仲收起捧 细读关于机关布置的秘本，道：“任大姐请进来！”

“咿丫”一声，书斋的门打开！案艳摹意任媚媚烟视媚行、娜多姿的来到他旁边的椅子坐下，亲热地道：“少帅怎知是人家来呢？”

寇仲微笑道：“任何人的足音，只要给我记牢，便不会忘记。”

任媚媚讶道：“我的足音难道时常保持不变吗？例如人家刚才来时，尽量放轻脚步，原想吓你一跳哩！”

寇仲点头道：“足音除可快慢轻重不同外，还会随心情生出变化，但无论如何改变，总保留其中某些不变的音韵，就像每个人走路的姿态亦有分异，只是一般人不留意吧！所以当我和小陵易容改装作别人的身份时，会更改行止坐卧的形韵姿态，以免露出破绽，说来容易，但做起来真的非常辛苦和吃力。”

任媚媚露出仰慕的神色，兴趣盎然地问道：“哎哟！谁想得到其中竟有这么大的学问，这究竟是怎么学来的？”

寇仲指脑袋，笑道：“是这个家伙自己想出来的，这叫自食其力嘛。”

任媚媚娇痴地横他一眼，道：“当年在赌场初遇，你两个只是黄毛小子，一副手颤脚震，战战兢兢模样，岂知数年之间，摇身一变而成叱宣风云的年青俊彦，姐姐也当了你的小卒子，当初怎么想得到。”

寇仲顺口问道：“巴陵帮在这一带是否仍有势力？”

任媚媚道：“明的都给徐圆朗拔掉，暗里尚有三、四家妓院，只要你一句话，我可把它们连根拔起。”

寇仲摇头道：“现在尚未是时候。嘻嘻！任大姐来找小弟，有甚么特别的事？”

这像开透花朵般的艳妇媚态毕呈的白他风情万种的一眼，嗲声道：“定要有事才可找你吗？”

寇仲哈哈一笑，伸手过去摸摸它的脸蛋，道：“我还以为任大姐历经变乱，已收心养性，原来仍是以前那副风流性子。”

任媚媚娇嗔道：“人家是欢喜你嘛！且你正值壮年，总要女人来侍候枕席，不如让姐姐悉心侍奉，保君满意。”

寇仲的手移往她颈后，把她勾过来在上轻吻一口，微笑道：“我也知道大姐会令我非常满意，但我正害怕因太过满意而乐而忘返。由于我练的是来自道家的长生诀，不宜纵欲，际此开基创业的初期，更须克制。”

任媚媚撒娇不依道：“人家陪你一晚该没问题吧？”

寇仲非是不好色，更不是对任媚媚不动心，而是有过云玉真和董淑妮的痛苦经验，对放荡的女人生出抗拒和戒心，不想因肉欲作祟而沉溺于男女鱼水之欢中。

闻言凑到她耳边柔声道：“大姐太低估自己对我的诱惑力，只要有一晚，将会有第二晚和第三晚，不若亲亲你的甜嘴儿算啦！”

任媚媚嗔道：“你想引死人吗？不过就算给你拒绝，人家心中仍是很高兴的。以前大当家就是因过份沉溺美色，致功力减退，否则不会内伤不愈而死。所以人家虽有点恨你，但也心中佩服，这感觉真矛盾。”

寇仲轻吻她脸蛋道：“不要恨我，保持亲热的姐弟之情，会比男女肉体的快乐更恒久和动人。”

任媚媚回吻他一口，柔顺地点头道：“到现在姐姐才明白做大事的人是怎样子的。难怪你能冒升得这么快！好啦！人家不打扰你了。”

寇仲送她到门旁时，任媚媚挨入他怀里，昵声道：“陪你过夜未必需有

交欢的，搂 人家睡觉也挺舒服哩！”

寇仲哑然失笑道：“搂 一团火还如何睡觉？差点忘记告诉你，我睡觉的时候，就是练功的时刻。”

任媚媚狠狠在他肩上咬一口，痛得他惨叫一声，然后娇笑 走了。

寇仲把门关上，叹了一口气，为自己再想出几个可说服自己的理由后，正要掏出秘本再下苦功，足音再起。

那千真万确是任媚媚的脚步声，但寇仲却涌起非常不妥当的感觉。

因为那和她先前来的足音全无分别。

这是没有可能的。

一个是想来投怀送抱的任媚媚，一个是刚被自己拒绝的任媚媚，两种天渊之别的心情下，怎会仍是那么轻快？

“笃！笃！笃！”

寇仲的手掌上搁在椅旁几上的井中月，淡淡道：“进来！”

石青璇终于别转娇躯，面向诸人。

包括徐子陵在内，得睹她庐山真貌后，都暗叫可惜。

本应是完美无瑕的美丽，却给一个高隆得不合比例兼有恶节骨的鼻子无情地破坏，令人有不忍卒睹的惆怅！若能去掉此丑鼻，其他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与 、师妃暄那级数的美女相媲美，尤其是耶对乌油油明亮如宝石的眸子，更有种像永恒般神秘而令人倾倒的风采；但这一切都被可恶的鼻子恶意干扰，难怪她羞于以正面示人。

尤鸟倦、丁九重、周老叹、金环真四人的凌厉目光一瞥后，从她的容颜移往她修长纤美的玉掌托 的一个金黄闪闪的小晶球上。

四人同时剧震。

接 尤鸟倦、丁九重、周老叹、金环真同时抢前，要往石青璇扑去，石青璇纤手一扬，金晶球脱手射出，穿过瓦顶的破洞，到了庙顶上空。

四人冲天而起，撞破庙顶，紧追晶球而去，交手的掌风拳劲，爆竹般响个不停。

石青璇向徐子陵招招手，还微微一笑。

接 绕往佛龕后方。

徐子陵对石青璇友善的态度大惑不解，但此时岂容多想，忙追在她背后。

石青璇推开设在佛龕后的一道活壁，手上同时多出一盏燃亮的风灯，照出一道深进地下的石阶，向来到身旁的徐子陵道：“随青璇来！但每个落脚点均须依足青璇，否则会有杀身大祸。”

书斋房门洞开。

千万芒点，随 劲厉至使人窒息的猛烈真气，暴风沙般刮进房来，裂岸惊涛地朝四平八稳安坐椅内的寇仲卷去。

若换了任何人，骤然面对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可怕攻势，必千方百计先避其锋锐，再设法重整阵脚，力图平反劣局。

但寇仲却清楚知道那只是死路一条。

因为他和这刺客非是首次交手，清楚知道只要失去先机，给对方把剑势尽情发挥，自己休想有反击的机会。

“锵”！

井中月刀鞘分离，右鞘左刀。

同时真气直贯眼皮，消去压力，芒点立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上戴黑头罩，身穿黑色夜行衣的杨虚彦现出身形，手中长剑锋尖变成一点精芒，以一个奇异的弧度，横过房门至寇仲脸门的丈许距离，以肉眼难察的速度朝他疾射而来。

寇仲尚是首次得睹这么迅快凶厉的剑法，仍大马金刀稳坐不动，右手刀鞘往对方剑锋疾挑。

“叮”！

就像两道烈火撞在一起。

杨虚彦有若触电，四尺青锋生出变化，幻起七、八道剑芒，似可攻向寇仲任何一个要害。

“吓嚟”！

坚实的红木椅寸寸碎裂。

寇仲哈哈一笑，强忍右手的麻，把刀鞘收回，双脚猛撑，傲立而起，沉腰坐马，井中月横扫对手。

“当”！

杨虚彦幻出的七、八道剑芒化回四尺青锋，与寇仲的井中月硬拚一记。

寇仲显是功力略逊，往横移退半步。

杨虚彦一言不发，得势更不饶人，剑法开展，化巧为拙，如影附形的一剑劈出。

寇仲但感对手此招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剑，不但气势凶厉，且像带一股庞大的吸摄力，纵有心躲避也力不能及，虽明知对方正要迫自己硬拼，亦只好横刀硬架。

“锵锵”声连响五下。

杨虚彦竟是闷哼一声，往后退开。

寇仲长笑道：“小子知道厉害吧！”

原来他这一横架，其中包含玄奥之极的手法和真气的巧妙运用，在刀剑相触时变化不定，连续封格他五剑，令杨虚彦招数使老，无以为继，只好退开。

此消彼长下，寇仲井中月黄芒疾射，暴风激浪般往杨虚彦卷去。

打斗和呼喝声惊动了附近的人，四周均有人声足音传至。

杨虚彦闪电般退出房间外，冷哼道：“今天算你走运！”

寇仲追出房门外，他已腾身而起，先落往书斋对面的楼房顶上，接没进暗黑里。

寇仲呆立半晌，然后“哗”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摇头苦笑道：“案好家伙，差点给你成功了。”

石青璇提的风灯，似若在黑暗的地道中充满活力的精灵，在前方迅疾腾挪闪跃，左弯右曲，不住下降。

百多级石阶转眼尽于脚下。

石青璇在一个明显经由人手开凿出来的圆洞停下来，举起风灯照追下来的徐子陵道：“欢迎到伏魔洞来！”

徐子陵往洞口瞧去，灯光掩映下，洞口两旁竟凿有字样，左边是“灵

秀自天成”，右边是“神工开洞府”。不由大讶道！案这是甚么一回事！惫

石青璇微笑道：“我本想凭一己之力收拾这四个凶邪，现在多你帮手，自然更有把握。

你究竟是徐子陵还是寇仲？”

徐子陵失声道：“甚么？”

石青璇耸肩道：“若非从岳山的面具猜到你是谁，我怎肯把你带到这里来。”

徐子陵百思不得其解道：“你就算看出这是岳山的假面具，但又从何可猜到我是徐子陵？”

石青璇淡然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我收到鲁先生仙去前寄出的密函，知道你们和鲁先生的关系。而且我是亲眼目睹岳山的逝世，所以绝不会误认你是真的岳山，更知道你是非徐即寇。”

徐子陵举手脱下面具，纳入怀内，苦笑道：“原来给人揭破身份，感觉是这么尴尬兼窝囊的。”

石青璇无惊无喜的仔细端详他好半晌后，点头道：“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徐子陵愈法感到她的难以测度，愕然道：“你从未见过我，为何只瞧几眼便完全放心，我仍可以不是徐子陵的。”

石青璇似在细心倾听上面入口的动静，随口应道：“我擅长脸相观人之术，故知你不是奸妄之徒，大可以放心。就算你不是徐子陵，也绝非坏人。”

蓦地尤鸟倦令人心生烦厌的声音从入口处传下来道：“石小姐姑奶奶小贱人，你若不给我滚出来，要劳烦我下来找你，我会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周老叹接 怒吼道：“小贱人竟敢拿假舍利来骗我们，真舍利究竟在那里？”

回响轰鸣，声势骇人。

石青璇柔声道：“真正的邪帝舍利当然在我这里，有本事下来拿吧！我要走了！”

向徐子陵打个招呼后，飘往洞内更神秘莫测的空间去。

众人纷纷赶到静立调息的寇仲身旁。

任媚媚见他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问道：“来的是谁？”

寇仲好一会后，连续深吸三口气，才若无其事道：“是杨虚彦那小子！”

众皆骇然。

率人四处追截不果的宣永匆匆回来，知道来人身世后，道：“我们要加强总管府的防卫才成。”

寇仲摇头道：“此人的行刺方式层出不穷，且可在任何地方进行，不用为他一人浪费精神人力。”

陈家风担心道：“那怎办才好？”

寇仲微笑道：“我并不怕他，只是怕他摸清我们底子后，把刺杀目标转移到你们身上，以打击我们的士气、信心，削弱我们的实力。”

宣永道：“这事确非常棘手，唯一方法是设法把他找出来，至少要把他赶离梁都，否则人人睡难安寝。”

寇仲点头道：“这虽然非是易事，却不是全无方法办到，由于他的体型

特别，易于辨认，所以只要通告全城军民，留意这么一号人物，他将难以藏身。”

任媚媚道：“说不定他仍留在总管府内等待机会？”

寇仲给她提醒，同意道：“我们费点功夫，先搜查总管府，肯定他不在这这里后，再在府内设置暗哨，拟定一套有效的警报方法，至少令敌人不会如入无人之境。”

宣永压低声音道：“假设他真的仍在府中，我们...”

寇仲心中一动，截断他道：“若是如此，便轮到我刺杀他哩！哈！”

众皆愕然。

在风灯的映照下，徐子陵置身于一个像个放大千万倍蜂巢般的奇异天地，在这个巨洞的前方，分布七个洞口，各洞主支连接，其间洞洞往下深延，左弯右折，曲折离奇，洞内有洞，大洞套小洞，洞洞相通，令人如入迷宫。

徐子陵随石青璇进入其中一个宽达丈许的洞穴后，正要说话，石青璇凑到他耳边道：“不要高声说话，下面住了以千万计的蝙蝠，一旦把它们惊动，那情景会把人骇死。”

徐子陵听得毛骨悚然，暗忖若是如此，为何仍要下来？

石青璇此时差点把半边娇躯挨进他怀里，瞧穿他心事般道：“你知否为何刚才路经的各洞没有蝙蝠呢？”

徐子陵茫然摇头，鼻内贯满她清幽的发香。

石青璇在他耳旁呵气如兰的道：“因为那里有种怪石，是蝙蝠的克星，所以它们都不敢到那里去。”

入口处异响传来，显是尤鸟倦等正摸下洞来，不过行速甚缓，小心翼翼。

石青璇忽地转过身来，勾他脖子。

徐子陵吓了一跳，心想这可非是宜于投怀送抱的时机。

石青璇的身体仍和他保持寸许的距离，右手摸上他的头发，低声道：“我把那些怪石研成的粉末涂在你的头发上，蝙蝠便不敢飞近至你三尺范围之内，动手时将大大有利。”

徐子陵心中开始有点明白，同时为误会她而有些不好意思。

石青璇续道：“我们要把他们引进蝙蝠集中最多的洞穴，那时就是他们的死期到了，你负责动手，我则负责以箫音的波动驱使蝙蝠，明白吗？”

徐子陵泰然道：“一切谨依吩咐？”

石青璇道：“我要吹掉灯火！”

话尚未完，灯火已灭。

徐子陵先是眼前骤黑，接斜下方竟逐渐亮起来，且色彩缤纷，以白色为主，伴有浅黄、棕黄、土黄、石绿多种颜色，光泽虽暗，但当他功聚双目时，足可清楚视物，登时大为放心。

石青璇领路前进，所过处果然群蝠受惊飞舞，却没有半只敢飞近他们。

洞穴层层深进，洞壁长满钟乳石、石笋、石柱、石花，有些从洞顶垂下，有的立于洞床，或托于洞壁，变化多端，类形千姿百态，闪闪发亮，熠熠生辉。

徐子陵仿如置身一个光怪陆离、富丽堂皇、虚无缥缈的天宫神话世界

里。

最妙是洞内并不觉特别气闷，显有穴口透往外间，并非密封的死洞。

尤鸟倦的怪叫声又从上方传至，石青璇置若妄闻，迳自深进，由于蝙蝠飞动的声音，故不虞敌人会追错方向。

两人俯身弯腰进入一个小洞后，眼前豁然开朗，现出一个广似上面庙堂般巨大的空间，上方却是黑麻麻一片，细看才知是倒挂以千万计的蝙蝠，瞧得徐子陵头皮发麻。

洞内的一切都依比例较其他洞穴为大，粗大的石柱、百笋、石幔，构成错综复杂的形势。

四壁百枝有花密布，作针状或团状，一簇簇，一丛丛的依附于各方石壁，如花似锦，绚丽多姿。

石青璇附到他耳旁低声道：“你自行选择伏击的位置，这四人都是死有余辜的奸邪，杀一个世人会活得安乐一点，下手绝不可留情。若你不幸战死，我会发动机关，封闭所有出口，和他们来个同归于尽，为你报仇。记，我会为你营造偷袭的机会。”

徐子陵心中大凛，朝她瞧去。

石青璇美丽的眸子异芒闪烁，射出令人肃然起敬的神圣采光。

忽然间，徐子陵完全忽略了她丑怪的鼻子，低声道：“姑娘长得真美，在下定不负所托。”

石青璇为他那两句似是不大联接的话露出一霎错愕神色，深深瞧他一眼后，才转身飘往另一洞穴去。

徐子陵无暇思索她眼内丰富的含意，收摄心神，躲到一条从洞床竖起的巨石柱后去。

蝙蝠滑行急翔的声音自远而近，清楚指示出敌人潜来的路线和速度。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真气遍行全身经脉，全神蓄意。静候最佳的偷袭时机。

第九章 穷凶极恶

寇仲穿上夜行衣，藏身一株参天古树之巅，遥遥监视总管府的动静。

从这角度望去，只要有人从府内逃出，定瞒不过他锐利的眼光。

府内的树木均比他所处的为低矮，并不阻挡他的视线。

搜索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灯火映天，明如白昼。

然后又沉寂下去，显是徒劳无功。

寇仲大感失望。

他之所以有信心认为杨虚彦会留在府内，是因为杨虚彦该知他受了内伤，只是想不到他会痊愈得这么快；所以他理该自以为是的要趁此良机对他进行第二次刺杀。

另一个有力的原因，是杨虚彦在两次交手后，应清楚把握到他在这段时间内又再功力猛进，即管他用的是拿手兵器，也难以轻易得手。换了是任何人，亦必然要赶在他进步至无法收服前，愈早愈好的把他宰掉。

更难得是寇仲为保护其他人，不得不乖乖的留在府内。

可是他竟估料错了。

总管府的火把、灯光逐一熄灭，从动归静。

寇仲暗叹了一口气，正要离开，后方忽然破风声起。

他忙往后望，只见一道黑影来势快绝的从附近一座屋背斜冲而起，往他的大树扑至。

足音清晰可闻，加上蝙蝠惊飞，和各种声音撞上洞壁的多重回响，使气氛更趋凝重。

徐子陵不禁奇怪来者足音似乎滞重一点，旋则恍然明白四人刚才抢夺假的“邪帝舍利”时，乃是争持激烈，以致无不负伤。心想石青璇确是智勇双全，谋定后动，先以假舍利削弱四人的实力，再引他们进来加以歼杀，最不济也可以来个同归于尽。

只不知此洞的机关，是否出于鲁妙子的设计？

风声骤响，四个那人现身洞内，离开徐子陵只有两丈许的距离，人人脸露狐疑之色，显是知道此非善地。徐子陵忙重新戴上岳山的面具。

丁九重压低声音道：“我有种很不祥的感觉，不若先退出去，再想办法。”

正倾耳细听、查探敌忮的尤鸟倦冷笑道：“不要耍把戏，你不过是想骗走我们，自己再潜进来擒人吧！哼！”

丁九重气得不说话。

金环真道：“那小贱人定是躲在附近，我们分头去搜索。”

尤鸟倦狠狠道：“休想我信你这淫妇，你得手时会留下来等我吗？”

周老叹怒道：“信也好，不信也好，这鬼洞危机四伏，我们若不同心协力，死透烂透仍不知是甚么一回事。看看这些鬼蝠鼠，人说它们昼伏夜出，现在是夜晚哩，为何仍呆在这里，可知非常邪门。”

丁九重道：“幸好有它们惊风发声，否则小贱人从另外的出口遁了我们仍懵然不知。”

话犹未已，刚才石青璇进入的洞穴传来一阵蝠翼振动的杂乱响音。

四人同时发动，急不及待的朝洞穴掠去，洞顶的蝙蝠受惊下大半四散狂飞，依循它们盘旋滑翔的飞行线路，密麻麻的绕洞狂飞，却没有两只相撞作一团，在幽暗诡异的色光中，既蔚为奇观，更令人看得汗毛真竖。

徐子陵闪电掠出，在蝠翼振动的声音掩护下，无声无息的一掌朝走在最后的丁九重印去。他所到处，乱飞的群蝠果然全避开去。

他的掌劲积蓄不发，至右掌离对方后背心只三寸许时，始真劲猛吐。

“砰”！

表面看他这一掌似乎印个结实，那任他是玉皇大帝，亦要一命呜呼。

但徐子陵却心知肚明事非如此。

当他手掌距离这个大帝后心只寸许时，对方生出反应，往左微晃，避过后心要穴，只让徐子陵击在右肩胛处。

凭徐子陵现时的功力，对方又因内讧受创在先，怎也该可把敌人的肩胛骨击个粉碎，岂知在触衣的刹那，丁九重整个肩胛骨竟令人难以相信的连手臂“塌缩”往前胸，同时生出一股强大的卸劲，化去他大半掌劲。

接 丁九重惨叫一声，往前踉跄，但却飞起后脚，往徐子陵下阴撑来，

反击之凌厉凶猛迅捷，无不出乎徐子陵意料之外。

尤鸟倦等回头瞧了一眼，见两人战作一团，金环真竟娇笑道：“这人交由大帝应付吧！”

三人就那么不顾而去，连多看半眼的兴趣都欠奉。

“蓬”！

徐子陵抹了一把冷汗后，屈膝重重顶在丁九重往后踢来的撑阴腿处，欢天喜地的和他硬拚一记。

螺旋劲山洪暴发的往这被遗弃的邪人攻去。

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为何石青璇须抱以身殉敌的心意，因为这四个邪人实在太厉害，自己在这般有利的条件下，要杀死丁九重仍这么困难。

“啊”！

丁九重饿狗抢屎的往前仆跌，喷出一蓬血花。

徐子陵知他拳脚功夫大逊于他出神入化的 x 祥菟 谐赋霰 鞞幕 幔 ?打，贴身追击，撮掌成刀，疾斩失去平冲的丁九重后枕要穴。

丁九重滚倒地上，欲转身拔 x 保 熯恧甑恼频兑蛭倭趁拧？

这邪人嚎叫一声，脸上现出奇异的鲜红色，接 张口喷出一股血柱，直刺徐子陵胸口，竟后发先至。

如此惨烈的邪功绝艺，徐子陵尚是首次遇上。

徐子陵如若不能速战速决，便不能配合石青璇应付其他三个凶人和功力最高的尤鸟倦。

且一旦闪躲，让对方争得喘一口气的机会，掣出兵器，要收拾他会非常费功夫，决意兵行险 。

此时他身往前冲，竟就那么往右侧翻滚，以足尖支持整个人的身体重量，仍保持弓字形态，当血箭以毫 之差擦胸而过时，倏又回滚过来，先前进攻姿态一成不变的继续进行，只是整个人迅猛扭动一下。

吱声不绝，数十双被血箭射中的蝙蝠，无不被冲得骨折翼断，散往洞床。

丁九重那想得到敌人有此惊人怪招，不但能脚下生劲，硬是于骤然翻侧时吸牢地面，还可既避过自己以为必杀的一招，又可原式不变地攻来，纵有千百般邪功秘技，也来不及施展。

“啪喇”！

徐子陵的掌刀闪电劈在他前额处，顺势从他上方标窜而过，没入洞穴去。

丁九重后枕重重撞在后方地上，立毙当场，帝冕甩脱，掉往一旁。

生死确只是一 之差。

虽然疾掠过来的夜行者戴上头罩，但化了灰寇仲也一眼认出他是人人闻之色变，防不胜防的“影子刺客”杨虚彦。

寇仲此时无暇去想自己是否为破天荒行刺杨虚彦的人，遽把任何可引起对方警觉的讯息完全收敛，口鼻呼吸断绝，封闭毛孔，只打开一线眼廉，透过浓密枝叶的间隙，计算 他的落脚点。

由于此树高达十七、八丈，无论杨虚彦轻功如何高明，这么从两丈高的房顶腾身而起，又要横过近四丈的距离，落足处理该在树身中段某一横枝处，然后攀上树顶，探看总管府内的情况。

迅那之间，他脑中闪过无数突袭的方法，最后仍是决定以静制动，等候对方升上来时才全力狙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蓦地异声响处，杨虚彦左手发出一个有倒钩的尖锥，闪电般朝他脚下射来，寇仲大吃一惊时，尖锥子没入离他脚底五尺许处的树干内，把连系在锥尾只比蚕丝粗上少许的索子扯个笔直。

杨虚彦改变方向，朝他脚下的位置斜冲而至。

寇仲想也不想，严阵以待的井中月疾劈下去，刀锋点在锥尾处。

“叮”！

杨虚彦如若触电，整个人被寇仲借索传入的螺旋劲撞得狂喷鲜血，往外抛跌。

索子寸寸碎裂。

寇仲见偷袭成功，那肯放过这千载一时的良机，猛提一口真气，从树顶滑翔而下，游鱼般往不住翻滚抛跌的杨虚彦凌空追去。

杨虚彦确不愧为名慑天下的高手，离黑暗的路面尚有两丈许时，已回复平衡，运气加速下堕，险险避过寇仲本是必杀的一刀。

“砰”！案拧惫！

两人先后落往寂静无人的总管府旁的长街，刀剑相拚。

杨虚彦举袖抹去一边的鲜血，罩孔露出来的双目闪闪生光，狠狠道：“寇兄此招确十分高明，竟使杨某首次在行动中负伤，足可自豪矣！”

寇仲嘻嘻笑道：“杨兄才是不凡，受小弟全力一击，仍可站得这么稳如泰山，无隙可寻。不过你若不找个没人寻到的秘处疗伤，功力可能会大幅削减，下次作刺客时便不灵光。”

杨虚彦哑然失笑道：“有劳寇兄关心，不过小弟见寇兄只影形单，怎舍得放过如此良机，只好舍命陪寇兄。看剑！”

言罢挺剑逼进一步，强凝的剑气，狂涌过来。

寇仲那想得到他受创负伤，仍悍勇若此。竟想先发制人，但也不由心中暗赞，知这可怕的对对手希望在伤势进发前，争取主动，能速战速决当然最理想不过，必要时抽身而逃也较容易。

寇仲双眉上扬，手提井中月，虎目眨也不眨地瞪对手，冷笑道：“杨兄若抢攻失利，明年今夜此时便是你的忌辰。”

杨虚彦淡淡道：“寇兄太高估自己。”

低叱一声，出剑疾刺。

“当”！

寇仲运刀架招，嘲弄的道：“原来杨兄的伤势比我猜估的尚要严重，竟使不出成了招牌的影子剑法。”

杨虚彦挡招，他从刀锋传来一波接一波的螺旋劲，微笑道：“不是影子剑法，而是幻影剑法，留心看吧！”

横剑推刀，便把寇仲震退三步，然后剑势扩展，变成漫空剑影，点点锋芒，劲气鼓汤，以雷打电击的霸道威势，朝寇仲狂卷过去。

被他运劲震退的刹那，寇仲便知糟糕，此人根基之厚，实到达出人意料的地步，竟可强把伤势压下，还功力十足，骤展强攻，自己一个失招，说不定会阴沟里翻船，赔上性命。

寇仲无计可施下，唯有靠真本领保命，猛撞入对方剑光里，以攻对攻，施展出近身拚搏的舍命招数，务要引发对方伤势，再一举毙敌，至不济亦可

缠死对方，令他无法逃走。

一时杀气横空，刀光剑影把两人淹没其中，无一招不是凶险万分，动辄溅血当场。

劲气与刀剑交击的声音，爆竹般响起。

刀剑相触时，更是火花迸发，每个闪躲，均是间不容发，以快打快，没有半分取巧。

总管府处风声疾起，显示寇仲方面的人正闻激斗声迅速赶来。

附近的楼房则不住传来推窗的声音，打斗声把熟睡的居民惊醒过来。

“当”！

形势忽变。

寇仲施出浑身解数，仍避不开杨虚彦神来之笔，被他奔电掣电的一剑，迫得退往五步之外。

心叫不妙时，杨虚彦往后闪退，长笑道：“寇兄今日恩赐，小弟日后必有回报。”

寇仲见他退走的速度，心知肚明追之不及，还刀入鞘抱拳道：“请代向小妮妮问好，小弟对她是没齿难忘。”

杨虚彦猛然再喷一口鲜血，才没入横巷去。

宣永等纷纷追赶。

寇仲伸手拦，阻止众人追去，若无其事道：“我们至少有几个月不用担心这家伙了！”

箫音忽起，尖锐刺耳，起音已是高亢至极，但还继续高转上攀，回响贯满大小洞穴。

千万只蝙蝠应音振翼乱舞疾飞，汇聚而成的轰隆巨响，就像狂潮从每一个洞穴涌出，直有惊天裂地的骇人声势。

徐子陵早知石青璇能以箫音驱蝠，仍未想过会是这么可怖的一回事，只见洞穴四满是黑影，迎头扑脸，忙退出洞外，躲在出口旁。

探头看去，尤鸟倦三人逃命似的急退出来，疯子般挥掌拍击往他们扑噬的蝙蝠，这三个邪人功力何等强横，大批蝙蝠应掌堕地，而他们主要是护著眼耳鼻颈等较脆弱的部位，扑上身上的，乾脆运功振衣将之震毙。

可是蝙蝠多得像无有穷尽，无论他们如何痛施杀手，蝙蝠仍是前仆后继的朝他们狂攻，像一团团乌云般把他们覆盖淹没，迫得三人不得不循原路抱头鼠窜。

徐子陵尚是首次知道蝙蝠会袭击活人，且是如此凶厉，至此才明白石青璇在他头上抹上石粉的妙用。

在民间的传说中，有谓蝙蝠昼伏夜出，吸取鲜血，但对象只限于动物家禽，从未听会拿人作目标。

这洞穴迷宫中的蝙蝠或许是特别的一种，又或只因石青璇的箫音而失去常性。

巨洞内的蝙蝠全部动员，洪流般拥进三人逃进的洞穴去，未及飞进的，便和从别的洞穴飞来的蝙蝠汇成大军，在巨洞的广阔空间狂飞乱舞，嘶鸣震耳，只是避开徐子陵左右三尺之地。

但无论空中如何给飞翔的蝙蝠填满，且飞得如何迅快，总没有两只蝙蝠撞作一团，其飞行的弧线，看得徐子陵啧啧称奇，同时有会于心。

劲气狂催，大批蝙蝠骨肉分离的抛出穴口外。

徐子陵心中一动，早一步横过洞床，躲往原先进来的出口处，好待巨洞内张牙舞爪的蝙蝠进一步消耗三人的真元。

怪叫连声，尤鸟倦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从洞中冲出。

巨洞中以千万计的群蝠像蜜蜂见到花蜜般蜂拥扑去，尤鸟倦活似被卷入由蝙蝠形成的龙卷风暴里，寸步难移。

“嘿”！

尤鸟倦不愧身列“邪道八大高手”的超级邪派高手，全身劲气迸发，周遭数尺内的蝙蝠无一幸免，全被他震得折裂堕地。

周老叹和金环真此时抢出洞口，前者的两只手已涨大近倍，后者则披头散发，状如疯妇，狼狈不堪。

箫音仍响个不绝，愈奏愈急，纵使洞穴贯满隆隆回音，仍不能把箫音掩盖。

“砰”！

金环真发出一声嘶心裂肺的惨叫，却非因蝙蝠的袭击，而是给正压力骤减的尤鸟倦觑空一脚踢在小腹处，整个人横飞开去，鲜血狂喷。

大批蝙蝠不知是否嗅到鲜血的气味，弃下其他两人，群起向金环真追去。

徐小陵怎想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尤鸟倦仍会抽空向自己人施辣手，虽对金环真毫无好感，也看得心中惻然。

周老叹狂喝一声，顾不得向尤鸟倦报复，闪电掠走。

尤鸟倦哈哈大笑道：“天下间再没有比这墓穴相连的福地更好作葬身之所，就让你们作一对同命鸳鸯吧！”

一手赶蝠，另一手遥击一掌，发出的劲风遽袭周老叹的厚背，手段之狠辣，教人膛目结舌。

周老叹不闪不避，弓背硬捱他一掌，借势加速，横过三丈的空间，把身上扑满蝙蝠的金环真在堕地前搂入怀里，同时输入真劲，蝙蝠应劲从金环真身上跌开。

尤鸟倦似要冲过去再施毒手，周老叹怪叫一声，抱金环真荒不择路的朝另一方的洞穴逸走，带去大批蝙蝠。

其他蝙蝠又再向尤鸟倦攻来。

这穷凶极恶之徒露出可惜的表情，往徐子陵的方向闪来，想逃返地面。

徐子陵那肯放过他，一拳打出。

尤鸟倦大笑道：“早预了你哩！”

背挂的独脚钢人来到手上，迎往徐子陵威猛无俦的一拳。

“蓬”！

徐子陵被他反击之力震得血气翻腾，往后踉跄数步，而对方亦给他全力一击，朝反方向跌退，重新陷进蝙蝠的战阵中。

徐子陵和他正面交锋后，心中骇然，暗忖若非他真元损耗极钜，又负有内伤，自己刚才未必可把他拦。

此时尤鸟倦手上重达百斤的独脚铜人狂挥乱打，所过处蝙蝠无不骨折堕地，洞床的蝠尸则不住堆积加厚，情景诡异惨烈。

洞内本已幽暗，全赖钟乳石的光芒照明，蝙蝠却把他的视线全遮挡，为徐子陵提供最佳的掩护。

徐子陵闪往另一位置，一指戳去，指风透蝠而过，刺在尤鸟倦的背心要穴。

尤鸟倦全身剧震，喷出一大口血花，发出一声轰传洞穴的狂叫，学周老叹般往另一洞穴逃去。

徐子陵一阵力竭，刚才的一拳一指，损耗了他大量真元，仍未能把这凶人击倒，可知他内功深厚至何等地步。

箫音忽止。

石青璇从其中一洞掠出，脸上一片真元损耗后的苍白，可是那丑恶的鼻子却色泽依然，没有和她的脸色看齐。

“我们走！”

徐子陵讶道：“奸人尚未授首，就这么放过他们吗？”

石青璇哑声喝道：“我要封闭洞穴，你想留下来吗？”

徐子陵大吃一惊，忙追在她背后出洞去了。

第十章 邪帝阴后

徐子陵紧随石青璇身后，心中充满不解。

早才明明听到她说封闭出口，会以身殉，那当然是控制出口的开关是设于洞内，一旦启动，连自己都来不及逃出去，才有陪死的后果。

但是石青璇刚才却说得开关似就在门外，离开时顺手闭门般轻松容易，前后矛盾。

石青璇此时横过进口的无蝠大洞，忽然别过头来，向他打个眼色。

徐子陵乃玲珑剔透的人，霍然而悟，才知是以诈语诱敌之计。

不由心中佩服，只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便将打算从其他出口溜走的敌人引回来。不过能否成功，尚在未知之数。因为在蝠喧震洞的情况下，尤鸟倦耳目虽灵，怕亦未必能听到。

这个想法还未过去，后方破风声疾起。

徐子陵想也不想，扭身一拳击出。

“蓬”！

他感到不妥时，始知命中的竟是尤鸟倦的外袍。

铜光一闪，尤鸟倦现身左侧，独脚铜人朝他扫至，极尽凶厉狠毒，威猛霸道之能事。

徐子陵招式用老，只有往横移开，心叫不好。

“叮”！

石青璇轻风般飘过来，竹箫挑打劈扫，手法精奥玄奇，务要挡他一刻。

好让徐子陵有机会反击。

尤鸟倦知这是生死关头，施出压箱底本领，独脚铜人脱手朝石青璇掷去，人却乘机闪出洞外。

石青璇避过铜人时，徐子陵追至尤鸟倦身后，隔空一掌拍去。

尤鸟倦倏地加速，看也不看，反手一掌，迎上徐子陵暗含螺旋的烈劲。

“啊”！

尤鸟倦再喷一口鲜血，伤上加伤，但也消没在石阶上。

“轰”！

独脚铜人此刻才撞上洞壁，砸碎了一团石花，可见这几下交手起落速度之快，是何等惊人。

寇仲一觉醒来，在床上睁开眼睛，心中却想 徐子陵。

没有这家伙的日子真不习惯，那处能找个人来说几句粗话，或是倾吐心中烦恼。

他究竟正在做甚么呢？是否不眠不休的赶路。

自己会否因有志争天下而令徐子陵终要远离自己，远赴域外追寻他喜爱渡过生命的方式。

无论帝皇将相，英雄豪杰，生命总是弹指即逝。像过去几年，便像发个梦般过快轻易。

人生只是无数选择下产生的经验和后果，只恨自己和最好的兄弟却各自选择不同的路向，使他们将终有分道而行的一天。

敲门声起。

寇仲暗叹一口气，从床上弹起来。

宣永的声音在门外道：“惊扰少帅，其飞回来哩！有急事面禀。”

寇仲立即把所有感触排出脑际，连忙喝道：“快进来！”

朝阳升离东山一座小丘之顶。

徐子陵的手掌离开石青璇玉背，长身而起，走出藏身的树林，来到林边的小溪旁。

溪水清澈异常，阳光斜照在水面上，映出他的样子，才记起尚未脱下岳出的假面具，忙除下纳入怀里，蹲跪溪旁，掬水连喝数口，顺手清洗尘污，那种清凉入心的痛快感觉，一洗因昨夜连番激战带来的劳累。

此时他始有机会欣赏四周的美景。

这小林长于两座小丘之间，内藏蝙蝠洞那座奇山落在东面地平远处，被烟云簇拥，半山流云如带，像个半掩脸的美女。两边小丘地上花果处处，正考虑该否先摘两个来果腹，还是待石青璇调息醒来再动手，水中除他之外，多了个影子出来。

徐子陵向水中倒影微笑道：“石小姐这么快回复过来，教人难以相信。”

石青璇来到他旁，漫不经意的踢掉鞋子，露出晶莹如玉的一对纤足，自由写意地浸到冰凉的溪水里去，把竹箫置于身侧草地上，凝望水面，轻轻道：“你昨晚为何会说我美呢？这样子也可算是美丽吗？”

徐子陵学她般凝视自己的水中倒映，耸肩洒然道：“我并没有想到甚么是美，甚么是不美的问题，只是当时见到小姐俏脸像有一层神圣的光辉，美得不可方物，于是有感而发，冲口说出这句冒犯的话来，石小姐不要见怪。”

石青璇默然片晌，轻轻的道：“那我现在是否仍是那么美丽？”

徐子陵点头道：“愈看愈美丽，这是由衷之言，并不是要故意讨好你。”

石青璇微嗔道：“不要说谎，你只是看穿我的鼻子是装上去的，对吧！”

徐子陵苦笑道：“那是后来的事，小姐请勿多心，在下对小姐并没有任何非份之想。”

石青璇微微一笑道：“我本打算让你看看我脱下假鼻的样子，但既然你这么说了，我要打消这念头！”

徐子陵苦笑一下，不再说话。

石青璇却不肯放过他，别过头来盯他道：“你为何笑得这么暧昧？”

徐子陵坦然道：“因为错失了一个可目睹人间绝色的机会。小姐令我生出很大的好奇心，不说别的，只是小姐天下无双的箫艺，足使小弟终生不忘，感到没有白活。”

石青璇欣然道：“你这人哄女孩子的最高明本领，就是可令女儿家绝不会怀疑你的真诚。更奇怪的是昨晚你遇到这么多怪事，竟没有开口问过青璇半句。唉！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徐子陵再度苦笑道：“我不是不想知道，只是以小姐一副看透性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样儿，使我很怕会碰钉子，索性保持点自尊，来个不闻不问。哈！我是否很可笑呢？”

石青璇愕然失笑，目光回到水面的倒影，点头道：“这确是对付我的上策，累得青璇中计，反掉过头来问你，真可恶！”

徐子陵伸个懒腰，就那么往后仰躺，瞧蓝天白云，油然道：“小姐的假鼻子，昨夜的破庙和山洞迷宫，是否都是出于鲁先生的设计？”

石青璇兴致盎然地瞟他一眼，道：“全部猜对，若非有此蝠洞迷宫，我和你恐怕不能如此写意的在此谈天说地。这四人乃邪帝的嫡传弟子，若非受咒誓所制，二十年来不敢出来作恶，这世间不知会有多少人给他们害死。”

想起尤鸟倦四人的残忍狠毒，徐子陵便不寒而栗，犹有余悸。

假设四人肯同心协力，自己必然没命，石青璇则至多办到陪敌同死的目的。

“邪帝是甚么东西？”

石青璇对他态度大有改善，“噗哧”笑道！案邪帝并非甚么东西，而是邪派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数十年前与阴后祝玉妍并称于世，与『散人』宁道奇齐名，只是邪正有别而已！”

徐子陵猛地坐起，骇然道：“为何从未听人提起过他？”

在房内坐好后，洛其飞恭敬道：“我们得到确切的消息，骆马帮的都任与窟哥结成联盟，准备对我们展开反击。”

宣永皱眉道：“此事相当棘手，若正面交锋，恐怕我们非是他们敌手。”

洛其飞插入道：“我们已派人潜入下邳，暗中监视骆马帮的动静。”

寇仲沉吟片刻，问道：“照你看，他们会不会蠢得来攻打梁都？”

洛其飞摇头道：“都任并非蠢人，连宇文化及都要在你手下大败而回，他怎会轻举妄动，他今趟之所以肯和窟哥结盟，是自保多于其他。”

寇仲叹气道：“那就麻烦透顶，唉！窟哥这群契丹马贼不是神憎鬼厌吗？怎会忽然间有人肯和他结盟呢？”

洛其飞道：“骆马帮内有很多人反对这行动，只是都任一意孤行，其他人拿他没法。”

寇仲一对虎目立时亮起来，大笑道：“这就有救了，便让小弟来当一次杨虚彦吧！”

石青璇淡淡道：“除邪派中人外，知道邪帝的人少之又少，见过他的更

是绝无仅有。道理很简单，因为三十年前他退隐潜修魔门最秘不可测，无人敢练的功法，自此再没有踏出庙门半步。”

徐子陵愕然道：“就是昨夜那破庙？”

石青璇点头道：“那是鲁大师一手为他建造的，内中玄机暗藏，蝠洞迷宫只是其中之一。”

徐子陵听得糊涂起来，喃喃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石青璇柔声道：“若非看在你和鲁大师的关系上，青璇绝不会向你泄露此中的来龙去脉，鲁大师对你和寇仲推崇备致，认为将来的天下将是你两人的天下，现在既鬼簇神推的使你闯进这件事来，青璇当然要坦诚相告，最好能将那压得人家透不过气来的重担子，转移到你肩上去。”

徐子陵三度苦笑道：“你倒是好主意！”

石青璇开怀笑道：“难怪鲁大师在给青璇的信中指出你们不像一般表面正气凛然，摆出视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卫道之士，那时我还不大明白，现在自然一清二楚哩！”

徐子陵笑道：“我和寇仲两个只是运气好些儿的小流氓，初时的大志仅是如何出人头地，捞个一官半职，趁乱世博取功名富贵。后来练成《长生诀》的奇功，思想才开始变化，虽然有时口中说说要行侠仗义，实际上仍是为自己想居多，石小姐勿要误会我们是甚么侠义好汉。”

石青璇盯他道：“既是如此，为何昨晚你肯不顾安危的来助我？人家跟你是非亲非故，更没有美色给你贪图，那时你该看不破我的鼻子是假的吧？”

徐子陵尴尬地道：“我倒没想过由于某种原因才要这样做？只是因对那四个奸邪看不顺眼，这不仍是只为自己吗？”

石青璇含笑道：“假若公平决斗，你有多少成把握可收拾尤鸟倦？”

徐子陵坦然道：“一成把握都没有，极可能尚有落败之虞，这人实在太厉害。”

石青璇道：“明知自己有败无胜，你还肯冒险卷入此事，这叫为自己吗？除非你是决心求死吧？”

徐子陵哑口无言。

石青璇柔声道：“不要左推右卸哩！这担子你是挑定的了。”

徐子陵叹道：“小姐请赐示！”

石青璇沉默片刻，沉声道：“此事非但玄妙异常，且牵涉到几代人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现在青璇只可告诉你一个简略的大概，细节待有机会才和你详说。”

徐子陵正心切赶往巴陵，点头答应。

石青璇把秀足从水中提起，移转娇躯，面向他双手环膝，姿态写意放任，美目深注的道：“令邪帝向雨田归隐潜修的魔门最高秘法叫『道心种魔大法』，其真实情况，无人得知，只知古往今来魔门虽人才辈出，始终没有一人能够修成，最后落得魔火焚身的凄惨下场。”

徐子陵骇然道：“竟有这么可怕的功法，那究竟是谁想出来的？若连创此大法的人也练不成，其他人还要去练，岂非可笑之极。”

石青璇皱眉道：“那有点像你的《长生诀》，谁都不知道是怎样来的，但直到你们却修炼成功，这有甚么可笑之处？”

徐子陵俊脸微红道：“那真个没有什么可笑，但我习惯和寇仲这么说话

的，小姐见谅。”

石青璇眼神转柔，轻轻道：“是青璇太认真了！言归正传，邪帝向雨田有四个弟子，就是尤鸟倦、丁九重、周老叹和金环真。”

徐子陵愕然道：“真教人难以想像，既有同门之义，为何却仍如此水火不相容，有机会便互相加害？”

石青璇微喟道：“主要是先天后天两大原因，激发争执的则是一个叫邪帝舍馈案的黄晶球。唉！此事说来话长。”

徐子陵好奇问道：“这东西是否仍在小姐手上？”

石青璇摇头道：“我从未见过这东西。”

徐子陵失声道：“甚么？”

石青璇续道：“邪帝舍利自从落在鲁大师手上后，便从没有人见过，鲁大师他老人家也因此东西与祝玉妍决裂，避居飞马牧场。”

徐子陵思索道：“我在飞马牧场鲁先生的居所并没有见到类似的东西，恐怕已陪他葬在地底深处。”

石青璇摇头道：“邪帝舍利并不在他身旁，至于藏在那里，现时怕只有天才晓得。”

来！让我领你到一个地方去，很近的呢！”

第十一章 与美偕行

石青璇推开石屋的木门，别过俏脸来微笑道：“徐兄请进！”

徐子陵怔了半晌，才跨过门槛，步入屋内，屋子以竹帘分作前后两进，麻雀虽小，却是五脏俱全，家具杂物等一应家庭的必须品，无不齐备，窗明几净，清幽怡人。

石青璇淡淡道：“这就是青璇的蜗居。”

徐子陵讶道：“石小姐不是隐于巴蜀吗？”

石青璇请他在靠窗的椅子坐下，自己则揭帘步入内进去，边道：“这间小屋并非青璇所建，原主人在五年前过世之后，青璇于是借来落脚，是贪图它离开邪帝庙只是半个时辰的脚程。”

透过竹帘望进去，隐约见到这独特的女子在内进尽端榻旁的小几坐下，背他面对一面挂墙的圆形铜镜，蒙蒙胧胧间，一切都被帘隔净化，更强调出她曼妙的体形和姿态。

徐子陵赞叹道：“这真是个避世的好地方。若非小姐带在下来此，怕找一万年都找不到。”

这小石屋位于蝠洞迷宫东南十多里的一座小峡谷内，背靠飞瀑小湖，屋前果树婆娑，景致极美。

石青璇拿起梳子，为她乌黑发亮的长垂秀发轻柔地梳理，动作姿态，引人至极点。淡淡道：“你为何不问问这屋的原主人是谁？难道你没有好奇心吗？”

徐子陵心中涌起温馨写意的感觉，就像和娇妻共处安乐的小窝中，隔帘闲话家常，这是非常新鲜的感觉。

微笑道：“或者是性格使然吧！我少有非要知道某些事物不可的冲动。不过小姐既特别提出此事，可见此屋的原主人定是大有来历，在下又给勾起好奇心啦。”

石青璇轻笑道：“青璇可否问徐兄一个唐突的问题？”

徐子陵一边聆听透窗传入的雀鸟追逐嬉闹的鸣叫，随口答道：“小姐赐教！”

石青璇道：“敢问徐兄，在过去几年闯南荡北的日子里，曾否害过很多女子对你倾情依恋呢？”

徐子陵愕然道：“我从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也该没有这种事吧？”

石青璇欣然道：“终找到你这人不坦白的时候。暂时不和你算这笔账；让青璇把这问题反过来说，徐兄见过这么多江湖上著名的美人儿，谁能令你倾心？”

徐子陵苦笑道：“小姐的问题比之任何奇功绝艺更令人难招架抵挡，小弟可否投降了事？”

石青璇放下梳子，“噗哧”娇笑道！案没用的家伙！男子汉大丈夫自应敢爱敢恨，原来名震天下的徐子陵在这方面如此窝囊。”

徐子陵潇洒地耸肩道：“小弟对男女之情看得极为淡薄，也没有甚么特别的希求和期望，一切都是随遇而安。如有所求，就是想落得自由自在，通游天下各处仙地胜景，无负此生。”

石青璇默然半晌，缓缓道：“你的想法和青璇非常接近，差别只在一动一静，在青璇心中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隐居山林，钻研喜爱的技艺和学问，以之自娱，平静地渡过此生。

故此才有点急不及待的欲把责任转嫁到徐兄身上去。”

徐子陵点头道：“小弟终于明白小姐的心意。说吧！只要我力所能及，定会为小姐完成心愿。”

石青璇叹道：“唉！你就是这么的一个大好人，令青璇也感有愧于心，不好意思。徐兄可否暂闭眼睛，人家要换衣服哩！”

徐子陵吓了一跳，连忙闭上眼睛。

的解衣穿衣声音不住从廉内传出，石青璇从容自若的道：“『道心种魔大法』，确是魔门至高无上的功法，比之阴癸派的天魔大法更胜一筹。最奇怪是在修炼的过程中，练者会在性格气质上生出变化，由魔入道，据鲁大师说：邪帝向雨田修此法虽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且落得魔火焚身的大祸。但在其惨死之前，猛然醒悟到过往残害众生的恶行，故力图补救。”

徐子陵差点张开眼来，讶然道：“世间竟有如此功法，真教人奇怪。”

《长生诀》虽能变化他和寇仲的气质，总是依循他们各自性情的一个自然发展，非像“道心种魔大法”般，能把一个情性已根深蒂固的人完全改变过来。

石青璇似是换好衣服，还揭廉走出外厅，却没有徐子陵张眼，轻柔地道：“那时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是尤鸟倦这四个恶徒，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们邪恶的天性，于是利用他们想取而代之成为另一代邪帝的弱点，以“邪帝舍利”为诱饵，迫他们立下在魔门有至高约束力的血咒，立誓只有拿到“邪帝舍利”，继承邪帝之位后，才准开宗立派。另一方面则暗中知会祝玉妍，告诉她『邪帝舍利』已传给这四个劣徒，要他们背此黑锅。”

徐子陵仍紧闭双目，又看不到她说话的神情，特别有如在雾中的感觉，

茫然道：“『邪帝舍利』为何如此重要？”

石青璇悦耳的声音道：“那是邪极宗玄之又玄，自立宗以来便辗转相传的异术秘法，既象征宗主的权位身份，更代表一种可怕的功法。『邪帝舍利』本身是以一种罕有的黄晶石打磨而成，自第一代邪帝开始，历代邪帝在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时，便以秘法把毕生功力凝成精气，注进晶石之内，希望继承邪石的人，可把元精据为己用，令邪极宗一代比一代强大，独步武林。噢！现在可张眼哩！”

徐子陵虎目猛睁，石青璇正把帽子盖在束成髻子的秀发上，完成男装的打扮，还是一身远行的装束。

她丑恶的鼻子消失无耐，但肌肤变得粗糙黝黑，不过纵是如此，她仍是可美得令人屏息。

不知是否因特别留心和对比的关系，份外感到她脊梁挺真的娇巧鼻子，令她更是贵秀无伦，完美无瑕。

她的美丽是冷漠和神秘的，这或者是由于她似是与生俱来的清傲，使人不敢亲近，但又渴望得到她的垂青；加上先前的印象，徐子陵敢肯定这风格独特，言词大胆的美女，绝不逊色于师妃暄或那级数的绝世佳人。

石青璇微笑道：“为甚么目不转睛的盯著人家，是否觉得青璇变魏了！”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小姐该读到我心内的话。嘿！刚才你说的话假如属实，那邪极宗早该远远超越阴癸派，为何实情却非如此。”

石青璇叹道：“真正的情况复杂异常。先告诉我，你准备到那里去？”

徐子陵说了后，石青璇欣然道：“我们将有两三天同路而行的时光，抵达大江后，你过江南下，我则坐船西去，在途上再说好吗？”

徐子陵怎想得到会忽然多出一位女伴来，不过和这美人儿相处的每一刻，都是会令人毕生难忘的美丽经验，点头微笑道：“小姐若不介意，我们立即起行赶路。”

* * *

骆马湖位于山东第一大湖微山湖东南处，被泗水贯通串连。

骆马湖水阔天空，一望无际，碧波荡漾，渔产和水产物丰富，盛产鲤鱼，鲫鱼、青鱼和虾蟹；水产物有菱角、鲜藕、蒲口草等。

每逢天气良好，渔舟出没在烟波中，迎棹破浪，鹭翔鸥飞，风光迷人。

骆马帮的根据地下邳城在骆马湖西北方十多里处，乃泗水、沂水、沭水三大水系交汇的要塞，重要处尤胜在只是大半天船程，位于沭水上游的彭城。

交通的便利，使下邳成为骆马湖和微山湖间的转运站，紧扼全区的水道往来，为下邳带来大量的贸易，更使骆马帮肚满肠肥，声势壮大。

与契丹马贼的结盟，正提供骆马帮主一个扩展影响力和野心的机会。

寇仲与洛其飞和十名手下扮成来这有渔米之乡称谓的骆湖区购粮的商旅，安然进入下邳。

为他们打通关节的是当地的粮油巨贾沈仁福，他一向与彭梁帮关系密切，虽与骆马帮表面亦保持交情，暗里却对都任的苛索无度，恃强横行非常不满。洛其飞的消息情报，便是从他而来。

沈仁福乃精于计算的生意人，本不愿卷入地盘的纷争去，可是都任与窟哥的结盟，却令他忍无可忍，皆因他亲弟一家的男女老幼，均命丧于窟哥手上，仇深似海。

但最重要的是他对寇仲的仰慕和信心，于是一说即合，决意全力助寇仲对付都任和窟哥。

寇仲与洛其飞抵达沈府后，三人随即在密室内举行会议。沈仁福个子魁梧结实，头发呈铁灰色，自信而随和，透亮的宽脸上有对明亮的眼睛，长浓密的胡须，年纪在四十许间，予人精明果断又敢作敢为的印象。

客气过后，沈仁福介绍形势道：“得到窟哥的支援后，都任大事招兵买马，准备大展拳脚，弄得附近各乡城人人自危，怕他和窟哥联同四出杀人放火，攻城掠地。”

寇仲皱眉道：“窟哥只得区区数百马贼，为何都任却像多了个大靠山似的？”

沈仁福叹道：“在仲爷眼中，窟哥当然是个全不足道的小人物，可是在附近一带，谁不闻契丹马贼之名而色变。若再加上窟哥留在沿海附近的贼众，其人数可达千余之多。这些契丹马贼人人武技高强，好勇斗狠，马上功夫更胜人一筹，兼且来去如风，除了曾在仲爷你手下吃过大亏外，从来都是所向无敌。现在多了都任给他提供消息和根据地，确是如虎添翼，使我们人人自危，只望仲爷能出来主持正义，为被残杀的人报仇雪恨。”

寇仲从容道：“沈老板放心，只是令弟全家被害一事，我已不能坐视，必教这群恶贼永远回不了家乡。不知窟哥现在何处落脚，都任总不敢引狼入室，与窟哥共被同眠吧！”

沈仁福见寇仲如此给他面子，感激得差点下泪，拜谢一番后道：“窟哥与手下藏在下邳西面十多里泽山山脚的一个牧场内，等候应召而来归队结集的其他马贼，至于他和都任有何图谋，小人仍未探到甚么消息。”

寇仲伸个懒腰，吁出一口气道：“沈老板知否骆马帮中，谁人对此次结盟反对得最激烈呢？”

沈仁福想也不想的回答道：“当然是二当家『小吕布』焦宏进，此人英雄了得，甚受万众爱戴，却深为都任所忌。此次结盟，都任至少有一半原因是针对他而发。自反对结盟不果后，焦宏进晚晚流连青楼，借酒消愁，照我看他已萌生去意，否则说不定会给都任害死。”

寇仲大喜道：“吕布不爱江山爱美人，希望小吕布长进一点，我们从他入手，说不定可不费一兵一卒，将整个骆马帮接收过来，那时可保证契丹马贼死无葬身之所，而我们则多了一批训练精良的战马，这个算盘打得响吗？”

沈仁福欣然道：“小人和焦宏进颇有点交情，一切由小人安排使成。”

寇仲摇头道：“沈老板仍不宜出面，人心难测，谁都不知焦宏进会如何反应，其飞有甚么提议？”

一直旁听不语的洛其飞同意道：“沈老板可以不出面当然最好，但怎样才可与焦宏进秘密接触？”

寇仲微笑道：“这个由我见机行事。他最爱到甚么地方去，我便到那里和他见面。若他不肯助我，顺手一刀把他宰掉，然后才轮到都任。”

他的口气虽大，但沈仁福和洛其飞只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

比起任少名和李密，都任该算是甚么东西呢。

想了想，寇仲向两人道：“既然谁都不知道都任和窟哥下一步会怎样做，我们索性帮他们个大忙，散播点谣言，好使附近各城人心惶惶。那一旦我们干掉都任后，人人都会加倍感激，这么用几句话就可把人心买回来，哈！还有比此事更划算吗？”

两人点头称善，暗忖果是“盛名之下无虚士”，这样的计策都可给他想出来。

寇仲沉吟道：“谣言必须合情合理，不若就说，呀！沈老板，还是你熟悉一点，附近的人最怕的是甚么呢？”

沈仁福恭敬答道：“都任一直有意夺取微山湖旁的留县和沛县，那他就可微山湖旁取得立足的据点，从而攻取微山湖附近的各大镇，谣言可否在此事上做功夫？微山湖北通昭阳、独山、南阳三湖，首尾相接，犹如一湖，一旦落入都任手内，整个山东的经济命脉都会在都任控制之下。”

洛其飞道：“要取微山湖，必须先夺彭城，所以我们只要讹称都任要进攻彭城，其他人可凭想像推测到他的野心和大计。”

寇仲发噱道：“此事愈说愈真，连我都有点相信哩！不若再加盐添醋，说会由窟哥打头阵，以报为我所败之辱，所以会见人便杀，如何！”

两人同时叫好。

寇仲笑道：“老都老窟两位大哥啊！看你们尚余多少风光的日子吧？”

沈仁福一脸兴奋的道：“为仲爷办事份外痛快，小人现在立即去依计而行。”

寇仲道：“且慢！谣言的散播最好由外而内，那都任想查都查不到，你派人立即到附近城镇...。噢！不若改为向水道上来往的商旅做功夫，消息会传播得更快更广。”

沈仁福领命去了。

寇仲再伸个懒腰，向洛其飞道：“你查查我们的小吕布爷会去那间青楼打滚，我睡醒觉后便去找他摸酒底谈这笔生意。”

又打个“呵欠”，嚷道！案倦死我哩！惫

第十二章 事有凑巧

黄昏。

徐子陵的岳山和石青璇扮作父子，来到历阳西北的另一大城合肥，离长江尚有两天路程，那当然是以他们迅快的脚程计算。

此城乃江淮军的领地，但竖起的却是辅公佑的旗帜而非是杜伏威。

合肥城外的乡县，到处均是田野连绵，秧苗处处，鲜黄青绿，一望无尽，令人心神清爽。

缴税入城后，长江流域迷人的水乡景色，更令他们赏心悦目。

街道均以青石板或砖块砌，古意盎然，房子小巧雅致，粉墙黑瓦，木门石阶，朴实无华，在这战火连绵，废墟千里的时代，份外令人看得心头宁和。

穿过一道窄窄长长，两旁密密麻麻排列寻常人家的里弄后，在途中没有说过半句话的石青璇笑道：“我本打算吃过晚漫后立即离城，那明天将可赶抵大江，不知如何入城后忽然生出懒倦之意，现在只想投店休息，夜后再出来趁趁热闹，徐兄意下如何？”

徐子陵微笑道：“赶路也不在乎这一晚半晚，况且我们实在要好好睡他

一觉，故此全无异议。”

两人遂在附近觅得一间乾净素雅的客栈，要了两间比邻的房子，各自到澡房沐浴梳洗，然后联袂到城中热闹处用漫。在菜馆一角坐好后，由石青璇点两味斋菜，他们的话题再回到邪极宗一事去。

石青璇不想被邻桌的客人听到他们的对话，坐到徐子陵身旁，背向其他人，亲热地凑近他耳旁道：“问题出在从没有人能从舍利得到任何好处，但却成了邪极宗历代宗主临终前一个传统，把精气注进舍利内去，到向雨田，除了因横死者不能履行此事外，共有十一位宗主对舍利献出元精。”

徐子陵心中涌起不寒而栗的感觉，暗忖邪派中人的行事，确是诡异难测。

石青璇续道：“到向雨田时，才出现转机。向雨田是首位悟通如何借舍利修炼魔功的人，使他成为排名尤在祝玉妍之上的邪派绝代宗师，可惜过不了『道心种魔大法』这一关。

临终前，他分别把如何凭舍利练功的秘法告诉四个有弑师之心的劣徒和阴癸派的祝玉妍，另外则把『邪帝舍利』托鲁大师藏在秘处。最妙是他故弄玄虚，使尤鸟倦等误以为『邪帝舍利』已交予祝玉妍，而祝玉妍则相信它落在四人手，这引来的后果可以想见。”

当然是斗个你死我活，而尤鸟倦等则以惨败收场，不敢露面，此计确是邪门狠辣，可知纵使向雨田性情大变，仍非是甚么菩萨心肠，且隐含惩戒恶徒的心意。

石青璇续道：“纸终包不住火，到两方面的人都知道『邪帝舍利』是在鲁大师手上时，双方已结下深仇。”

徐子陵不解道：“为何此事会牵连到小姐身上？”

石青璇叹了一口气道：“我可否暂时卖个关子，暂且不说。”

徐子陵微笑道：“小姐既有难言之隐，不说也罢。不过我们明天便要分手，小姐是否还有事吩咐呢？”

石青璇摇头道：“不是明天分手，而是今晚。”

徐子陵为之愕然。

寇仲歇过午息，单人匹马的来到下邳城最热闹的大街上，兴趣盎然的四处 达。

为了掩人耳目，他没有携带终日和他形影不离的井中月，且扮作风流公子的样儿，充满纨【衣夸】子弟的味道。

街上不时见到一群群身穿蓝色劲服的武装大汉走过，一副横行霸道的样子，正是骆马帮的帮众，但并没有惹事生非。

在这战乱的时代，人民就是人力物力的来源，都任约束手下，是常规而非例外，否则人民跑了，城市将成废墟。

华灯初点下，街上人车争道，除了规模较小，其热闹可媲美洛阳的天街而不逊色。

睡了近三个时辰，寇仲的体力精神回复过来，精力充沛，恨不得找几个恶人来揍揍。暗忖若有徐子陵在旁笑语闲聊，说几句粗话，会更是写意。

过了两个街口，他在一所招牌写“小春光”的青楼外停下，接 深吸一口气，才大摇大摆装出内行人模样的走进院门。

把门的大汉以为来了肥羊，忙把他引进款客的大堂。交由老鸨招呼。

寇仲摆足款子，巧妙地让对方认为他是外地来做生意的大豪客，又随手重重打赏，然后指名道姓要最当红的秋月姑娘。

那叫青姨的老鸨脸有难色道：“大爷令趟真不巧哩！秋月今晚给另一位大爷约下了。不如让秋蓉陪大爷吧！无论声色技艺，她也不会逊于秋月的。”

寇仲把半H 驢尤 擲錚 蛻 潰骸傳 諱桓魃 惚闍氳 坏剑 饌 讎 ú 缓昧 ？姨可 秋蓉来陪酒，但怎都要把秋月请来喝一 ，在下另有半H 平驢鞞 蛻汀！？

出手如此豪爽的贵客天下少有，青姨贪婪的眼睛立时放亮起来，但仍是犹豫难决。

寇仲凑到她耳旁提议道：“我纯是取个意头，不如这样吧！你安排我到她陪客的邻房去，只要听到她传过来的歌声，可当还了心愿，那半H 驢尤允悄愕摹！？”

青姨暗忖世间竟有这么一个肯花钱的傻子，欣然领他登楼。

石青璇乌黑的“玉容”绽出一丝似若阳光破开乌云的笑意，柔声道！案你莫要多心，我只是改变主意，想从陆路回川。”

徐子陵点头道：“好吧！漫后我们一道离开，能快点到巴陵去，更是理想。”

石青璇静静地瞧他好半晌后，轻轻道：“你的体型确是非常酷肖岳老，只是欠了他的霸气和霸刀，你想不想扮得更似他一些？”

徐子陵淡淡道：“无论外表多么肖似，动手时亦将无所遁形，所以不用多此一举。”

石青璇抿嘴笑道：“我说的似一些，当然包括他的刀法和霸刀，你忘记他过世时人家是陪在他榻侧吗？”

徐子陵想得头都大起来，道：“岳山和你该是怎都难拉到一块儿的两个人吧？”

从这个角度瞧去，见到的是石青璇侧面的轮廓，如刀削般清楚分明，线条之美有若鬼斧神功，令人叹为观止。尤其因易容膏粉掩盖了她的冰肌肉骨，更让徐子陵的心神集中到她灵秀的线条上去。

石青璇美目绽出深思缅怀的神色，玉 轻吐道：“四十年前，岳老惨败于天刀宋缺手下，负伤千里来见我娘，本只是打算在死前瞧娘最后一眼，但娘却拚 真元损耗，以金针激穴之法保住他的性命，使他多活三十多年，但却保不住他的武功。”

接 瞥徐子陵一眼，淡淡道：“为何那么紧盯看我？”

徐子陵忙移开目光，尴尬道：“我听得入神，自然而然便盯看你，你不喜欢的话，我不看你好了。”

石青璇露出一个小女孩般可爱的娇憨神态，抿嘴笑道：“我是故意作弄你的，你和其他男子不同，无论人家扮得怎么丑，你总像可发现些甚么动人之处，现在青璇的肌肤又黑又粗糙，你看来作甚么？”

徐子陵差点要捧头叫痛，苦恼道：“你好像很怕别人欣赏你的姿容似的，但那已是个不能改变的事实。”

石青璇微笑道：“我是因娘的前车之鉴嘛，自懂事以来，我从未见过娘的笑容。不要岔开说别的事了，刚才我说到那里？”

徐子陵心道明明是你自己岔到别处，却说成像老子才是罪魁祸首那样。

不过他当然不会计较，答道：“你说到岳山保得住性命，但保不住武功...”

石青璇一拍秀额，轻呼道：“对！细节不提了，自我懂事后，岳老便在我们居住的幽林小谷外结庐而居，我不时到那里陪他，听他说江湖的事，所以对他的事非常清楚。他闲来无事，就把他称为”七十二候“的刀法著而为书，如果我转赠给你，你连他的武功都可冒充哩！”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你可知岳山和祝玉妍有个女儿吗？”

石青璇道：“那是岳老平生的一大憾事，初时他还以为祝玉妍对他另眼相看，情有独钟，岂知祝玉妍...唉！我不想说了。”

徐子陵抗议道：“这是你的习惯吗？总在惹起人的好奇心，便不说下去。”

石青璇莞尔道：“终肯说实话哩，我最恨的就是你那事事不在乎不紧的可恶态度，今次放过你吧！”

顿了顿后续道：“魔教中人，行事往往违反人情天性，像生儿育女这种伦常天道，他们也会视之为障碍。祝玉妍之所以会挑选岳山作一夜夫妻，皆因她本身讨厌岳山，所以纵使发生男女的关系，也不虞会爱上对方，致难以自拔，你说这是否有乖天理？”

徐子陵听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石青璇默然片刻后，轻轻道：“你替我把尤鸟倦和周老叹杀死，我就邀请你到我的小谷来，以真面貌全心全意的为你吹奏一曲，这条件你感到满意吗？”

来陪寇仲饮酒的秋蓉果然姿容不俗，且青春焕发，毫无残花败柳的样子。

她见寇仲虎背熊腰，仪容俊伟，立即春情荡漾，像蜜糖般把他黏，施尽浑身解数，以讨他欢心。

寇仲表面上虽然非常投入，但耳朵却在监听隔邻厢房“小吕布”焦宏进和秋月的对答。

此时秋月猜拳赢了，轮到焦宏进饮罚酒。寇仲心想该是时候，正要登门造访，忽地一阵急剧的足音自远而近，来势N 鸷 诺们锸乱肱K 幕潮皇 ？

十多人的足音经房门而过，止于邻房门外。

“砰”！

不知谁踢开房门，接是焦宏进的声音讶然道：“大当家！”

寇仲心中一震，知是都任来了，只不知甚么事令他如此气冲冲的，丝毫不给焦宏进情面。

一把低沉沙哑，带沉重喉音的男声喝道：“其他人滚出去！”

焦宏进默然不语，秋月的足音离开厢房，忽重忽轻，显是骇得脚步虚浮不稳。

房门关上。

“砰”！

都任拍台喝道：“告诉我，谁把我们进攻彭城的计划泄露出去？”

寇仲听得目瞪口呆，心想又会这么巧的，同时暗赞沈仁福传播谣言的高效率。

焦宏进不悦道：“我不明白大当家在说甚么？”

都任盛怒大骂道：“你不明白，那谁来明白，攻打彭城的事，只有你知我知窟哥知，但现在外面传言四起，连我们联军攻打彭城的先后次序都说得绘影绘声，若非是你口疏说出去，难道是我或窟哥吗？你来告诉我吧！”

焦宏进沉声道：“我焦宏进跟大当家这么多年，何时说过半句谎话？我说没有，就是没有，大当家不相信也没办法。”

一阵难堪的沉默后，都任猛地起立，连说了三声“好”后，像来时般一阵风的去了。

寇仲几次想出手，最后仍是打消念头，因为若如此下手刺杀都任，便很难作出和平接收骆马帮的部署。

倏地起立。

秋蓉刚惊魂甫定，又给他吓一大跳，扯他衣袖道：“客官要到那里去？”

寇仲在她脸蛋上话眩，嬉址畔乱欢，攫樱，溃骸肝乙0，参息晃，慌笥咽瓮瓷说？小心儿，你给我乖乖留在这里，不要去偷别的男人。”

徐子陵点头道：“我只能答应你尽力而为，想想吧！那晚在蝠洞迷宫，在那么有利的条件下，仍给他们逃去，可知这两个邪人是多么厉害，小姐以后也应小心点。”

石青璇双目异采涟涟，瞧他好一会后，露出编贝般雪白的牙齿微笑道：“你今天办不到的事，不等若你明天办不到，只要你肯答应就行。”

这时斋菜端来。

石青璇起箸夹起斋菜送到他的碗子去，道：“这一餐算是我为你壮行色，故由小妹请客，噢！真开心，自娘仙去后，青璇从未试过这么开怀。”

徐子陵只好苦笑以对。

石青璇像想起甚么似的道：“我差点忘记告诉你到川中找人家的方法，否则你真的会找一万年都找不到。嘻！不知为甚么，我发觉自己很爱捉弄你，看看你尴尬难过的样儿。”

徐子陵还有甚么话好说。

两人你一箸我一箸，不片晌把台上斋菜扫个清光。

看看乾净的碗碟，他们都有好笑的感觉。

石青璇抢结账后，来到街上，石青璇道：“你有没有东西留在客栈？”

徐子陵摇头表示没有。

石青璇道：“这么夜，城门该已关闭，我们只有逾墙而出，你是否真的送我一程？”

徐子陵笑道：“这个当然！”

石青璇喜孜孜道：“那随我来！”

转身朝城西的方向走去。

徐子陵追在她身后，道：“你有很多事只说一半，是否该趁分手前说清楚点？”

石青璇摇头道：“那些事都很烦，怎么说都说不完，迟些你来找我再说好吗？你还是第一个被邀请的客人呢。”

徐子陵皱眉道：“我恐怕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无法分身啊！”

石青璇漫不经心地微耸香肩道：“当然是有空才来。”

徐子陵正要说话，蓦地健马狂嘶，一辆马车在对街紧急停住。

“轰”！

车顶破开，一道人影从厢内冲天而起，落在两人身后，声势惊人至极点。

徐子陵和石青璇交换眼色，都不知发生甚么事。

“『霸刀』岳山，竟然是你！”

徐子陵听得头皮发麻，心中暗叫冤柱。

耳中传来石青璇的声音道：“不用怕，是你的老朋友左游仙，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明白吗？”说罢趁机走到一旁。

徐子陵缓缓转过身去，依石青璇的指示淡然道：“自长白一别，转眼四十多载，游仙兄风采依然，实是可喜可贺。”

寇仲推门而入。

焦宏进凌厉的目光朝他电射而来，声音却出奇地平静，淡淡道：“你是谁？”

此人不负小吕布之名，长得英伟漂亮，高大匀称，举手投足，均显示出他充满自信。

寇仲淡淡一笑，在他对面坐下，道：“小弟寇仲，焦兄你好！”

焦宏进虎躯剧震，探手要拿放在桌上的连鞘大刀。

寇仲低喝道：“且慢！”

焦宏进手按刀把，却没有拔出来，压低声音道：“难道你只是来找我喝酒猜拳吗？”

寇仲摊开两手，以示没有攻击的意图，晒道：“若我要杀人，刚才你的大当家便不能生离此地，对吗？”

焦宏进冷静下来，仔细端详对方，点头道：“为何你不动手？”

寇仲答道：“因为我要给点面子焦兄嘛。”

焦宏进一怔时，足音骤起，自远而近，至少有数十人之众，分从房外两边廊道传来。

寇仲从容道：“都任要杀你哩！”

